舞女

[日] 永井荷风·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唯美主义·

舞女

〔日〕永井荷凤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成都

责任编辑：邱季生
封面设计：李　勤
版面设计：杨　桦

书　名　舞　女
作　者　（日）永井荷风著
谢延庄等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七二三四印刷厂印刷

1988年3月第一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8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3
印数1—34500册　　字数292千
ISBN7—5411—0185—0/I·175

定价：2.74元

美的创造

——论日本唯美主义文学

李　芒

唯美主义文学，在欧洲大致产生于十九世纪后期，一般认为“高踏派”作家开始具有它的特色，及至英国的佩特和王尔德，这种倾向更加明显。

日本唯美主义文学，作为反对自然主义文学的一派，是在二十世纪初兴起的。永井荷风（1879—1959）和谷崎润一郎（1886—1965）就是这一流派的代表作家，继起的新现实主义作家佐藤春夫、“新感觉派”出身的川端康成（1899—1972）和战后崛起的“战后派”作家三岛由纪夫(1925—1970)等，也具有明显的唯美主义倾向。

一般认为，唯美主义文学的主要特点，是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往往以异常的、颓唐的态度反对现存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在丑和恶中发掘美，在美中揭示丑和恶，甚至使威那斯表现出撒丹的战栗。这一派文学多以怪异的黑暗世界为背景，极力

表现病态的人工美。结果是尽管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现实生活中的丑和恶，但他们自己却往往变成颓废派。

同时，笔者认为，唯美主义作家以美的发掘者和创造者自居，对自己的作品刻意求新，努力进行艺术探索，的确在艺术形式上创造出不少瑰丽多姿的精品。即便是在思想倾向上，除了前述属于消极的特色外，也还搜索到一些基本上属于积极的风物与人事，创造出一些真正的美。这两方面的风貌，在前列日本唯美主义作家的作品中，都能够窥见。

先是接受左拉消极方面的影响，从自然主义出发，后来又转向唯美主义的永井荷风，在自己中晚期作品中，主要描写的是青楼妓女和自己的嫖妓生活，如著名小说《濹东绮谈》（1937）等，思想倾向大都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不过，《濹东绮谈》描写的是老年嫖客（作者本人）同青年妓女之间进行的娓娓谈心和生活上的一般陪伴。委婉有致的笔调富有诗情地表现了年迈人的枯淡心境，并未着力刻画猥亵行为，致使那种嫖客与妓女的买卖关系得到高度的美化，几乎使读者感觉不到是在妓院，粗心的人还以为是在花前月下结成的"纯洁爱情"呢！同川端康成的《雪国》描写的卖淫艺妓同嫖客之间的关系一样，作者在这里发掘的当然并不是什么真正的美，因为在美的帷幕后面遮掩着封建社会卖淫制度的丑。

在永井荷风奖掖下确立作家地位的谷崎润一郎，是现代日本文坛巨擘，以唯美主义文学蜚声文坛。他的代表作《春琴抄》（1933），充分地表现了怪异的审美情趣并以此建立了自己的风格。盲目而美貌的三弦名家春琴，以残酷责打手段把服侍自己的佐助培养成三弦琴师，彼此发生爱情而同居。但春琴却不准公开夫妻关系，佐助亦毕恭毕敬以弟子身份侍奉"师傅"。后来，春琴被人用开水烫伤毁容，佐助则甘心刺瞎双目，在心灵中永远保留春琴的美貌；在春琴死后，为她树立一座大墓碑，并嘱咐自己死后在大墓碑侧树立一座小墓碑。这篇作品色彩绚烂，感官刺激强烈，结构严谨，笔墨生动，技巧圆熟，以高度的艺术性描绘了一幅维护封建的师徒关系和爱情至上主义的瑰丽画卷，把崇拜女性和受虐狂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

《文身》（1911.11）和《麒麟》（1911.12），虽都是短篇小说，也比较全面地展现着作家谷崎润一郎的风貌。文身师清吉看到人们被刺痛肌肤表现出颤栗，而感到无限的愉悦："将自己的精魂刺进美女璀璨悦目的肌肤"，更是他年来的宿愿。一日，清吉从轿子的帘底望见了美丽的脚，后来他得以为这位秀足的主人在背上刺上一只蜘蛛，于是这位被刺的美人神采熠熠地对文身师说："您第一个成了我的肥料。"这篇作品比较突出地表现了谷崎美学观的主要特点，即美就是女体，而美是强者，

女体上的双足具有特殊魅力，被美的东西征服就是愉悦。

作家的另一篇名作《麒麟》，取材于《史记·孔子世家》中"子见南子"的故事。它以浓烈的色彩渲染南子艳冶、妖淫和残酷的姿色与性格，及其对卫灵公和孔子的诱惑。卫灵公早就被南子征服，孔子试图把卫灵公从南子的魔力中解脱出来，而遭到南子威胁和诱惑，终于以失败离去告终。这里酣畅淋漓、斑烂有致地表现了上述"美就是女体，而美总是强者"的美学观。此外，这篇作品也流露出一些牵涉到政治方面的观点。关于这一点，多数日本评论家谈到这篇作品时，均未涉及，但笔者认为似有指明之必要。此作发表于甲午战争（1894）和日俄战争（1904—1905）之后，人们从下面的描写中不难窥见作者的良苦用心。当卫灵公向孔子问及"富国强兵，王天下"之道时，孔子"对于伤害国家，草菅人命的战争，对于压榨民膏，掠夺民财以谋富贵之举"，并未有所教示。只是严肃地指出，比起武力和财产来，道德乃是首要的；用以阐明"以力服诸国的霸者之道和以仁王天下的王者之道的区别"。孔子还告诫说："公诚慕王者之德，首先必须克制私欲"，远离小人，而不受其惑。尤其是文前引用《论语·微子篇第十八》中的"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今之从政者殆而"等警句，其讽谏日本政府切勿穷兵黩武的含义更为明显。再

看，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我国东北以后，加紧对内镇压；谷崎曾在文章中表白这篇作品“较之内容，而是首先想到标题”，又“从标题泛起空想，终于繁衍成这样的故事”。作者的用心蕴含在字里行间，读来不难了解弦外之音。这同他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并未表示支持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坚持了正义立场是一脉相通的。可以看出，这篇作品在体现唯美主义审美的同时，也宣扬了反对霸者之道，倡导王者之德的儒家思想。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虽然在游说卫灵公和南子的活动中遭到失败，但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考察，依然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

《异端者的悲哀》(1917)是谷崎青春期自传式的作品，对于了解这位唯美主义巨匠很有价值。从作品中可以看出，主要表现了“对于善不能认真对待，只能对美丽的恶业采取认真态度”和“不问善恶，只要美就受到感动而沉溺其中”的思想，写的大都是自己追求异性、沉溺于享乐和不幸的逆境等等，但到最后却写出了作品。如以正常的眼光看，这位异端分子根本就不具备进行创作的条件。因而，可以猜想主人公一定另有刻苦磨炼、积极进取的一面，可能是这并未能进入作家审美范围之内，而被淘汰了。这正如至今还有人认为唯有悲哀、颓废等等才是美的，欢快、上进等等不能进入

美的范畴一样，乃是一种偏见。

在唯美主义文学中，佐藤春夫是一位独具特色的作家。他的成名作短篇小说《田园的忧郁》（1917—1918），抒发的是作者无为的倦怠感觉和世纪末的颓废美，以一朵凋伤的病蔷薇，象征作者的心境，即便自会体察到作者厌恶城市生活的自我意识，也无从看出含有什么积极意义。与《田园的忧郁》同时写作的短篇小说《阿绢和她的兄弟》（1918），却又别具一格。作者原来想把它作为《田园的忧郁》的一个插话，却改变主意，写成一个短篇小说，并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法。如果说《田园的忧郁》是一部抒发颓废情绪的唯美主义佳作的话，那么，《阿绢和她的兄弟》则表现了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悲欢离合的真挚同情，是一篇闪烁着现实主义光辉的小品。综观两篇风格迥异的作品，可以窥见这位作家多方面的才华。

佐藤春夫的另一部精心之作，是一九二九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更生记》。这时期，作者仿佛已从《田园的忧郁》等忧郁状态中解脱出来，重新面向人生。一个贵族出身的少妇在恋爱与结婚的生活中受到的挫折，加之报纸等宣传机构把她的行径作为丑闻大肆宣扬，使她受到过重的刺激，以致欲寻短见。然而，她终于在医学家的救助下得到新生。作者在这里采取精神分析、心理描写和类似推理的手法，表现出对待生活的积极态度。这在唯美主义文学

中，就思想倾向而论，应该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品。这也说明，佐藤春夫这个作家在唯美主义文学中具有独特的风格，人们往往称他为新现实主义作家，看来，不无道理。

川端康成，几年来已经在我国名噪一时。他的主要作品，都经过出版家的手奉献给广大读者，我国的日本文学评论家们对他的作品展开了比较广泛的讨论。川端于一九六八年，以其中、长篇小说《雪国》（1948）、《千只鹤》（1951）和《古都》（1962）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据说，他一生写下了二百部左右的小说。其中，不少作品，从艺术角度来看，观察细致，文笔委婉，善用比喻，情景交融有致；一般不讲求结构，不着力刻画人物，而侧重于描写人物的心理和风物的情致，往往把读者引入一种虚无飘渺的境界。川端说，“没有新的表现，便没有新的文艺，……而没有新的感觉，便没有新的表现。”这些话，从仔细观察和认识客观事物，在艺术上力求创新这个角度来理解，似应对他在艺术上的“新的表现”，予以充分肯定。

川端康成还说过这样的话：“感觉至上，也即直觉论，就是高度的精神性”，“我徘徊在心灵科学的迷雾中”，“我在梦幻中遨游，直到离开人世”。这说明，他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日本著名评论家吉田精一说过这样的话：新感觉派“在思想上没有建设性，只是在形式和手法上企图打破

旧习惯的破坏性运动。它的根据是虚无精神，放弃塑造典型人物，把人和社会意识分开，致使现实和个人支离破碎，然后以理智和感觉进行苦心构思。”应该说，这基本上正确地阐明了川端作品的主要特点，但对川端作品的思想性评价过高，似乎说是一个误解。

从前述谷崎润一郎的《异端分子的悲哀》可以看出，唯美主义作家又往往耽于异端分子的异常行为的描写。三岛由纪夫的长篇小说《金阁寺》（1956）就写的是一个自幼口吃，常以冷眼看世人的小和尚的异常行径。他为了使美毁于己手，在心灵上永远保持美的幻影，而纵火烧毁日本视为国宝的京都金阁寺。然而，先于这部作品两年问世的长篇小说《潮骚》（1954）却表现了一个敢于在狂风暴雨中跳进大海，同惊涛骇浪搏斗，为机帆船系住缆绳的青年渔民形象。他与富家姑娘恋爱遭到女方父亲的反对，后来女方父亲雇他上船，在危急关头对他和另外一个富户青年（曾是女方家长的理想女婿）进行考验，结果他取得胜利，当了乘龙快婿。这部作品语言生动，感情浓烈，人物形象蕴含着古希腊的雕塑美，被日本评论家誉为一曲健康与青春的赞歌。

然而，日本唯美主义作家的确也存在着消极的一面，特别表现在思想倾向方面。他们在探索艺术形式上新方法的同时，在内容方面也在追求新的刺

激。这种刺激莫过于在恋情和性爱，以及人的生死问题上表现得最为强烈。在强烈中不断渴求更强烈，这种生理学上的规律，表现在文学方面，就是对于刺激的描写越来越露骨，越来越从人性走向兽性。在上举的作家中，除了永井荷风和佐藤春夫在这方面表现得比较平稳以外，谷崎润一郎晚年写了《钥匙》（1956）和《疯癫老人的日记》(1962)，川端康成也以《睡美人》（1961）等引起人们的注意。三岛由纪夫更是后来居上。在一九六〇年那个日本群众斗争达到高潮的年代，抛出足以反映其与社会潮流背道而驰的小说《忧国》。它极力赞扬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试图由军人控制政府，加快帝国主义侵略步伐的武装暴动的“英雄”①并提出耸人听闻的美学口号：世界上最美的是性交与剖腹。

综观日本唯美主义文学，尽管受到欧洲同类文学的影响，并且是打着反对自然主义的旗号兴起的；但是，两者都未能脱离日本传统文学和美学观的影响，不少唯美主义作品也还保留着自然主义文学的痕迹。

自然主义文学和唯美主义文学，可以说是日本传统文学的孪生姊妹。这一双姊妹性格尽管各异，但总在什么地方表现出相象之处。为了说明这个问

① 日本一般称为“二·二六事件”。

题，还要对日本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特点略作考察。日本著名学者吉田精一、加藤周一、山口博和铃木修次①等对此都有精辟的论述。

日本自古以来，从未受过外国侵略，直至明治维新（1868）为止，基本上处于锁国状态。加之，日本很早很早就建立了天皇的绝对权威和统一的国家。作家往往顺从地属于一个政权体制之内，没有发生过中国春秋战国时代那种百家争鸣的局面。“日本从未创造具有任何独创性的哲学和宗教”（吉田精一），“日本人世界观的特点，可概括为非抽象性、非论理性，而具有具体和实际的思想倾向、非概括的体系，具有注目于个别存在的特殊性习惯”（加藤周一）。因此，在日本文学中，“激烈的怒吼和祈祷，雄壮而崇高的风物和人事，殆无所见”（吉田），“谁也不想象唐朝诗人那样吟咏战争的悲哀、穷困的痛苦和对于腐败政治的愤怒”。日本从未产生过“《楚辞》那样的忧国文

---

① 吉田精一（1908—1984），文学史家、评论家；加藤周一（1919—），评论家、小说家；山口博（1932—），古典文学家；铃木修次（1923—），中国文学家。本文所引吉田、加藤二人的言论，出自吉田：一、为日本小学馆1977年出版的《万有百科大事典》第1卷《文学》的《日本文学》辞条撰写的导言；二、与山本健吉合编的角川书店1981年出版的《新版·日本文学史·总论》。加藤：平凡社1981年出版的《日本文学史序说·关于日本文学的特征》。另外，山口博的《闺怨诗人小野小町》（三省堂1979年版）、铃木修次的《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东京书籍株式会社1978年版）二书的言论，观点亦多相近之处，但因篇幅关系，未及引用。

学”。日本第一部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以精炼的感情生活的叙述为中心，几乎完全没有出现人物的激烈行动、坚强意志和鲜明性格”。（加藤）

由此可见，日本文学作品，特别是自然主义文学和唯美主义文学，以及其他流派文学，除了无产阶级文学、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白桦派文学，受到外来文学观的影响有些思想性较高的作品外，通常情况都是不大讲求所谓思想性的。自然主义文学的所谓“无解决、无理想”按照客观事实加以描写的主张，同这种传统文学的特点一脉相承。“无解决”，也就排斥虚构，不需写什么理想，只要以富有个性的文笔，平铺直述，赤裸裸地把个人的隐私和身边琐事加以告白和描写，也就够了。

此外，日本这个岛国四面环海，季节风吹拂之下，四季风光绮丽，富于变化。这使人们养成温和、纤细的性格，对于大自然富有感受性，使人和文学与大自然融合为一个整体。日本人自古以来，就“具有强烈的密切结合日常朴素生活体验的倾向。……抽象的概念同日本人和日本文学是疏远的”。（吉田）因此，日本“几乎所有的散文作品，除了少数例外，都或多或少地耽乐于局部的细致描写，少于考虑整体的结构。《源氏物语》“从大事着眼，不能说没有整体结构，然而，与其说是立足于整体的关联进行局部的描写，[illegible]局部的兴趣而进行描述的篇章占绝大[illegible]

藤）

日本文学自古以来思想和结构上的特点，为近代以后产生的自然主义文学所继承，这在上面已经谈过。唯美主义文学追求美和刺激，往往转向性欲描写，这与自然主义为反映客观的所谓真实也常常侧重于性欲描写大体上相同之外，在作品的结构方面，唯美主义尽管比较讲究，不乏结构巧妙之作，如《更生记》、《春琴抄》和《潮骚》等等，但也有些作品是不讲求结构的，《濹东绮谈》、《雪国》等等就属于此类。

在谈到日本文学作品多数不讲究结构，把这种特点同日本人"从未创造具有任何独创性的哲学和宗教"联系起来，指明日本人不尚逻辑思维，不善概括，从而也不善于安排长篇小说的总体结构时，有人提出中国也有《儒林外史》，阿拉伯更有《一千零一夜》① 等同类作品，进行商榷。这恐怕是出于对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及其文学特点缺乏研究而产生的误解。吉田精一和加藤周一等日本学者，在提出自己的上述论点之时，绝对不会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儒林外史》和《一千零一夜》之类的作品。加藤周一在把日本文学的结构特点与中国和法国文学加以比较时指出：日本小说等散文文学"同唐宋文章和法国十七、八世纪的古典主义文学刚好形成两

① 这是一部民间故事集，本来就不宜拿来同作家的创作相比。

极对照；唐宋文章将其整体分为几种类型，使之具有规范性，法国古典主义文学高度地意识到几乎是几何学式的整体秩序"。这就是说，日本文学作品的结构，的确是独具特色，即便是非常讲究艺术形式的唯美主义作家，也未能彻底离开这个特色。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吉田精一指出，日本文学作品中，"反映日常世相的短篇小说可以举出多数名篇。相对而言，长篇作品则缺乏思想的统一和结构的逻辑性；而琐细的局部性感觉却光采熠熠，发挥其横溢的才华"。据川端康成自称，《雪国》就是先写了一个短篇，主要描写男主人公岛村前往雪国途中，在车上欣赏在黄昏车窗中叶子美丽的眼睛，获得好评，引起兴趣，又一篇篇接下去，最后加以调整，敷衍成长篇小说。日本作家"较之规模宏大而有破绽的巨著，则喜爱聊具风趣而洗练的精品"，日本作家，特别是唯美主义作家在这方面的确是发挥了"横溢的才华"①。加之，日本作家，特别是唯美主义作家，文笔富有个性，个人风格鲜明。这些都是值得借鉴的。

日本唯美主义文学，在艺术形式上，针对自然主义文学的某些缺陷，有所改进，但是也未彻底摆

---

① 日本唯美主义作家，如三岛由纪夫有一个短篇《志贺寺上人之恋》（1954），结构巧妙，文笔生动，表现了一个老和尚，被一个美女征服，宁可牺牲一生的修行，丢却死后得往极乐净土的宿愿，虔诚追求，终于得到美女的垂青。唯美主义作品，即便是长篇，一般也都不太长，充其量只能算是中篇。

脱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总的看来，唯美主义文学，确实在艺术形式上有所突破，在美的创造方面，为世界文学的艺术宝库增添了光彩熠熠的艺术品，即便是在思想性方面，也有某些可取之作。因此，进一步总结日本唯美主义文学在思想性和艺术性，在美的创造方面的得失，以利于更好的借鉴，依然是我们日本文学研究者今后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北京

目　　录

宋再新　译

花街上的风波



一　幕　间

幕间休息时，帝国剧场的走廊里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观众，十分拥挤。一个正要上楼的艺妓和一个从楼上下来的绅士差点儿撞上，他们两个抬头互相一看，都惊叫了起来。

“哎呀，是吉冈先生！”

“噢，是你呀！”

“真是很久不见了。”

“你过去不是当艺妓吗？”

“我从去年底……又干上了这个。”

“是吗？咱们可是有一阵儿没见着了。”

“从那时算起，正好分手七年了。”

预告开幕的铃声响了。观众们争先恐后回到自己的位子上，走廊上又是一阵混乱。那个艺妓可能为在这阵混乱中他们反而不惹人注意而感到高兴，她又稍稍向前靠近了一点儿仰着头看着那

绅士：

“您一点儿都没变。”

“噢？那你可显得特别年轻。”

“哟——，您别逗了，都这个年纪了……”

“哪儿的话，你简直和过去一模一样。”

吉冈感到不可思议似地盯着那个艺妓的脸。他记得她从前当艺妓时是十七、八岁，那么过了七年她该有二十五、六岁了。可是现在眼前的她和她刚从雏妓长成自立时无甚变化，身材适中不胖不瘦，眼睛大大的，胀鼓鼓的脸蛋上仍然有两个深深的酒窝，张口一笑右边的虎牙便露了出来，不知什么地方仍然有小孩子似的神情。

“过几天，再同您好好聊聊吧。”

“你原来叫什么名来着？”

“我不叫原来的名字了，现在叫驹代。”

“噢？好，那么过几天我来叫你。”

“请一定……”

舞台那边儿早就传来了开场的梆子声，驹代再没说什么就朝走廊右边急急地走去，回自己的位子去了。吉冈朝相反方向也快步走去，可是他好象想起什么似地突然站住向身后望去，但走廊上只剩下引座的小姑娘和小卖店的女店员在那儿转悠着，已经看不见驹代的身影了。吉冈见身边正好有休息用的椅子，便坐下来点上香烟，不由地回想起七、八年前的事来。他二十六岁时从学校毕业，到西洋留学两年后就进了现在工作的公司。在这六、七年间，他尽心尽力地为公司工作，现在他已在公司里参与股票事务，还挣了一份家产，在社会上也算有了地位。与此同时，他玩

得挺带劲喝得也挺痛快，而且一点儿没伤身子。正象他经常得意洋洋地对别人说的那样，他实在太忙，连回想一下过去的事的时间和机会都没有。可是今晚同他在学生时代初次冶游时接触过的艺妓邂逅相遇后，吉冈自己也不知什么原因，第一次回忆起过去的事情。

那时他什么也不懂，只是觉得艺妓有股说不出的艳丽劲儿，如果听到艺妓称赞自己两句什么的话，他便高兴得乐不可支。而现在，想再有初尝男女之爱时的那种纯真之情是不可能了。吉冈一边听着从舞台那边传过来的三弦伴奏声，一边想着他初逛新桥〔1〕时的情形，觉得自己那时真傻，不禁独自微笑起来。现在他已是风月场上的老手了，在这种事上把一切都算计得极精，有些事简直就无法说出口，而一想起来心里却又感到有些不舒服。自己连在这方面聪明得也过份了，他觉得第一次了解了自己：自己不知不觉在一些微小事上过于精明是不行的。

可能事实上的确如此。吉冈进入现在这家公司还不到十年，但早已被委以重任当上了营业股长，公司的董事长和其他要人都说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材。而在同僚和下属间，并不能说他是个怎么受欢迎的人。

吉冈从三年前就同一个名叫力次的女人相好，她在新桥开了一家叫凑家的艺妓馆。吉冈并没有象不少男人那样让艺妓迷得神魂颠倒。他知道力次模样长得的确不好看，可是相貌虽然不好，艺技还是不错的，不管把力次带到哪儿，别人都尊称她为阿姐。吉冈因公事在宴会和其它应酬上总要自己有两个相好艺妓才方便，又可省下无谓的开销，所以他便做出钟情的样子，把力次弄到了手。

吉冈还有一个同姨太太差不多的女人，那是一个在滨町开了一家挺象样的酒楼〔2〕的女老板，叫村咲。玩艺妓玩厌了的男人往往都招惹上一些莫名其妙的荒唐事，吉冈也一样。那是那女人在代地那边儿的饭馆里当女招待时的事。一次吉冈喝酒喝得迷迷糊糊的，沾上了那女人，待酒醒了一看，原来自己碰上了个饭馆女招待。这种事要是让在宴会上经常见面的艺妓们知道了可太令人难堪了，而这又成了那女人的把柄，吉冈真是后悔莫及。他悄悄地出了一笔钱做资金，给那女人开了个村咲酒楼，同那个女人约好,这事要遮挡得严严实实不得泄露出去。村咲酒楼运气还真不错每夜总是客满为患，生意兴隆得很。吉冈一看自己出了不少钱如果就这样罢手再不沾边儿，那也太赔了。于是他又起了意，去喝了一两次酒后，不知什么时候又同那女人有了来往。这位女老板皮肤白白的，胖脸、个头不小，今年三十岁。她比良家妇女当然要时髦得多，但同艺妓相比的话，她又缺少艺妓那种仪态，不知哪方面总让人感到非常不舒服。只有当吉冈喝醉酒的时候，她那种花柳街上女招待特有的放荡才能煽起他的欲火，但她却不能给吉冈以精神上的满足。正因如此，吉冈同她来往之后马上就感到后悔，而后悔后立即又去找她。这样聚了散散了聚，几经反复，到现在还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吉冈在这些复杂的经历后，想起驹代十八岁、自己二十五岁时两人未谙世事，他们的亲密交往是那样的天真无邪。回想起来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产生了如同看戏剧或看小说似的一种美好心情。也正因其美好，他又感到自己似乎是在非现实的幻觉之中。

“哟，您在这儿啊，刚才我到处找您。”

说话的是一个身着西装的矮胖男人。他好象是在二楼餐厅喝多了威士忌，圆圆的笑脸通红，他擦着鼻尖上的汗珠说：

“刚才有您的电话。”

“从哪儿来的？”

“老地方。”

矮胖男人看看四周没人，便在吉冈身边弯下腰说：

“最近可有些日子没见到您到凑家那边儿去了。”

“她给您打电话了吗？”

“开始我以为是谁呢，还有点得意。结果还是她，让我白高兴了一场，哈哈哈！”

“你看是不是力次已经知道我们今晚在这里了？”

“肯定是来看戏的和她一伙的告诉她的。她说您回家时请一定到她那儿去一趟，一会儿也行。”

“江田，其实今晚上可有比这个强得多的好事儿。”

吉冈掏出带金色烟嘴的高级香烟让江田，并看了看四周说：

“走，到餐厅去。”

“又是滨町那档子事吗？”

“哪儿啊，不是那种旧闻了，是浪漫的。”

“咦？什么事？”

“简直就是小说里的故事。”

“是吗？有意思。”

江田一边随声附和着，一边跟着吉冈穿过走廊走向地下宽敞的餐厅。

“你照旧喝威士忌吗？”

“不不，今晚我还要去转转呢，还是来啤酒吧。现在瘫下嫌

早了点儿。哈哈哈。”

江田满脸堆笑、边晃着身子边用手绢擦着头上的汗。不管是谁，只要看看他那副模样和他说话的腔调，马上就能知道他是吉冈的帮閒篾片。虽然他头上卷曲的头发已经稀稀拉拉的了，但论年纪他和吉冈差不多。江田是公司里吉冈掌管的股票事务股的人，大概是由于有宴会或游园会时他总是搞接待的关系，在花柳巷里他同营业股长吉冈一样吃得开。只要提起某某公司的江田，人们都说他是个好酒贪杯、天真、滑稽的人物。艺妓就不用说了，就连饭馆里的女招待也同他毫不见外，对他说话没轻没重，可江田绝对不生气。他被女人们戏耍、愚弄了非但不生气反而更来劲儿，浑身没四两似的故意自轻自贱。可是据说他家里有三个小孩，大女儿已是到了要找婆家的年龄了。

“哎，您说的好事到底是什么事？”

江田手拿着茶房端来的啤酒好象是十分想打听似的凑着热闹：

“是不是您背着小人又找了新相好的艳闻哪？”

“说真的，我倒真想有这样的好事。”

“嘿，那罪孽可更深重了。”

“江田，你别拿我开心了。今天晚上我还真是让女人给迷住了。”

说完后吉冈怕旁边有人便向四下看了看，宽敞的餐厅里只有两、三个茶房凑在远处一个角落里聊天。一眼望去，在电灯的照射下，摆在白桌布上的西洋花草显得格外鲜艳夺目。

“哎，江田，这——可是真正的老实话。”

“哈哈，那么小人洗耳恭听。”

“真混账，都怪我净和你开玩笑……和你认真说句话真不容易。是这么回事，刚才我在楼梯口偶然碰上的……。”

“嗯嗯。”

“是我在学校时就认识的一个女的。”

“是位小姐呀？现在大概在哪儿当太太了吧？”

“你也太性急了。她不是个良家女子，是个艺妓。”

“是艺妓呀？那么是很早就习艺的喽？”

“我初入此途时她是我遇到的第一个艺妓，那时叫驹三。对了，我和她混了大概有一年。我从学校毕业后马上就出去留洋，从那时就算是分了手。”

“嗯嗯。”

江田毫不可惜地使劲吸着吉冈的金嘴烟。

“她说过了七年，现在又到了新桥，名字叫驹代了。”

“驹代……？她家在哪儿呢？”

“我只听说了她的名字。至于是她自己开了店还是借的钱，这些我就一点也不知道了。”

“悄悄在外面打听一下可能就清楚了。”

“反正她说过了七年又出来的，肯定内中有什么事。我倒真想知道这些年是什么样的人在照顾她。”

“您调查得还真够详细的。”

“这是没办法的事，这种事最好从开始就了解清楚。万一对朋友的女人多起情来，要是成了不是讨人恨吗，常听说有这种事。”

“既然您这么着急那我得快着点儿。不管怎样您先让我拜见一下她的尊容啊，在哪儿？是不是在观众席上？”

“刚才在走廊遇上的，不知道坐在哪儿。”

“戏散了您到哪儿去？反正我陪着您，到时候再让小人品评品评吧。”

“那么拜托了。”

“力次可快成祇王妓女了〔3〕,可怜可怜……。哈哈哈哈。”

“什么这个那个的，没关系。她现在也养了四、五个艺妓了。又有固定的客人，根本没事儿。”

这时有人无顾忌地大声说着话从走廊里走了进来。吉冈看见有人来了就收住了话头。这时舞台那边好象武打开打了，传来了紧凑的家伙点儿声。

“茶房、算账。”

吉冈站了起来。

二　绝　品

“晚上好，欢迎光临……。”滨崎酒楼的女老板恭敬地施着礼，然后问道：

“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被人拉到帝国剧场去了。藤田的面子，硬要请我看女戏子的演出。”

吉冈正站着要脱外套。

“给女戏子当相好也真不容易，不常常逗她开心就不行。”

“还是艺妓们没那么多事。”女老板挪到紫檀木桌旁坐下说：“江田先生，够热的吧？您不换换衣服吗？”

“今天晚上不管有多热也得忍着。浴衣那玩意儿真不怎么样，就象戏里被杀的那位似的。”

“您的礼节真周到。”

“老板娘，有点事儿想请您帮忙。”

“什么事？”

“好事。今晚上请原谅，由我们作东，行吗？艺妓呢，一定不要过去叫过的。”

“行，行。那么叫哪儿的呢？”

“反正别叫力次。”

“哟，您这是怎么啦？”

“刚才不是说要有事请您帮忙吗？以后慢慢的你就明白了。”

“可是您这……。”女老板露出惊讶的神色看了看吉冈，吉冈只是微笑着吸着雪茄烟。女招待端来了酒菜。江田急忙喝了一杯，把酒杯递向女老板：

“请快点把一个叫驹代的叫来。叫驹代。”

“驹代……。”女老板看着女招待的脸。

“一个新妞儿，大美人。”

“噢，十吉家的……大概是她。”女招待象是立刻就想起来了似的。

“是十吉家的？”女老板好象刚明白，把杯子放下说：“她还没到我们这儿来过呢。”

“来过。前天晚上不是来了一会儿吗？对了，是千代松先生叫来的。”

“噢——，对了对了，是那个，圆圆的脸，个子不高的那个……我这年纪大了把什么都掺和到一块儿了。”

江田转过来朝着吉冈："除了她还叫谁？暂时也不叫十吉吧，她们一家的行不行？"

"就这么办吧。"

"明白了。"女招待把茶壶茶碗放到茶盘里离开了。女老板又把酒杯递给江田，问道：

"你们说的事我怎么一点儿也不懂啊。

"哈哈哈，你当然不懂了。这是今晚上才说起的，把我也弄得手忙脚乱的。哈哈哈，这会儿等回信也让人等得着急，还不知道来不来呢。"

"什么事啊？您简直把我弄糊涂了。"

"你就放心瞧，好吧。这事越来越有意思。"

这时女招待回来了，说是驹代在看戏，一会儿就来。

"哈哈哈……"江田不禁笑出声来了。

"哟，您吓了我一跳。"

"好了好了，那么另外的呢？"

"十吉和其他人都说来不了，怎么办？"

"这么着吧，"江田看着吉冈说："告诉她们，待会儿能来的话就来，你看怎么样？"

这回女老板把女招待留下，自己去回电话去了。

"一切顺利。一个人更好说话。"

"阿蝶，来一杯。"吉冈把酒杯递向女招待，"你知不知道驹代有相好的？"

"她是个很好的艺妓呢，"女招待巧妙地避开了"原来就在这边儿。"

江田又大声笑了起来。

“江田先生，刚才您就在笑，什么事那么好笑？”

“就有那么好笑有什么办法？你知道吗？这个驹代呀七年前就是我的艺妓。她在这儿的时候，我们玩得可热闹了。”

“瞧您，嗬嗬嗬嗬。”

“这是你笑的吗？没规矩的家伙。”

“这的确是真的，我证明。她同江田很热乎了一阵，后来因为什么原因就分开了。今晚上是十年后第一次见面。”

“是吗？要是真的那这回价钱可不能便宜了。”

“什么真的假的？你这个家伙疑心还挺重。阿蝶，那时的我可不象现在这么秃，也没这么胖，真想让你看看那时候的我象什么样。”

不一会儿，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一个声音在招呼：“阿姐，在这边儿？”江田一听，一下子就起身坐得端端正正。拉门开了，是驹代。

她梳了个不太高的发髻，头上插了镂花的银梳和翡翠的簪子，穿一身质地很好的绸子和服。对服饰的爱好虽可看出这个人的情趣，但她可能意识到她的打扮显得有些老气，特意带了绣有很多花的饰领，束一条花绸和黑缎缝制的衣带，还有一根粗纹绉绸的衣带吊带，带扣镶着大粒珍珠。

“您好。”驹代施礼后注意到不认识的江田，她稍换了换口气：“晚上好。”

江田忙把杯子递过去说：“你看戏一直看到现在吗？”

“是，您也在看戏吗？”

“回来时就想请你的，但又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说着话江田好象漫不经心似地把驹代的穿着，拿的东西和应酬的仪

态看了个遍。虽然一切都同他自己没有关系，但是江田喜欢把这种拘谨的场面弄得活跃、热闹。旁观者清，为了吉冈今天晚上他要把驹代这个艺妓的身价弄个一清二楚。他知道虽然说是新桥的艺妓，但也还有一、三、五等的区别。不管她过去同吉冈有多熟，如果身价太贱那将于吉冈的面子很有妨碍，学生时代的吉冈和今天在实业界小有名气的吉冈不一样了。江田出于对吉冈的关心，心想今天一定不能喝醉，否则就不能完成任务了。

吉冈更是紧张，现在驹代是艺妓馆的艺妓呢还是借主人字号自己独立了；或是有了相好的图快活而干艺妓呢？这些事他都想知道。但又不能这样去问，也显得太俗气了。他想以他平时看惯了艺妓的眼力将驹代的打扮和待客的礼仪等等综合起来，推测出自己想知道的。

驹代把江田递来的杯子仔细地洗好递还给江田，然后礼数周到地斟好了酒。虽凭她做买卖的经验（当然她也只懂这么多），她已大体上明白了今晚第一次见面的江田和吉冈的关系，但她还是郑重其事地应酬，不着边际地聊着。

“天热了，看戏也不舒服了。”

“驹代”吉冈很突然但又极亲热地问：“你多大了？”

“我……年纪的事请您就别问了。吉冈先生，那您呢？”

“我已经四十了。”

“不对，”驹代象小孩子似地歪了一下头扳着指头，自言自语地数着。“那时候我十七……然后再……”

江田在旁边插嘴了：“哎——，这儿可还有人哪。”

“啊！请原谅，不知不觉就……”

“什么这个时候那个时候的，到底是什么时候啊？”

驹代露出讨人喜欢的虎牙笑着说："吉冈先生，您也就三十五岁吧？"

"今天晚上谈谈过去的事吧。"

"是您的……？"

"关于你的。我出国以后多久你才出来的？"

"是啊，"驹代摆弄着扇子朝天花板上看了看说："大概又干了两年。"

"那也许和我留洋回国的时候差不多同时呢。"

吉冈这时真想问问驹代那时是跟谁去的，可又难以启齿，便不在意似地说："艺妓还是比一般人强啊。"

"我也不是自己想出来的，可是除了当艺妓又有什么办法呢？"

"那么你到底是当了太太呢，还是当了姨太太？"

驹代缓缓地把酒干了，默默地放下酒杯，象下了决心似地说："瞒着也没意思，"然后又稍稍动了动，"其实有一阵儿我还真当了太太了。您那时一留洋就了事了，可我那时真伤了心呢。嘀嘀嘀嘀，是真的。以后呢，正好有一位乡下大财主的少爷到东京来念书，他说他照看我，我就跟着他了。"

"是吗。"

"当时是给他当姨太太，后来他一定要回老家，说跟他回老家就真让我当太太。我本来不愿意，但是一想，我也不能老这么年轻啊，要是能当上太太也不错，那时见识真浅。"

"他老家在什么地方？"

"可远了，对了，是出产鲑鱼的地方。"

"是新潟？"

“不是，是北海道那边，叫秋田的地方，冷极了，真是个讨厌的地方，我怎么也忘不了。在那儿苦了三年。”

“到底不好分手啊。”

“提起这事，您说怎么着，那少爷后来死了。家里公公婆婆都健在，还有两个弟弟，我原来是个艺妓，不管怎么样，我都没法在那儿呆下去。”

“是这样，懂了。歇口气，来一杯。”

“多谢了，”驹代接过江田为她斟的酒。“经过就是这样，以后还请多多照应了。”

“其他艺妓是怎么回事？不来了吧？”

“还不到十一点呢。”江田掏出表看了看。这时有人来叫驹代接电话，看着驹代离去的背影，江田压低声音说：“真不错，真不错，简直是绝品。”

“哈哈哈……。”

“最好谁也别来了，今天晚上咱们就到这儿吧，我也该走了。”

“什么呀，还没到那一步呢。况且也不是这一晚上的事。”

“您可别半途而废呀，她本人大概也有意思了，让人家露丑可是罪过。”江田把自己面前的两杯酒并成一杯喝了下去，又毫不客气地从吉冈的烟盒里拿了一根雪茄，一边点火一边站了起来。

三　鸭跖草

驹代去接了跟包的打来的电话后，正要回吉冈那儿去，在账

房里的女老板叫住了她"请等一下，阿驹。"

这时驹代抢着用娇滴滴的声音向着老板娘说："老板，可以吗？"①

"噢，我已经请下示了。"老板娘也是个老手了，她点上烟露出一副一切都准备好了似的样子说："您还从来没有在我们这儿过夜呢……"

驹代一下子不知如何答应是好了。当然吉冈是她原来当艺妓时的熟人，现在本来无所谓愿意不愿意的。可是好久不见后第一次被叫来就这样的话，我这个一家挺不错的艺妓馆的一个有身份的艺妓，不就让人看成象我过去当雏儿那样贱了吗，她担心的只是这个。其实驹代现在根本还没想过吉冈有没有心。不管怎么说这只是我们偶然在剧场碰到后的事，如果吉冈那边有了意叫我的话，我也不是黄花姑娘，不用老板娘说，只要你用眼神打了招呼，那我的面子不就好看多了吗？驹代真有些不高兴了。

"那么老板，看时间再说罢。"驹代扔下这么一句就上二楼了。进房间一看，只见电灯底下紫檀木饭桌上杯盘狼藉，吉冈和江田都不在。驹代连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心一横：管它呢，豁出去了。就在灯下坐了下来。她习惯地从腰带里掏出了化妆镜，用手理理鬓发，拿白粉纸擦了擦脸，呆呆地看着镜子，平时总是耿耿于怀的厌倦感又袭上了心头。

这并不是由于恋情上令人心神不定的苦涩。如果刨根问底的话也许这也是产生厌倦感的原因之一，反正驹代自己坚信自己的恋情上的苦恼并不是那样让人心绪不宁，她所担心的是自己今后

① 这里驹代的意思是有电话叫，她离开这里到其它客人那里去可不可以，而老板娘却理解成驹代想住在这里。

的出路。她今年已二十六岁了，以后只会一年年地变老。现在怎样才能找到日后的归宿呢，她心中唯有不可名状的焦躁和不安。她十四岁开始习艺，十六岁时就开始出去陪客，后来到了快二十岁时被赎了出去，二十二岁那年被那男人带回了他的老家秋田，三年后那男人又死了。在那以前驹代对社会上的事根本不懂，甚至连自己这一辈子的事也没好好想过。男人死后，她如果想留在秋田也许能留下，可是那样的话就得下决心过比尼姑不如的生活。不管怎么看乡下财主那一家人都是同自己完全不同的一类人，留下来同他们在一起了此一生，简直不是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女人所能忍受的。她曾想到一死，后来还是万念俱灰逃回了东京。虽说回到了东京，可是驹代一到了上野车站就为落脚的地方发起愁来。和生母家已久不通信了，在偌大的东京除了最初收她习艺的新桥艺妓馆之外竟无投靠处了。驹代有生以来这才第一次尝到了女人的悲惨和辛酸的滋味。同时她也深切地感到，不管从此以后的路是生还是死或是怎么样都要由她独自一人走下去。如果到以前收养她的艺妓馆去的话，住下当然是没问题的，而且可能日后也会得到照应。驹代这样想着同时心里却又不由地使起气来，七年前自己体体面面地离开了那里，而今天走投无路又找上门去实在是太难堪了，就是死了也不想再到那儿去了……。驹代已经上了去新桥的电车但还在拿不定主意。这时，突然身旁有个女人在喊她，而且是喊她过去的名字驹三。她吃惊地回头一看，原来是过去她那秋田的男人带去的一家酒楼的女招待阿龙。一问才知道阿龙熬了几年后有了积蓄，去年底终于在南地开了一家新店。幸好她硬要拉驹代到她那儿去，驹代才在那儿安顿下来。不久她到了现在的主人尾花家，成了与老妓十吉对半分红的艺妓。

突然附近响起了年轻艺妓的声音："哎哟，真讨厌——您怎么——请别这么着。"同时传来两三个上了年纪的客人哈哈哈的笑声。驹代吓了一跳，抬头看了看四周，声音是从小院子正对面的酒楼传出来的。

"哟——，您怎么又——这个色鬼——真是个——。"

随着又是一阵客人们的笑声，那女人也发出一阵狂笑。

不知怎的驹代忽然感到：当艺妓真苦啊，当了艺妓不管别人把你怎么样你都没办法……。自己也当过一阵儿让好多佣人服侍的太太，可现在……。她一想到这里就不由地想哭。

正在这时从走廊匆匆走来一个女招待"呀，驹代，你在这儿啊？"她边收拾桌上的杯盘边说："你的客人在那边呢。"

"是吗？"驹代说着心里一阵跳并感到脸上热烘烘的。不过她还是静静地站起来，手拉着衣襟注意衣服底边不拖到地，然后慢慢走向楼梯口。这时她的心情和刚才完全不同了，那种忧郁的心情早已冰消瓦解，既然已出来干这号买卖，就不能三心二意的。她现在只想着买卖，要快点找到客人，别失去好机会……。她沿着外走廊转个弯，打开走廊尽头的门。里面是黑洞洞的木板地洗手间，穿过去是个小房间，小房间对面的拉门全打开了，但门口立着两折屏风。薄竹木条编的天花板被毫不可惜地打了个洞，电灯从那洞里垂下来。屏风那边什么也看不见，只见雪茄的烟雾冉冉升起映在屏风上。

驹代一下子想起了七年前当雏妓时的日子。这次她又当艺妓也有半年了，为了能钓到一条大鱼，她一直有意无意地守身自好，在酒楼陪客时不管客人们说什么，她都巧妙地躲过了。其实，直到今晚，她还不曾在围着屏风的地方陪过客呢。

驹代在考虑着是不是在屏风外的小屋里招呼一声，可是又迟了；就这样进去呢，又觉得有些不够意思。当她呆在那里不知怎么好时，正巧屏风里的吉冈好象知道外边房间有人来，问了一声："喂，是阿蝶吗？"他在喊女招待，这倒是个机会。"您有什么事吗？"她推开屏风坐了下来。

吉冈已经换上了浴衣，嘴上叼着雪茄盘腿坐在被褥上，他回过头来露出一丝笑容："噢，是你呀。"

驹代又一阵心跳脸发烫，她什么也没说坐在枕头边，自然地垂下眼帘。吉冈轻轻地把手放在驹代的肩上："怎么样？咱们俩有好久没在一块儿了。"驹代好象是为了打破这拘谨的气氛，她一边找放在和服袖里的烟口袋一边说："真有点奇怪，时间一久了，总觉得挺好笑。"

吉冈从侧面目不转睛地盯着驹代的脸和衣领处，说话声也自然变得温和了："驹代，今晚上咱们可以好好玩一下了。"

驹代没做声，只是为了解开烟口袋的绳子的疙瘩，用嘴衔着烟口袋，偏着脸朝上看着吉冈的笑脸笑了笑："您家里不要紧吗？"

"家里没事儿，可是现在我已经不会象当学生的时候那样乱七八糟的了。还是那时候有意思啊。"这时吉冈握住了驹代的手。

"是啊，那时候还玩了好多地方呢……，怎么样？又象那时候那样去玩几天好吗？"驹代这时才点上香烟，又看了一下吉冈的脸："您府上的太太会恨你的，肯定的。"

"我老婆吗？老婆对我的这些事已经死心了，她现在什么也不说。"

“那么，对那些艺妓……”驹代可能觉得最令人难堪的事已经过了，她稍稍斜了一下身子半靠着被褥：“您最好告诉她们，您说了以后我也可以跟着和她们瞎说一遍了，啊？”

“什么呀？”

“您同我的关系和其他艺妓不一样，我们早就很熟了，是不是？”

“都过了十年了，哈哈哈哈。”

“今天不知怎么的我头疼，大概看戏时闷坏了……”驹代说着把腰带吊带拴好的头儿从衣带里抽出来想解开，忽然她叫了一声：“哎呀，好痛。”

“怎么啦？”

“解不开，拴得太用劲了。哎呀，真痛……手指头都红了。”她把手伸给吉冈看，“我系带子喜欢紧紧的，要是系得不紧就不舒服。”她把头垂得低低的使劲去解带子上的疙瘩，可老也解不开。

“怎么回事？我看看，”吉冈从被褥上挪了一下身子。

“您看是不是系得特别结实。”驹代让吉冈解那个疙瘩，自己把腰带里的纸夹、小本子、化妆镜、牙签儿盒等杂七杂八的东西掏了出来。

“系得够结实的，你可真有两下子。”

“噢，可算解开了，真对不起。”

驹代抖动肩膀喘着气站了起来，吊带带扣一下子掉到脚边她也没管，在墙壁边转过身开始动手解腰带。

由整幅绉绸双折而成的长腰带把驹代的腰缠得细细的。吉冈吸着烟盯着落在驹代拖地的和服底襟上一圈一圈的腰带。七年前

驹代还不到二十岁，那时她在这种场合已相当老练，应酬起来真看不出她不到二十岁。她又历练了这么几年后，今年该二十五、六岁。作为女人现在正当年，那风流体态肯定更是可人。正因为和她是玩熟了的，所以比起原来没见过的女人来，吉冈对她有更强的好奇。这好奇心使他心猿意马，简直等不及驹代解完腰带。

驹代解下了腰带猛地转过身来对着吉冈，由于有长衣襟拖着，绉绸和服一下子从她圆润的肩头滑落下来。在电灯下，她身着一件夏天的和服内衣。白绸底上印满了鸭跖草的图案和流水纹，鸭跖草的叶子是浅绿色和浅蓝色的，叶子上面印有一些露珠，花是蓝色的。在这种地方，这内衣肯定是名服装店的拿手货。好象是非常贵的东西，但看上去总让人感到有些刺眼。不过现在吉冈早就没闲工夫注意这些了，他欲火燃烧，如果手够得着，想马上就把驹代抱过来。驹代大概没觉察到，她站着静静地用脚后跟把脱下来的衣服拨到身后，这时才发现铺席上有件女人用的浴衣。看到浴衣她大概来了女人的小气劲儿怕内衣沾上汗，她自言自语着："噢，这儿有浴衣呢。"

吉冈看她还没完没了，便有些不耐烦地说了一句："你行了吧。"驹代这时正要解系在里面的窄幅腰带，她很快解下窄腰带，面对吉冈把印有鸭跖草的长内衣和里面的小衣一起脱了下来。在明亮的灯光下，只见驹代赤裸的身体洁白如雪，吉冈望着那玉肤香肌简直呆了。驹代正要弯腰取浴衣，吉冈猛地把她的手抓住拉向他。"哎呀，您……"驹代突然被拉了一把不由地踉跄着要倒下去，恰好这时吉冈的手臂托住了驹代那丰腴的有弹性的身体，把她抱得紧紧的。驹代挣扎了一阵之后，吉冈把嘴挨到她的耳边说："驹代，隔了七年了。"

“您这样也太过分了，求求您。”驹代可能觉得再挣扎已经没意思了，她因自己赤身露体而害羞地闭上了眼睛。

两个人都不说话了，吉冈象喝多了酒一样脸特别红，手腕和脖子上的青筋绷起多高。驹代象昏厥了一般，脖子靠在吉冈胳膊上，头向后仰发髻在颤动着。坦露出乳房的胸部急促地起伏而且越来越快，随着胸部的起伏，紧闭的嘴渐渐松开了，从漂亮的牙齿之间伸出的舌尖有说不出的可爱.吉冈马上把脸凑过去，把自己的嘴唇轻轻地挨到驹代的舌尖上。他感到搂着驹代脖子的手越来越沉，就好象要断了似的，但他的那只手仍然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吉冈的嘴唇就不只压在驹代的唇上了，乳房、耳垂、闭上的眼睑和耳后，他挑选女人的身体上最滑润、细腻的地方狂吻着。

驹代的呼吸随着吉冈的狂吻一阵阵地变得剧烈，从鼻孔和张开的嘴里喷出的热气扑向吉冈的肩头。她终于发出了呻吟声，横着的一条腿不由自主地踢蹬着，在扭动着身体的同时，她原来放在铺席上的两手抱住了吉冈。她的呼吸更快了，随着又一次发出的呻吟声，她把全身的力气集中在手臂上拼命地抱着吉冈。

“啪”的一声，驹代头上的梳子掉了下来。听到声音驹代忽然半睁开眼睛，好象这才注意到房间里的灯光，她颤抖着声音：

“把电灯关了吧，啊？”

但吉冈的吻压住了她的声音。驹代现在顾不得为全身一丝不挂而害羞，只觉得呼吸愈加紧迫，简直喘不过气来。她的样子象是想请求吉冈把她放开，吉冈静静地把驹代从自己手上放下来，让她躺下并拉过一床薄被，但他决不去关电灯。在他这男子汉的力量下，驹代由于通身的快感而辗转翻腾直似欲死。吉冈想清清楚楚毫无妨碍地仔细观看驹代这时赤裸的身体，她的脸颊和她的

表情。他也希望从容地欣赏这次在他风月场的经历中最缠绵的艳事，欣赏过去看过的春宫画本中最不自然的形态。

四　迎　火〔4〕

夜晚的银座，逛夜市的人们川流不息。在艺妓馆林立的小胡同里，到处都是卖盂兰盆会所用供品的小贩走街串巷的吆喝声。这时从大街上的一家报社那边传来了报贩边跑边摇铃声和“号外，号外”的叫喊声。大概因为又出了什么事，在各家艺妓馆的门口，火石打火声〔5〕送出了载着艺妓急急忙忙去应酬的车子。在喧闹的都市夏夜，天空中新月同长庚星闪烁着光辉，使人感到阵阵凉意。

哗啦一声尾花家的格子门打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老人：“什么事？是号外呀。是不是飞机又掉下来了？”

他朝天上看了看，什么也没看见。这时一个雏妓用好听的声音问：“老爷，现在点麻秆吗？”

“噢，”老人背着双手一边还朝天上看一边象自言自语地说：“都到盂兰盆的日子了，今年的月亮却还是个月牙儿。”

雏妓花子把橡胶做的响炮吹得直响，她听了老人的话好象挺奇怪：

“老爷，盂兰盆的时候出月牙儿又怎么了？”

“佛龛下面有买好的麻秆，好孩子，你去拿来。”

“老爷，我来点火烧麻秆，好吗？”

“小心点儿，别把瓦盆打碎了。”

“没事儿。”花子说了一句，为能痛快地玩火而高兴得不得了。赶紧把麻秆搬到了路边。

“老爷，真好玩儿，点着了。”

“这玩意儿啊，要是一时烧不着，那可危险了，玩一会儿就别玩了。”

正说着从大街上吹来一阵夜风，麻秆一下烧起来了，火苗把涂了很多白粉的尾花家招牌照得通红。老人蹲着双手合十，念着：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老爷，千代吉姐姐那边，唉呀，对面也都烧起来了。真好看。”

在家家户户烧麻秆的烟火旁边，是有电话电灯的新街道，它们实在毫无共同之处，却又显出融洽的情趣。尾花家的老人蹲在地上念了好一阵佛，然后两手揉搓着腰站了起来。他的岁数肯定好多年前就翻过了六十岁这个坎了。他穿了一件洗褪了色的麻布夏衣，系了一条好象女人用的带子改成的黑缎带。背还没特别驼，从他的手脚就可以看出全身净是骨头，看起来令人可怜。他已经秃顶，脸颊的皮耷拉了下来，象长长的毛笔头一样下垂着的眉毛全白了。他虽然已衰老但眼睛很精神，嘴角有力，鼻梁高高的，很有风度。老人显得很慈祥，无论怎么看根本看不出他是艺妓馆的男主人。

“唉呀，老爷，根岸的那位先生来了。”

“谁？在哪儿……？”老人停下往烧剩下的麻秆上浇水的手，“不错，还是小孩子的眼睛好使。”

被花子叫做根岸那位先生的是连载小说作家仓山南巢。他打

老远一看到老人就把手往草帽上挨了挨，大步迈过路上的积水走了过来。

“哟，您可还好？”

仓山南巢年纪在四十岁左右，里面穿一件白底蓝纹的和服，外罩一件生丝绸的短和服，脚下穿着白布袜，牛皮底竹皮编的草鞋。看上去他不象是公司职员，也不象商人，就是知道他的职业，也看不出他有搞艺术的气质。多年来他一直给东京市的报纸写连载小说，有时也给歌舞伎写小段滑稽戏、给说书的写书词，还写剧评，这使他在社会上颇有名气。

老人打开格子门：“先生，来，请进。”仓山南巢站在那儿没动地方，打量着在烧麻秆的烟笼罩下的小胡同。

“只有彼岸〔6〕和盂兰盆的时候还有点过去的味啊。哎，可是说起来了，府上的阿八……没有几年了？”

“庄八呀，六年了。”

“六年，真快。那么明年不就是第七个忌日了？”

“是啊，真是人生无常，没有比人的命更让人捉摸不透的了。”

“今年到处都在搞超度亡灵的佛事演出，怎么样？明年是阿庄的七年纪念，没有谁提起这话来吗？”

“也不是没有，其实三周年的时候就有人提起过，可我想这对小儿来说有点太过了，就那么说说算了。”

“这有什么过分的？多可惜的艺人。”

“要是再活四、五年大概就很拿得出去了。一个年轻人，二十三、四岁就死了，不管天分有多高，还是个该好好练功的身份。觉着可惜是他们一伙人的情意，也是捧场的人惺惺惜惺惺的

意思，要是借这个话就象人家名人那样搞起什么三周年七周年，铺张起来开佛事会，那就不是他配享受的了。”

“从您的脾气来说这是当然的。不过他的老朋友提起这个也很自然，毕竟不是您硬要去麻烦人家。您还是马马虎虎随他们去的好。”

“您说的可也是。管它的呢，就随那些喜欢他的人去干吧，也许还是老人不插嘴的好。”

老人把小说家让进了里面一间铺四张半铺席的房间。这是狭窄的尾花家里最体面的房间，几年来老人和老妓十吉就起居在这里，房里还供有佛龛。房子外边是一个很小的院子，中间有一座点上灯的石灯笼。隔着小院子对面是艺妓们出入的正房，透过小廊子的苇帘门可以看到向路边突出的窗户和格子门，凉爽的夜风不断从旁边二楼之间吹来，房檐下的风铃发出一阵阵响声。

“屋里还是那么乱，请坐，把外套脱了吧……”

“不了，这样就行，风挺凉快的。”小说家南巢先生一边啪啪地搧着扇子，一边饶有兴趣地环视着四周。这时艺妓驹代端来了烟盒和果碟。驹代不仅在这儿同南巢先生见过两、三面，在宴会和出外应酬时也和南巢同过席，还经常在看戏、看演出时碰上，所以她和南巢很熟。

“先生，您来了。”

“啊，谢谢。最近您在演出会上相当不错，好象有该请我客的事吧？”

“哟，您这么说我真太高兴了。就象我这样的要是有该请客的好事我一定请。”

“那我可说了。在你主人面前要是不要紧的话，我可真要说

出来了。哈哈哈哈。”

“该说的您就说吧，我可没什么怕人的事，嗬嗬嗬嗬。”

驹代爽快地笑着正要站起来，这时从正房那边儿传来了花子尖声尖气的声音：

“驹代姐——您有客人。”

“唉，”驹代答应了一声“先生，您在这儿多呆一会儿。”说完她静静地站起来离开了。

仓山揺了揺烟嘴说：“您这儿老是这么热闹，现在有几个人？”

“现在大的有三个，还有两个小的，简直闹得厉害。”

“在新桥，您这家字号算是最老的了吧？”

“是啊，我怎么也忘不了，第一次到这儿来玩的时候，西南战争〔7〕打得正热闹。那时十吉的妈妈还健在，和她闺女一块儿干活。这世上全变了，那时要提起新桥就象现在提起有钱人住的山之手呢。要说艺妓还得数柳桥第一，然后往下数是谷堀、葭町，下谷的数寄屋町。赤坂什么地方的艺妓都跑到这边儿卖面条的二楼来伺候客人。要是赏两贯钱，她马上就能和你睡到一块儿，她们都抢着来呢。”

南巢仔细地听着并连连点头，他悄悄地从怀里掏出小笔记本准备记下老人所讲的过去的事。只要是老人们讲述过去亲身经历的事，南巢不管是谁说的，都要记录下来准备传到后世。他觉得这是干他这一行的责任，所以他每次来新桥一定要到尾花家来。

南巢来打听过去的事，对于尾花家主人来说，正是求之不得的，而老人也是南巢最合适的聊天对象。老人觉得如今世上人都

忙忙碌碌，不论走到哪儿，再也找不到象南巢那样总是认真倾听他的牢骚和得意的经历的人了。所以只要南巢隔很久不来，老人就要担心地念叨：怎么先生还不来，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老人名木谷长次郎，嘉永元年〔8〕生人。他父亲住在本所区金系堀附近，是个奉禄菲薄的武士。长次郎是嫡子，人们说他是个美男子，相貌酷似名优市川的第八代三升。要是世道不变的话，他大概会成为一个象当时言情小说中的人物。正当他二十岁时，幕府垮台了，世袭制度被取消了。他这么一个武士子弟干了不少营生都失败了，最后只好习艺养身，他就这么没运气。长次郎想以从小喜爱的说书为业餬口，幸好当时名气很大、擅讲战争故事的说书人一山是他亡父的知己，于是长次郎便拜一山为师，取个艺名叫吴山，登台说起书来。由于他生来就有口才，人又长得漂亮，一下子他便红了起来。这时新桥尾花家的姑娘十吉在老主顾那儿应酬时看上了长次郎，并出钱接济他。后来十吉就堂堂正正地让长次郎做了自己的丈夫。

长次郎同十吉生了两个男孩。长次郎期望长男庄八能用功读书，长大成人后重振衰败了的先祖家业。可是，出生在艺妓家里的庄八从上小学时便开始表现出嗜好倡优之途的脾气。长次郎曾伤心地劝告过庄八，甚至好几次动了雷霆之怒大加申斥，但庄八全然不为所动。最后长次郎无可奈何，心想既然如此不如让他在这方面扬名立身。庄八十二岁时，便求名优市川团洲收庄八当了徒弟，取艺名市川雷七。市川团洲殁后，庄八二十岁的时候，他竟升为头牌演员，红得甚至遭到其他艺人的嫉妒。不料就在这时，庄八得了流行性感冒并发肺炎，正当年少竟一命呜呼了。

长次郎的二儿子，庄八的弟弟叫泷次郎，当时他读到初中快毕业了。一次各区警察署抓小流氓，不知为什么他因有嫌疑被叫到警察署挨了一通训，为此他被勒令退了学。这些伤心事使得长次郎渐生厌世之感，而恰在这时，说书的和书场之间又闹了起来。长次郎气不打一处来向周围胡乱发泄了一通，结果把说书的执照也交了出去。

长次郎老人本来就不是个艺人，他的脾气特别犟，惹得其他说书人也讨厌他。他自己已经心灰意冷打算就此玩世不恭，不知不觉地他过去的那种高傲劲儿和怪脾气又出来了。他师傅一山在世时，长次郎时常被叫到宴会或酒楼去说书，有一次，一个暴发户修新房叫他去说书，不知什么事惹着他了，他便乘势发了一通脾气，结果讨了个没趣儿。从这以后，他说被叫去说书太难受，干脆谁叫也不去，只在书场说书。说书的如果不能在书场自由发挥的话，那也的确没意思。那么想听吴山说书的不管是贵族还是绅士，到书场来好了。吴山不论是在手艺人面前还是绅士面前，反正他不看着对象说书，就象过去有名的说书人风流老道轩一样，老来更是喜垢骂长嘲笑。这样一来吴山反而更受欢迎，即使是二、八月其它演出不上座的时候，听他说书的客人仍然相当不少。那时南巢常去听吴山说书，时间一长仓山与吴山相处甚得遂成了朋友。

“你不想再出台试试吗？从你不说书了我就没进过书场。”

“不管怎么说在如今这个世道我已经不行了。现在也不是悠哉游哉听说书的年月了。”

“是啊，现在的人除了电影就不看别的。”

“义大夫〔9〕、落语〔10〕和书场，这些玩意儿都完了。”

“不光是书场，近来演戏的也是一样，但仔细一想这也不是没道理。现在的人不是想听什么技艺，其实不管什么，只要是什么都能看见听见，又便宜又快就行。那这玩意儿只有电影了。”

“正是。就象先生您说的一样，什么慢慢悠悠地看唱戏的本事、听说书的腔调儿，现在客人们都觉得这些东西又麻烦又没味儿。所以您瞧瞧，虽然书场不叫座，可记下说书词的书不是还挺好卖吗？我实在是讨厌戏匣子里面的声音和说书词本。先生，我琢磨着也不论是什么艺，在表演当中不知不觉地就来了那么一股劲儿，这股劲儿自然会传给客人，客人受到感染又会给你喝采捧场，这是艺术上最叫人捉摸不透的东西。要是听的人和说的人的心岔了气，那叫什么玩意儿呢，您说是不是？”

老说书人和老小说家用冷涩的茶水润着喉咙，大发议论正热闹的时候，女主人十吉掀开苇门帘走了进来，她向南巢先生施礼：

“您来了。”

尾花家的十吉是个身体横着宽的矮个子胖老太太。她不象在酒楼老板娘中常常可以看到的那种女人，胖得令人讨厌，见了人就甜言蜜语奉承个没完没了，而一转过身来又马上撇嘴，十吉身上没有一点那种厚颜无聊的样子。她眼睛还挺大，脸颊已经松弛，只要看到她富态的脸谁都会说她是个坦荡的好人。她好象刚出去陪客应酬回来，穿一件有小花纹的罗纱和服，束一条罗纱缎带。一身合体的装束显得挺大方又有些旧派，使人觉得她不象新桥的艺妓，倒象是净瑠璃的河东派或一中节派的师傅。十吉是个很稳妥的女人，同她一样年纪的老妓或自大气盛的年轻艺妓们都从来没说过她的坏话。同她年纪一样大的老妓们在这地界都很有面

子，大家都尊称她们为大姐。十吉对这些有势力的老妓们做的事好坏从不说三道四，一切都听凭艺妓公会管事的去处置。所以这些老妓们都说十吉脾气好明事理。在公会里好滋事想占强又不能如愿的那帮满腹牢骚的艺妓，以及那些不算老妓但也不年轻的独立门户的艺妓都佩服地说："再没有象十吉姐那样清心寡欲的人了。有时有人同情十吉提出让十吉姐也出来为大家办点事怎么样。可是十吉心想自己已是这把年纪了，还去当什么麻烦人的公会管事的，也没必要去指点什么演艺会和练舞，利用势力硬把自家的艺妓送出去赚钱。要是老大庄八还活着并且已成了象样的演员，二儿子洸次郎把书念完将来能有出息的话，那她拼死也要干活攒钱。可是现在一个儿子死了；一个儿子成了小流氓，现在已算是被逐出家门恩断义绝，不让他在父亲面前露面了。这样就剩她自己和老伴吴山孤零零的两个人，今后的日子明明白白的，只要能了此余生也就行了。她这家字号一直生意兴隆，有些人就说什么也要让她家收留下来当雏妓；另外十吉她自己只要能出门，还有一些很有钱的老主顾，每天的买卖能很不错。十吉虽努力不去想那些伤心事，可是时常涌上心头的仍然全是儿子的事……。

十吉静静地在佛坛前坐下来念佛后，熄了佛灯关上门，回到正房换上白色花纹的浴衣。她正在同一个老女跟班儿的说什么时，客人南巢先生由吴山老人送出来要回去了。

"唉呀，您要走了？请您慢走，先生。"

"谢谢，过几天再来叨挠。"

"我正想去找师傅练练编笠舞呢，您看这……"

"哈哈哈——，那我更不能久呆了。这一阵我是越加疏懒了，见到师傅请代我问好。"

“那么请过几天再来……”

十吉和吴山老人一起回到了里间屋，她点上了一支烟，悄声地叫着老伴：“唉，我说，驹代在二楼吗？”

“刚刚出去。”

“我原来可是一点儿也不知道，你猜怎么着？这一向驹代常到滨崎那儿去，是力次相好的叫她去的。”

“嗯，是吗？”吴山老人开始用油抹布擦起用干夏橙皮做的烟盒。

“两、三天前我和力次在一块儿来着。那时力次就话中有话，我觉得挺奇怪，但也没怎么留心。今天晚上我从客人那儿原原本本听说了这事，我才一下子明白过来。”

“嗬，真看不出来，驹代还挺有心计的。”

“可是我要是装做不知道，还和以前那样同她相处，我总觉得别扭。”

“什么呀，你还是别多嘴多舌的，随她去好了。要是有这事之前同你商量过倒也罢了。你还不知道的时候已经有了这事，那还有什么法子？不过现在的孩子都很有心计，也不只是驹代她一个人。这会子的艺妓都不讲什么礼义情分了，到哪去都够厉害的。”

“这倒也是。今晚上听到不少事呢，听说那个老爷还提出来要为驹代赎身，许愿说要把驹代赎回去照顾她，可是驹代现在还没个明白的回话儿呢。”

“这丫头最近还真出息了，大概是在做什么没边的好梦呢。”

“嗨，要是能老象这样挣钱的话，对咱们倒是再好不过的，

可谁能老这样年轻呢？如果有了个肯照应她的主儿，就照他那么说的办，也是为驹代本人好。”

“你说的那个老爷到底是干什么的？是贵族吗？”

“不是说了，他是力次相好的。”

“我是问他是个什么样的主儿。”

“老头子，您还不知道哇？嘿，听说是哪个保险公司的，三十七、八还不到四十岁呢，留着胡子是个美男子。”

“她还找了个大家伙呢，那当然买卖干得起劲放不下手了。相好的是个象样的男人，再和名角儿尾上菊五郎或是中村吉右卫门〔11〕什么人玩上一手，那好事就全让她占了。哈哈哈哈……”

“我说您呀，她可不象您想象的那么简单。”

十吉呆呆的脸上也没显出不高兴的样子，啪啪地嗑着烟嘴，这时正屋的电话铃响个不停。

“没人哪？”十吉说着懒懒地站了起来。

五　白日梦

八月末正是天旱的时候，只要水管子断一阵水人们就要闹腾起来。将近傍晚时，骤然下起了倾盆大雨，而且大雨一下就下到第二天中午。待到雨过天晴，气候一下子就成了秋天了，天高气爽，柳叶葱绿。在深夜的街道上，木屐声和车铃声使人感到忙碌的节奏，路边垃圾箱里蟋蟀的鸣叫声响成了一片，十分刺耳。

驹代跟着吉冈原要到箱根或修善寺去，可是由于这场大雨，

不仅东海道铁道线就连东北线也出了故障，于是驹代便怂恿吉冈在森崎的三春园住下了。三春园是新桥木挽町名叫对月的一家大酒楼的别墅，并不是一般招徕客人的旅馆。这三春园开始是对月酒楼的女老板荣华富贵享受腻了，修来准备养神的。但这个女老板本是个寸利必得的主儿，她觉着平时把这么个又大又漂亮的别墅闲着实在可惜。于是她把木挽町的酒楼交给她的养女和稳妥的女人招待管理，而自己就把三春园当成了分店，专门请靠得住的熟人和常出入的艺妓介绍些老主顾。这儿和旅店不同都是单间，所以客人们觉得和住别墅一样，自然心情愉快，也肯多给赏钱。艺妓们都想为新桥这一带有势力的对月酒楼多拉客人，哪怕多一个也好，这样艺妓自己也感到有面子。有时甚至还有艺妓自己掏钱买了礼物，回到东京后特意到木挽町对月酒楼的帐房去，得意地告诉一声"昨晚在森崎承蒙贵分店照顾了。"驹代怂恿吉冈到三春园也还是出于这层心思。

女招待提着装早饭的食盒离开时，已是早上十点多钟了。初秋的天空有一层薄云，秋风徐徐而来不时将外廊边胡枝子叶上的露珠拂落，然而鸣叫的昆虫却不因此而受惊，依旧安然地叫个不停。

驹代穿一件毛巾布料的睡衣，系一条细腰带，嘴上唧着一枝敷岛牌香烟，正趴在铺席上看女招待拿来的报纸《都新闻》，头上的发髻晃晃悠悠的。她把一个呵欠忍了下去，忽然抬起头来，极不自然地说了一句："这儿真好啊，这么安静。"

刚才吉冈叼着雪茄，头枕着胳膊一直在出神地盯着乍起娇慵的驹代。这时他抬起身子："所以咱们说点正经事，你就别干艺妓算了。"

驹代默不作声只是笑眯眯地看着他。

"驹代，你到底为什么不想洗手不干？是不是信不过我？"

"不是信不过，可是……"

"瞧瞧，还是信不过不是？"

"就是不合适。力次姐姐还跟着您呢，另外您还有个滨町村咲的女老板不是？象我这样的，您可能一时对我能不错，可是肯定过不了多久就不行了。"

"我和力次等于是一刀两断了嘛。昨晚上我跟你说了那么半天，今天你又提这事。滨町那个本来就没约定我一定要照顾她，你这么不放心，那就算了。"

"您看您这就生气了，嗯嗯——。"驹代听吉冈说得那么干脆，便哼哼着撒起娇来。她象婴儿爬到母亲的乳房上一样，也不顾衣衫不整，一下子瘫在吉冈身上，把脸贴在吉冈的胸口。

驹代凉凉的头发和暖暖的前额贴在吉冈从睡衣里袒露出的胸口上，使吉冈感到痒痒的。驹代的身体压在吉冈盘腿大坐的膝上，吉冈觉得她的身体越来越重，随之她身体的温暖也渐渐渗入他的体内。这种令人销魂的感觉使吉冈一下子沉浸在半醉半醒的快感中。他用力睁开因昨晚睡眠不足而发沉的眼皮，凝视着自己膝上驹代那撩人的身姿又一次陶醉了。粘上驹代后他就感到他如不把她的身体、她的心、她的一生都据为己有是不会甘心的。连吉冈自己也觉得不能理解，对一个过去他要去留洋时满不在乎地甩掉的女人，他现在怎么会如此着迷，这对他完全是意外的事。今年夏天在帝国剧场和驹代偶然相遇的晚上，他把驹代叫到了筑地町的滨崎酒楼，那只是为了回味学生时代的乐趣，可以说只是当夜一时的好奇。可是在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往中，不知什么原因，

不知不觉地他一心想占有驹代。

“真是不可思议，原来绝没有这样的打算，可……。”吉冈一看到驹代的脸便感到奇怪，自己的心竟不能象想象那样随心所欲。其实过去他什么都玩过，却不曾产生过这样奇怪的感情。他在学生时代非常守纪律，另一方面那时别人就常说他枯燥死板，为人冷淡、薄情。不论他和朋友们去荞面铺还是牛肉馆，他总是不喜欢别人请客，也不愿请别人，会钞时要把自己的那份儿算得毫厘不差。也就是那个时候他开始嫖妓，当时在干这种事上他也是和别人截然不同的。比起有些硬要压抑情欲，却去勾引房东女佣那样的外行女人而徒招羞耻的人来，他这样堂堂正正地出钱玩女人更保险。放心地买保险的女人，以此来排解情欲上的压抑，因而精神爽快。他盘算着，每次学期考试要是都能考前几名，那实在是快乐与实惠一举两得。在他这个所谓现代青年身上，支配前一代人们心理的儒教影响已完全消失，为了最后的胜利这一目的，可以不问是用什么手段，没有这个必要也没有这份工夫。这并不是某个人的罪过，而是时势造成的。吉冈每个月要去找几次艺妓，大约要用多少钱，都事先作好预算。如果不超出预算，他会毫不可惜地把剩下的钱赏给哪个艺妓。如果预算上的钱用光了，那么不管多熟的艺妓来信相邀，他也不会去赴约的。

吉冈进入社会后还是和原来一样。在这以前他和凑家的力次相好，并不是因为情欲或恋爱，可以说是出于所谓当今绅士的功名心。据说早些年伊藤春亩公〔12〕曾和力次有过私情，这事到现在都在艺妓之间传为佳话。当时她也就觉得自己一步登天成了贵妇人，马上就烹茶操琴，习起书画来了。吉冈做为一个新近出人头地的实业家，他以为给艺妓当相好的，不管其人好坏都得一

样给钱。既然如此，那么就要找一个即使被《都新闻》的花柳界专栏当艳闻披露出来也要吓人一跳的女人，于是他便不分青红皂白一个劲地劝说力次。可能是因为吉冈一表人材，出手又阔，力次一反过去那种出名的孤傲性格，居然答应了吉冈。力次比吉冈大三岁，如果穿上和服礼服出门，还是个不折不扣的标准艺妓。但她平时不化妆的时候，眼睛周围已聚起小皱纹，眼眶发黑，额宽嘴大，总让人觉得这是个心地不善的中年妇人。不知什么原因从一开始吉冈便有些怵力次，尽管他成了力次的相好，但自己在任何事上都不能自由行事。特别是一有点儿什么事，他就感到力次在挖苦自己：你这个毛头小伙子……。况且他毕竟要年轻些，有时想有个让他完全有男人的自由，又有姿色的女人。滨町村咲酒楼的女老板本来是个饭馆的女招待，给点儿钱什么都好说的，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反正脱不了手。这时一次偶然的机会，吉冈碰上了学生时代玩熟了的艺妓驹代。不知为什么他感到他和驹代的温情融洽而自然。因为是熟人，自己想干什么可以随心所欲。而且驹代正值盛年容貌又好，拿出去不会给自己丢脸。吉冈打算乘势为驹代赎身纳她为妾，他在鎌仓那边儿新修一座早巳盼望的别墅，把驹代安顿在那里。自己星期六到星期天就到那儿去养养神、玩一玩。

为她修一座别墅，堂堂正正地行大礼为她赎身，吉冈以为他这么一说驹代会二话不说马上答应下来。可是到现在她也没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吉冈感到自己受了侮辱而很生气，又好象是早在掌中的宝贝忽然不翼而飞，因而十分懊恼。究竟为什么驹代不听自己的呢？他要摸透她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如果实在不愿意的话，他一个男子汉决心干脆断了这种关系。不过看看自己眼

皮底下驹代那光亮可鉴，凌乱欲颓宛如良家妇女发型的圆发髻，看看她那领环松衣带驰的艳姿，又总有些依依难舍，心想如能照自己安排的那样占有驹代，把她藏在新修的别墅里是再好不过了。

吉冈实在是喜欢驹代的圆发髻。一次不知是第四次还是第五次约她，驹代说是刚到医院看望了生病的朋友，就梳个简单的圆发髻也没换衣服便赶来陪他。那身打扮与平时浓妆艳抹的艺妓装束大不相同，令人耳目一新，甚至使人觉得她在某些地方和新派剧里反串女角的河合武藏有相似之处。这是一种不论是在粗夯愚笨，时时又露出一副下作样子的村咲女老板身上，还是在过于艺妓气的力次身上都不曾有过的新奇的、特别的气质。从那时起吉冈突发一念，想永远让她保持这样的容姿。在这以后，每当和驹代同床共枕时，吉冈都难以制止此种念头的萌发。

"嘿，你真沉哪。"吉冈把趴在自己膝上的驹代向上抱了抱。驹代把脸贴在吉冈的胸口上，一动也不动，眼睛向上盯着他撒开了娇：

"我不嘛。真困死了，昨晚上一点儿也没睡。"

"就是你让我不痛快。"

"我真难过，真的。"驹代象因为什么而十分懊悔似地说着，一边把手伸进吉冈的怀里猛地掐了一把。

这可以说是除了卖笑女子做不出来的傻样，也是烟花女子特有的手法。不唯驹代，只要是这条道上的女人，在被男人问急了无法回答的时候，也不用谁教都有一套办法装蒜对付。平时如碰上男人硬有所求而自己又不愿意时，她们就故意把话头引到别处，乘机巧妙地渡过难关。吉冈当然很懂得这些路数，他过去在

风月场上碰到过种种女子，见过百般娇姿媚态。有的哭哭啼啼之后身子软绵绵地倒在男人身上，有的先是傲慢地耍小脾气，后终于服了输又凑了上来，还有的毫无顾忌地挑逗调情，至于谁用何法因人而异。总而言之，在这种场合那些女人情绪昂扬情意绵绵，象喝醉了似地给男人以强烈刺激，使原来以为此女人厚颜无耻的男人在瞬间被弄得如痴如狂。吉冈总也忘不了个中滋味，甚至他还故意捉弄过这样的女人。

驹代和吉冈两个人在互相抓挠着，互相搔着对方的痒处。就象动物撕咬一样调情打闹。这样驹代反正在这个时间把赎身的事儿给岔开了。当然这也只是当时的事，避开原应给个清楚答复的事故意不说，那么事情就清楚了。不作回答故意拖延，时间一长就等于是不同意了。这样一来驹代就有失去重要客人的危险，那将是一个极大损失。那么听了吉冈的又将怎样呢。不干艺妓去当人家的小老婆，最终又被吉冈甩了的话，她将陷入第三次去当艺妓的窘境。她打算就象现在这样当艺妓，还象现在这样让吉冈照看自己。驹代昨天晚上想方设法试图说服吉冈。如果吉冈帮助她独立门户的话，她就谢绝到酒楼的一切应酬，到饭馆去陪客在晚上十点钟前也一定回来。但是吉冈在有了这些年同力次来往的经验后，觉得给艺妓当相好的，往艺妓家里扔钱既不够刺激也很没意思。如果驹代仍是当艺妓的话，那么就没有任何必要使她独立门户。

“好了，你好好想想吧，两天也好，三天也好，在这几天里好好想想。”

整个夏天吉冈都在工作，所以到了初秋可以轻松地休息一个星期左右，他急切地想无论如何在这段时间说服驹代。在三春园只

有他们两个人，不会有人来打扰，外界也不会影响他们，吉冈看上了这里，觉得这儿比箱根和修善寺的温泉还方便。第三天的早晨，在东京的江田打来电话，不知是股票买卖上的事还是别的事，说需要吉冈一定回去。吉冈没办法只得去一趟东京市里，并说最迟傍晚一定回来，让驹代在这段时间里找个朋友陪陪她，等他回来。他打电话叫了十吉家的花助和另外一家的千代松，然后就走了。

驹代孤单单地回到房里，颓然跌坐下去，顺势趴在铺席上哭了起来。她感到十分委屈，连她自己也不明白是为什么。这两、三天里，吉冈不住地追问她，纠缠她，使她欲逃无门，情绪极坏。她觉得疲倦得要命，头一阵阵地疼痛。她想不出要是再被留在这儿两、三天，会出什么事。最初是她劝吉冈到这儿来住的，但现在，三春园对她来说简直是一座监狱。

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鸡啼，这熟悉的鸡叫声使驹代想起了乡下。猛地她在遥远的秋田所受的辛酸和痛苦全都涌上她的心头。鸡啼之后又传来了乌鸦的叫声，在外廊那边各种昆虫在不停地低鸣。驹代实在受不了了，如果再在这儿磨蹭，也许她这一辈子也回不了新桥了。她为什么如此强烈地恋着新桥呢？现在一切都顾不上了，她只穿着睡衣就向厕所外她从未走过的廊子那边跑过去，她要逃离这座房子。

突然她差点撞上一个男人，驹代吓了一跳，而那人更是吃了一惊。那人穿着浴衣拿了一柄团扇，大概以为这边没有人，正象木匠在丈量一样一边走一边逐间地看着房子。他年纪大概有二十七、八岁，相貌英俊身材匀称，眉毛剃掉了，眉宇处有墨痕，留着平头，一看就知道是个唱戏的。此人是歌舞伎的著名旦角，艺

名濑川一系。

“哎呀，是大哥。”

“原来是驹代呀。你可把我吓坏了，不是开玩笑。”一系把一只手按在胸口上，好象要压住心跳，大大地喘了一口气。

驹代过去从新桥出来后曾在日本舞蹈花柳派老师那儿见过一系，那时一系还是个学艺的少年。第二次见面是今年春天，在歌舞伎座剧场举行的新桥艺妓演艺会后台，当时一系已是出色的名角了，一大堆艺妓围着他叫大哥。当驹代一肚子委屈穿着睡衣不顾一切地跑出房间的时候，却不想碰上了一系，这使她象在异国他乡看见了同乡一样，感到十分亲切。沉寂、冷寞的环境她也不在乎了，心情自然地平静下来，喜悦之余不禁把身子靠近了一系。

“大哥，让你受惊了，真对不起。”

“我的心还在咚咚跳呢，真的，你摸摸看。”一系很随便地拿起驹代的手放在自已胸口上。

驹代的脸一下子红了：“请你原谅。”

“没什么，下次我再报复回来就是了。”

“呀，大哥，我不是都道歉了吗？大哥真坏，一声不出在这么个地方站着。”

一系打量着头发蓬松、衣裙纷乱的驹代，仍然攥着她的手，告诉她说明治座剧场演出到昨天全完了，他和几个朋友约好到这儿来玩牌，不知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来。

“你们真快活，大哥。”

“什么呀？”

“还什么呢，你的伴儿都是谁呀？回到东京要请客才行。”

"你请我还差不多。人不知鬼不觉地到这个地方来，我打搅了吧？"

驹代一下子变得可怜巴巴的，她拉住转身要走的一系说："大哥，我真苦啊，体谅体谅我吧。"

"反正呆几天就回去，回头再见吧。"

"现在谁也不在，就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了。"

"是吗？这儿只有咱们两个人喽，女老板有事出去了。"

"是吗，老板也不在呀？"

一听说谁也不在，驹代马上又感到这宽敞的房子特别的空寂，从外廊的窗子向外望去，初秋的阳光明晃晃地撒满了后院，不用说整个院子，就连墙外路上也悄然无声，只听得到虫叫和蝉鸣。

一系和驹代就这样站着，互相看着沉默了一会儿。

"真安静啊。"

"确实，多静啊。"

"驹代，如果我是强盗的话，你怎么办？喊救命也没用。"

"大哥，我害怕。"驹代朝一系凑得更近了。

当刚才叫的两个艺妓朋友坐着出租汽车到三春园时，看见驹代睡衣凌乱披头散发，真象被强盗欺负了一样，两个艺妓都不禁叫出声来，面面相觑脸都羞红了。

六　艺人之情

太阳还高高的时候，吉冈带着好酒贪杯的胖子江田回三春园

来了。本来江田该坐当晚的电车回东京的，可驹代说三人可以一块睡硬把他留了下来。这晚上他们喝到半夜，驹代一个劲地劝酒，一杯接一杯的威士忌把出名海量的江田灌得也招架不住了。最后江田就醉倒在席上，过一会儿吐了一地，害得别人也挺狼狈。第二天江田还没缓过劲来，整天用冰冰着头。这酒喝得吉冈也受不了了，第二天便决定提前离开三春园。

这赎身的事半真半假，对于驹代来说当然很伤脑筋。她回到艺妓馆后，马上就去了平时她觉得很灵的稻荷神社，请神官好好地算了几卦，求问吉冈现在突然让她不干艺妓这事要不要紧？会不会自己好一阵儿后又遇到象前次一样的厄运？然后她又同十吉姐和滨崎酒楼的女老板商量过了，这才决定准备给吉冈回信儿。

驹代出去重新做了头发，又去澡塘洗了澡，回来刚坐在镜台前，花子就从楼梯上慌慌张张地跑上来说："驹代姐，有客人叫。"

"真麻烦，又是滨崎酒楼的那位吧？"驹代以为是吉冈坐汽车从三春园回来后没等到这儿来就在筑地打电话来了。

"不是，是宜春酒楼。"

"宜春——打来的？这可新鲜，没弄错吧？"

驹代歪着头想着到底是谁打来的电话，另一方面她也稍稍放了心，长长出了口气。不过这个酒楼她从来没去过，于是就让花子回了那客人，说驹代头发没做好，身体也不太舒服正在休息。那客人又打来电话，说不必梳洗打扮平常那样就行，一定请来。要请教那客人尊姓大名时，那客人说是驹代的老熟人。驹代想不出那人到底是谁，又不好不近情理地回绝了别人，她有些半信半疑又感到不安，不情愿地坐上人力车。在农商务省后面的街

道上，大小酒楼鳞次栉比，车停在了一座篱笆门前，门上的招牌是峨嵯派写的"宜春"二字。宜春的人让驹代直接上了二楼。她忐忑不安地上了楼，因为是白天二楼的正房敞着苇帘门，从走廊便看到房间里有个客人背靠柱子在拨弄着三弦。真没想到是驹代在三春园不期而遇的濑川一系大哥。

"哎呀"驹代又喜又羞，因感到太意外竟在门口站住了。

前天正午，在阒无人声的三春园外廊上，她和谁干了什么驹代都不记得了，只觉得是做了一场愉快的梦。不管怎么说人家是有很多人捧场的艺人，艺人们和艺妓玩玩不过是逢场做戏而已。可是对于艺妓来说明明知道那是逢场做戏，还是觉得很幸运。然而还没过三天，人家就突然特意定好房间背着别人叫她，这实在出乎驹代的意料之外，这是多么让人感到亲切的事啊。她想到这儿，高兴得热泪盈眶，她现在什么也不会干，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好象是故意在弹小调"苦苦等待"的濑川大哥依然把三弦抱在膝上招呼着驹代："这儿凉快，到这儿来坐。"

"哎，谢谢。"驹代嗫嚅着，好象是被带着相亲的大姑娘一样，连头都不敢抬起来。

濑川看到驹代这副样子感到特别高兴，同时又开始产生了意外的好奇心，他没想到驹代是这样天真、拘谨的艺妓。象他这样二十四、五的年纪，可以肯定他曾和一、二个艺妓有过肌肤之爱。前天中午在三春园本来是在那儿和驹代开玩笑的，不想最后竟成了那个样子。既然如此，不管怎样他总不能装做没事扔下她不管。把驹代叫来一半是出于艺人的良心，一半也算是对她表示歉意。濑川以为把驹代喊来后，她看见他一定会不动声色地说句"哎

呀，大哥你真是的。”就算了。可是现在完全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看样子驹代这是迷上自己了。濑川做为男人这下子不禁感到乐不可支，有些飘飘然了。他只是开了个玩笑驹代就这样了，那么如果他再有所表示的话，她不知会多么温情迷人。这样一想本来打算同驹代半开玩笑的濑川来了兴头，按捺不住准备尽其过去习得的诀窍逢迎驹代的冲动。

驹代还沉浸在梦幻中发呆，就象被狐狸迷住了似的不开口也不动弹，心中只有一念：感到幸运，感到高兴。濑川极尽多情周到之能事，体贴入微直至事毕。他整理好自己的衣服后坐到了隔壁房间通风的窗边。远处传来了巡夜的梆子声，这时已是晚上十点多了。

“驹代，给我倒一杯茶来。”

“已经凉了，我去换热的来。”驹代殷勤地刚要站起来，濑川把她的手拉住了：

“不用不用，女招待来了麻烦。”

“也是。”驹代的手被濑川拉着膝盖一弯靠在了他身边，“我喉咙也渴得不行，我还从来没有这么受用过呢。”

两个人用一个茶碗喝着发涩的凉茶，“那么驹代，咱们一定要再找机会见面，好不好？”

“大哥，一定啊，请一定来看我，大哥有这份心我什么苦都能受。”

“要不是家里有继母在，我就可以住下，可我现在又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那倒是，大哥，下次什么时候来？我每天晚上十一点以后都有空。”

“我随随便便住下来，要是你那相好的发觉了就不好了，这事要小心又小心。”

“不要紧的，他轻易不在我那儿过夜。倒是你不肯住下。”

“什么？我要是想住也不是不能住。可是再也找不到象我继母那样不讲理的了，她自己也不是什么干净人。好吧，驹代，明天晚上再见。明天我练戏大概八、九点钟完，我从剧场直接到这儿来。就在这儿可以吧？不然你还知道比这儿还僻静的地方不？”

“这儿挺好，那我明天等你，要是我有推不掉的应酬的话，请一定等我来。”

“好，就这么约定了。”濑川象初入烟花场的年轻人一样又一次抓住了驹代的手：“那么我去叫他们预备车。”

到车准备好的这段时间里，濑川还在对驹代情话绵绵。驹代把濑川送出门回到帐房寒喧了几句后，一下子才想起来自己没叫车。她没再叫车独自一人往回走。初秋的晚上星影摇曳。习习凉风吹拂着驹代的鬓发，这实在是个令人心醉的良宵。驹代拖着木屐慢慢地从农商务省前走向出云桥，一边走一边反反复复地回忆着刚才经历的事。她一看到桥那边远处的银座灯光，她突然想再一次沉浸在沉思中，她也不管前面是不是回家的路，专拣行人少的街道走。

驹代觉得不管是刚经过的酒楼二楼的灯光，还是传入耳中的净瑠璃新内派的唱腔，世上的一切都和过去完全不同。驹代现在没工夫去想一想濑川大哥除她之外还有没有更好的女人，只是高兴得难以自抑。要是那时嫁到秋田乡下就一直呆到老的话，那么根本不会知道世上还有如此令人喜悦的好事。一想到这里，驹代就

觉得真是不枉过去她所经历的不幸。世上再没有比人的浮沉更难以理解的了。只有当了艺妓才能得知个中的苦与乐，她感到自己这才第一次体会到当艺妓还是颇有滋味的。她觉得同样当艺妓却今是而昨非。现在被人拱若星辰的名演员是自己的情人了，自己艺妓的身份自然会高得多了，她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得意劲儿。她一瞥见从自己身边经过的艺妓的车，便不禁要揣测一下到底是哪儿的艺妓。当那个艺妓有昏暗的街下回头看她时，她也有了自信十足地回头看对方的勇气。

七 晚 霞

在金春街尾花家的二楼，夕阳从对面房顶上斜射过来，照在临街窗户上挂着的帘子上。做饭的佣人在楼下吆喝着："哎，洗澡水烧好喽。"楼上几个艺妓都裙衫不整随随便便地躺着。驹代穿件手巾布料的浴衣，系一条窄腰带。菊千代披着白洋布做的西式睡衣。花助穿着一件漂白布内衣，束一条衬裙。楼上还有雏妓花子和尚未出去陪客的小女孩阿鹤。

菊千代有二十二、三岁，身矮体粗。她就象大家给她起的绰号"金鱼"一样，脸圆眼圆鼻子也不高，头又粗又短，全无发际。她虽然长相不好，但透过质地很薄的西式睡衣可以看出她全身的肌肉似乎十分光滑，而且双下巴和脖子都白皙如玉，使人会不由地想象抚摸猫一样去摩挲一下。她总梳个发髻擦很多发油，把鬓发和额发弄得蓬松松的。夏天不管有多热，她脸上的化妆老是厚厚的一层，几乎往下掉粉。也不管好看不好看，酷爱穿颜色

鲜艳的衣服，出去应酬时一副以为自象花魁似的模样。别人背地里说她这副打扮使她显得年轻反而有不少象样的客人。

穿一件内衣的花助相貌平常，头发卷卷的，皮肤略黑，眼睛无神，身体看来很结实。她年纪和驹代相仿，但无论谁都看她有三十岁上下。这一点她本人早就知道，也明白凭自己的相貌、体态在有上千艺妓的新桥很难得意。既然相貌丑相应地就要谦恭些，她去应酬时比女招待还勤快。在同年轻漂亮又行时的妓女在一起时，她对那些妓女周到如仪，随时都准备着听候吩咐，结果讨得大家都觉得满意，由此她的应酬还满忙。还有客人专门喜欢花助的这点妙处，觉得正因为长相不好反而能让人放心。她甚至还有个相好的是高利贷主的少爷，这三年里一直在看顾她。这样，她的收入颇丰，总把在邮局存款的存折象护身符一样贴身揣在怀里。

另外两个人，花子在练习着唱歌舞伎“阿染”，阿鹤在收拾三弦。菊千代一边弄着发髻一边放肆地打了个大呵欠。花助起身伸了个懒腰后和菊千代都从梳妆台的抽屉里拿出长把梳子把鬓发梳起来，准备去洗澡。只有驹代看来还没打算起来，脸朝着墙壁躺着。

“几点钟了，洗澡水该好了吧？”

“快起来，我可要抓痒痒了。”

“别碰我啊，可有人不答应。”

“哟——，你要告诉告诉你们的私房话吧？这可是新鲜事，那个人呢？”

“你昨天都干什么了？昨天晚上在大声说梦话，我们以为是谁呢，吓了一跳。”

“哎呀是吗？”驹代露出意外的神情，以为真有这事，这才开始懒洋洋地爬起身来“好吧，我请客。”

“我说驹代，你现在是跟谁好上了。”

“那个人急着呢，前天在三春园对你特别好。”

“别胡说。”

“那天我喝了差不多一瓶威士忌，到今天还晕晕乎乎的呢。”

“驹代，你到底怎么打算的？好象十吉大姐心里也在为你担心呢。”

“现在就是难办呢。到现在我也不想伤他的心。可是这一来他放出风来说要赎我，真让我为难，我正愁着呢。”

“今天晚上和他有约会吗？”

“没有。从那次以后没见过。不过今天他肯定要来，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回他的话。”

这时楼梯响了，上楼来的是跟包的阿定。阿定年纪有四十五、六岁，瘦高个儿，大眼睛鼻梁很直，瓜子儿脸，年轻时大概还相当漂亮。现在她头发已稀疏，额前早已有了白发，擦多了白粉的脸呈褐色，身上穿的衣服和脸色很相配。听说她原来是洲崎那边儿的名妓，曾从良嫁过人后来男人死了。大约七年前她被中人介绍到尾花家来当女佣人，在这儿边看边学就把跟包的那一套记住了。刚好过去的跟包贪污了柜上的钱后被辞退，于是阿定便接下跟包的活儿干了有三年了。

驹代看见阿定走来，心想真是说谁谁就到，是不是吉冈来了，就问；“阿定，是叫我吗？”

“不是，是叫菊千代。真福打来的电话，说是约好的六点钟

到绿屋酒楼，该去了。”阿定的口气又象是命令又象是在商量。她没等菊千代回答又说：“衣服就穿昨天那一身行吧？”

菊千代什么也没说急忙下楼洗澡去了。

菊千代和驹代的关系也不能算不好，菊千代是这家的老资格了。从几乎不分钱干起，熬了这些年头现在可以和主人对半分钱了。有两个大人物是她的相好，一个在政府某个省当科长，另一个是当上议员的资本家。正当她一个人很是得意的时候，后来的驹代居然小有名气要超过自己了，她心中甚是不平。菊千代的不平自然会显露出来，驹代尽管知道菊千代对她不满意，但她没打算使性子，只是在心里看不起菊千代。在她们两人夹着的花助貌丑而机灵，她对两人不偏不倚两边讨好，算计着多出去给她们捧一次场也多赚一个。不过从倾向来讲，不论在年龄还是在经过种种辛酸的境遇方面，她都要和驹代谈得来一些。花助以前在葭町当过艺妓，被赎了身后给人家当了小老婆。后来那男人把她甩了，三年前她到新桥来又当了艺妓。

吉冈提出来要为驹代赎身时，驹代首先就找花助商量。花助自己就有过被赎身的经历，她反复讲述自己的经历，认为男人要好起来还行，要是心一变就非常薄情。平时驹代就经常以为男人寡情，花助的经历又给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从此她们两人说话很投机，都觉得能挣钱时就多挣点，以后做个小买卖什么的一个人舒舒服服地过日子，男人们到底是信不得的。

虽说驹代离开秋田之后走投无路，仍然当了艺妓，但是她毕竟从良了六、七年，而且去了遥远的乡下，这次旧业重操后她总是感到郁郁不乐。她本来也打算总是高高兴兴的，说点傻话应酬，使席上热闹起来，对有钱的客人就忍耐些。可是一到席面上

她怎么也不能再象十几岁时那样不知好歹，只管唯唯诺诺了。她一看到横蛮的茶馆女佣和不管你愿不愿意，一心只想让你多招来客人的女老板心里就不舒服，所以直到现在，除了吉冈之外她还不曾以枕席侍候过客人。花助就象考虑自己的事一样，一个劲地为驹代可惜，说趁着年轻现在不多赚点钱以后可大亏了，我要有象那样的相貌的话……。可驹代觉得没有必要那样去赚钱，而且也没有象花助的那份勇气。但是经过这一晚上之后，现在想赚钱的欲望和勇气在她心里冒了出来。

菊千代匆匆地走后，驹代和花助洗了澡，把化妆镜台从临街偏西晒的窗边挪到了里面通向晒台的小窗边，两个人亲热地并排坐着开始化起妆来。驹代突然问：

"阿花，你最近见到那一位没有？"

"谁？"花助正一心一意地使劲儿把卷曲的头发弄直。

"嗨，我刚到这儿来的时候，经常和你在一起的那位，——那个千代本的客人。"

"杉岛先生那一伙……？"

"啊，对对，杉岛先生，他们是干什么的？不是议员吗？"

驹代正专心地盯着镜子梳头发，突然想起来了她第二次当艺妓举行仪式那一阵，一个叫杉岛的红脸绅士曾好多次叫她并想说服她为她赎身的事。她如果不愿吉冈为她赎身的话，可能会伤吉冈的心，当然她也顾不了那么许多了。不过万一吉冈生了气，那么还要另找一个人给她和濑川的幽会帮忙，这样她开始回想过去曾对她有意思的客人的名字。

"那个人大概在大连，反正他在中国有店铺。"

"那么他现在不在这儿喽？"

“他每年过年和夏天在这边儿，可是这个夏天没看到他。我还托他帮我买缎子和绉绸呢，每次他去的时候我都托他带，东西又好又便宜。”

“那么我也该请他捎点什么才是。可是那人粘粘糊糊的象个色鬼，也够讨厌的了。”

“他可是对你钟情得很呢。他老对我说：‘随便怎么都行，替我说合说合吧。我从来没象那天晚上那么伤脑筋。’”

“那时我有很久没干这个了，心情总是不大好，这事我一点也不知道。”

“那人看起来挺粗鲁，可对女孩子好着呢。听说早先他是君川家蝶七的相好，蝶七病了三年，他一直把蝶七养在别墅里照看着。”

“是吗？要是那样真是没说的。大概耍点脾气他也不会生气。我觉得长相好不好都无所谓，我就想找个能照顾我，耍点儿小脾气也不发火，时间长了也不变心的男人。”

“您嘴上是这么说，吉冈先生那么漂亮的人给你当相好还要怎么样？别人想同他好还好不上呢？”

“吉冈先生那么漂亮吗？我看他象仁丹广告上画的那个人，一点也不觉得他是个好男人。只是以前就和他认识。阿花，我和吉冈先生大概处不长的。”

“为什么？是不是另外和谁相好了？”

“没那事儿……，都提赎身的事了，另外……”驹代吞吞吐吐地垂下了头。昨天晚上在宜春酒楼她和濑川一系又见了面，话越来越投机，这以后再打算长时间瞒过吉冈是不太可能的。如果是一般的客人，那么她小用手腕便可隐瞒过去，不过吉冈可不是用

平常手段就能对付的客人。她到底是吉冈的相好，非常了解男人的心思。驹代首先要把花助拉到自己一边，然后让外头的客人，里面的朋友和十吉大姐都不妨碍她和濑川的好事。她决心在他们知道这事之前巧妙地安排妥当。

“阿花，我有好多事想对你说说，你要是没有应酬，咱们到因业家〔13〕或什么地方去吃晚饭好不好？有些事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今天晚上我倒是哪儿也没约。”

“那咱们快点走吧。”

驹代马上起身招呼跟包的：“阿定，我到因业家去，七点或八点的时候，昨天来电话的宜春酒楼也许又打电话来。你告诉他一声，不过那时我可能回来了。”

啪嗒啪嗒地她们下楼了。

这时吴山老人迎着下楼的驹代，上楼要到晒台上给喇叭花浇水，他手拿一把喷壶走到了房顶上。傍晚的烟花巷，刚才从各家二楼传来的练三弦的声音都停了下来，看来每家的洗澡水都烧好了。晚风翻动着晾在晒台上的浴衣，烧焦炭的臭气随风而来越来越浓，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个不停。美丽的鳞状云飘满天空，吴山老人在晒台上远望飞回滨御殿森林去的乌鸦，一时竟忘了数喇叭花的骨朵。

八　枕之罪

当晚驹代和花助从因业家回来，刚点上一根香烟，她盼望的宜

春酒楼的电话来了。她一到宜春酒楼就又把花助叫去，让她和濑川见了面，他们高高兴兴玩到十点多。花助接到电话又转到其它地方陪客去了，驹代和濑川便拥到了里屋自得其乐。他们本打算十二点左右起身，可是无奈年轻情侣欲火正炽，彼此难舍难分，就住了下来。结果濑川决定歇一天不去练功，二人在温柔乡中极尽欢娱。从午睡的梦中醒来，他们洗了个澡，把昨夜今日的汗洗去后，又交杯换盏以慰饥肠。这时一个女佣人很是诚惶诚恐地压低声音传话说："驹代小姐的电话……"驹代到电话前问是哪儿的客人叫，跟包的说是家叫对月的酒楼，驹代马上回绝了，回去又偎坐在濑川膝上。他们用一只碗轮流喝着汤，两人合吃一条盐烧鲇鱼，吃得正起劲时，叫驹代的电话又来了。

"大哥，真想到远处去玩玩。"既然干这行买卖，也就身不由己了，驹代说着又去接电话。这回是花助的声音，说有一个一定要见驹代的客人，一定抽时间来一趟，就一会儿也行。客人所在的酒楼还是刚才来叫的对月。

驹代无可奈何地应下了。告诉濑川她一个多钟头一定回来，请等她。然后不情愿地叫车先回家去，重新化了妆换了衣服，就到对月酒楼去了。

在对月楼二楼，一间十铺席大小通风很好的房间里，只有一位客人。陪客的艺妓有尾花家的大姐十吉；有一个叫房八的，比十吉年轻些；有二十三、四岁红颜已过的花助、稻香、萩叶、杵子阿胧四、五个人，还有两个雏妓，热热闹闹坐了一屋子。驹代心里直高兴，心想象这样的话很快就能找个借口回去，又觉得十吉大姐在这儿不能太随便了。她正想着，十吉起身恭恭敬敬地告辞到别处陪客去了。

这个客人五十多岁，皮肤黝黑块头很大，象个海怪。他脱去了外套穿一件藏青碎白花的麻布夏衣，系一条窄丝带，右手小指上戴了个刻有私章的戒指，看来象个从股票交易所来的客人。老妓房八和花助分别坐在他两旁斟啤酒。她们只是满脸堆笑也不说什么话。杵子、萩叶和稻香几个人正当妙龄淫态毕露，信口讲着自己的风流故事。雏妓们大模大样坐着，兴致勃勃地听别人品评小戏子。

驹代计算着时间想离开这里，她很自然地站起来正朝楼下跟包的屋里走，不知什么时候花助也站了起来跟在她后头："驹代，等等，"花助在走廊转弯处悄悄把驹代叫住，压低了声音说："驹代，你今晚没空儿啊？"

驹代看着花助的脸不知道有什么事。花助凑到驹代身边说："真实我昨天晚上从宜春酒楼出来就是被这个客人叫去了。这个客人本来一定要你去的，可是那时你正和濑川大哥在一起呢，而且时间又那么晚了，我就劝他算了。今天晚上他又来了，一定让我把你叫来。他是横滨的大古董商，过去他在日本桥有店铺的时候，我常在葭町碰到他。到这儿来以后也经常看到他，好象还没有谁和他特别熟。

不知不觉地花助一点一点地把驹代推到了走廊角落刚好空着的房间里，似乎当场就要和驹代商量商量定下来这事。驹代对今晚上才见面的客人实在说不出好坏。不过昨晚上她专门拉花助出去吃西洋点心，把自己的一切都对花助讲了，并且求她帮忙。到了今天晚上当然不能改口说昨天讲的都是假话，这使她很不好回答，只是呆呆地站着不吭声。

"驹代，要是你跟上这位，你同濑川的事就是露了馅也一点

不用担心。这位客人平常总是说照顾没有戏子当相好的艺妓没意思，他就是这么一位爱摆阔爱热闹的主儿，那些半瓶醋的大臣、贵族什么的比他差远了。所以呀，我想我要是撒手不管，一下子让别人给弄去了那多没劲呀，我可能也是多管闲事，我呀就把你的事拜托他了。”

“哎呀，”驹代一下子脸胀得通红眼泪都出来了。可是空房间里只有从走廊照进来的灯光，花助不大看得清驹代的脸色和眼睛。花助生来办事慌里慌张，爱不懂装懂，又喜欢替别人张罗。花助还以为驹代刚才“哎呀”一声地惊叫了一声是因为意外地交了好运而又惊又喜呢。驹代好象不大高兴一副扭扭捏捏的样子，只是因为今天晚上正和濑川大哥玩得高兴的时候，忽然被叫出去陪客，不管怎么说心里都会有些不痛快。花助觉得作为一个女人，她很理解驹代的心情。现在是不凑巧，但既然干上了这行，那么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只要把这会儿忍过去，马上不就有刚才说的好事了吗？花助的这番心思全出于她那烟花女子的热心劲儿。而且花助盘算着要是自己这张嘴能把驹代说动了。就不用中人插手，客人马上给五十块赏钱的话，那么自己也能得二十块，要是赏一百块的话，自己就可以得五十块。相貌不好靠给别人捧场的艺妓只有这种时候才会稍稍感到得意。因此这个平时总把邮局存折贴身放的女人现在贪欲大起。花助并不想这么静等驹代的回答，这样拖着浪费时间的话，能成的事都成不了。不管怎么样只要把驹代逼到无法躲避的困境，事情自然会有眉目。花助不愧是长于此道的老手，她估计到了驹代的态度，说了一声：“下面就靠你了，好好干。”然后她把驹代剩在空房间里，没等驹代说声“等等”就朝楼梯那边走去。驹代的心怦怦直跳一点儿办法也

没有，又不能老在空房间发呆。这时听到走廊里有女佣人走路的脚步声，她无可奈何只好又回到楼上客房里。老妓房八早就不在了，稻香、阿龙、杵子、萩叶也不知什么时候溜了，只剩下一个雏妓飞丸。象个海怪的古董商让女佣人用扇子扇着背，仍然在悠然自得地大碗喝着酒。驹代本来情有独钟，一切都盘算得好好的。现在进来一看这个情景不禁呆住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委屈得只想哭。不过既然事已如此，只有破罐子破摔了，她心里油然升起一种悲凉的心情。

对月酒楼就是在森崎修了三春园别墅的那家酒楼，这家酒楼的庭园在新桥酒楼中是数一数二的。三合土的泉水池中有石灯笼，石灯笼中的灯光在水中摇曳着。灌木丛和篱笆墙深处有一处僻静的客室，驹代终于和那客人一起被带到了这里。

拉开糊纸拉门，里面是一间铺席大小的房间，走廊头上有厕所。房间里有桐木做的小型长火盆，桑木梳妆台和漆有条纹的衣架，一切都收拾得妥妥当当不需要女佣侍候。电灯上有六角形绸灯罩，灯光微暗，穿过半人高的帘门里房约有六铺席大，屋里挂着没有缝的纱蚊帐，蚊帐下面是天蓝色的，看上去很凉爽。蚊帐里面叠着蓝黄色的麻布面小被子，铺一床浅绿色印有胡枝子花纹的褥子，一个长枕头带着大红穗子。枕头前有个鼓肚子烟荷包和水瓶、水杯什么的。檐下的风铃叮铃铃地作响，告知人们城市的夜晚也秋意渐浓，四周寂寥一片，安静得使人心旷神怡。

古董商的朦胧醉眼中映出了催人情欲的光景，他正目不转睛地盯着灯前沮丧地低头而坐的女人，一言不发。他心里大概打算象在山珍海味前一样不急于下箸，先玩赏一番，而一旦动手的话不嚼干喝尽绝不罢休。驹代觉得身体被盯得要洞穿了似的，她心

情极坏，感到毛骨悚然。不过事已至此再说什么都是白搭，她一心想着只要生命没危险反正就是那么回事，一闭眼快点完事，好马上跑回在宜春酒楼等她的濑川大哥身边。这时的驹代又怕又着急，最后实在是忍不住了，象是主动挑逗一样招呼了一声："老爷"，一边稍稍凑过去一点。这个古董商同其他有钱的男人一样，沙哑的嗓子刚想说什么却又停住，好象上来了一口痰，他大声咳嗽了一声。这象是个信号，他把刚好凑过来的驹代的腰身抓住，未解她的衣带便将她抱上了膝头，他的力气大动作又快，驹代不由地啊地一声叫了起来，在叫的同时她闭上了眼睛，那男人的呼吸象火焰一样喷到脸上，她觉得脸象已被灼伤，十分难受。好容易她用手挡住了脸，咬紧牙关身体在挣扎着。

人要是遇到高兴的事一晚上的时间眨眼便过；而令人痛苦的事就是一瞬间也会觉得长似百年。驹代从那僻静的房间跑出来，象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似地瞪着眼睛朝四周看，过了一会儿才想起打电话叫接她的车。在打电话的帐房里，驹代看见花助在漫不经心地抽着烟象也在等车，而且看来她已等了一阵了。驹代一看到花助，一下子感到又伤心又窝囊，要不是在人家酒楼的帐房里的话，她真想扑上去抓花助的脸。花助装做好象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对驹代说：

"家里的阿定刚才找你来了，后来又打来了电话。"

"哎呀，是吗？"驹代打算不管怎样，先叫了车再说，就给家里跟包的打了电话。跟包的说吉冈先生刚才已去了滨崎，让驹代快点去。驹代心想今天晚上怎么这些事都凑到一块了，要是知道有这些事昨天晚上和大哥分开就好了。可现在她已经无计可施了。如果是外面的客人的话她怎么着也要回绝掉，可现在是她名

分上的相好吉冈叫她，而且是从三春园回来后的第一次，不能不露面。要是去了明摆着吉冈不走她就回不去。濑川大哥等得不耐烦大概生气了吧。气急了会不会另找女人呢？想到这里驹代简直心如火焚，而这些又不能和别人说，她这样在思前想后中到了滨崎。

这时已是九点过了，吉冈每次都是坐汽车准十一点钟回家，所以女招待殷勤地接到驹代后马上就引她到吉冈常用的房间。驹代为已知道什么时候自己才能脱身而稍稍感到放心，但刚系上的腰带又要解开，她还是觉得有些别扭，因此当她看到房间里铺下的被褥不禁叹了一口气。从前天晚上开始，她都和濑川在一起颠鸾倒凤极尽恩爱缱绻，身上已象棉花一般了。在对月酒楼又被那鬼一样的客人任意蹂躏了一顿，身体几乎受了伤，想起都让人害怕。她只是在车上才喘了口气，到现在心里还在狂跳不止，这又要侍候相好的老相识。吉冈即使在平时也特别厉害，往往使驹代难以对付，今天她如此疲惫不堪的身体又如何招架呢。和对月楼的客人不同，吉冈非常了解驹代的一切，从现在到十一点钟这一个半钟头的时间里，自己大概会被纠缠得连抽口烟的时间都没有。另外，她只听凭吉冈的摆布还不行。吉冈本来就明白这个艺妓不是每晚都陪他，男人也不止他一个，所以这家伙时常欲火大盛不能自抑，或为所欲为使人讨厌。有时他行为太过分，虽说她是个艺妓，也感到很难侍候。不过这毕竟是活生生的人干的卖笑活儿，她被戏弄挑逗之余也会不顾一切地动起真情，与吉冈如胶似漆起来。而今却要反情为仇了。虽然有了濑川大哥，但所干的这活儿却一时是变不了的。特别是侍候吉冈，他对驹代的一举一动都非常注意，如不先现出艺妓撩逗人的媚态，肯定吉冈马上就会疑

窦大生。更何况今天晚上是从森崎三春园分手后的第一次见面，赎身的事还搁着没个答复，不管有什么事也要比平时加倍地柔情蜜意才行。驹代思来想去心里越是难受；唯有双手合十对天祈祷，但求今天晚上保佑。这一切吉冈当然无从知道，他仍和过去一样慢条斯理地并不着急。象吉冈这样能使艺妓失魂落魄的男人，在他烟花巷的多年经历中，从十六、七岁的雏儿到年过四十的老妓无不曾染指过。他将其厉害的手段，巧妙的方法一一试来，欲使自己十二分满意而绝无遗憾，而且不立见其效用他无论如何都不会罢手，这家伙是不肯丢这个面子的。到了十一点钟好不容易吉冈才把驹代放开，这时的驹代只是耸着肩膀大口喘气，已经不能爬起来了。吉冈看见驹代这副模样心甚满足，身体也有飘飘欲飞之感，他急匆匆地在滨崎酒楼大门口坐上汽车，在黑暗中消失了。

驹代挣扎着勉强把吉冈送走，回身到了帐房，这时她已经不想回宜春酒楼，也不想回家。她想现在到大哥那儿去呢，自己的身体在今晚已连续被两个男人玷污了，其中原委是不能对大哥说的，但装做什么事也没有今晚又委身于濑川大哥的话，她总觉得有负于他。虽说是干这个买卖的，但她自己一想起来还是羞愧难当，在帐房的灯光下被人看着也觉得苦不堪言。她在梳妆台前坐下重新给脸上匀粉，却是越匀越觉得脸脏，重新梳理头发也是越理似乎越乱。正当她这么打发着时间，格子窗外传来车夫喊她的声音：

“接驹代小姐。”

驹代答应着默不作声地坐上了车，车夫问：“到哪儿？”

“宜春酒楼……”驹代说出口后又想改口，可这时年轻的车

夫已经向那儿跑出两、三步了。驹代在心里说着：大哥，请原谅。我这都是因为不想给大哥添麻烦。她闭上眼睛，手轻轻地按着腰带上的护身符。

濑川大哥好象也很疲倦了似地一个人睡了。而且看起来他是特意等着她的到来。放有女人用枕头那边的被褥打开着，濑川的一只手伸向那边安静地睡着，好象随时准备拥驹代而眠。驹代对濑川的热情十分感激，同时又想到大哥专门等她，而她的身体却已疲倦不堪。叹息的同时想起对月酒楼的那位客人和滨崎的吉冈对自己的玩弄，她愈加感到委屈。驹代想自己现在已是心力交瘁了，索性就这样死掉更干净。可以说出于对玩弄她的薄倖男子的报复，驹代象疯了似地象男人一样扑到熟睡的濑川一系身上抱住了他，把自己的脸贴在被惊醒的濑川的脸上，伤心地哭了起来。

九　演艺会

每年春秋两季新桥的艺妓们都要在歌舞伎座剧场举行三天演出，今年秋季大会的日子又到了。第一天的第一个节目是热闹的集体舞蹈，现在正好要开场了。年龄有三十四、五岁梳着圆发髻的女人大概是仓山南巢的太太，她把手里的戏码儿单子递给南巢，一边动手往茶杯里斟茶一边对南巢说：

“先生，咱们来得正好，御玉池排在第三。”

在他们旁边的是一个十二、三岁、大眼睛的小姑娘，一看就知道和那女人是母女俩。另外还有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女人，梳着小

圆发髻，披着一件染有小花纹的披风，上面印有净琉璃宇治派家徽，象是同南巢家很熟的艺人、师傅。四个人坐在正面上等席偏东的包席上。“哎呀，太太，真是不敢当。”象是宇治派师傅的女人接过南巢的太太递过来的茶杯说，“大概是十年前的净琉璃吧？那时前一辈的濑川还健在呢。“

“是啊，这两年也不知是怎么了，也不看个时候，经常把我写的那些没意思的狂言和净琉璃剧本拿出来，真让我伤脑筋，实在是觉得不是味儿。”

“人家一演您的东西您就在家里生气，要是这样的话当初您干脆别写不是更好，嗬嗬嗬。”

南巢太太笑着开始用牙签把羊羹弄成小块，好让女儿吃起来方便。

“哈哈哈”南巢盯着戏码儿单子笑了。戏码儿上的第三位是他的净琉璃旧作的题目“御玉池由来传说”，题目下面列着常盘津派几个角儿和三个参加表演的艺妓的名字。南巢似乎根本没注意戏码儿上的内容，把目光转向了周围嘈杂的观众。误了点的观众还在急急忙忙地赶来，不仅走廊、休息室里都是人，连剧场里的过道上也有不少观众在来回走动，互相打着招呼，哄哄嚷嚷地乱成了一团。

仓山南巢觉得看演出自己写的狂言和净琉璃还不如漫不经心地看看观众中时髦衣服和发型有趣。因此只要剧场把他当做戏剧评论家或是当做戏剧作家相邀，不管是郊外的小戏园子还是一流的大剧院，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践约。不过他已经不会有象十年前那样的兴致，也不发表议论了。就是遇到拙劣得实在让人看不下去的表演，他也会尽量没话找话地写点称赞性的评论。但是他

的评论往往称赞得不够地道，反而自然而然成了讽刺文章。不过他的这种文章却深受懂行的戏迷们的欢迎。不管南巢本人怎样觉得无所谓，南巢作为戏剧评论家还颇有些势力。其实南巢苦心致力于狂言和净琉璃的创作是十年前热心于出入剧场时的事了。后来随着一年年时代风尚的变迁，南巢感到剧演戏的方式，演员的台风、观众们的兴趣等，一切一切都和自己的想法大相径庭。如今的世道真是不行了，可你也没辙，自己独自在那儿生气那就太傻了，所以南巢就尽量使自己兴趣远离这个行当。可在这两三年里不知社会上哪来的一股风，南巢十年前写的东西每年肯定要在哪个剧场公演一、两场。起初他觉得很不是味儿，稍后相反以为社会终于渐渐识货了，内心稍稍感到得意。最后他才看清楚了：当今世上的风气是不管什么好坏新旧，什么都没关系，自己的剧本公演也是碰上的。每逢自己的旧作被公演，南巢心里就回想起年轻时的往事，沉浸在似悲似喜的遐想中，这样他就更没有应邀复出再与梨园子弟为伍的野心了。南巢觉得比起一切都要努力进取的现实社会，只有在恍惚中对过去的追忆余味无穷，难以言传。

“阿杵，”南巢招呼着宇治的师傅：“在那儿，东边上等席第二个人不是荻江派的阿万吗？可是见老啊。”

“哎呀，阿万也来了？太太，用一下您的眼镜……，不错，不错，是阿万，我刚才都没看出来。在她前面的是对月酒楼的女老板。”

“我家老头子特别能喝那阵子，她还没这么胖呢。一有了钱她可是富态多了，简直象个相扑力士了。”

在当地很有势力的对月女老板那里不断有四、五个人一伙的艺妓去寒喧问候。戏子、艺人和帮闲篾片也趋上前去施礼，来来

往往不断有礼物送上，大都是水果点心之类。南巢看着这些人看得比看演出还带劲儿。今天的演出和平时的不同，东西楼下的位子上也坐得满满的。以新桥人物为中心，可以说同新桥有关系的遍布整个东京的酒楼饭馆的女老板和艺妓都到齐了。再加上演员和他们的太太，唱曲各派的真传师傅，也有相扑力士和帮闲篾片们，其中还可以看到被这些人尊敬的绅士老爷。还有一种穿哔叽西装、裙裤应叫做花柳界寄生虫的人也在那里转悠。艺妓馆的男主人、亲戚、女佣、跟包和投奔艺妓馆的亲戚大都集中在底层末席。

南巢为了好好看看这些人就一个人到走廊散步，这时来来往往的人群中一个兴奋的声音高声和他打招呼。

“先生，您好。”南巢回头一看，原来是尾花家的驹代，她穿着和式礼服梳着准备带假发的发型。

“你准备演什么？”

“保名〔14〕。”

“排在第几呀？”

“还早着呢，第五。”

“好时候，不早不晚，观众看得正带劲儿的时候。”

“哎哟，我特别害怕。”

“吴山先生可还好？“

“谢谢您，待会儿他就来，他说和十吉姐一块儿出来。”

一个同样梳着准备带假发发型的艺妓走过这里时看到了驹代：

“驹代姐，刚才师傅在找你。”

“是吗？那么先生，回头见。您请慢慢看。”

驹代说完就迈着小快步走了，舞台那边传来了梆子声，好象第二个节目要开始了。走廊里的人群更挤了，凡和驹代对面走过的人看到驹代梳的头发没有一个不回头看她的。驹代对此有些生气又有种说不出的得意。今年春天演出的时候，她才成为拿整份儿钱的艺妓没多久，没有人肯为她出那一大笔费用。师傅劝她给演要猴的艺妓当下手，驹代没法子就演阿染。这一演观众对她的评价很好，一时叫她出场献艺的客人非常多。驹代这下胆子大了，一心想在秋季演艺会上露一手，让大家吃一惊。最让她放心的是这回一切费用都由吉冈出，另外她背着吉冈新找了个相好，可以让他们两个出钱。在演技这方面她有专演戏的濑川一系的指点，教她在舞台上如何同别人配合，并说好了演出那天濑川的徒弟要在后台为她助阵，驹代简直觉得自己已经成了很不错的戏子了。要是在这次演艺会上比上次更博得好评的话，在舞蹈方面她驹代就会是新桥第一，立即受到注意，成为无人不知的第一流名妓也是意料中事。想到这些，她决心一定要演得尽善尽美，直到开幕她都紧张得要命。

驹代从走廊尽头的出入口到了后台，急忙进了二楼的一间屋里，濑川有戏时一般都是定用这间房子。在这三天里驹代就借用濑川大哥的房间用大哥的镜子化妆，受濑川的男佣人和徒弟的照应，她心里喜不自胜，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了。这时濑川从后台转到这儿来玩儿，正动手脱薄哔叽外套，看见驹代急匆匆地进来了，他说："怎么？那么急着打电话叫我来，你才到啊？"

"实在对不起。"驹代在众人面前若无其事地坐到濑川身旁，"刚才到场子里和别人寒喧了一阵。大哥，今天真太感谢了。"

“什么呀，别来这套虚礼了。怎么还不该你上场？”

“就是。”

“场子里都有谁来了？”

“他们都来了。都是成双成对的。”

驹代说来本无心，可话还是加重了语气，她自己也察觉到了，忙说：

“白白地吃起醋来，真没意思。哈哈哈。”

这时管假发道具的人把假发送来让驹代看。

十 楼下的角落

在驹代出场演保名之前，吉冈和公司的江田带着滨崎的女老板、尾花家的花助和雏妓花子到剧场东边楼下的上等席来看戏来了。这个夏末吉冈要为驹代赎身，驹代却不干，吉冈的气没处出真想和驹代一刀两断。可是他没找到合适的能代替驹代的中意艺妓，他在气头上想分手但也够麻烦的，长于张罗这种事的滨崎的女老板又再三地赔不是，吉冈答应还和过去一样照顾驹代。但从那以后他就不大常找驹代了、只把该他为驹代干的事干了，以便与他面子无碍。这十来天吉冈只是带江田到驹代那儿喝喝酒，驹代背着他同濑川往来并相好的事他一点儿也没觉察出来。吉冈多年来一直玩艺妓，现在对此已有些厌倦了。从三春园回来后他闲来无所事事，日子过得平凡安稳。每天从公司下班后马上回家，早早地就睡了，到了星期天就带着太太和小孩去动物园，生活得老老实实。他不觉得寂寞不觉得无聊，但也没感到愉快，没感到

有什么意思。他什么也不想只是糊里糊涂地混日子。时隔多日今天吉冈又坐到歌舞伎剧场的楼下，巡视着满场如花似玉的佳人娇妇，不禁心中情欲又起，产生一种往日不曾有的心情。他心里再一次充满强烈的欲望，觉得如不尽享世间的一切快乐他将抱憾终生。吉冈认为在当今文明社会，对酒色肉欲的追求恰如在古代出入草莽的人们驱策悍马驰骋旷野，追逐野兽剥其皮食其肉而后心满意足；又象战国时代的武士披挂华贵的甲胄相互溅血厮杀，这些都是人们发挥其活力的英勇至极的行为。这种活力随着文明的发展作为社会活力的结果，变为对富贵享乐的追求和在事业上的奋发向上，名誉、富贵和女人乃是现代人生命的中心。而认为这些是卑鄙的、可憎的、或感到惧怕的人，不是没有奋斗勇气的懦夫，就是生活的失败者。吉冈原来就持有这种理论，现在剧场的景况又激起了他出风头的劲头。吉冈一想起他还年轻能干，就自然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满足感。

在梆子声中该驹代上场的幕布拉开了，净琉璃清元派的艺人们开始齐声念起道白来，不知从那儿还传来鼓掌声。有三个雏妓急急忙忙地要跑回自己的位子，当她们从吉冈的座位经过时，她们喊喊喳喳地议论着，有几句话突然传进了吉冈的耳朵里。

“嘿，该保名了。”

“驹代大姐演的保名可好了。”

“那当然了，有濑川先生在后头顶着呢。”

“真有本事。”

吉冈不禁朝说话的方向回过头去，可是这几个雏妓已经钻进了人群。他只看到她们身上腰带和袖子的颜色花样，看不清是谁家的什么人。不过刚才突然传入吉冈的耳朵的最后一句话——真

有本事。——这一句就足够了。如果是有人当他的面指桑骂槐，那么有些话不见得可信，可刚才是几个天真的雏妓从这儿走过的时候，非常自然地漫不经心地说出来的，那就值得十分认真地听听了，这就叫上天无口假人以言。吉冈首先认定刚才的话是真的，然后再尽量把驹代最近的举动仔细地回忆了一遍。他想到和自己在一起的江田可能早就知道了这件事，只是由于同情自己而没说出来。吉冈想如果真有此事的话也该自己先知道。他素以花柳通自居，却根本没察觉此事还在宠驹代，这对他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同时他把驹代恨得咬牙切齿。

舞台上坐在右手净琉璃台上的艺人们齐声念着旁白：

相思泪，却好似，岩上 流 下，飞 溅 溪 水，衣 袖 湿、奴 心悲。

旁白一完，随着鼓点声全场安静了下来，保名要出场了。满场的视线一下子集中到舞台方向，楼上已经有人鼓起掌来。

荒野地气，春草离离，披着裙袍，踏草而趋，若癫若狂，来奴身旁。

在道白声中，驹代出现在舞台上。吉冈觉得驹代的样子讨厌至极，便故意不去看她而把眼睛朝上看着房顶。他开始琢磨起驹代老避开商量赎身的原因来，他努力不去想它却怎么也不能不想。直到刚才吉冈还弄不清楚驹代所说的话，现在才一切都明白了。是时候了，该把驹代扔了。他想装着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突然出其不意地整她一下子，可他又非常不愿意再回到力次那儿去。从坐在楼下上等席到二等席、末席的艺妓，到那边走廊站着打扮象艺妓的，吉冈把所能看到的艺妓全看了一遍。新桥南北算来有一千八百多艺妓，可能还找不到一个能让驹代听说后大吃一惊、

后悔莫及痛哭流涕的对手来。全场观众现在盯着驹代演的保名来到台前表演痴痴狂狂地寻找情人的场面。这时吉冈所在的上等席的门开了，一个人小声地道着歉：

“实在对不起，来晚了。”

原来是尾花家的艺妓，那个被爱说闲话的同伴议论说是一副花魁女郎样子，浓妆艳抹的菊千代。

菊千代在今天的演艺会的第二个节目里给艺人当下手念白，梳着个高发髻，戏装的下摆有花边，衣领处有金线绣的花样，化的浓妆比平时更厚了一层。吉冈听到门响不由地回头看了一眼，在他看来一下子伸进头来的菊千代的脸在剧场灯光下就象木板上贴的彩色剪贴画，在菊千代的女伴们眼里，菊千代五官不正相貌实在难看。可是男人们看见她的时候，第一印象是皮肤不错很有肉感，和她化的妆一样她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娇揉造作，举止仪态总显出缺乏教养的样子，让人觉得这女人挺邋遢。然而在某些场合上，她会比修养很好会撒娇善周旋的名妓更有诱惑力，更能讨男人们的欢心。

席上已经坐了四个人，后来的菊千代来到四人中间，象要坐到盘腿大坐的吉冈膝上一样紧挨着吉冈坐了下来。吉冈从后面居高下看一眼就看到了菊千代白皙丰腴的脖颈，她的衣服故意穿得很低，连白色厚丝领饰下面的漂白内衣的领子也能看得一清二楚。吉冈似乎感到了那衣服里肉体传出的温暖，嗅到了女人身体的香馨。

吉冈忽然回想起来菊千代和驹代两人之间在一些事上有想争个高下的味道。就比如今天的演艺会，驹代演的是清元派的保名，菊千代习艺从的也是清元派，那么驹代让菊千代唱念的话是

最方便不过了。可是驹代觉得这样显不出她来，不惜重礼让濑川一系请专业班子的男艺人帮忙唱念。她并不是讨厌菊千代唱，也不是嫌菊千代的技艺不佳，驹代只是想让自己的演艺出众，想在新桥博个舞蹈第一的名誉，至于其它的事她都无暇顾及了。但这对菊千代来说却很令她难堪，眼看着驹代在自己眼前红起来实在让她气不打一处来。菊千代本来根本不想看这出保名，可是平时的熟客和酒楼的老板在这儿，碍于面子她不得不特意到驹代的相好的老爷面前，还得想办法称赞几句，菊千代心里气得要命，委屈得几乎掉下泪来。这时台上唱上了：

月夜里，被鸟欺，索怕如此待日起。欲眠不成眠，又恨不成眠，唯望旅中天。

驹代的舞蹈已入佳境达到了高潮。滨崎的女老板和花助一个地劲朝驹代的相好吉冈恭维着：

“驹代这演艺功夫真是到家了。别的都是假的，还是好好练功是真的。您瞧她那演技，简直是一点毛病都挑不出来。”

菊千代听了这些恭维话只有唉声叹气的份儿。吉冈这时已经一肚子是气，他渐渐打定主意要硬把菊千代拉过来气气驹代。舞蹈到了“隔叶”一场时，吉冈若无其事地一下子抓住了菊千代的手。她就象并不知道被攥住一样，无处落的眼神呆呆地朝着舞台方向。吉冈就这么抓着菊千代的手攥得手心汗津津的，他紧紧地攥着她的手并偷偷地观察着对方的反应。菊千代就让吉冈抓着自己的手，不一会儿她另一只手好象是要找香烟，吉冈不出声地把自己的带金嘴儿的三笠牌高级香烟递了过去，菊千代也很有意思大

模大样地把烟叼在了嘴里。吉冈这回更进了一步，他装做被舞台吸引住了似地伸长了脖子，几乎把自己的脸贴到了菊千代的脸上，自己的膝头开始挨到了菊千代的身体。

即使吉冈这个样子菊千代还是全然不动，一点没显出惊诧的神色，仍然老老实实地不作声。吉冈断定菊千代早就察觉了自己的心意，更是满心高兴。至此吉冈还是出于嫖客的自我陶醉，任意分析着女人的心理。他以为菊千代肯定内心里早就单相思上了，她在一旁看到自己照顾驹代的样子就觉得他是个好客人，并且思恋已久。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事就更有意思了。

菊千代本来并不是从雏妓干起的纯粹新桥出身的艺妓。她原是小商人的女儿，十五岁的时候，她被送到一个当大臣的子爵的公馆里当女仆。当她还未成年时便和那家的书僮私通，以后对子爵也是百依百顺，这样她成了老主少仆共同的玩物。后来这家的少爷留洋回来，觉得家里情形很怪，这时老子爵也发觉这不是事儿，但又苦于不好办。正巧多年经常出入这家的老艺妓十吉中元节去问候老子爵，于是老子爵便托十吉帮忙收拾这件尴尬事。十吉说看菊千代这种秉性要是当个艺妓，日后可能混得不错，而菊千代平时在公馆的游园会上经常见到穿着漂亮的艺妓，心里也十分想当艺妓。这事话没多说便定下了。表面上菊千代先告假回到自己家，然后十吉再接过去，取名菊千代，择日举行披露仪式把她打了出去。当时菊千代年十有八，皮肤白白的，象木偶一样又圆又胖，特别受年纪大的客人们的偏爱，叫她去陪客的应酬不断。有些客人很难对付，一般艺妓都侍候不了，说来奇怪菊千代就能够周到地应付过去。她常去陪客的酒楼老板们把她看成是替他们招财进宝不可多得的宝贝，都对她另眼相看。守旧的十吉和吴山

看到菊千代这个样子简直目瞪口呆，只能摇头咂舌，觉得现在的女孩子真是不得了。他们教菊千代学习在陪客席上对招呼席面的师姐的礼数，却怎么也教不会。倔犟的吴山怕家里留下这么个专以枕席待客的艺妓坏了名声，曾放出话要把菊千代送到别处去。可是十吉看她生意不错，一方面感到手下有这么个人挺难办，另一方面又下不了决心，舍不得放她走。十吉打算在习艺上抓紧训练菊千代，抽时间亲自教她。这样可能有点效果，过了一、两年菊千代似乎弄明白了艺妓的这一套，也有了两、三个象样的相好，现在的菊千代到底成了个在歌舞伎剧场能帮帮腔的艺妓了。

菊千代原不是象驹代那样从小走这条道儿的艺妓，对驹代那样的艺妓常有的什么心术啊，什么抱负的，她全然不感兴趣。不管是老头儿还是愣头青小伙子，不管是粗野无礼还是洋气十足，对于菊千代来说全都一样，谈不上喜欢也说不上讨厌。对客人她根本没朝别处想，早就知道那些男人一喝醉了就象狂暴的野兽一样，所以她并不觉得这是什么荒唐的，肮脏的勾当，当然反过来她也不觉得这是什么好事。正因为如此，有些体弱女子痛苦得无法忍受的事，她却象若无其事，有时还似乎是她主动，后来大家都传说她是个十分淫荡的女人。

这种传说更吸引了男人们的好奇心。吉冈也听过这种传说，如果菊千代和驹代不是一家的，他也想去试试。他突然想，要向驹代报复的话找这个女人怎么样？想到这里吉冈简直等不及演艺会散场了。这时保名的三弦伴奏又变成了明快的调子，唱声又起，然后是一声梆子响。梆子响的同时，吉冈迫不及待地一下子站了起来。

十一　尾菊花

新桥艺妓的演艺会在三天里吸引了大量观众，圆满地结束了。演艺会结束的第二天，新桥艺妓街上各家艺妓馆一年到头练三弦的声音这天不响了，街上去习艺的艺妓也少了。从金春街、仲街、板新道到对面的信乐新道，就象节日过后的街道一样，到处静悄悄的，人们大概都很疲倦了。有时有三、四个跟包模样的人和艺妓中有脸面的老妓一起急匆匆地来回走着。旁人只以为她们忙着演出后的收拾。年轻的艺妓都注视着她们，猜测着大概她们是去调解新发生的矛盾。

赌气、发牢骚是这些艺妓中每天都有的常事。只是这些艺妓不象政治家施展阴谋诡计制造混乱，借以肥私那样奸诈狡猾，这也许是艺妓比议员高尚之处。这天，在公共澡塘、梳头店和各家艺妓住的二楼，凡是这些女人聚集的地方，她们都不无忌妒地评价着演出。什么背地说坏话的、两边都骂的、告状的全齐了。什么客人都见过的艺妓们飞短流长，口舌不住地翻动。其中最热闹的是尾花家。十吉到二楼去时，从梳头店回来的雏妓花子正传说着平时被叫做鼓眼金鱼、花魁的菊千代突然要赎身了。花子说昨晚演艺会还没完的时候，菊千代到梳头店圆发髻，在那儿亲口告诉她的，然后她又将原话告诉了驹代。这话马上不翼而飞，象火一样传到了左邻右舍，从这家传到那家，同时大家都想猜出要为菊千代赎身的到底是谁。

菊千代本人昨晚在歌舞伎剧场上帮完腔后，就直接到梳头店

去做了圆发髻，然后不知逛到什么地方去了。从昨天下午离开家到今天电话都没有来一个，连跟包的阿定也不知道她的去向。反正大家只知道菊千代光是相好的就有四个，至于别人不知道的熟客加上临时来的客人那就不知有多少了。每天晚上只要是她出去应酬陪客，没说的肯定是住下了或出远门玩去了。在家里二楼一个人睡的时候一个月也就是一、两次。她在家里睡的这天晚上，有点儿小事她就要大惊小怪，旁边的人都替她难受。

“这个人哪，压根儿不是日本人。”尾花家二楼上的人们百思不得其解，到底没猜出个结果来就散了，或去参拜神社，或去澡塘、梳头店。

驹代等大家走后才得了点儿空，坐在柜子前，算起这三天在歌舞伎剧场演保名的花销来。第一是要给歌舞的师傅和清元派艺人们的礼金，还要给剧场后台的杂役们点儿辛苦费，特别是要给濑川一系的徒弟们谢仪，有的已经给了，有的还没给，好容易才全算清楚了，总共要送出六百几十圆。驹代望着 好的账，舒舒服服地点上一支烟。忽然她好象想起什么似地把账本收到柜子的抽屉里，下楼给滨崎酒楼打了个电话说老板如果在家，待会儿她要去拜访，打完电话她又吩咐女佣人到风月堂点心店去买礼品券。

演艺会的第一天晚上，驹代听说平时应该到滨崎酒楼去的吉冈没看完她演的保名就说有急事离开了。从那时起她老是担着心，心想这是不是有什么变故。她同濑川好了之后总觉得心里有些虚。不过那天晚上吉冈不在，她和濑川乐得尽情幽会，她让濑川讲她表演的好坏、应该改的地方，濑川手把手地教她，滨崎酒楼那边到底没打电话来。第二天对月酒楼的那个古董商客人缠了

她一天。第三天也就是昨天又有个想都想不到的客人叫她，就是春天使劲劝她赎身的那个在大连住叫杉岛的，她费了很多心思才脱身出来也没伤那客人的面子，这几天都被不情愿地耽误了。

滨崎酒楼的女老板告诉驹代说，那天晚上吉冈不象发脾气的样子，他同江田说了几句就先走了，象是有什么急事。江田又看了一幕才回去。驹代听了这话手摸胸口心想如果是这样就好了。回到家她把在路上买的两块点心供在守护神前，感谢着守护神的保佑。

这天晚上驹代出去陪客回来没看见菊千代，大概她又是住在哪儿了。到了第二天大家都在化晚妆的时候，菊千代还是没来电话告诉她在什么地方，跟包的阿定直担心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菊千代要赎身的传说也传变了，变成了她逃跑了，或说她自由弃业，洗手不干了。其实菊千代过去也有好多次不说一声，出去陪客就跟客人一起去了什么箱根、伊香保温泉、有时甚至跑到京都去了。所以十吉对此并不感到吃惊，只是担心菊千代这么散漫，要是再来客人还得想办法敷衍过去，便发了几句牢骚也就算了。就在大家都已不把菊千代赎身的事当真的时候，菊千代摇晃着一个发顶已垮，要散了似的大圆发髻突然回来了。她好象没发觉系着红绸发带的发顶垮了，还晃悠着发髻，脸上厚厚的脂粉有几处已斑剥脱落，大概还没洗澡，脖子上有一圈发黑的油汗她也没在意，象是刚起床一样衣裙不整，布袜子上沾了些红土也没掸掉。瞧菊千代这副样子就连好脾气的十吉也看不下去了，心想年龄大了当艺人不行，当艺妓也不行，不从雏妓练起到底拿不出去，她发着呆一句话也没说。菊千代好象一点儿没注意别人的表情，一脸得意劲儿，象有什么大事似的对十吉说：

"阿姐，有点儿话要跟你说。"

十吉一下子就想到菊千代要赎身的事可能不是假的，于是又吃了一惊。她打量着菊千代的脸，站起来到没人的里间屋去了。

过了大约半个钟头，菊千代晃着发髻，衣襟往上吊着，大摇大摆地上了二楼。艺妓们都在准备着去应酬陪客，菊千代似乎累得够呛，一屁股坐了下来自言自语地说：

"我这是最后一晚上了。"

"阿姐，恭喜你呀。"花子先开口了。也不知道菊千代对谁说了句：

"噢，多谢了。"然后又对花子说："阿花，房子要是定了下来，你来玩啊。"

这样旁边的人也不能不好不说话了，花助问她：

"阿菊，你可真不错，是洗手不干呢，还是另立门户自己干？"

"洗手不做生意多没意思，我准备自己干。"

"这不错，能随便由着自己干最好了。"驹代也添了一句。

"阿菊，那个人……，"花助看着自己的大拇指说。"是那位大先生吧？"

菊千代象顽皮的小孩似地摇摇头光是笑着。

这回驹代问她：

"那么是野先生吧？"

菊千代还只是笑。

"是谁呀？阿菊，太不够朋友了，告诉我们不行吗？"

"就是，我不好意思说。"

"你可真够老实的。"

“其实这个人你们都认识，老是拈花惹草的，你们马上就知道了。”

叫艺妓的客人从酒楼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地催着，驹代马上出门了。的确不枉驹代在这次演艺会上花大钱演了保名，立刻就见效了。她一走到艺妓们集中的跟包的房间里，在那儿的艺妓们都异口同声地说：阿驹真有两下子，真了不起。这天晚上她去陪客的宴会上有十五、六个客人，二十来个艺妓，在表演余兴节目中驹代跳了浦岛，博得了一阵喝采。客人们又硬拉她跳了个汐潮，过了一会儿她又赶到下一个客人那儿去了。

[illegible]是滨崎酒楼，客人是吉冈。吉冈对驹代说他听别人在传菊千代要自立门户了，他想送点什么表示表示，驹代也要送点儿什么才好。吉冈给了驹代十圆钱，驹代推也没推掉，他说最近公司里特别忙，没多喝呆了个把钟头就走了。驹代反正见到吉冈了，这样在滨崎酒楼面子有了，从演艺会第一天晚上担心起的事也不用担心了。她马上就去把给菊千代的礼物买好了。

菊千代在板新道找了间合适的空房挂上了尾花家分店的招牌叫“菊尾花”。她仍旧梳着和过去一样的发式，偶尔碰着驹代说起话来还是那样不着边际。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驹代根本没想到给菊千代赎身的是谁，更没想到会是和自己相好的吉冈。其实这时不用说驹代了，就是整个新桥也不见得有人知道。吉冈策划得十分巧妙，考虑得非常周到，存心想捉弄得驹代后悔莫及，大丢其脸。他在演艺会第一天晚上对江田也没说真话，一个人到日本桥找了一家原来就熟的酒楼，想办法把菊千代叫了来，向她说了自己的打算。菊千代一下子吃惊不小。但经吉冈反复劝说，二人坐汽车到了向岛。正好那天是星期天，吉冈是从去三园春后的第

一次狎妓。菊千代开始还不太愿意，后来酒过几巡之后，她比吉冈听说的还厉害，仿佛根本就不知道女人的羞耻一样放荡异常。平时还算老老实实按时回家的吉冈这晚上给家里打了电话家也不回了。这一住下，使得菊千代可以淋漓尽致地发挥她那少有的特长。吉冈素以花柳通自居，也玩过不少艺妓，但还从来没碰到过象菊千代那样的艺妓。真正的日本女人中就没有象菊千代那样的，她简直就是一个西洋女人。她全身一丝不挂地坐在吉冈的膝上，一手晃着香槟酒杯，和通宵玩乐的西洋女人一模一样。

如果列举菊千代的特征和价值的话，首先要提到她的白皮肤。日本女人一般皮肤也仅是比较白而已，而菊千代全身的皮肤却是白中带有淡蔷薇色，血色极好。第二她的肉体也极有特色。她身上肌理细腻丰腴，柔软适度，富于美妙的弹性，光滑的肉体可以紧紧地吸附在抱着她的男人身上。菊千代的身体连咽喉、腰下和肩头骨胳突起处也都是圆圆的，她个子不高并不臃肿，灵巧得不曾有片刻安静，丝毫没有那种大个子胖女人的笨劲儿。她轻盈地坐在吉冈膝上，吉冈合起两臂轻快地拥抱着她。她的丰盈的乳房贴在吉冈的胸口不停地颤动，圆圆的臀部一坐在男人的大腿上便往下滑落。如果横着抱她的话，她那小巧的身体在吉冈两臂里团得圆圆的，由于她的皮肤十分光滑，抱紧一下便下滑一下，吉冈怎么抱也抱不住，于是便把两腿缩回来托着。难以形容的菊千代的身体就象糖饴化了一样溶向吉冈的下腹、腿间。她被抱着的时候兴奋得不停地在吉冈身上颤动着身体，随着她身体的颤动，吉冈简直就有同女人睡觉一样的感觉，而同时他又产生了新的欲望。菊千代的仪态也别具一格。她不同于一般的艺妓象普通日本女人哪怕在灯光和阳光下暴露身体，她对此全然不惧。在还没准

备睡觉之前，只要男人逗她，她可以象在夜深人静时一样毫无忌惮地把自己给男人看。对于菊千代来说，不用说被褥，连穿衣服也并不是为了遮羞，而仅是用于御寒而已。吉冈过去也算是为所欲为地冶游过，但毕竟不是医生，对女人身体尚不曾尽览，还有许多不好强求、没法开口的要求。这一夜菊千代使他平时所憾之事悉皆得到了满足。菊千代还有一关与其他艺妓不同的特色，那就是她的谈吐，她的枕边话。菊千代对其它游玩不感兴趣。不爱品评戏子；更不在背地说同伴朋友的坏话；不去传播关于艺妓馆主子的传闻；也没有对她去陪客的酒楼的牢骚。她说的全是关于自己的事，而且一句正经话也没有，全是她被玩弄的事，从在某子爵家当佣人到当艺妓的今天被各种男人玩弄的经历。有时和其他艺妓聊天时的内容不是和某个客人的缱绻便是闺中秘闻。什么旅行、温泉浴、唱戏，看电影、逛日比谷公园，到了她嘴里便都归于男女之情一途。

比如当聊到歌舞伎剧场时，菊千代就说起市川猿之助演歌舞伎《布施账》正热闹的时候，一个看客在正面看台上不正经，结果把一幕戏搅得一塌糊涂，其实过去剧场里经常有这种事，据说出了这种事吉利，剧场的人还要庆贺呢。

吉冈和菊千代讲起箱根的时候，她说：我在箱根还和一个不认识的客人闹过一场大笑话呢。那次我喝多了，想去洗个澡醒醒酒。我兴致挺好迷迷糊糊地进了澡盆就把身子泡了起来。忽然我摸到一个全身汗毛挺重的男人，我想肯定是叫我的那客人了，因为我知道那客人就是象熊一样长一身瘆人的汗毛，所以我也就没怎么在意。澡堂里热气腾腾的灯光很暗，我没看清楚就以为那人是熟客，他睡着的眼睛也没睁，我抓住他的手往我身边拉，想哄

他给点零用钱。这时在水里都洗得挺干净正好比平时更好献殷勤。我突然想起一个留洋回来的人教给我的办法，就想试试看，讨好别人也是为了自己嘛。我算计着他会给我更多的钱，哎，您听着呀。我也真够浑的，要是平常根本就做不出来，我当时心情特好，就乘着兴头，您猜怎么样？那个人也真够呛，不管是艺妓还是小姐都不能随便欺负啊。他也不说一声弄错人了，一声不吭就让我拉着他，后来他突然不打招呼鼻子里哼着怪声就动手动脚起来。我慌得不知说什么好，也不知怎么收场，就在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我耳边响起了可怕的女人声音。三个人面对面一看，我才看出来我以为是熟客的那个人根本不认识，刚进来的那个女人是那男人新婚的太太。以后听说那两个人不久就离婚了。出了那件让人恶心的事之后，我第一次尝到比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小偷还狼狈的味道。

这个菊千代不管说什么干什么就是这么个样子。

吉冈经过和菊千代在一起的这一夜后，他打算这一辈子无论如何也不离开这个女人，如果丢开她的话，在全日本绝对找不到代替她的人了。他现在才知道他原来颇以为自豪的如此这般的经历,只不过是为了得到这女人所作的准备而已。于是他和菊千代当下便定下了赎身的事，然后又仔仔细细地商量好了算计驹代的办法。

穿一件衣服便不觉冷的十月小阳春转眼已过。字号叫花月的高级饭馆的桌子上什么松蘑、玉蕈等秋天蘑菇的香味已不稀奇，即使在较为一般的饭馆松月楼的菜盆里也不为贵了。日比谷公园里一时曾颇吸引游客的菊花不知什么时候销声匿迹了。在原来宽敞的砂石场上，周围的落叶和尘土被风卷起。在场上跑来跑去投

球的学生们中间飞舞。随着议会的召开，新桥的各个酒楼里除了熟客之外，又增加了一些土里土气和不干不净满脸胡须的乡下客人。接着在丸之内大街的各大公司纷纷召开股东大会，因而经理、董事们的宴会每夜不断，大家都以为根本没希望的拿半份钱的维妓会突然变成拿整份钱的艺妓，这种传说渐渐地多了起来。银座大街上的柳树叶尚未落尽，各家商店的橱窗装饰又猛然改观，到处是彩旗，一天比一天热闹。鼓乐队在声嘶力竭地嚎叫，行人回头看看然后又加快了脚步。报贩子叫卖号外的吆喝声响成一片，原来是相扑力士闹事的事明天将哄动各报。艺妓们心里都开始盘算明年春天的买卖，在客人面前也毫不忌讳，从腰带里掏出小本子，用嘴舐舐从没削过的秃铅笔头，预先记下明年春天出去陪客的时间安排。

驹代到了这时候才突然担起心来，不知吉冈到底为什么这么久都没露面。正巧这时吉冈所在的保险公司开宴会，每年都叫的艺妓那天晚上也大都被叫去了，就是驹代一点儿信儿也不知道。宴会的第二天驹代听说这事后，恼怒之极，却又无可奈何。

濑川大哥在新桥艺妓演艺会之后要出门演出一个星期，先去水户然后到仙台，马上就要回来了。一起去的有剧团里专演好人的市山重藏，他以颇似名优市川团藏的劲儿和嘶哑的嗓子而大受欢迎。另一位是笠屋露十郎，他原来是三流戏子，但现在扮男女老少都能来一手，是剧团的台柱子。濑川走后驹代一时非常寂寞。有了慢慢回想被她扔在脑后的买卖的工夫，开始想起忘又忘不了的吉冈来。

花助在对月酒楼硬给驹代介绍的那个象海怪的古董商，字号叫潮门堂的老板仍然隔个五天十天就来玩一趟。驹代原来碍于花

助的面子不得不应酬一下，结果被弄得十分狼狈。后来她躲又躲不开，接着便有第二回、第三回，她这才知道菊千代才能对付的事，其他艺妓的确受不了。驹代明确地对海怪似的男人说过好多次，这是最后一回下次再也不干了，按说多好脾气的人也不会再来了，可是那海怪却象没这回事一样泰然自若，还是那么笑嘻嘻的。他一来就必定以驹代为主叫一大群走红的艺妓。特别是在演艺会的那几天，尽管驹代不愿意，但他还是召来当地的老妓们，托她们务必在整个新桥捧驹代，他就是那么周到。驹代并没有对他提起过濑川，但这个海怪已经知道此事并且十分赞同，还向濑川赠送过演歌舞使用的幕布〔15〕。这个客人比上千的客人都阔，那难侍候和讨厌劲儿也超过普遍客人的千百倍。驹代对那个老头子厌恶得浑身发抖，总是暗暗地下决心就是这一回了，但苦劲一过她又忘了，终究还是为赚钱的生意所吸引。海怪一缠上驹代就强其所难，驹代简直就象被老鹰追逐的小鸡一样无处躲藏。她被缠得无计可施稍一松口，海怪马上就来了劲儿，对她肆行蹂躏，驹代话不成音象被杀一般，她甚至自己都不忍看到自己身体被蹂躏的样子，只能暗暗流泪。

看着驹代痛苦地流泪，看见这个女人只能咬牙忍耐的凄惨相，潮门堂店主感到无限乐趣。他深知自己的皮肤漆黑，从年轻时对女人就一向蛮干。在横滨有他一向看顾的酒楼和艺妓馆，并不是没有女人供他取乐。然而由于多年冶游养成的习惯，到了东京要是不去酒楼逛逛他就不舒服。他明白他去玩的女人不会喜欢他，所以他总是以故意纠缠、找麻烦、凌辱女人为乐事，他就是这么一个以横蛮地蹂躏不喜欢他的女人寻欢作乐的讨厌家伙。海怪让酒楼的女老板专门为他找因有相好的戏子正急需钱用的合适

艺妓，或找借了钱还不起帐的艺妓。他以金钱为诱饵，让那些光想钱的女人淌着泪忍受他这个丑陋男人的丑行，他居高临下漠然地看着那些女人痛苦的表情感到其中真是趣味无穷。这个横滨长大的下贱商人视这等低级的，有罪的游戏似自己的性命一般。所以只要驹代有这个叫濑川的相好男人，那么她想丢开海怪大概也丢不开，驹代简直就是专为海怪准备的不可多得的艺妓。到了十二月，海怪以为艺妓们就象找别人掉在路上的金子一样，想钱眼睛肯定都红了，所以他时时跑到对月酒楼，每次必叫驹代。

冬天天虽短，却还没黑尽。驹代要到经营女人常用东西的商店去，她穿过板新道时一抬头不料看见了电灯下的菊尾花的名牌。菊千代独立门户后驹代还不曾去过菊千代家，于是她便在门口喊了一声，菊千代在屋里喊她进屋，她说要到玉仙商店去买东西，呆会儿再来就走了。她走了几步就看见对面来了一辆张着布篷的人力车，当车经过她身边时，她从布篷中看到一张熟悉的脸，好象是吉冈。她停下脚步回过头，只见车在菊尾花门前停了，布篷中走下来的人穿的西装裤，颜色她见过。驹代觉得很奇怪，难道是……。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管怎么样只有先去看看再说，她悄悄地重新走近菊尾花门口，正巧哗啦一声格子门拉开了，从门里走出一个象是女佣人的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大概要去买东西还是干什么。驹代把小姑娘叫住问她：

“刚才进去的是客人吗？”

“是。”

“是你家大姐的相好？”

“是。”

“好，什么时候我再来，问你家大姐好。”

小姑娘走到隔有两、三间店铺的酒店柜台前，差点儿没气昏过去的驹代清楚地听到那小姑娘尖声尖气地喊着："打五合〔16〕酒，和往常一样要最好的。"

驹代回到家里因过于气愤反而没有眼泪了。直到今天她还被蒙在鼓里，厚着脸皮从菊千代门口走过不说，居然还打了招呼。说不定吉冈和菊千代两人正抱着肚子笑自己，骂自己是傻瓜蛋呢。驹代一想到这心里不知是一股什么味儿。这时跟包的阿定告诉她对月酒楼有客人叫她。她想对月酒楼的客人肯定是那个海怪，她的气更大了。她对阿定说她心情不好今晚上自己掏钱休息①，转身就上楼上去了。过了大约半个钟头，她好象又想通了，叫跟包的预备车陪客去了。

不一会儿到了掌灯时分，驹代打电话找花助说："我现在就到水户去一趟，请在阿定和大姐面前替我好好说说，求求你，拜托了"花助慌了："哎，驹代，你现在在哪儿？是不是在对月酒楼？"

"不是，我只在对月酒楼打了个照面儿，现在在宜春酒楼，关于身份②的事我已经和宜春酒楼的女老板说了。要是给家里打电话说这事的话挺麻烦的，我明天或者后天就回来，想去见见濑川大哥和他说点事。就做点好事吧，求求你。"

驹代说不出什么原因，反正就是非常想看到濑川大哥。她感到委屈、悔恨，心中有如汤浇火煎一般，她没有一个人可以依靠，也没有一个人来安慰她。她伤心、孤独。已经顾不上别的了，只想到濑川去演出的水户去。

---

① 艺妓馆的规矩，如艺妓出于自己的原因休息，要向主子交相当于一天最高收入的钱。

② 驹代是还没自立的艺妓，所以没获主人允许不准出远门。

十二　夜　雨

鹡鸰和黄莺飞临的时候，花木丛中仍麇集着花脚蚊子。书斋的窗外引来小股的池水真有说不出的风流雅致。在菰花盛开的夏夜可以闲看帘外如雨的流萤，入秋，桌旁支颐观赏在风中摇曳的苇叶也饶有兴味。仓山南巢在这根岸闲居，颇得享受家住水乡的恬静、寂寥的情趣。他早已年过四十，只有在对着朝夕相伴的庭园中的草木出神时才能感到时光的流逝。

在夏日黄昏的骤雨中，托着滚动的雨珠的荷叶一下子便残败了。苇叶在风鸣中摇动，金秋时节，盛开的菊花比雁来红更耀人眼目。秋冬之交的阵雨拂落了枫叶，很快到了冬至，当腊梅枝头绽起花蕾时，已是岁暮将临。老树根部施上了冬肥时，节气已至大寒，南天竹和紫金牛的果实真比雪中的花朵更好看，夜半煎茶品茗也是隆冬蛰居一乐。书架上的水仙和倒金盏花忽已凋零，转眼又是春分，可以分根移栽菊花和种草了。对于喜爱庭园的人一天特别容易过。百花花开花落来去匆匆，抬眼望望新绿的树梢，真使人赏心悦目。清晨熟透了的梅子已开始落地，傍晚合欢树叶便重合而眠。在炎炎赤日下石榴花花红欲燃，凌霄花从枝头落下，夜晚水草凝结着露滴，草丛里传来一声两声的虫鸣。

春夏秋冬的变迁真与一气通读俳谐中的岁时记〔17〕毫无二致。去年的黄莺今年又飞了回来在花木丛中弄舌鼓噪，熟悉的鹡鸰又开始在池边摇着尾巴散步。在风俗人情日变的现实世界中，南巢非常怜爱年年回到自己庭园来从不违时的小鸟。在园中剪伐

着枯枝，在剪刀响声中心甚陶然，站在花木丛中不觉到了同邻家庭交界的篱笆处。竹皮篱笆墙的上面满是王瓜，下面爬满了爬山虎，那边园子里洒满阳光，从篱笆墙的破洞望去，可以看到面临泉水的正房内廊。

南巢当走近篱笆墙，常常隔着花木丛看着那边正房，柴扉和伸向池水的松枝发呆，就象欣赏风俗画一样，直到发现蚊子叮咬时才回过神来。邻家原来是吉原妓院的妓女住房，已有很久没人住了。南巢家从三代前便移居此地，南巢当然从儿时就常听老人们聊天，对近邻一带的事情无不知晓。当他还在母亲怀里时，有一年雪夜，一个长期休养的名妓死在邻居那房子里。南巢清楚地记得那时他虽年幼，但听说这事后心里却不由地伤起心来。时至今日，每当他看到邻家的一株老松和从古池边伸向正房内廊的树枝时，他就想到净琉璃中的名妓浦里和三千岁的悲恋故事并非只是作者的杜撰。他相信不管现今风俗人情怎样西洋化，夏夜传来的钟声、秋天晚上横在天上的银河、本国风土固有的天然草木绝不会变。在男女之间情理深处仍然应该有在净琉璃中所听到的那种古时的哀愁。南巢的这种性情和环境使他生来注定会去舞文弄墨。他的曾祖父以行医为业，旁通日本古籍典章，祖父同样行医并以狂歌师〔18〕著名，待南巢的父亲秀庵管家时，一家已颇有恒产，如果世道不变的话，三代延续行医的南巢家当非常繁昌了。明治维新后，汉医学颓败，南巢的父亲自然放弃了医术，把平时作为消遣习得的篆刻手艺当成谋生之道，把自己的名字秀庵改成了秀斋。秀斋还会赋诗又会点书法，逐渐与朝野的绅士交游，一时在京城里得扬其名。这一来二去，他的收入竟比行医时还丰足，不需别图蓄财之道了。南巢的父亲积下了一份家产，可

使子孙不用去尝长年世事之苦，然后幸福地谢世了。当时南巢正好二十五岁，他已写过两篇曲亭马琴风格的小说投给了报纸。他的知己中有不少当上了报社社长或主笔，父亲殁后他就专心以著述为业。但是南巢在文坛上与尾崎红叶、川上眉山等砚友社一派无甚联系，同北村透谷、户川秋骨、马场秋蝶等新文学家也不熟，全无机会与坪内逍遥、水谷不倒等前期早稻田派交往。他只有祖辈在根岸旧居土仓里留下来的日本和中国古籍、江户时代的随笔杂著之类。他偶有所成，就仿效近松门左卫门·井原西鹤或山东京传、式亭三马的形式，一如戏作者那种通俗精神，二十几年来执笔专心创作传说故事，乐此不疲。可是时势渐变、特别是大正改元以来，文学绘画的倾向、戏剧曲艺的趋势和日常风俗一样，使从不热中身外之物的南巢感到十分愤慨的事实在太多，他这才似乎开始觉得这样下去是不行了，不能靠写写取悦于妇女儿童的连续小说了此一生。于是他就象晚年的山东京传和柳亭种彦一样，专念于对旧时的风俗、礼仪服饰和什器的考证研究，另外出于过去同报社和书店的关系，也写一点戏作小说敷衍敷衍。

现在，对于南巢来说根岸的旧居和庭园乃是千金不换的宝贝。左邻右舍都渐渐衰败，全无昔日根岸的幽雅情调，南巢的房子也到处都是虫蛀的痕迹。天明年间，这房子的内廊曾是他曾祖父眺望池边梅花、吟诵和歌的地方；他父亲也曾在现在将倾的房檐下遥望仲秋明月赋吟狂歌。南巢每想到此，就下决心无论花多少冤枉钱，不管住起来多不方便，也要把这旧居原封不动地保存下去。他家常用的木匠来维修房子时总是劝南巢从长远打算把房子拆了重盖要合算得多，但南巢听了只是笑笑而已。大约三年前动工把朽烂的房柱根部换新时，南巢几乎自己成了木匠，在那儿

不错眼地监督着木匠干活儿。庭园中的一草一木都是引发祖先诗兴的遗物，同土仓中的书籍杂物同样是至尊的宝贝。南巢怕花工无情的剪刀乱剪伐，每年春秋两季全是自己动手修剪花木。

南巢不仅珍惜自家的庭园旧居，爱惜旧物之情还越过篱笆泽及近邻。邻家吉原妓院倒闭之后，房子一直空着没有买主。这样一来，不知谁说起的头，反正有了种种传说，什么那个死了的名妓变成了女雪妖啦；什么狐狸在那房子里做坏事啦，这下就更没人要了。不过住在旁边的仓山家的人连女人小孩都不信这一套。南巢的父亲秀斋老人在月明的夜晚转完自家的庭园后，就会从篱笆的破洞钻到邻家园子里，在池畔一边徘徊，一边大声地吟诵着李白的诗：少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白云端。当别人来催他刻章他又无法交差时，也会悄悄躲到邻家院里去。而招呼客人的女佣或他太太不知如何应时，找遍家中后也会钻到邻家的庭园来。邻家池边有一棵大松树，由于无人加以修剪任其自然生长，挺好看的松枝也长坏了。南巢的父亲觉得不管此园日后谁买去，那树不加修剪总很可惜，于是花工来修整自家的庭园时，就顺便让花工来剔除那棵松树的老树叶。当暴风雨把邻家柴门吹坏时，秀斋老人不忍眼睁睁地看着，心想不管出多少钱现在的匠人也做不出这样的活，就悄悄地自己动手把门修好。不久他打开邻家老屋的门进了屋，可能是心境的关系，他想象着昔日那名妓在此养病焚香著文，就感到这房子在空寂中又可使人产生一种华艳风流的心情。于是他常常一个人兴冲冲地把酒拿过去自斟自饮，没人买的妓女住房简直就象是秀斋老人的别墅一样。虽然房子是妖宅的传说仍然在流传着，但来仓山家作客的人经常被主人引到邻家空房去，常了也就见惯不惊了。竟也有人

一定想买下这座宅子，这人就是歌舞伎演员濑川菊如，也就是濑川一系的养父。因同篆刻大家仓山秀斋有交往的缘故，他的气质不象演员，对文笔之途的嗜好颇深。他择昔日妓女住房居住，以吟咏和歌、俳句、烹茶品茗来排解家业中的烦恼，启安然度过了晚年。他续弦的太太年纪轻得多，她说想到出门方便的下町去住，菊如死后一年就搬到筑地去了。这宅子又空了下来，不过濑川家没把这房子出手，雇了一个花工照看房子，春秋两季出门游玩时就把这里当做别墅。

南巢的父亲在濑川菊如逝去的前几年就成了故人，不过到了南巢这一代同邻家的来往更加密切了。作为剧评家南巢早就熟知菊如其名。菊如死后其养子——濑川一系几乎每天都要到南巢家来玩。当时南巢在戏剧界野心勃勃，对濑川一系当然非常欢迎，濑川一系的养母搬到筑地后濑川一系很少到亡父的旧居来。加之南巢等渐渐对文学戏剧失去了兴趣，每天早晚隔着篱笆看看邻家的古老庭园，独自一人耽于怀旧之情，并不想找个年轻人聊天。

邻家的这个园子因没人居住变得很阴森，只有落叶越堆越高，夏秋该剪除整理时也听不到剪刀声，秋天只有伯劳和鹎的鸣叫声打破寂静，这一切同南巢儿时战战惊惊地跟在父亲身后所看到的一模一样，南巢勤快地侍候着自已家的园子，同时早晚总要看看邻家的庭园，他料想濑川一系和他养母对这妓院的旧房子已无兴趣，不会总闲着任其腐烂，肯定会有了买主就卖掉的。

南巢虽在戏坛全无野心，但他还同报社有联系，有时还必须写点剧评。他偶尔去看有濑川上场的戏时，也到后台去看看濑川，同他聊几句，主要是想打听一下濑川打算怎样处理旧房子。又因为那老庭园的松树、柴门是经他父亲悄悄修整过的，要是还

谈得来的话，南巢想进一步诚恳地忠告濑川一句，虽说卖给谁都是卖，如果办得到还是卖给识货的人好。不过他又一想，他这样操闲心去多嘴又能起什么作用呢。近来历代皆为贵族的家庭，比如仙台的伊达家，其实生活并不窘迫，却毫不可惜地把祖传的宝贝卖了换钱。现在这个世道就时兴这个，还是啥也别说一早一晚看看那个园子，操着心看今天有人来买没有，明天是不是那棵大松树被砍了，这么着过日子算了。

窗外传来了夜雨拍打残荷发出啪嗒啪嗒的响声，南巢把翻乱了的书整理好，收拾了一下桌旁的纸片，用银烟嘴抽上一口烟，准备睡觉了。他下意识地听着夜雨声，忽然他好象听见了过去在这儿没听过的三弦声，于是他侧耳聆听起来。

左近有三弦声音本来并不稀奇，南巢觉得奇怪的是三弦伴奏下的唱曲，好象是娇滴滴的女人声音在唱园八调。南巢对净琉璃唱曲十分偏爱，他打开圆窗向外看去，这一看他更吃惊了。邻院一直没人住的空房里亮起了灯光，哀婉的园八调中的鸟布山一段穿过雨幕，听起来十分柔和优美。南巢实在感到奇怪，心想也许邻家真是闹鬼了。要是唱的是清元调或是长调的话，那么不管多静的雨夜听起来也不会有人大惊小怪，可现在唱的是在净琉璃中也算最愁苦忧伤的，专唱恋人殉情的园八调。除了在那座房子里死去的名妓的亡灵，还有谁在夜深人静的雨夜悄悄地诉说人世之恨呢？

“先生，茶沏好了。”

南巢的太太静静地推开书斋门走了进来，南巢转过头来，突然对太太说：

“我说千代，真是太怪了。”

“什么呀？”

“简直是闹鬼了。”

“我可害怕。先生。”

“你听啊，听，邻家空房子里不是有人在唱园八调吗？”

太太千代脸上的表情一下子松弛了。“你别吓唬我了，我可比你知道。”

南巢看到平时胆子挺小的太太今天居然如此平静，他反倒感到莫名其妙了：“你认识那个鬼？”

“当然了。你还没见着吧？”

“没有。”

“这就是了。这人大概有二十四、五岁，看起来挺年轻，不过也许还大些。她脸上窄下宽，皮肤稍微有些黑，你要是看到了肯定要夸奖一番。年纪不小了还妖娆得很呢。”南巢太太说着又歪头听了听，“声音练得很见工夫，是自弹自唱。”

千代本是外行，不过谈起园八调、河东派来，她比半桶水的艺妓强多了。她父亲是个能文擅画的画家，她从小就常和画家文士俳优艺人接触，到仓山家又快二十年了。她生有两个小孩，今年三十五了，梳个发髻外出买东西时常被误认为是个艺妓。她生性开朗活泼，不拘泥于身外之物，花钱大手大脚，这些地方同她丈夫南巢非常内向的性格恰恰相反，不过这反而使夫妇二人琴瑟相合，感情十分融洽。

“我说千代，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是不是去偷看来着？”

“不是，我自有知道的办法，就是不告诉你。”说着千代笑了，她把身子朝南巢挪了挪，对南巢说了一番。今天傍晚，她出

去买东西回来时，从背后来了两辆车，走到邻家大门车夫突然把车放下了。她觉得奇怪回头一看，只见濑川一系和一个岁数不小的艺妓模样的女人从车篷下走了出来。”这个办法最好了，偷偷地带到别墅来谁也不知道……，哈哈哈。”

“是啊，想得不错。濑川近来也红得很呢，哈哈哈。”

“那女人是个艺妓，还是谁家的姨太太呢。”

“现在的雨不太大了，你去点个灯来，咱们瞧瞧去。”

“哟，那您可够辛苦的。”说着千代马上站起来从壁橱里找出了烛台点上了。

“孩子们睡了吧？”

“哎，早就躺下了。”

“你一块去不？掌灯的可该走前头。”

“你可留点神，见好就收。”千代穿上木屐下到门口石头上站着，一手举起烛台照着脚底下，“我象戏里的丫头了，哈哈哈。”

两个人蹬着庭园里的踏脚石钻进了花木丛。千代用袖子遮住烛台的光亮屏住了呼吸.可是屋里园八调的声音突然没了,只是内廊纸门上映着模糊的灯影。屋里静悄悄的，没有说话声，也听不见笑声。

第二天早晨，雨过天晴，万里无云，空气格外新鲜，从湿漉漉的泥土和木板房顶上腾起阵阵水气，真是个小阳春的好天气。南巢正在往梅树下和点景石旁栽中国水仙，濑川一系站在篱笆边，这回是他往这边看了，他朝南巢打着招呼：

“先生先生，你还是那么认真呐。”

南巢用沾满土的手取下头上戴的旧帽子，朝着濑川：

“真有好久没见面了，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我一点也不知道。”

“昨天出去玩玩顺便到这儿住下的，还没来得及到府上问候。”

“久违了，请一定过来聊聊。内人也常念叨你呢，要是不介意的呢，请你们二位一块来……”说到这儿南巢压低了声音：

“昨晚上我听了感动得不得了，音色真不错。”

“你听见了？那么就算是我老老实实地禀告了。”

“请一定让我拜见拜见。”

这时从那边房子内廊传来了喊声：“大哥，你在哪儿？”

“先生，回头咱们再慢慢聊，其实我还有事想讨教呢。”濑川离开了篱笆，“在这儿，什么事？”说着朝喊他的方向走去。

十三　归　路

第二天，大概唱园八调的女子已经回家了，濑川一个人突然到南巢家来了。在南巢的询问下他一五一十地讲了起来。

“她呀，是新桥的，叫驹代，你认识吧？”

“是尾花家的驹代吧？……怪不得我听声音那么熟呢。我看过几次她跳舞，唱园八调一定不会错。”

“这几个月她学了几段。”

“濑川君，这回你同她大概能长久吧？去年就常常听说你要讨老婆了。”

“是有这个打算，但只要养母在世就难成。”

“是吗，我说濑川，要是当老婆的是在夫家不听婆婆话的女人，那么首先不会听男人的。这还要放下男女之情好好想想才是。”

“我也在想这事，我养母还没老，今年才五十一岁，怎么也找不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我把驹代带回家过两三次，养母说看起来驹代挺老实还不错，不过给艺人当老婆的还要更温顺些才好，不会操持家务也不行。另外还有钱上面的事，我在世时还好说，要是以后你遇上这些麻烦就苦了。这倒也是，驹代还是个没自主的新桥艺妓，我养母看不上她。反正提起养母来怎么说好呢，先生，——讨账的再厉害，也休想从京都女人兜里抠出钱来，只要一说‘钱’字，我养母就什么也听不进去。”

“也许是这么回事。”

“说到底还是我死去的养父不好。这个老城的公子哥儿真够呛。我前头那个养母死后，他偏从京都弄个女人来，这边不有得是吗？”

“可也是的，不过这还算好的，她毕竟不是那种粗鄙的私娼。你看市川家净是些不懂事的粗女人，以后的日子艰难哪。好端端的名艺人家就这么完了。”

“京都的女人就是做买卖的也相信不得。你说女人这玩意儿怎么都这个样呢？他对你有一点好处能记上一辈子。”

“这就叫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的确是这么回事。其实我想讨驹代做老婆，也是因为她拿一些事来缠我，烦得我没办法了。”

“你不是说迷上了她才要娶她的吗。这和你刚才说的可不一

样了。”

“倒不是有其它的什么讨厌的，她原来并没有勉勉强强地侍候过我，我也定了房间叫过她。说老实话我并没死乞白赖地一定讨她当老婆。”

“哈哈哈，这就是说那家伙有点着急了。”

“我把什么都说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可我也并不想一辈子打光棍，要是有合适的地方，就好歹把她收下算了。去年底她为了我把很不错的相好气跑了，那个相好的一赌气勾引上了驹代的朋友一个叫菊千代的，不久就帮菊千代自立了。驹代为了报复闹着一定要到我家来，说就是几天也行，要是被我扔了，她就服吗啡自杀。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就说等我父亲十三周年忌日后再说，这么着才算躲过去了。”

“放着好事不干，日后可是罪过。”

“连你也这么说我可就没办法了。我绝不干无情寡义的事。把她领到家里呢，在我养母眼皮子底下会惹她不高兴，要是把她弄到酒楼去呢，又对生意不太好。想来想去，碰巧这儿的房子空着，所以就到这儿来会会。”

“这儿安安静静的很不错，其实我早就想和你说说，你们这儿的房子还这样当别墅用吗？”

“当下还没有合适的买主，还不是只有这样闲着。养母也说不找个可靠的主儿卖了的话，怕上那帮掮客的当。”

“那就这么闲着吧，想卖什么时候都能卖，等有个看上了这房子一定想要的买主再卖也不亏。要是经掮客的手，他只计算面积有多少，会把房子看成一钱不值的破烂儿。识货的一看就知道，这房子装修用的东西，壁龛的柱子和隔扇门上的纸什么的都

是值钱的古董。就这么闲着吧，年头越多越值钱。”

“如果不嫌麻烦的话，我想把卖房子的事托付给先生。我养母总让我什么时候见到你，好好求求你，我老是忘了说。”

“是这样啊？那就交给我吧，我决不会让你们吃亏。”

南巢已经把驹代的事扔在脑后，积极地讲起濑川那个院子的柴门和池边松树的好处来了。

濑川一系原来打算天黑之前辞别南巢，晚上回到筑地家里好好睡一觉，明天就去新富座剧场参加第一天的演出。可是他和南巢好久不见，一聊就分不开了。当发觉天要黑了的时候他吓了一跳，刚要走饭端上来了，这下回不去了。饭后又天南海北聊了一阵，八点过才从南巢家茂盛的竹林中的便门走出来。街上漆黑一片，冷风直吹，月亮挂在野树林的上方，四周十分寂静，只有经过这里的火车的轰响和汽笛声打破一片沉静。濑川直到离开南巢家门时还盘算着回筑地路太远，干脆一个人在空房子里呆一晚早倒还有趣。现在他念头一转，忽然快步朝电车站走去，快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在等从箕轮开过来的电车时，濑川不禁在想：真不懂住在这里的人是怎么想的。南巢先生是什么文学家又是什么画家，这咱就不知道了。可养父菊如特意躲到这个交通不便的地方专心搞什么茶道，真是个怪人。不过他现在没功夫想这些，他开始琢磨起自己和养父菊如的脾气秉性和艺风的差别，接着又比较起社会的过去和现在的不同来。

一系到濑川家当养子成了戏子以来到今天他一直扮旦角。曾有一段时间报纸和杂志议论纷纷，认为旦角本应由女人演，男人扮旦角是朝廷禁止女人演歌舞伎时不得已的办法，实为江户时代〔19〕的野蛮遗风。当时一系一下子就讨厌起扮旦角来，时时同

老脑筋的养父发生冲突，他甚至想索性不当戏子了，也曾经想过加入新派戏的公会，或去留留洋。但这一切都不过是他根本不能实现的野心和一时迷信报纸的冲动而已。待社会上关于演戏的议论渐渐平息下来，一系马上就象忘了这事一样，还是演从小学起的旦角，每个月到处奔走演出十分忙碌。他自己并没下多少苦功，在舞台上混的年头一多，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社会上对他以名角相待了，他也觉得自己还不错。正巧这时曾时髦一时的女优的流行势头大衰，主张日本戏剧的旦角还是要男人扮的议论又时有耳闻，一系这一下又抖起来，突然感到自己扮旦角真是大材小用，因而每每在演出时使剧场管事大为其难。

一系一上电车，在车门边坐着的一个男人摘了摘茶色天鹅绒礼帽朝他打招呼：

"哟，濑川哪，你这是到哪儿去了？"

这个人三十岁左右，戴着一副眼镜，穿件哔叽裙裤，一副书生打扮。

"哎呀，是山井，你是从吉原〔20〕回来吧？"

濑川边笑边说，瞧山井旁边的位子空着就坐了下来。

"哈哈哈，你这么抬举我可太高兴了。哎，新富座剧场开场是明天吧？"

"是啊，请来玩……"

"一定去，一定去。"

山井从和服外套的袖子下的四五本杂志中抽出一本递给了濑川：

"这是还没送出去的杂志，就是那个……我常提起的杂志。"

大开本杂志的封面上印着一幅西洋女人的裸体画，是“维纳斯”杂志第一期。

“我们的杂志采取会员制，一个月交一块钱会费，杂志不公开发行，准备专门发表在普通杂志不能发表的小说和裸体画。”

“嗬，够刺激的。”

“第一期的材料还不怎么样，从第二期开始油画的裸体画就不够意思了，准备干脆大量发表模特儿的裸体照片。”

“真有意思，我可一定要参加一个。”

“府上在筑地一丁目吧？”

山井从和服外套口袋里掏出小本子记下了濑川的住址。山井是所谓新型艺术家，没有雅号和小字，只知道他叫山井要。他本只是个初中毕业生，并没习得什么专门知识。不过他生性灵巧，中学时代就爱往青年杂志投寄新体诗和短歌，不知不觉还记下点哲学和美学名词，也象个学者一样喋喋不休地谈论起人生和艺术问题来了。中学毕业后他连哄带骗邀几个同伴和贵族的无赖子弟出钱办了本新型艺术杂志，在上面不仅发表短歌，还常常发表剧本和小说，三四年后他居然一下子成了颇有点小名气的艺术家了。山井在剧坛上也野心勃勃，以他在文坛上已小有名气为幌子，搜罗了一些女演员，他自己也上台，演出了好几次翻译剧。可是没多久报纸上揭发了他与女演员的丑闻，又因他欠小剧场老板和假发师、服装、道具的钱不给，他在社会上臭不可闻没人理他。他自然无法再干下去，又回头搞起原来的文学来了。

山井今年都三十一岁了，可还和二十来岁的学生一样没有家也没有老婆，是个到处租房子住到处赖帐的艺术家。旁观者直替他着急，不知他会混成啥样儿，他本人却一点儿也不愁，照样我

行我素。山井不只是赖房东的帐，他从出版商那里预支稿费却不写书，写了出书后又马上把稿子拿到其它出版社一稿两投。他曾多次不经商量就把朋友写的东西拿来加到自己写的稿子里一块卖。他赖西餐厅的帐，赖香烟店的帐，也赖布店的帐。至于妓院酒楼从新桥、赤坂、芳町、柳桥到山之手他是能赖就赖，走到哪儿赖到哪儿，曾被山井找过麻烦的艺妓和酒楼的女招待结伴去看戏时，要是碰上了山井的话，她们甚至不敢去讨以前的欠帐而唯恐避之不速，生怕一不小心和他搭上话又被他赖上那就麻烦了。不知是谁起的头，大家背后都管山井叫出云倒州，这个名字看起来象个剧作家的名字，读起来却是总赖帐的意思。

然而这世界看起小却又很大，似乎很冷酷可又有极为宽容之处。就连演员和艺妓中也还有人没发觉山井是如此不守信用的危险人物。曾被山井赖过一两回帐的画匠和文士还善意地替山井辩解，认为这也是没法子的事，有人还挺可怜山井的。还有些人对山井的一切都一清二楚，仅是出于好奇爱凑热闹在暗自戒备的同时去结交这样劣迹昭著的人，听听山井干的那些自己连学都学不会的卑鄙勾当开开心。为此有人就象养帮闲篾片一样请山井吃喝，濑川一系就是其中一个。他和山井一见面就被有裸体画封面的“维纳斯”杂志吸引住了，他心中暗喜，问山井：

“山井，最近压根儿没有带劲的电影，有没有象原来那种会员内部看的够刺激的新电影？”

“有啊，不过这回不是我管事。”山井好象一下想起了什么似的，看着濑川说：“你知不知道新桥尾花家的小子？这回是他在张罗。”

“尾花家的小子——不认识。我只认识前些年死了的市川雷

七，他另外还有兄弟吗？”

“就是雷七的弟弟，也是尾花的亲生儿子。不过虽然是亲生的，却早就恩断义绝了。他还年轻着呢，大概二十三吧，可是干起坏事来实在是个天才，我简直是望尘莫及。”

于是山井原原本本地讲起吴山老人的二儿子来了。

十四　浅　草

山井是在浅草千东町的酒馆认识尾花的儿子的。山井从戏院或宴会出来就不用说了，即使是有正经事去找人，回来时看着夜已很深了也不会直接回自己的住处，而是晃晃悠悠漫无目的地在花街柳巷东游西逛。但各家娼楼妓馆因他欠帐未清，都很客气地把他拒之门外。有时他把口袋倒过来也抖不出回去的车钱来，就什么也顾不上了，醉后在阴森的最下等的窑子里过一夜。当他醒来时也着实惭愧后悔过，但他多年来极尽无赖放荡，自己意志的力量已不能抑制病态的情欲。山井把他对自己的弱点的种种感想编造成新词儿，什么“肉的悲伤”、什么“接吻的苦味”之类，用这些词毫无忌惮地写些他所谓“生命的真实自白”的短歌发表出来。他的运气还真不错，这种自白总受到追求新奇的文坛的欢迎，一些浅薄的评论家甚至恭维他为新时代的新诗人山井要。山井自称是日本的魏尔兰〔21〕，当他喝得醉醺醺，胆子壮些的时候，他心里还真以为自己成了日本的魏尔兰。在这种艺术上的野心驱使下，他硬是努力使自己在颓废感情中沉沦。他本来中学毕业时的成绩很不怎么样，外国语的能力就更可疑了。可他还半真半假地

自以为不错，渐渐地觉得自己象个西洋的艺术家了。大概二、三年前，他患了梅毒，也不知道他是从哪本书上看来的，法兰西的大文豪莫泊桑也患过梅毒，并为此而精神错乱。他一想到自己也同样成了此种恶疾的牺牲品，在深深地感到恐怖和惭愧的同时，强烈的艺术热情使他十分亢奋而不能自抑，遂咏成了自甚得意的短歌数十首，以"碘仿"〔22〕为题结集出版。这本集子在文坛又受到了好评，山井用这笔稿费付了到医院看病的药费，只有这次倒是难得地没赖帐。

在浅草公园花房后的臭沟沿有一家酒馆。门口灯上的字号叫鹤菱。山井每每叫不起艺妓，而又不愿回自己住的吉原去时，就到鹤菱酒馆去住。那酒馆有个大姐叫阿岁，二十四、五岁，她的相貌在干这种下贱勾当的女人中非常少见，头发浓密血色很好，个子高高的，眼睛很大眉如远山，这些还弥补了她鼻子扁平嘴唇松弛的缺陷。山井最初见到阿岁时，她从窗格子缝招呼山井"喂，过来呀，戴眼镜的老爷"，他一看这个女人梳个发髻，披一件重新染过的外衣，那样子就象个艺妓。山井心想这可捡了个宝贝，立刻就粘上了。平时住一夜一块钱就够了，这回要了三块钱他也没还价，第二天还请阿岁到馆子去吃了一顿泥鳅才回去。这么三、四回后他们就熟了，一次山井早晨回到吉原，喝了一杯酒后还觉得意犹未尽，于是他突然又摇晃着到阿岁家去了。只见阿岁衣服散乱没穿内衣只穿一件夹睡衣，系一条细腰带，正在店堂口的长火钵上边烤竹筴鱼干，边同一个二十二、三岁的男人在矮饭桌旁喝酒。那个男人皮肤白白净净的，穿一件茶色大花格子绸面的棉袍。阿岁一看见山井就跑了过去抓住了他：

"您真是的，老爷，就给那么点钱也太那个了，算了，请坐

吧，来喝一杯。”

说着她把山井拽到矮桌旁坐下，这时再一看那小伙子早就没影了。山井并不是迷上了阿岁，但觉得这样子有点奇怪，就问那小伙子是怎么回事，阿岁说他不是客人，是自己的弟弟。阿岁这天比平时越发浪得不堪，不容分说就把山井拖上了二楼。说是二楼其实不是真正的二楼，只是在天花板上铺几块席子，怕尘土和耗子屎掉下来在房顶上贴了墙纸的秘处而已。

山井把昨晚剩的钱掏出来，也不管是银币还是铜板，好容易凑了一块钱递给阿岁，然后悄悄地溜了出来。走到向阳的地方被风一吹，山井的精神为之一振，和肚子一饱立刻就忘了刚才的饥饿一样，现在他身上一点儿也看不到用囊中仅存的几个钱嫖妓时的狼狈相了。他腋下挟着手杖悠然自得地在公园的树下散着步，一会儿他站下点上烟，拿出一副艺术家似的派头观赏起对面矗立着的观音堂的建筑来。这并不是他在装蒜，而是他真正的本色。不知什么时候他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评论，内容是评论被称为西班牙的左拉的布拉斯科·伊巴涅斯〔23〕以托莱多市的大教堂为背景，描写周围人们的生活的小说《大教堂》，他马上就开始动脑筋打算把大教堂换成浅草的观音堂写一部长篇小说。山井在这方面头脑敏捷，可以从各种杂志上介绍西洋文学的文章中得到启示，并马上就能使之随意苍黄，而不须看一遍原作。没有阅读原作的能力，使他得以幸福，也使他免罹剽窃之罪，更使他不必担心囿于原作而限制自己想象力的发挥。一支烟马上就要完了，山井茫然而立凝视着观音堂，突然他背后有人招呼他：

“山井先生。”

山井吃了一惊，待再回头一看，他岂止吃惊不小，一瞬间简

直感到恐怖，喊他的就是刚才在鹤菱酒馆和阿岁吃喝的那个白皮肤年轻人。

“什么？你找我有什么事？”山井边说边频频往四周看。

“先生，突然打扰您，实在对不起。”年轻人左边一躬右边一躬地施礼，“我是那个……投过稿的，去年先生给那家杂志当评选人时，我曾入选，所以非常非常想见先生一面。”

听了这话山井才放下心来，在身旁的长椅上坐下。后来那个人告诉山井他就是艺妓十吉的儿子泷次郎，并详细地讲述了他的身世。

泷次郎从生下来到十四岁一直生活在说书的父亲和当艺妓的母亲身边，上小学时每天从艺妓馆到附近的小学上学。他将升中学的那年秋天，他父亲吴山说老让儿子呆在这么一种环境里不合适，他妈妈十吉也不好反对，他们找常光顾的客人们商量后，决定拜托有多年交情的法学博士现在当律师的一位先生，把泷次郎收到他的学仆〔24〕屋里住。这位律师先生在骏河台有一所漂亮的住宅，泷次郎就从那儿上中学，也就是在那里泷次郎一辈子。本来吴山以为把努力读书的年轻人留在这个艺妓的家里不太好，这也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对泷次郎的一生来说把他放在仍不失武士气质的倔强、顽固的父亲手边要比让他在别人家里要好得多，待后来明白了这点时吴山和十吉都后悔不已，可已经来不及了。

泷次郎住进律师先生的学仆屋里的差不多头两年里，他还的确在老老实实地用功念书。在他十六岁那年的年末，律师先生的太太得了心脏病，带着独生女到大森的别墅休养去了。自然律师先生也是住在那边的时候多，只是每天上午回来料理一下事务，本宅就象他的派出所一样。主人不在这下可便宜了守家的学仆和

女佣，他们开始在那里为所欲为。一般说来法学学生平时就品行不佳，再有五、六个凑在一起，顿时学仆屋里每晚成了玩牌的战场。这家有两个女佣，一个是做饭的，一个是在屋里屋外打杂的。这些男学生手快的很快就勾引上了这两个女佣，没勾引着的凭空吃起醋来，半夜就去捣乱。打牌赢了的口袋里有了钱就毫无顾忌地到花街柳巷去找便宜货。他们也硬拉过泷次郎，泷次郎怕得要命甚至直哭，但那只是当时一会儿的事，不久他就被同化了。过了一年多，十八岁的时候，泷次郎已是吃喝嫖赌样样精通，成了不可救药的浪荡子。一到晚上他在家里就呆不住跑到外面去追冷饮店、牛肉餐馆或香烟店的大姑娘小媳妇。半夜里他和学仆争相勾引女佣人，白天他在坐电车上学的路上时时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引诱女学生。有一天晚上，他到神田去想把那附近一家香烟店老板的女儿勾引出来时，该他倒霉，正巧碰上了那天夜里警察拉开网对流氓进行大搜捕，这下他也被抓了起来。这事自然通知了学校，泷次郎被勒令即刻退学，律师先生也客客气气地把他轰了出来。

泷次郎的父亲吴山知道了这事后动了雷霆大怒，母亲十吉只有哭哭啼啼自叹命苦，但也无可奈何。泷次郎暂时被领回了在新桥艺妓街的家里，吴山大骂泷次郎行为不端是给父母脸上抹黑，命令泷次郎不准离家一步。可是泷次郎已不是对父母唯唯诺诺的泷次郎了。并且吴山每天吃过午饭后，不管刮风下雨都要背个大口袋穿件旧得成了黑紫色的外套，插把扇子去赶白天的场子。吃晚饭的时候回一趟家，马上就又要去赶夜场，有时图走路方便就干脆不回家，直接从日场赶到夜场去。十吉还在干艺妓，每晚要去应酬陪客，这样口头上说不准泷次郎出门，其实没谁在家监督他。那个时候当了演员的市川雷七还在，可他也是不管有戏没戏

一大早就要到师傅那里去，一去就是一天，不到晚上十点过回不了家。

说起艺妓家来外人都以为那里的人非常散漫，其实要是进里面去看看的话，就可以知道从主人夫妇到分份钱的艺妓、跟包的和做饭的，大家都各司其事忙得不可开交。十吉每天晚上到处去应酬陪客要到半夜十二点或一点多钟回来，回到家里时已是筋疲力尽了。第二天早晨她要是不起早点。就赶不上去学艺，每天早晨她都要到净琉璃各派中的某派正宗师傅家里去习艺，回来后不得教自家的雏妓。拿份钱的艺妓穿的衣服也要她管也同她商量；陪客时该弹什么曲子要事先同其他艺妓定好；她是这里的老人了，参加演艺会的艺妓们练习的时候她还时常要去帮帮忙。这样一天东一下西一下，一晃就到了该梳头洗澡的时间。梳好头洗完澡抽上一支烟又得收拾收拾吃晚饭了。拿份钱的艺妓每天也差不多和十吉一样忙。跟包的要算艺妓的进帐、为艺妓准备衣服和身边杂用的物件，忙得恨不得有分身法。女佣人除了为这么多人做饭洗衣服之外，还要烧洗澡水，一天没有闲的时候。

尾花家的主人吴山原本是个嘴挺罗嗦的老人，别人都管他叫“爱唠叨的老头”。他在买卖上面不用说是十分周到、妥贴的，恐怕在新桥还没有哪家能超过尾花家。说起习艺来，他对艺妓的要求就象练习剑道一样一直是严格得出奇。吴山老人脾气大性子急，而且不管干什么都不肯马虎了事。他在说书人中间要算数一数二的了，可却一个徒弟也没收，没有徒弟跟他也是因为他太厉害了。他对于自家艺妓习艺也是一样严厉，他认为既然习艺就得象专业艺人习艺一样认真。他经常会因听到别人家二楼三弦声不准而皱眉头发牢骚：听听，那叫什么呀。吴山对艺妓们的家训是

艺妓和演员都是社会上的宝贝，万一出去应酬让人觉得你没个收拾，那可要丢一辈子人。艺妓们出门时他都要吩咐，换上新内衣和腰带，衣服和身边的小物件决不可太扎眼了。不过吴山的老婆十吉性情温和又会处事，她可以把倔老头子说的话缓和下来，巧妙地把分份钱的艺妓和其他人都笼络在一起。

泷次郎在这样一个大家都忙的家里呆着，每天除了打着哈欠看看散乱在身边的报纸杂志之外，没有任何事好干。如果当初吴山就好好地把他训一顿，早使他回心转意的话，怎么着也能找个出路。现在泷次郎上着学被学校撵了出来可就不好办了。吴山夫妇想索性把泷次郎送到正正经经的铺子去当小伙计。他们到处托人求情，可是人家一听说是艺妓的儿子又是被勒令退学的，谁也不愿意要。十吉心想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泷次郎虽然岁数大了点，但还是让他学点艺当个艺人保险。可是光说让他当艺人到底是学哪门艺呢？就连泷次郎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哥哥已经当上艺人了而且还挺红，自己再去当比哥哥矮一辈的艺人怎么说也有点憋气。给自己的老父亲当徒弟吧，老头子本来嘴就够罗嗦的，给他当徒弟更得受气了。学弹三弦吧，自己这么大了对三弦还是一窍不通。那么当新派剧演员或给曾我派当徒弟学习喜剧怎么样呢，他也不情愿。泷次郎每天信手抓来报纸杂志翻着，突然生出个念头：当个小说家或文士怎么样，可是怎样才能步入此道他根本无从知道。这个念头也立刻打消了。就在泷次郎走投无路的时候，正巧有人把他荐给了一家商行。他为了暂且换个环境就住到那里当了伙计。

泷次郎在那里大约老老实实干了半年。有一次他去嫖私娼用了店里的钱，主人发现后把他解雇了，他又被领回新桥家里。

已经是自暴自弃的浣次郎在死板的父母身边连三天也呆不住。一天晚上他乘别人都不在家，卷了他母亲和其他艺妓的衣服首饰逃走了。

十五　宜春亭

山井在车上没完没了地讲着尾花家的二儿子，话还没完车已经到了银座大街。濑川突然站起来离开座位下了车，山井随后也跟着下了车。濑川走到服部钟表店前停住准备换电车，他发现山井也跟着走到他身边站下了。

“你住在哪里？”

“住在芝白金。”

“也在这儿换车？”

“不，我总是在金杉桥换车。”山井说着又朝濑川凑了凑：“几点了，现在回家早了点儿吧？”

濑川把自己戴的金手表和服部钟表店的钟对了对：“还不到十点钟。”

“近来新桥的生意怎么样了？我这一阵一直也没去玩玩……。”连着来了两辆车山井也不上，一直这么站着。

濑川这下才猜出山井是在想什么了。他原来是想让自己带他到哪儿去玩玩。濑川心想这家伙真讨厌，装做不懂他的意思把他扔下吧，这人又怪可怜的。嗨，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今天晚上就请他喝一杯，没准儿什么时候还用得着呢。濑川打定主意装做不经意地说：“坐了半天电车怪累的，去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吧。”说着

他就穿过电车轨道朝马路对面走去。山井顿时满脸堆笑，生怕煮熟了的鸭子又飞了，紧紧地跟在濑川后头。这时突然过来一辆汽车，濑川忙招呼山井："危险！"走过狮子咖啡店时，濑川稍稍回过头：

"山井，这边有你熟悉的酒馆没有？"

"有是有，可是我的那些酒馆都特别脏，也有碍你的名声啊。今晚上还是把你的老窝给我介绍介绍吧。我发誓保守秘密，哈哈哈。"

濑川象拿不定主意一样歪着头放慢了脚步，一看这时已走到三原桥了，他一副没有办法的样子：

"我熟悉的地方也不怎么样，不过既然是玩玩，小巧玲珑的酒馆比豪华的地方还舒服。"

濑川带着山井进了常去的宜春酒楼。女招待阿牧把他们带上了二楼的客房，她恭恭敬敬地施过礼后，挺热情地对濑川说："老爷，刚才有您的电话。"

"哪儿来的？"

"我这么说您还不明白呀？"阿牧说着站了起来。

"哎，阿牧，驹代就驹代，除了她再叫一个来。"

"叫哪位？"女招待又坐了下来看着濑川和山井。

"山井，叫谁好啊？"

"艺妓有驹代来就行了，还是先来点酒吧。"

"明白了。"女招待站了起来。

"艺妓这玩意儿真怪，不是一派的坐在一块儿非冷场不可。"

山井现在是彻底放了心，盘腿大坐下来，把两肘支在檀木矮

桌上。

“女人哪真瞧不出来，个个都够瞾的。”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女人心吧。”山井一边抓点心盒的点心吃，一边说：“我说濑川，听说你最近要结婚了，是真的吗？”

“和驹代吗？”

“就是，经常听到别人讲这事。”

“真的？这么出名啊？真够麻烦的。”

“这有什么麻烦的，不是挺好的吗？”

“我在这方面没有经验，结婚似乎也没什么意思。怎么说呢，其实我还想一个人快快活活地过几天。不过结婚又自当别论，那个女人挺不错的……”濑川的口气象是在辩解。

说起结婚来不知为什么总让人感到不舒服，觉得是自由快乐的生活的终结，这种感觉山井也有过。

“要想结婚什么时候都行，也不必那么着急。不过人总要结婚，到底也是人生的经历嘛。”

这时女招待阿牧端来了酒菜，并对濑川说：

“驹代姐在电话里说再有半个钟头就过来。”

“在那边还要半个钟头的话，那么就得一个半钟头以后才能到这儿。我说阿牧，驹代来之前，叫一个能马上来的吧，新桥的艺妓个个都要让你等半天。”

“等了半天来了呢，可能马上又有电话来催着到别处去，哈哈哈……”山井不愧到处赖过帐，说起话来非常内行。

“的确是这样。”阿牧象那么回事似地叹了口气，忽然想起了什么事：“哎，今天有一个刚来的艺妓，我替你们叫来怎么样？皮肤白白的，人很丰满，看起来好象不错，哈哈哈。不管怎

么说，人家到底是堂堂医生的太太。”

“这真有意思，她怎么当上艺妓了呢？”

“听别人说的，也不知是真是假，说她想干这行，硬是要当艺妓。”

“是这么回事？那可得见见。山井，这种女人算是新女性吧？”濑川认真地问着。

“是啊，到我那里请我改短歌的女人里，就有很想当艺妓的。”

“你干的买卖真让人羡慕。第一自由自在不受时间的约束，又可以悄悄地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去玩。我们要是到哪去马上就会被人认出来，根本别想这么痛痛快快地热闹闹。真没劲。”

“但是另一方面你走到哪儿也不用担心象我那样受冷遇了。”

“哪里，当演员的也吃不开。”

两个人都笑了起来。不一会儿纸拉门开了，一个梳着发髻的女人在门口低头施礼，这大概就是阿牧说的那个刚来的艺妓了。她有二十来岁，身穿带家徽的花和服。她的头发相当好，眉毛浓浓的，黑眼仁很大，这些都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她的额头很宽、圆脸，手肉乎乎的，个子挺高，身上穿的出门衣裳似乎不怎么合体。发髻的梳法和浓施粉脂的模样，都让人觉得她这副打扮实在不象个艺妓，但是这反而使濑川、山井产生了兴趣。这个艺妓在生人面前倒很随便，大大方方地接过山井递过来的酒杯说：

“急急忙忙赶来，气都喘不过来了。”把酒干了后她用英语说了声：“谢谢”，那声调很刺耳，也听不出有哪国的口音。

“你叫什么？”

“我叫兰花。”

“兰花——象个中国人的名字。你怎么没取个更洋气的名字？”

“我本来想叫紫罗兰来着，可是已经有人叫紫罗兰了。”

“你过去都在哪儿做生意？葭町还是柳桥？”

“不，先生，”兰花突然加重了语气，甚至没发觉这样一来她的口音更重了：“我还是头一次干艺妓呢。”

“那么过去是演员吗？”

“也不是，但我真想当个女演员。干艺妓要是生意不好，我就去当演员。”

濑川和山井互相看了看不禁微笑起来。

“我说兰花，你要是当了演员，想扮什么角色呢？”

濑川这么一问，这位兰花更来劲了：

“我想演朱丽叶，就是莎士比亚戏里在窗边和罗密欧边听鸟叫边接吻的那个呀，简直绝了。我可不喜欢松井须磨子演的莎乐美〔25〕，就象光着身子给人看一样，就算还穿了一层紧身衣服吧，可那也……”

濑川在一片云山雾罩中默不作声，山井却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高兴得手舞足蹈：

“兰花，你当艺妓实在是太可惜了，干脆下决心去当演员吧。这样我虽出不了大力，可也能帮你点忙。我也是个艺术家，为了艺术就别分你我喽。”

“哟，原来您也是艺术家呀。敢请问您贵姓大名。”

“我就是山井要。”

“哎呀，您就是山井先生啊。您出版的诗歌集我是每集必买。”

“是吗？”山井要更高兴了，“那么你也创作点什么吧？念给我们听听怎么样？”

“不不，太难了我可不会。不过烦闷的时候读读和歌真是一种安慰。”

濑川越发插不进嘴了，只有闷头大口抽烟，在烟雾中注视着山井和兰花的脸。

十六　初扮男角　上

新富座剧场的演出季节在预定的时间下午一点拉开了帷幕。演出季节的第一天，尽管戏票一律五毛，大家也都知道这天幕间休息时间长，预定的节目也不会演完，可剧场里还是坐满了人。到序幕结束时，剧场附设的餐厅和剧场大门口早就挂出了客满的牌子。

当后台敲响了宣布演员悉数到齐的大鼓时，驹代已经在剧场附设餐厅里占了一个房间，餐厅的几个伙计她都给了小费，又把濑川的男仆叫来送给他一份厚礼。另外她为了能以太太的身份自由出入濑川的房间，对后台总管和把门的也相应给了点好处。这次是濑川初次演男角，驹代运动新桥的熟人送给濑川一副幕布，为此她还向拉幕的送了礼。

驹代把花助邀了来，她们在东边的看台上找了两个位子。第一折戏落幕时驹代看着爆满的剧场，她觉得这一切不是其他人的功劳而都是濑川一系一个人受欢迎的结果。她一想到这个如此走红的演员所爱的女人不是别人，就是自己时她兴奋得不知如何是

好。再一想不久将和濑川堂堂正正地结为夫妇，忽然一阵又悲又喜的心情涌上了心头。

这时在人来人往十分拥挤的走廊上，一个满脸皱纹的老人用膝盖顶着看台口对驹代说："大姐，刚才真太谢谢了。"他是濑川一系的父亲菊如的老徒弟菊八。

"刚才濑川来了。"

"是吗，太感谢了。"驹代说着把烟盒掖进腰带里，"阿花，大哥来了，咱们一起到后台去。"

不管到哪儿只能给人捧场的花助顺从地跟在驹代身后离开了座位。老演员菊八先挤进了人群，驹代和花助跟他身后，朝通向舞台的地下室的边幕那边走去。突然同她们擦身而过的一个穿西装戴眼镜的小个子男人叫住了驹代："哎呀，是驹代。"

"呀，山井先生，昨天晚上怎么样？"

"谢谢了，昨天晚上可碰上一个了不起的艺妓。"

驹代笑了："瞧您还吹上了，今天可是对不起了。"其实驹代也是昨天晚上才认识山井要的，不过因为他是大哥带来的朋友所以她就故意套近乎撒开了娇。只要是遇到濑川大哥的朋友，驹代不分谁是谁一律拼命地巴结。她要使这些人知道她为了濑川简直达到了呕心沥血的地步，逐渐赢得这些人的同情，日后不管怎样，如果濑川大哥不同她结婚的话，这些人也不会答应的。所以一听说山井是个文人，驹代就想如果把山井拉到自己一边那可是个用得上的人。她盘算着如大哥允许的话，她就和山井玩两晚上也行。按照驹代这个不谙世事的艺妓的想法，她断定就象律师是拿法律做买卖一样，文人是详详细细描写男女之爱为业的，那么把有关男女之爱的事托付给他肯定没错儿。

山井和驹代一起往舞台地下室走的时候，他对驹代说："我想跟濑川说说昨天晚上的事。"

舞台的地下室里到处点着昏暗的瓦斯灯，穿过地下室，他们走到了后台，头一天演出的后台一片混乱。楼梯上穿黑衣服演员和把衣襟掖在腰带上的杂役在跑上跑下地忙活，驹代和花助上楼梯走到走廊的左边的房间，门口挡着屏风，房间门上挂着写有濑川一系名字的木牌。她们推开屏风，只见房间靠门口的半间铺有木板，在房间的一角的火坑上烧开水的男仆纲吉总是得驹代的好处，所以一看见驹代来了，赶紧在屋里铺上了座垫。

濑川穿一件格子绸面的棉袍，系一条窄腰带，盘腿坐在朱漆化妆镜前的绫子座垫上。他正在调白粉，看见镜子里出现的山井和驹代等人，他先向山井打了个招呼："昨天晚上实在对不起。"然后他又没话找话地对花助献殷勤："请铺座垫坐。"

"阿花，坐吧。"驹代向花助让着座垫，自己却故意不坐，稍稍退下接过纲吉手上的茶，首先端给了山井，她的一举一动显出一副女主人的派头。

濑川用手巾擦着手指上粘的白粉说："昨天晚上分手后又干什么来着？是不是住在那儿了？"

"不不，家还是回了。"山井咧开嘴笑着："不过回到家已是半夜三点了。"

"怎么回事？这可怪了。"

驹代说："那么个场合，也不能先让他走啊，您说是不是？"

"怎么道歉都没用喽，哈哈哈。反正是变了，新桥经常会出些让人捉摸不透的艺妓。就连你的大演员也要听不懂了。"

"哎呀，你……"驹代把眼睛瞪得大大的，一时不知说什么

好。

“这家伙不错。”濑川把嘴上的烟插进火盒，开始用两手朝脸和脖子上擦起白粉来，并小心翼翼地注意不使肩膀从领口露出来。其他的人自然就不说话了，只是看着那面化妆镜。驹代更是聚精会神地盯着镜子，简直就象要扑上去一样。

“山井，什么时候再去玩玩，怎么样？”濑川说着敏捷地画好眉毛打上口红，已经把小道具预备好的男仆纲吉等濑川一站起来，马上就给他穿好了有金线缝上桔梗图案的武士服装。梳头师傅把一个大发髻套在濑川的头上，他一下子成了一个画都画不出来的年轻漂亮小伙子。如果周围没有人的话，驹代真想冲过去偎依在濑川身边。她真是被濑川迷住了，只觉得自己已魂不守舍，直盯盯地看着濑川，眼睛怎么也不肯离开与平时旦角扮相截然不同的风度翩翩的英俊少年。在着了迷的女人眼里自己心上的人是世上最好的。驹代为自己过去对濑川的热劲还不够而后悔，现在越发感到难以自抑，她不由得稍稍地叹了口气。一向对女人这类表情漫不经心的濑川象不耐烦的小孩子一样对纲吉说：

“纲吉，怎么开场的梆子还不响？”

说着把没抽完的香烟又叼到了嘴上。

这时在门口收拾鞋的徒弟在向谁恭恭敬敬地施礼，大家都回过头去看，只见一个梳着短发披一件铁青色外套的端庄妇人说着“恭喜”走了进来。驹代象是吃了一惊，慌忙离座抢先毕恭毕敬地向那妇人行礼：

“恭喜恭喜，好久没向您请安了。”

这个妇人就是濑川菊如的续弦夫人，濑川一系的继母阿半。阿半瓜子脸，眼睛很大，鼻梁高高的，头发剪得很短，皮肤

白净细嫩，额上的皱纹并不怎么显眼，一副标准京都漂亮女人的长相。不过象木偶娃娃似的脸仅是漂亮而已，几乎没有什么表情。她的确是漂亮，从脖子到手指都看不出是个上了年纪的人，而且她看起颇有风度，说她是个贵族的遗孀也有人信。

“总是让你受累。”阿半高兴地露出了笑脸，“你的头发梳得真好，还是在佐渡屋梳的吗？也是你的头发好，梳什么式样都好看。”

“哎呀，您这么说真不敢当。”驹代象挺难为情似地笑了：“夹了假发进去，只能梳成这样。”

舞台方向传来了梆子声，濑川一下站起来对大家说了声“失陪”就上场去了。男仆纲吉拿着朱漆带盖的茶壶跟在后头也走了。山井看着驹代和花助站了起来，象在自言自语：

“濑川第一次扮男角，这可是重场戏，看不全就太可惜了。”

驹代和花助正巴不得有个下台阶的机会，慌慌张张地向阿半招呼了一下便一起出去了。她们要下到刚才经过的舞台地下室时，花助小声地说：

“阿驹，那人是濑川大哥的妈妈吧？”

“就是。”

“真是又漂亮又有风度，我还以为是花道或者茶道的老师呢。”

“你看她那又漂亮又体面的样子，根本就没把我们这些粗野人放在眼里。所以呀……”

说到这儿驹代发觉自己的声音已不由地提高了，于是回头往后看了看，阴暗的地下室里没人过路，只有上面舞台上的锣鼓家伙的声音在地下室回荡，大幕好象还没拉开。

“所以呀，我和濑川大哥的事就怎么也成不了，他说首先他妈就不同意……，一想起这个来我就灰心透了。”

“你们还没正式定下来的时候，她当然要摆摆当婆婆的架子了。”

花助已养成了脾气，不管谁是谁非总顺着别人的话往下说。其实她心里想，那位濑川大哥肯定是个水性扬花的人物，不见得她妈妈就有那么坏。但花助要是这么说话，为濑川大哥神魂颠倒的驹代一定听不进去，自己硬去说些无聊的事让人不高兴，徒招人恨实在没意思，所以她也就逢场做戏说些不相干的。驹代也是一样，她们两个人的关系是在谁对谁都知根知底的基础上好起来的。如今驹代认定她和濑川的事定不下来是因为有濑川的继母在作梗，不过经花助这么说了几句听起来老老实实谁也伤不着的话，她也不好再发牢骚，只是暗暗生气委屈得不行，独自叹息着：

“世上的事怎么也不会象自己想得那么好啊。”

待她们出了舞台下的地下室，正好开幕的梆子响了。场内的气氛和地下室里完全不同，驹代一下被吸引住了，小跑着进了看台。山井也不待别人相邀不出声地跟在驹代后头进了相同的看台。不管是去剧场还是饭馆、酒楼，默不作声地跟在熟人屁股后头悄悄地钻进去是这位山井先生的拿手好戏。现在山井坐在驹代和花助之间，叼着敷岛牌香烟悠然自得地巡视着场内和舞台。

十七　初扮男角　下

不一会儿濑川一系扮的男角换去了华丽的装束，着上用红色

皮条穿连起来的铠甲，使他越发显得有刚阳之美。当濑川孔武的身姿在为他捧场的观众们的掌声中走进幕后时，驹代坐的看台上面的看台上的三个女客，放下各自手中的望远镜，象是商量什么似地互相看看，发出了叹息声："真不错。"这三个女人中大约一个有三十多岁，瘦削的身材，矮矮的发髻上插着舶来的珊瑚饰件，穿着素色绉绸外衣和小花衬衣，披着一件黑色绉绸外套，束一条有红铜扣的印花布腰带，手上只戴了一只白金镶钻石的戒指。她身上的一切都不惹人注意，一看就知道是哪家酒楼的阿姐。还有一个有二十四五岁，梳着一个不大的圆发髻，系着花发带，头发上插着镶有珍珠绘有泥金画的梳子和发簪。她披着两件套的大岛绸外套，束着绣花宽腰带，腰带扣上镶有宝石。她戴的珍珠戒指上有个大得叫人吃惊的钻石，仅这只戒指起码就值一千多块钱。这是个长圆脸皮肤白嫩的漂亮女人，相貌和她华贵的装束一样吸引了四周的看客。从穿着打扮上来看也知道此人非寻常人物。另外的那个象是酒楼的女主人，有四十来岁，她可能过去是个女佣人，举止粗俗，长着一张乡下人的脸。

不一会儿当市川重藏上场的时候，梳圆发髻的漂亮女人突然抓住那个岁数大些梳矮发髻的女人小声说："阿姐，我觉得我先在这儿一头热也不行啊。"

"那么叫到你觉得合适的地方怎么样？"

"要是能喊得动那当然好了。只要出来我就有办法。可是我已经是离开这行当的人了。现在让我再干这个总觉得别扭。而且话又说回来了，阿姐，濑川不是还有一个什么、尾花家的那位特别厉害是不是？"

"哼，你说那个驹代呀？"年纪大些梳着矮发髻的女人用鄙

夷的口气说：“听说她很有手腕，可是哪儿比得过一副小姐气派的你呀。”

“可我想还是算了。我硬凑上去要是讨了个没趣那多难受啊。”漂亮女人吞吞吐吐地娇声说着。

舞台上受了伤的老妪正在念白，剧情已不紧张，得这个机会这两个女人索性不看舞台小声地说了起来。当濑川扮的受了伤的男角又出台时，她们两个象惊醒了一样又对着舞台举起了望远镜，而濑川演到男角将死时，这两个女人似乎觉得戏已没意思又悄悄地说开了。

因为是首场演出，戏演了一半插进了一幕“二十四孝”，当濑川所扮的角色被悬到空中时博得了满场齐声喝采，幕就关上了。这时恰好到了吃饭的时间，餐厅里挤满了人。那三个女客在靠近门口的地方找到了座位，看看进进出出嘈杂的人群。忽然梳圆发髻的漂亮女人拉了拉矮发髻的袖子：

“力次姐，她还真来了。”

只见驹代和花助，后面紧跟着寸步不离的山井先生，驹代可能是一心在想找个空位子，走到力次旁边也没发觉，三个人在说笑着什么走过去了。一看这情景力次似乎真气得要命，她目送着驹代，生怕她们听不见：

“瞧那女人的样子，装得象个好人似的，真坏透了。”

被当地尊为阿姐的力次觉得，年龄比自己小，势力也不如自己的驹代居然连招呼也不打，就这样擦身而过，这简直是太傲慢无礼了。力次肯定驹代知道她在这儿，却趁着人多故意装做没看见不理她。力次这么想也有她的道理，她一直对驹代抢走她的相好吉冈而耿耿于怀。她总打算什么时候有机会的话报复一下，让她

吃点苦头。但又不能在客人席上一大群人跟前把自己的屈辱闹出去，也不能找碴跟她吵架，在演艺会和其它场合又苦于没合适的机会，只好这么忍着。好容易忍到现在终于找到了报仇的时机。

原来她手下有个分份钱的艺妓叫君龙，后君龙被一个实业家赎去当了姨太太。最近那个实业家死了，她从实业家那儿除得到了在滨町地价很贵的地方的一所漂亮宅子之外，还得了一万块钱，并离开了那男人的家。她拿不定主意今后是自己开个艺妓馆、旅店呢，还是办个酒楼、饭馆。要不然就不用这笔钱把珍贵的一万块当陪嫁，找个人品好，只疼爱自己、不放荡、能由着自己性子而且模样又好的男人嫁过去。这样比起做自己不懂行的生意而吃苦来要稳当得多，能舒舒服服过日子也少担惊受怕。她净想这种只对自己有好处的事，经常为了商量这事到力次姐凑家酒楼去。今天她就和力次相邀着到新富座剧场看戏来了。

君龙赎身后的三年里，她守着白头发老头儿三弦不练了，也极少去看戏，实在是够难熬的了。正因为这个，那个老头子非常宠爱她，难得他还在遗嘱上专门写下她的事情。对于君龙来说，她是尽心尽力而为，而且也已是劳有所酬，再得了这么大一笔遗产，她总有一种不是自己的钱财取之不义的犯罪感。现在她身心突然自由了倒觉得心绪不宁，感到很不踏实。这回君龙难得来看看戏，当她一看见初次扮男角的濑川一系就迷上了，她马上就任性地求力次姐今晚戏散了就去帮她说合。力次心想不管怎么样现在突然说起来总不大好办，但为了报复驹代没有比这更急的了，于是就满口应承下来了。她首先去找剧场附设餐厅的女老板，同这个挺有脸面的女人开诚布公地谈了这个意思，求她好好地向濑川说说，请濑川今夜务必找个时间到筑地的久津轮酒楼去一趟，

哪怕一小会儿也行。

有精于此道的女老板的斡旋，事情比预想的还顺利，到了第二场狂言结束时，令人高兴的回话早已使君龙和力次的胸口狂跳不已。同她们坐在一起的久津轮酒楼的女主人听了这个回信，要先回去作准备等着他们，她在君龙背上拍了一巴掌就走出了看台。事情一定下来君龙的口气就不象刚才那么大了，突然心事重重担起心来。久津轮的女主人逗她，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会儿幕开了，濑川一出台君龙就不由地把身子往力次身后躲，用手绢把脸遮住半边，偷偷地屏住呼吸注视着濑川。正在她看得起劲的时候，她的袖子猛地被力次拉了一下，她不由地叫出了声，面红耳赤地直喘粗气。力次就象是自己的事一样热心地说：

"哎，你往那儿看哪，阿君，再把脸露出一点儿来。"

君龙发现濑川在演戏的同时眼睛时时往这边看台瞟，又经力次这么一说，她更不好意思了，头直往下埋。

十八　昨日今日

在宜春酒楼濑川和驹代经常用来欢会的小房间里，濑川穿一件小格花纹的夹层和服，伸腿坐着露出了长内衣。他双手伸到身后紧了紧窄幅腰带又坐好了，漫不经心地往腰带上掖烟嘴盒，烟荷包什么的。

"阿驹，我去去就来，一、两个钟头肯定会回来。怎么样，你怎么不说话呀？外套脱了嘛。"

驹代的黑绉绸外套还没脱，她不耐烦地拿火钳拨弄着火盆里

的灰，头也不抬，冷冷地说：

“好，我等着。”

她突然抓起桌上的茶壶就要往已盛满水的茶杯里倒水，濑川一把按住了她的手。

“你怎么了，我跟你说了这么多你也不听。这哪象你平常的样子。我不是早就和你说过了，我要见的那位是我父亲在时就熟的大阪客人。袖崎先生好久没到这儿来了，这回特意同他一起来的。”

“那么，大哥，你不是早就知道今晚上要见面吗？还说今天晚上散场早就请山井先生呢，在后台时又对他讲了，可你现在突然又说要到外头去会客人。我不是疑心什么，但大哥你也太那个了……”

说着说着驹代似乎特别委屈，没说完声音就哽塞了。

“那你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了，不愿意就算了，我就不去。”

他一下子软了下来，再看驹代的反应，她并没咬定不准去，只是光用手绢擦着眼睛。濑川象故意做出不着急的样子给驹代看，他把掖进腰带的烟荷包又掏了出来，抽上一袋烟，自言自语地说，“你说不准去我就不去，那位客人得罪就得罪了。”说到这儿他嗑了嗑烟袋，“你得罪过很难得的吉冈，我也去得罪一个咱们就恩冤两清了。”

濑川做出一副无所谓的姿态歪身躺了下来，心想这样一来对他着了迷的弱女子除了让他去之外什么办法也没有。他熟谙男女龃龉之术，从开始就猜到事情的结果会和他估计的一样。那么如果驹代不顾一切地犟着硬不松口的话，他就由着性子偏要出去。在这种事上不管是谁讨厌谁，闹到这种地步，女人最后就会吃不

住劲儿。把她扔在一边凉她一年半载的，只要找个机会哄哄她，她就会立刻回到自己身边来。根本用不着去读过去的言情小说，濑川早就懂得这一套了。事实上濑川对驹代已有些厌倦了，早就打算如果什么时候遇到可以取代驹代的人，就和驹代分道扬镳.即使一时不能彻底分手至少也不想再加深这种关系。到目前为止驹代好象为了他拉了不少账，因此在他们相处的这些日子里，不管他高兴不高兴反正必须把她当老婆侍候着。他很想得开，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也是前世的缘份，在这场风波里现在还说不上谁输谁赢。

驹代本来打算今晚无论如何也不松口，可是如果再更进一步耍小脾气硬留住濑川的话，真不知道濑川会气得干出什么来，她一想这个就挺害怕。濑川那种不象艺人的脾气她是知道的，倔强、任性又不会说奉承话，这也是她所以迷上濑川的原因之一。濑川说的理由那么充分，可能真象他说的那样，有从大阪来的客人也未可知。这么一想驹代不象刚才那么生气了，口气也软了下来：

“大哥，都这么晚了，你就早去早回。我什么都不说了……”

说着驹代凑到濑川身边畏缩地看着他的脸。

“算了，不去就不去。”濑川懒懒地坐了起来，“回头去道歉就是了。”

“大哥，你这么说我可担待不起。都十一点了，真的赶快去去就回来。一个人在这里呆着挺闷的，我也先回家一趟。”

“是吗？那么委屈你了，就这么办吧。”濑川故意去拉着驹代的手慢慢地站了起来，整理了一下衣服。

驹代强打起精神走近濑川，在他身后为他穿好外套，就象新派文明戏中的场面一样，不管怎样痛苦劳累，在表面上也要把出门应酬的情人收拾得体面、漂亮，这就是给艺人当情妇的女人贤惠、奇妙之处。濑川象向后靠一样转过身子，穿上外套后他握住驹代的手：

“好，行了，一定等着我。”

说着他就拉开门出去了。驹代拿起放在衣箱上的濑川的夹大衣和帽子、围巾紧跟在濑川后头。

在女老板和女招待“回头见”的送别声中，包车一出宜春酒楼的大门，濑川下意识地看了看腕上的金表。演出季节的第一天演出散场要比平时晚，濑川明知道在晚上跑两个地方确实很勉强，但是剧场餐厅女老板花言巧语的劝说唤起了他轻浮的天性，他就象小孩没日没夜地想得到希望得到的玩具一样，一个劲儿地着急。濑川也知道这样做对不起驹代，但惯于撮合这种事的餐厅女老板用肉麻的声音劝他，说驹代那边她去解释、道歉，她就是当坏人也不要紧。她这么一大包大揽即使非常不情愿的人也会被说动的，更何况濑川从舞台望去，坐看台上的那女人圆圆的脸，梳个圆发髻，看起来真是个大美人。听说她死男人后很久都守节自好，其实也和良家女子差不多。一听说这个濑川更是跃跃欲试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他走之前就打定了主意，不管三七二十一去看看再说，回不回宜春酒楼都无所谓。濑川想象着突然交上的桃花运，对这次新鲜的艳事想入非非，不一会儿人力车过了筑地在久津酒楼门口停下了。

驹代在宜春酒楼的账房同女老板呆了一会儿。虽说濑川说好了要打电话给她，可她还是感到坐立不安。她说了一声到银座散

散步，车也没叫就出去了。在酒楼一家挨一家的小胡同，前后都有一、两辆汽车和四五辆人力车堵在一起，驹代不想让别人看到她，急匆匆地朝农商务省方向走去。

初冬的夜里到处雾蒙蒙的一片，暖和得异常使人不由要猜测是不是要地震了。在明亮的月光下，映在干燥的路面上的影子十分清晰，微风拂动着鬓发甚是宜人。连驹代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她忽然想起第一次被濑川叫到宜春酒楼那天晚上的事来。那时她象做梦，又象是被狐狸迷住了，同濑川分手后，在回去的路上甚至怀疑起自己的幸运来。当时她怕走到灯光明亮人群熙攘的大街上被来往的人和车搅乱了幸福的思绪，不顾两腿已累得直发软，专拣黑暗的小胡同走回了家。

那天晚上还残留着白日的余热，秋风吹动衣衫使人感到十分惬意。虽说是事过境迁，但白天拥挤的剧场、晚上夜深露浓的天空；清澈的月光中被薄雾笼罩的房顶，从街道中穿过的夜风，从河对岸街上传来弹拨三弦的声音；在那边酒楼的花木丛中可看到二楼的灯火——可能是周围这一切的关系，驹代觉得今晚上这一切都极似忘也忘不了的那一夜晚。她边走边想眼泪突然涌了出来，她慌忙用手绢掩住脸，悄悄看了一下四周，还好她是在农商务省高大的建筑物的黑影里。如果在平时此时此地应该到处都是送迎艺妓的车辆，标有日吉、大清、新竹、三原、中美浓等字号的灯笼有如星辰一般。可是今天不知是怎么了，往前后看去街道上一片寂静，只有从采女桥方向来了一辆汽车，还有两、三个艺妓象喝醉了似地高声谈笑着，走了过来。驹代急忙在木挽町十字路口向左拐，也不管是什么地方找个没灯的黑处，躲起来，两袖遮脸蹲下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驹代在没有人的地方，没有人

劝，也没人安慰她，哭够了渐渐冷静下来，也就能听进别人的话了。她也知道自己的脾气生就孤僻，当她碰到什么事一时无法可想时，第一就是先找个没人的地方、如果找不到没人的地方就把头伸进壁橱里哭上一顿。然后她自己也觉得可笑。驹代在嫁到了偏僻的秋田农村那阵子，除了自己的男人外，怎么也找不到一个能说上话的人，她过着那种日子，久了就养成哭一场这个奇怪的习惯。驹代也曾想改掉这个毛病却老改不了，况且她在后来这些年里净碰上让人伤心的事，想改都没空儿。驹代在黑地里哭着哭着，忽然想到她大概就是为了哭一辈子才来到人世的。想到这儿她更是伤心，泪水把她和濑川一起做的长内衣的袖子都打湿了。

一辆汽车卷着砂子驶了过去，近处响起了狗叫声。驹代无可奈何地从黑处走了出来，开始漫无目的地信步走着。在她前头几丈远走着两个象从酒楼回家的艺妓，不知她们在说着什么。忽然驹代清楚地听到“濑川家的大哥”几个字，她一下子放轻了脚步，藏在房檐下想尽量凑近一点儿听她们说什么。这两个艺妓不知有人偷听还在口无遮拦地说着：

“确实是濑川家的大哥，瞧人家多好。是到哪儿去呢？”

“这样吧，咱们打赌。我明天装做什么也不知道去给驹代姐打电话，如果是濑川家大哥的话我请你看电影。”

“那么我要是输了我请客。可是如果濑川大哥是和别的艺妓在一起的话，那就糟了不是，连我们也要被驹代姐怀疑上吗？还是少打电话的好。”

“倒也是，到底濑川除了驹代之外还有谁呢？”

驹代想听听被问的人怎么说，不由地屏住了呼吸，可是什么也没听清。一辆汽车急驰而过后，说话声停止了。那两个艺妓正

好走到了一家酒楼门口，隔着门叫了一声“老板娘，晚上好。”便进门去了。这时的驹代感到心慌意乱，虽说没听见两个艺妓前后的谈话，但刚才听到的几句已使她忐忑不安。必须按大哥说的地址给久津轮酒楼打个电话，问问大哥是不是在那儿……。如果只是普通应酬的话，大哥听到自己的声音就不会显得惊慌或不自然。驹代沿着走过的路边往回跑边暗自埋怨自己为什么早没想到这个办法。回到宜春酒楼的账房她猛地抓起电话听筒。

“久津轮酒楼吗？麻烦一下请找濑川听电话……，我是那儿？我是，那个——濑川的家里……”

等了一阵还没回话，驹代终于等得不耐烦了，她一个劲儿地催，不巧又串线了。在一旁的女招待阿牧有些看不过了，代驹代又打电话到久津轮酒楼，这次回答说濑川现在大概已经到家了。驹代也没反问一声，这儿就是濑川家，根本没见人。她大失所望又转念一想，可能他现在正往这儿走呢。她又等了一会儿。不知不觉钟已打十二点了，她一下子又着起急来，这回她装做宜春酒楼的人打电话，说驹代正在这儿等濑川。久津轮酒楼的人让她等了又等，然后还是说濑川已回家了，驹代心急如焚，接着又打电话到筑地濑川家问，回答濑川不在家。

濑川一系就这么失踪了，而酒楼到了十二点又要关门，阿牧觉得驹代实在可怜，就把大门打开半扇，站在路上故意象自言自语似地说：“大概快来了。”突然不知从哪儿冒出一个穿西装的矮个子男人，象是醉得不轻，摇摇晃晃地朝阿牧凑了过来。阿牧吓了一跳，慌忙要回身关门，那个醉汉一看比阿牧还着急：

“哎哎，等等，是我呀，驹代来没有？”

“哟——，您是昨晚上的……，对不起对不起，哈哈哈。”

"是我，山井。"山井话音未落，没等阿牧说不巧现在房间已满，将他拒之门外，早已脱屐扔靴钻进了屋里。

十九　保　名

两、三天后报纸《都新闻》上以"六神无主的驹代"为题，刊登了一则艳闻。内容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新桥名妓，尾花家的驹代曾在去年秋天歌舞伎座剧场演艺会上演相思欲死的"保名"，在今年春天她又演了同样内容的"隅田川"，因两次扮演如痴如狂的女性而突然大红大紫。在这次新富座剧场首日演出的夜晚，驹代所倾心的名旦濑川被其他女人谋去，她夜不能寐，直等至日上三竿。噢，还不完的尘世债，割不断的相思情，心非木石，难抑妒火。是夜也，不堪寂寞，似狂如颠，将那舞扇也踏破。记者玩弄文字游戏大开玩笑，整篇文章都是仿"保名"一出中的台词拼凑起来的。其实这篇文章还只是一篇是真是假很难说的新闻报道而已，在有关买卖同行眼里根本不新鲜，一般传一阵就会被人忘掉了。但这回就怪了，从澡塘、梳头店、酒楼、茶馆到习艺场上，凡是艺妓集中的地方都在谈论此事，日子一长，竟以讹传讹起来。场场爆满的新富座剧场的演出不知不觉已时间过半，去看过演出的新桥人士没有谁没见过君龙，相互一问，大家都知道她。从首日演出以来君龙每天不是在看台便是在后台、餐厅，肯定能在剧场里的什么地方找得到她。演出的第四、五天开始，场上挂出了第一、二天尚未见到的缎子幕布。幕上绣着赠给旦角濑川，落款是湊家酒楼的力次以及她家四、五个艺妓的名

字。这样自然就有人开始议论濑川一系待明年袭先代濑川菊如的称号时，就要娶君龙为妻了。还有传说早在君龙当艺妓时他们二人便曾相誓白头偕老。

这后一种传说似乎不论谁听到了都以为非常合情合理。因为原来有些人觉得昨天刚传说两人好了，今天马上就要结婚，不管怎么说也太快了点，有了上面的传说这些人也都开始表示可以理解了。

驹代一听到这些传说马上意识到自己是完了。濑川也觉得这是再好不过的借口，于是便拿这些传说当做遁辞。这样在他们两人之间倒一次也不曾为这些传说究竟是真是假而争论过。对濑川一往情深，相信可同濑川做长久夫妻的驹代，只有报怨濑川薄情而哭哭啼啼。濑川每次见到驹代她都这样，怎么解释都不听。濑川被怨烦了，被哭腻了，没了主意只好逃之夭夭。与此相反，取驹代而代之的新人君龙却从不说让濑川讨厌的话，这样濑川同驹代的龃龉越多他同君龙的交往就越密切。

一天，濑川和君龙在多津轮酒楼相会，濑川说：

"社会上现在都在传说我们俩马上就要结婚了。"

"真对不起。"

"我该对你说对不起才是，给你添麻烦了。"

"哟，怎么是给我添麻烦了呢，我倒想问问。"

"别人这么一传，你大概就再不能到别处去了。"

"所以我才说对不起呢。为了我，那个叫驹代的成了那个样子，要是她出了什么事，那我才是对不起人呢。"

"别提驹代了。还有一件怪事呢，大家在传说你还在力次家的时候咱们两个就相约要结婚的。后来你有了个相好的老爷被赎

了身咱们才分开的。力次这个人也够坏的，现在有些艺妓在向力次打听这是真是假，力次就说这是真的。别人也去找我问这问那，真够讨厌的，我也说这全是真的。对驹代也是这么说的。”

“你这么说了，她怎么办哪？”

“怎么办？从那以后就没见面，也不知怎么样了。”

“真怪，一点儿也不象就在这两天发生的事。怎么会成这样了呢？”

“什么？”

“大哥，真的，请老和我好，不要把我扔了。”君龙出自女人的担心莫名其妙地掉下了眼泪。

这晚上濑川被君龙留了下来，就在君龙那座姨太太宅里住下了。接着是第二、第三个晚上，最后干脆就每天从那里到剧场去。接着濑川把男仆纲吉和车夫熊公二人也带到那边。戏班子的人找濑川有急事时，也自然到滨町君龙家来找。在筑地的房子成了他隐居的地方，而滨町君龙的房子倒好象成了他的本宅，就差没挂名牌了。事实上君龙已成了他的太太。

濑川的继母阿半别的不管，大概首先看上君龙那笔财产了，她特意跑到滨町对君龙说濑川的一切都拜托了。不久君龙又到筑地濑川家去还礼，阿半对她待若上宾，君龙好象也把阿半当成了亲生母亲一样看待。两个人一下子不仅一同去新富座剧场，而且形影不离地结伴到帝国剧场、市村座剧场和其它剧场去看戏。在这段时间里，力次不断地向新桥的艺妓和其他熟悉的演员、艺人们转弯抹角地传播着对君龙有利、同情君龙的谣言。

二十　上午的澡塘

上午十一点钟左右，日吉澡塘里的客人已经很少了。大浴池里只有一个人尽情地泡在水里，好象洗得又热又舒服，这个人就是尾花家的吴山老人。“啊……，”他毫无顾忌地打了几个大呵欠，把又细又瘦的两腿尽量伸直，冬天明亮的阳光从高高的天窗斜斜地照射着还没弄脏的新洗澡水。吴山老人兴致很好，望着阳光下的水面。哗啦一声外面的玻璃门被推开了，进来一个四十来岁的人，皮肤黢黑，脖子上的青筋鼓起老高，肩宽体阔，鼻下精心地留着稀疏的胡子。这人不伦不类地穿着一件绸面棉衣，外面的罩衣领上已颇有污渍，从前面看用系硬扁丝带的样子系了一条绉绸腰带，也没穿外套。从外表上看，他不象记者、律师，当然也不象正经的生意人。他边脱衣服边看着墙上贴的演戏的、说书的海报，那样子不象是在浏览，倒象是检阅似地用奇特的目光斜视着那些海报。他大模大样地推开浴室的玻璃门，大步跨到浴池边就往身上撩水，这时吴山老人从浴池里猛地站了起来。这个人一抬头“呀”了一声，象书生一样大大咧咧地打了个招呼，然后就想往浴池里跳，大概怕烫又没敢进去。吴山老人故意讥讽地说：

“宝家先生，洗澡还是澡塘好啊，家里虽说方便，可是就不能哼小曲了。”

说着他把刚要打出的呵欠憋了回去。吴山对宝家的主人并无怨恨，只是非常讨厌他那副样子。此人原来在戏班子里跑龙套，

直到四、五年前，新桥的客人和艺妓没谁不知道他开了个专门卖淫的下三烂艺妓馆。他干这个买卖突然阔了起来，这回一下子添了两、三个技艺不错的艺妓，对各家酒楼也不吝惜赏钱，转眼的工夫他竟修起了很象样的门面。去年艺妓公会闹得不可开交，他就是鼓动着要改选公会管事的一个人，从此他渐渐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借用当时报纸的话就是宝家在蓬勃发展。在吴山老人看来，这和当今社会上暴发的绅士的发迹方法没什么不同，因而一想起来就不舒服。这种人当初不择荤素不管什么下贱事没有不干的，待手头宽绰了，马上就千方百计拿钱去扩展势力，把过去干的事忘得一干二净，还要装出一副了不起的酸样子。如果是政治家，实业家、股票经纪人之流干这种事也还罢了，这么一帮艺妓馆的主人风流放荡把身子都淘空了之后，居然也象闹着玩一样充起斯文来了。吴山至今仍然坚持自己年轻时的脾气，一看见宝家主人的那副模样，首先从他那鼻子下面的胡子开始就觉得不顺眼。这种人要是当上艺妓公会管事的，会把什么会计报告，什么公会议事搞得象股份公司的股东大会，一说什么事马上摆出一副要演说辩论的架势，非让人笑掉大牙不可。

可是宝家的主人似乎并没觉察到别人那么讨厌他，或者是虽觉察到了，但以脸皮厚人圆滑为获得成功的秘诀来处事，他一点儿也没在意吴山老人强忍的呵欠和说话带刺，在浴池里和吴山搭上了话：

“先生，从那以后您一直没去书场说书了吗？”

“已经是这把年纪了，想去也不行了。”吴山老人坐在冲澡的地方洗着那瘦骨嶙嶙的胸口，“去了会给书场添麻烦，更对不住各位老客人。”

"近来可能是因为没有好说书人，书场冷冷清清的。噢，先生，我一直想找您谈谈，可是因为忙老没空……"宝家的主人象不经心似地朝四周看了看。其实男澡塘这边就他们两个人，女澡塘那边一点声音也没有，当班的老婆子正戴着眼镜聚精会神地拆衣服。

"是这么回事，务必请您在公会里当个管事的。书场您已经不去了一定有空儿，请一定支持我们的事业……"那股演说辩论的味儿又来了。宝家的主人为了扩张自已的势力，打算逐步把比自己资格老的人弄下去，然后换上自己推荐的不疼不痒的人物，以达到他一个人说了算的目的。吴山是新桥数一数二的老字号尾花家的主人，顽固、执拗，脾气不好是出了名的。但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他处世极为淡泊，是个毫无欲望的善人。宝家的主人想凭自己三寸不烂之舌哄得这个老头子在管事人当中充个数，他知道这老头儿在小事上嫌麻烦不会计较，这样比一伙二百五出来争权夺利要好得多。吴山老人似乎知道其中的奥妙，他不动声色地说：

"不，这个得请原谅。家里老伴近来身体特别不好，我也老了，这管事的根本干不了。"

"这可不好办了，不管怎么说您是这里的老资格了，又有名望……"

"挺冷吧？"澡塘的伙计给吴山搓澡来了，宝家的主人也就收住了话头。这时有几个洗澡的先后走了进来，一个有三十来岁，皮肤挺白戴着金边眼镜，此人是当地出名财主梳头师傅阿幸的面首同样的男人，原来是专门解说无声电影的。另外一个人是五十来岁的秃头，身圆体胖，他是专卖鸡的饭馆老板，名叫市十。

他带了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这孩子一条腿有些瘸。这些人都住在附近，大家都认识，相互打着招呼进了浴池。他们自然分成了两拨聊了起来。梳头师傅的男人和宝家主人说起了各地的艺妓，宝家的主人象一下子想起来了一样说：

“最近出了这么个艺妓，公会里的人都怕这位艺妓败了本地的名声正发牢骚呢。”

“是什么样的艺妓？”

“你还不知道哇？就是那个叫兰花的。”

“是哪儿的？”

“她刚干这行还不到一个月，可是整个新桥没有不知道她的。”

“噢——，光听你这么说就够厉害的”，梳头师傅的男人来了兴头，脸上的肥皂进了眼睛也顾不上洗，“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哪？很不错吧？”

“不行，不行，我要是说句好，回头你那位阿幸非恨我不行。”

“你这么一说，我更想见识见识了。”

“哈哈哈，这个人压根不是我们见过的那种艺妓，你听了得吓一跳，看了你还得吓一跳。世上谈论起一个人也没意思，大家凑在一起说这个女人怪，干的事也怪。一下子女人就出了名了，还真是个不可小瞧的精明女人。”

“她倒底有什么本事？跳裸体舞？”

“裸体肯定是裸体，不过不是象脱衣舞那种下流舞。其实我是从家里的艺妓那儿听来的，具体的我也不清楚。不是跳舞，简单说吧，只是陪客应酬时裸体给人看。听说西洋的剧场里表演这

个的可多啦。西洋的这种表演哪，比如什么什么地方有个叫什么的有名石像，她就按照石像的姿势做给你看。穿着雪白的贴身衣服戴着和石像的头发一样的雪白假发。所以这个家伙大大咧咧的根本没什么意见。这就是所谓新女性，让她说起大道理来肯定没个完。听说现在她在客人面前说得可带劲儿了。她说每年文部省美术展览会上都会出现裸体画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日本人不懂得裸体美。这实在太可惜了，为了让上流绅士有美术上的修养她才决心干这个的。”

“啃，真有厉害的，得，我也去来点美术修养。”

“生客叫她她可不来。听说每天约她的有三、四起呢。你说这事有劲没劲？”

在那边市十和吴山老人不象他们两个说下流话，而是在发上了年纪的人的牢骚，谈谈令人伤感的因果报应。

“这孩子今年都十二了，还是这个样子，真没法子。最近连小学也不要他了。”市十边给面带菜色的儿子擦背边说着，“这大概是杀生的报应，这杀生实在是干不得。”

这孩子不仅脚不好，整个身体发育都很不正常，智力也差，傻乎乎地不说话也不玩闹，只是呆呆地瞪着眼睛。吴山老人望着这父子俩：

“过去倒是常常这么说，要是照这么说那么鱼市场上的年轻人都该是残废，做烧鳗鱼买卖的也得倒霉，鳗鱼和鱼都是一条命嘛，心里是块病啊。我现在也被儿子的事弄得焦头烂额的呢。”

“是叫泷次郎的吧？他怎么样了？”

“嗨，别提了。三年前听说他当时在什么公园的酒馆里。我想悄悄打听打听他的情况，要是能说他两句就说说看。虽说他狠

心地跑了，可毕竟是亲骨肉嘛，我就到处打听，装做客人到附近的酒馆去了。”

“嗯，当父母的都一样。”

“我到附近酒馆一打听就泄气了。这小子是中邪了。什么见面呀，劝告的，越是这样还越想，根本不成器的东西还是不见的好，省得来世造孽，这样我就回来了。这事儿我到现在还没对十吉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简直没法说。听说这个野小子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吃住，对那女人就象他老婆一样。他对那女人接客也不是无所谓，他事先就出去到熟人朋友那儿去了。他生活没了着落就瞒着那家酒馆的女老板，让他女人去拍那种下流电影，得来的钱他全拿去赌了。连附近干同一个买卖的娼妇都说泷次郎坏透了，那个女人真可怜。一个人堕落成了这个样子已经是完蛋了，我听了这些对他也就不抱什么希望了。不过一想到他今后还要给那个女老板惹事，我心里就不舒服。我有时也想这大概是我几十年靠说赌徒剑侠的故事吃饭的报应。”

这时玻璃门猛地被拉开了，一个佣人模样的女人冲了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吴山老人说：

“老爷、老爷，我是从家里来的。”

“什么事？吵什么呀？”

“阿姐不好了。”

“什么？是急病？快给我擦擦身子。”

二十一　忙　乱

尾花家的阿姐十吉今年春天就因脑溢血在去陪客的酒楼倒下过，当时还不太重。从那以后，她原来爱喝酒现在下决心不喝了，烟也尽量不抽。今天下午两点左右去做了头发回来，突然在电话旁倒下来变得人事不省，只是大声打着鼾。

跟包的阿定不巧到各家酒楼去收帐还没回来，两个雏妓去学艺，花助又拜佛去了，家里只剩下了做饭的阿重和驹代。今天是新富座剧场演出的最后一天，驹代从化妆镜里拿出梳子正收拾着准备去洗澡。忽然她听到做饭的阿重大声喊着："快来人哪。"她吃了一惊连忙跑下了楼。驹代先让没了主意的阿重到澡塘接吴山，又给医院打了电话。她想把倒下的十吉弄到里屋去，可是一个人怎么也弄不动。她从里屋拿了件棉袍给十吉盖上，照看着，不一会儿吴山和阿重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三个人好容易把十吉弄到里屋躺下。医生来看过之后说，要观察一晚上才能下诊断，现在不能慌慌张张地搬动她往医院里送，只能让她静静地躺着。医生对吴山嘱咐了照看的方法就回去了，过了一会儿护士到了。家里出门去的先后都回来了，照料病人的顺序商量妥当后，大家才松了口气。不久听说十吉病了来探望的人便络绎不绝地来了，有艺妓馆的主人，酒楼的女老板、帮闲、跟包的，格子门不住地开闭，电话铃响个不停，又闹又乱就是好人也会给弄病了。跟包的为了接电话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驹代和花助在门口迎送来问候的客人都顾不上抽口烟。不知不觉到了掌灯时分，来看望的客人

才少了。

“阿驹，到这会儿了弄点什么吃吧，来点什么好？”

“是啊，今天从早晨到现在还什么都没吃呢，这会儿又什么也不想吃了。”

“去吃西餐吧，吃西餐省事。”花助说着刚站起来，电话铃声响了，花助走过去拿起电话“是，是”地答应着：“请等一等——阿驹，是宜春酒楼的女老板，从新富座剧场打来的。”

驹代走到电话机旁“哎呀，是吗？真对不起。是这样，老板娘，家里出事了——阿姐病了，到现在连打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实在对不起。”然后驹代又小声说了一阵，说声“再见”挂上了电话。

“阿驹，今天可是新富座落幕，我全给忘了，你不去不太好吧？”

“刚才我已经说不去了，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能出门。”

“这行吗？咱们又不是普通老百姓，有客人叫就得去，这是做买卖嘛，去一趟吧，今晚上我刚好没事，我没答应到哪去，来了客人我招呼着。不要紧的，大姐好象挺安静，你就去应付一下。”

“今天我澡也没洗，头发还是这个样子……”驹代抓着并不怎么乱的发髻象故意要弄乱似地使劲摇着，又不耐烦地晃着头：“要是象原来那样的话当然硬不去不好，可是原来是原来，现在没劲透了。与其勉勉强强地抛头露面看着生气听着烦人，还不如哪也不去更好。”

“你这就不对了，怎么说这种泄气话呢？高兴点儿，拿出没事儿的样子来，要是我，不管在众人面前还是在哪儿都不怕，说

什么也要出出他的丑……”

“不管怎么样，他心变了你有什么办法？我真是够了。”驹代似乎已经绝望了，“阿花，我和濑川大哥已是这个样子，我无论如何也没脸见人，不能再在这儿呆了。”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净把事往坏处想啊？男人要找新情人谁不往上凑啊？可是俗话说新人不如旧妇，你只要忍着一阵，不用多久你们又会好的。好了，别说这个那个的了，快点去一趟，别说那些丧气话了……”

驹代虽嘴上说不去，但如果真不去的话，到底心里不踏实。她刚才一直赌着气强迫自己不去，现在经花助一说，她开始挺不住了：

“那么我就去看看，阿姐不要紧的吧？”

“有事我打电话给你。”

“阿花，真对不起。”

驹代悄悄地到厨房打了整理头发的热水端上二楼坐在镜前。平时吵闹得不得了的二楼今天一点动静也没有，大概是心情的关系，她觉得镜子上反射的明晃晃的电灯光有些瘆人。平时都是跟包的给她穿衣服，这回全得由她自己干了。驹代系着衣带，整理着身上的衣服，忽然她的心情坏极了，站起身只想快点从静得怕人的二楼逃出去。啪嗒一声一条长长的东西掉到了脚边，她不由得倒退了几步，仔细一看，原来是自己有系车〔26〕图案带扣的吊带。这是原来她刚和濑川好的时候买的。那天她和濑川走出宜春酒楼濑川送她回家，经过竹川町滨松屋杂货店时，濑川大哥推开店门进去，他们看了各式好看的小物件和带扣。驹代看到有系车图案的带扣，因为和濑川一系的名字有缘就马上高兴地买下

了。大哥也找到一个和驹代名字有关的有春驹图案的带扣。滨松店同大哥家的上一辈就熟，一些有名的艺人身边的小物件非用这家店的不可。

驹代拾起心爱的系车带扣仔细一看，发现不知怎的带扣内面有点不对劲儿，系上了又解了下来。她真担心有什么不吉利，感到难以形容的孤寂和厌倦。她无可奈何地换上以前用过的珍珠带扣。下楼时小心翼翼地不让脚步发出声音，然后悄悄地走出了门。

不一会儿到了剧场，驹代心里直嘀咕：今天是从没有的晦气，刚才的事肯定是不祥之兆。车停在剧场餐厅门口，因为已经开场，没有人出来接她。驹代没法子只有默默地独自进去，等了一会儿，好不容易一个认识的女招待急急忙忙地从二楼跑了来。驹代让女招待带她进场，女招待说刚才宜春酒楼的女老板回去时，都以为后面不会再有人来，已经把席位给了没有位子的客人了。餐厅女老板出来一再道歉，找了一阵另外找了个空位子把驹代让了过去。这是个加座，而且特别靠后。驹代觉得面子上非常过不去，她一个人孤零零地坐着也不是味儿，就在门口站着往场内张望。首先映入她的眼帘的是坐在东边看台中间的情敌君龙，她梳了个圆发髻，系一条大红发带。挨着她坐的是力次和久津轮酒楼的女老板，连濑川的继母阿半也同她们坐在一起，亲亲热热地在说着什么。驹代一发现君龙竟已经把濑川的继母笼络住了，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难受劲儿。在驹代看来阿半和君龙说话的样子就象是关系融洽的婆媳一样，自己却不知什么时候变得形同路人。大概是因为自己悲伤、委屈过度了，她甚至连眼泪都没流，只是觉得让那么多熟人看着她实在丢人、难堪。驹代根本没注意

舞台上演的“狂言”是么什内容，掉头恍恍忽忽地出了剧场，一口气跑回家，冲上二楼扑在了化妆镜台上。

二十二　百感交集

尾花家的十吉在倒下后的第三天清晨终于与世长辞了。十吉的骨灰葬在了四谷鲛桥的一座寺院里，七天的法事也结束了，对送了奠仪的亲友都回送了豆沙包，切后事都料理停当后，马上又快到岁暮年关了。买卖上的事虽然多，亏有熟悉生意的跟包阿定张罗，但是没有了十吉后，吴山老人一个人连分份钱的艺妓和雏妓春天穿的衣服也要管，杂七杂八的事真让他难以应付。吴山老人在七天法事后的晚上趁着要好的人都在，曾漏出话来表示过，今后靠他一个男人实在无法维持买卖，他打算把艺妓馆出让或卖给合适的人家，他自己到哪儿找个二楼住住，再去说说书。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很长了。就这样了此余生算了。

阿定几乎一夜未睡，把送给有生意来往的各家酒楼的过节礼物收拾好，今天上午先捡要紧的几家送去了。吴山又在忙着整理小柜橱和文卷匣中的文书，这时阿定回来了，虽然是冬天，她头上还直冒汗。

“辛苦了，”吴山摘下黄铜框老花眼镜：“事干得差不多了，就歇歇吧，要是太累了你再躺下怎么办？阿定，有空的话过来一下，我还有好些事要和你商量。”

“什么事？要是我知道的……”

“就是以后艺妓们的出路的事……，她们大体上也都知道这

些情况了，虽然还没说什么，可能都互相商量过了。”

“花助说只要您有话她就去另找一家艺妓馆。”

“是吗？菊千代运气不错已经赎了身，现在就剩下花助和驹代两个了，那几个小的怎么都好说。”

“驹代她说什么……，要到乡下去。”

“什么？要到乡下去？她疯啦？不是说她就要嫁到濑川家去了吗。这事要是定下来了，这话我可就对你说……，就是最近的事了。正好，我正想告诉她借的钱就不用还了。”

“哟——老爷，没那么好的事了，已经不行了。”

“哎，不行了？我还想要是来得急的话为她张罗张罗呢。他们彻底吹了吗？”

“这我倒不太清楚，好象濑川的后妈不同意他们的婚事。”

“是吗？看来上了年纪是不行喽，遇上男女的这种事就不懂了。”

“听濑川的后妈说，明年一开春就娶原来是凑家的艺妓君龙，两边都特别中意。”

“嗯，是这样。所以驹代觉得在这儿呆不下去了，就想去乡下，够可怜的。可她也太没志气了，应该去骂他们一顿才是。”

“这事我不怎么清楚，但听花助说，当时闹得可凶了，她在旁边都直担心，我背地直嘀咕，真怕万一出了什么事，后来正碰上十吉阿姐生病和丧事，这一下驹代分了神，好象也就死了心了。”

“你刚才说的那个女人漂亮吗？”

“您说那个君龙吗？我知道，并不那么漂亮，不过个子挺高

很壮实，很惹人注意。另外呢，老爷，听说相貌倒没什么特别的，但是她有一大笔陪嫁钱呢，所以濑川马上就变心了。”

“噢，是这么回事，是看上那笔钱了。原来是这种小子，那么吹了也好。驹代大概挺难受，真是可怜哪。”

“老爷，要是我把您刚才的话告诉了驹代，她听了不知道会多高兴呢。”正说着电话铃响了，阿定起身走出房间关上了拉门。现在是一年里白天最短的时节，虽然刚刚吃完午饭，但房间里却已暗了下来，佛坛上的烛光映在贴金箔的新牌位上闪闪发亮特别显眼。吴山老人揉着腰站起来打开电灯，然后把熄了的线香点上，又收拾起抽屉来。

“嗯，这就是驹代借债的字据了。”吴山看着附在公正书上的驹代的户口副本：真佐木驹，明治二十×年×月×日生、父亡、母亡。吴山念后自言自语着：“原来她父母都不在了。”

驹代刚上小学就失去了母亲，她的后妈对她很不好，她就被领到外祖母家，她是在外祖母家长大的。后来她当泥瓦匠的父亲死了，外祖母也在驹代到秋田去后故去。她现在孤身一人，连兄弟姐妹也没有。

在过去，艺妓的事吴山全让十吉管，这是女人的买卖，即使十吉偶尔同他商量，他一个男人也说不出什么来。女人的事就由女人去管好了，他从不细问。看分份钱艺妓的借钱字据今天是头一回。他也是第一次知道驹代悲惨的身世。

这次十吉倒下后吴山看她是不行了，他想起了离家出走的小儿泷次郎。十吉虽说已经不能说话，但吴山打算不管怎样也让她在还有一口气时看看自己的小儿子。于是他强忍着气向艺妓管理所的管事讲了事情的原委，并让他再去打听打听泷次郎在不在。

但那人回话说浅次郎和公园六区的私娼从今年春天以来因为警察经常找麻烦，买卖又不好，已经到神户去了，现在下落不明。种种不幸使顽固倔犟的吴山老人一时痛切地感到身后的凄凉和人生无常。现在偶然的机会使他知道了驹代的身世，她在这世上也是孤单单的一人，无倚无靠，吴山老人不由深切地同情起驹代来。

天已黑了，寒风吹得电线呜呜作响，马路上来往的人力车的刺耳的铃声，使人感到新年已近。二楼的艺妓们都出去陪客去了，只有驹代说身上不舒服留在家里。吴山老人觉得这正好，就把驹代叫到了楼下大房间。

"怎么啦？是不是感冒了？"

"没什么，只是头疼得厉害。"驹代说话瓮声瓮气的，脸色也不好，低头呆呆地坐着。墙上映着驹代孤零零的影子，影子上连歪斜的发髻下的乱发都映得清清楚楚。吴山老人同情地看着那影子说：

"气闷在心里要成病的，快打起精神来。听说你要到乡下去？别的我就不说什么了，可一定要前后想周全不要莽撞才好。我什么都知道了。连那个名旦的事我也清楚。你那山盟海誓过的小伙子被抢走了，你觉得没脸在这儿呆下去，所以想到别的地方去赚钱。这我都明白。不过不论遇到什么事都应该同大伙商量商量，要是能赚回面子你又何必一定到乡下去呢？"

驹代仍旧低着头只是点头答应着，吴山老人的口气不知不觉变得象说书的讲男女恋爱故事一样了。

"今天我第一次看到你的身份证明，你原来没有父母兄弟，是孤身一人哪。不管你多要强，到连一个熟人也没有的乡下去只会心里难受，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我看你先别说到乡下那话，

暂且在这儿再忍忍怎么样？大概你也知道了，十吉死了，我一个人根本没法照应这个买卖。我那儿子又已经是那个样子了，况且即使他在也照样不行。我盘算着有合适的买主就把这家字号让出去。当然我现在手里没什么钱，但是我一个人不管到哪儿靠一张嘴总有饭吃。怎么样？你拿出干劲来当尾花家的阿姐，干得漂漂亮亮的，给这一带的人露一手行不行？”

吴山老人这番话完全出乎驹代的意料，她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吴山老人是个急性子，他看驹代没说不干，就一切由他定了。

“艺妓馆里有老头子在太煞风景，我就搬到附近去。驹代，你就干吧。这房子不是租的，十年前我重修过，地基是十坪〔27〕，地租五块钱，连店的招牌带房租，你给看着给我点儿就是了。待会儿我再告诉花助、雏妓和跟包的。万一你干得不顺手的话，你到别的艺妓馆去也行。另外你要是想重新开始招新艺妓也没关系，就照你的想法去办。能这样我就再高兴不过了。今后你好好干这个买卖，要是赚钱多了，那个时候你再给我点招牌费什么的，那个随你的便。怎么样？驹代，就这么定了吧？”

“老爷，这好事对我来说实在太突然了，我一个人真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

“所以呀，一切都有我来给你办妥，这事要定了我也好松口气。驹代呀，对不起，待会儿你给按摩大夫打个电话，我现在去洗个澡。”

吴山把发呆的驹代留在屋里拿了一条旧手巾到澡塘去了。驹代打完电话，坐在佛坛前想给火盆添点儿炭，突然她感到又喜又悲，心里百感交集，一下子用两袖遮住了脸。

注释：

〔1〕新桥：日本明治时代东京著名的妓院街。

〔2〕酒楼：专门为男女密会和客人姘妓提供场所。

〔3〕祇王：日本古代历史小说《平家物语》中的名妓，原受将军平清盛宠爱，后平清盛又有新欢，祇王被弃当了尼姑。

〔4〕迎火：系日本习俗，盂兰盆会前（阴历七月十三）迎先祖亡灵而用麻秆烧的火。

〔5〕打火：当时习俗，艺妓出门时要用火石打火以禳灾。

〔6〕彼岸：日本习惯将春分、秋分和前后各三天共七天称为彼岸。

〔7〕西南战争：1877年西乡隆盛拥兵反叛明治政府，攻打熊本，熊本在日本西南部，故称此役为西南战争。

〔8〕嘉永元年：1848年，时值西洋船不断到日本沿海纷扰的时代。

〔9〕义大夫：指十七世纪日本的竹本义大夫创立的一种曲艺节目净瑠璃，由一人说，有三弦伴奏。

〔10〕落语：一种类似单口相声的曲艺。

〔11〕中村吉右卫门：尾上菊五郎和中村吉右卫门都是当时歌舞妓的名演员。

〔12〕伊藤春亩公：1841年—1909年，即伊藤博文。春亩是他的雅号，日本第一个总理大臣。

〔13〕因业家：当时在东京京桥区的一家西餐馆。

〔14〕保名：净琉璃节日之一，内容是阿部保名同恋人死别后徘徊狂乱，十分悲痛的故事。驹代演这个节目预示驹代今后的命运。

〔15〕幕布：日本戏迷有向自己所捧的演员送幕布的习惯。

〔16〕合：日本容量单位，约等于0.18升。

〔17〕岁时记、俳谐：俳谐是日本固有诗歌形式的一种；岁时记是将俳谐

歙按诗中吟诵季节，月份排列的俳谐歌集。

〔18〕狂歌师：狂歌是日本的一种滑稽歌谣，狂歌师是以教授、歌咏为业者。

〔19〕江户时代：1603年至1867年这段时期，江户即现在的东京。

〔20〕吉原：战前东京的一条妓院街。

〔21〕魏尔兰：1844年—1896年德国著名象征主义诗人。

〔22〕碘仿：碘仿是一种收敛剂，在当时也用于治疗梅毒。

〔23〕布拉斯科·伊巴涅斯：1867年—1928年西班牙著名小说家。

〔24〕学仆：指为求学而在有学问的人家里寄食并料理家务的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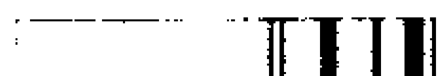
〔25〕莎乐美：英国作家王尔德的独幕剧《莎乐美》中的主人公。

〔26〕系车：纺车上的轮或钓竿等用于绕线的轮子，因文中与一系有关，如沿用系车。

〔27〕坪：一坪相当于3.306平方米。

胡德友　译

舞　女



一

地震灾害后的一个时期，电影还是无声电影。放映时需要解说员解说和一个庞大的乐队伴奏。那时，我是××大学的学生，因为在中学时学会了拉小提琴，所以常常提着琴到电影伴奏队去帮忙。这渐渐成了我的癖好，后来竟中途退学，沦为浅草公园里的一个伴奏乐队的成员。

不久，发明了有声电影，放映时不再需要解说员和乐师。当时正好流行美国的爵士音乐，乐师们无论是到舞场、咖啡店、歌舞剧团还是到别的什么地方，都可以挣得一百来圆的工钱，所以，还不至于担心饿肚子。我和原来在话剧团乐队的伙伴们仍旧留在浅草公园里，尽量到工钱多的地方，来往于各个歌舞剧团。最初一段时间，在台下的乐池里拉着琴，窥视着台上扭腰踢腿、排队跳舞的十多个舞女的大腿，这对我这个二十来岁的青年光棍来说，可谓是一件乐事。比起为无声电影作伴奏来，真是一种难以言状的

刺激。

后来爆发了满洲事变、上海事变，还有炸弹三勇士〔1〕的功绩等，时局一年比一年紧张。在当时，一发生什么事，就要举行灯笼游行之类的活动，总之，醉酒的机会有增无减。但谁也没有想到，其结果会是整个日本都陷入黑暗之中，别说酒，就连吃的都没有。银座一带，全是女招待当了舞妓、服装模特儿沦为街娼之类的传闻。那时是公园里武打戏、小歌舞剧的全盛时期，不管哪个戏班子都拥有二、三十名女演员或舞女。这些戏班子通常是十天或十五天更换一次节目，更换新节目的前一天晚上，按规定要进行通宵的舞台彩排，在青年男女聚集的这些戏班子里，这天晚上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

我和当时在大众歌舞剧团跳舞、艺名为花井花枝的舞女结识并同居，就是从舞台彩排的晚上开始的。那时我二十七岁，记得花枝是二十一岁。据她本人说，十六岁时在一家百货大楼的餐厅里当女招待，在一次看了宝塚少女歌舞剧后，就开始向往舞台生活，十八岁时成了浅草××馆的舞蹈研究生。她也和当时其他想当舞女的少女一样，认为只要穿上游泳衣似的舞装，踢着腿，拼命地跳，不久就会成为明星，带着丈夫当上班主。然而，能实现这种理想的仅占十分之一、二。其余的不管过多少年，活到多少岁，舞女仍旧是舞女，说不准什么时候和戏班子里的某个男演员或乐师勾搭上，分手后又和别的男人粘在一起，再到后来有了孩子，就只好过夫妇共同挣钱养家餬口的穷日子，一直到老。

我和花枝没有孩子，两人的全部收入加起来一共近二百圆，这在当时还混得过去。一个人干上一种谋生的行道，开始时还感到新鲜，时间长了往往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在乐队还不到二、三年，

我就开始厌恶起爵士音乐来。花枝当明星的美梦也破灭了，把跳舞只当做舞台上的劳动。一年到头没有一天休息时间，星期天也照例是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十点，把同一件事重复四、五遍。所以，当身体不太舒服时，就更厌恶自己的职业。

入春后，一个雪花飘洒的早晨。

那年春天，比以往任何一年的雪都多。记得还有过这样的事：晚上因下雪公共汽车和电车都停开，看戏的人只好在戏院里一直呆到天亮。

我俩在头天晚上就觉得有点感冒，所以都不想起床。我盯着闹钟，心里盘算着是起床还是不起床。可是，即使休息也不可能两人同时都休息，那么又谁休息呢。正在被窝里踌躇不定时，传来了公寓管理人不断叫花井的喊声。还是男人家穿戴方便，我急忙起床跑下楼去，原来是有一封我们的电报。上面写着：上午十一时十分到上野站，请接。这是在仙台某工厂当门卫的花枝的父亲发来的，通知我们花枝的妹妹已动身来东京。这之前他来过一封信，所以一看电文就明白了。那封信上说，妹妹千代美已经十七岁，她想来东京，希望给以关照。我只看过千代美的照片，所以，虽然花枝有点感冒，还是她去接妹妹，我就只好去上班。

第二场闭幕后，到晚上演出的第三场之间还有点空闲时间，我担心花枝的感冒，决定回公寓去看一下。到家时，正好她们姐妹俩洗完澡从澡塘回来。妹妹刚看到我就猜出了我是谁，还没等姐姐开口，就一下跪坐在门边，两手撑着地，说："姐夫，请多关照。"那天真的样子，实在招人喜欢。可是，常言说，初次见面的极好印象是后患之源，待到明白过来时已悔之晚矣。不过，

她也并不是什么绝色美人，和她姐姐一样，下部宽胖的脸，鼻子也不高，眼角下垂。但她那水色和表情却充满了青春的魅力。我看惯了棲息在浅草的陋巷里、涂脂抹粉的女人，所以，千代美在我的眼里，与其说是漂亮，不如说是高雅。这时她姐姐在澡塘里洗掉了胭脂的脸比起她来就更显得粗糙和不洁净。

花枝说，因为妹妹来了，已经给剧团打电话请了假。正好，早上开始下的雪已经停了，而地上还没有积起雪来。姐妹俩打算到公园去看看电影。我们三人一起来到大街上的中国餐馆吃了晚饭，然后我一个人去剧团。

千代美来东京，并没有什么具体的目的。父母叫她来，只是因为孩子多，为了减少一张吃饭的嘴。

我打算马上给她找个工作，比如在商店卖东西，或者到有钱人家帮工之类的事。但花枝说最好还是请人教她跳舞，练二、三个月后上舞台。一来她本人也觉得有趣，再则将来对我们也许会有好处。我想这也有道理，就立即请了心地善良名叫田村的舞蹈教师教她跳舞。

浅草公园附近，从入谷街到千束街，住着几位教授舞艺的老艺人。有的还组织自己的女弟子出去巡回演出，以抽取女孩子们的一部分工钱来补贴生活费用。

二

从外地来的少女，实在是太容易沾染上浅草这地方的风气了。每天早上起来，我和花枝来剧团上班，晚上不到十点回不

了家。所以，除了在一起吃早饭外，连和妹妹说话的功夫都没有。这样一来，有时我们回家她就不在，不知到哪里玩去了。这种情况越来越多，但是，无论从这里的风气来说，还是从我们的职业习惯来说，对此都不特别介意，也就没有说她什么，只是有时和她一起品评哪家烤饼店好，哪家不好。

有的晚上，因为第二天一早要去彩排，所以不等千代美回来我们俩就睡了。我们租的是只有六张席宽的房间和隔壁一间面积为两张席大小的厨房，所以，我和花枝只有挤在一个被窝里。千代美回来后，悄悄铺好自己的卧具睡在我们的旁边。

千代美来时还在下雪，现在公园里的樱花已经开始凋谢，算起来，她已来了两个多月。一天晚上，我突然醒了过来，千代美不知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和往常一样，睡在靠我近得几乎睡衣的袖子都重在一起的被窝里。只见她突然抬起头，象是窥视什么动静似地环视了一下四周，然后趴着伸手挪过甩在一旁的手提包，好象是在一张一张地数里面的钱，然后又把脸贴在枕头上。屋里虽然关了灯，但邻居和对面一家屋里的电灯还亮着，所以可以清楚地看到她正把眼睁得大大地看着天花板。我翻过身去，随便问了一句：

"小千代，睡不着吗？"

她默默地看着我，悄悄问道：

"姐姐睡着了吗？"

"干什么，有事吗？"

由于舞台演出的疲劳，花枝睡得象猪一样。千代美这才把脸靠近我说：

"钱，姐夫，给我保管一下嘛。要让姐姐知道，她又该说我

了。嗯，行吗？”

在她那低声恳求的语气和表情里，我第一次发觉含有一种孩子所没有的妩媚。

“钱？很多吗？”

“十五圆。”

千代美拿出放在被盖下的三张五圆券，半探着身子，就往我枕头下塞。这时，由于门外红色灯光的反射，我发现她从肩到侧腹全裸着，才知道她身上什么也没有穿。

“你光着身子？会感冒的。”

“把睡衣洗了，还没干嘛。”

那天晚上闷热得令人心里发慌，在仅六张席宽的小屋里，我被两个女人夹在中间，十分难受。一旦醒来，就再也难以睡得安稳。加上靠头放的书桌上的闹钟嘀嘀嗒嗒地响着，还有花枝的鼾声，更是难以入睡。为了睡得舒服一点，我无意识地往被盖外翻了个身，敞开睡衣的胸脯正好贴在千代美那不知什么时候掀开了被子的裸体上……。

天就要亮了，有人从窗户下走过，谈话声和脚步声打破了还在熟睡的小巷的寂静。一会儿，公寓的走廊里传来了进出门的声音。这大概是到哪里去演出的人通宵排练后才回来。之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我一面留神地听着花枝的鼾声，一面给千代美那事后的身子搭上薄棉衣。然后到走廊的洗脸间去，回来后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悄悄地钻进了花枝的被窝里。但还是把她弄醒了。花枝一下拉紧被盖，伸出手来顺势紧紧地搂住了我。

自从千代美睡在我们旁边以来，花枝一反以往在半夜向我求欢的习惯，而常常在天快亮时把我摇醒，可能她是想在这时不易

把妹妹惊醒。然而这天早上千代美却根本没有睡着，我又不能告诉花枝。也许是年龄已到二十四、五岁的缘故，这一年多来，每次同房，花枝都兴奋地大声抽泣。这次尽管身旁还有没睡着的千代美，我也只好任其所为了。

事完之后，刚睡一会儿，闹钟就响了。两、三个女人在叫花枝。她们是同一个剧团的舞女，混居在斜对面洗衣店的二楼上。那天是星期天，花枝要和她们去演第一场现代剧，所以必须比平时早去两个钟头。我开始工作的时间要比她们晚一个半小时，所以，当花枝顾不上洗脸就走了之后，起床时相对而视的就只有千代美和我两个人了。

昨晚，比起给千代美保管钱的事来，倒是那之后发生的事有许多更令人费解的地方。首先，她有如等着我似地，使我轻易地得以为所欲为，这是出于什么用意呢？其次是从她当时的情形来看，总觉得不象是第一次，似乎早已经历过这种事了。那么又是什么时候的事呢？是在父母身边时的事呢，还是来浅草后这短短不到一百天内的事呢？我开始用一种与昨天全然不同的目光，打量着千代美那和往常一样头缠毛巾，穿着毛衣和短裙的身段。千代美正在打扫屋子，我注视着她弯腰拿东西时的腰部和臀部，伸腰取架子上的东西时丰满的胸部和手臂。她似乎也觉察到我在打量她，看得出她是故意装出没觉察的样子，当两人的目光要碰到一起时，她马上慌忙调过头去，突然哼起练习舞曲来。那动作和态度，与其说是为了摆脱窘态，不如说是在捉弄人。总之，可以断定，在昨晚之前，她就已经不是一个无瑕的少女了。

这时，我突然想起，去年的这个时候，花枝顺便回家看望生病的母亲，回到了离别五年的故乡。她在家呆了一夜，回来时对

我说："现在的女孩子和我们当时完全不一样，她们不是聪明伶俐，而是老练，真叫人吃惊。我有个十六岁的妹妹，听说把她送到一家有钱人家去做工，还不到一个月就出事被那家的夫人给辞退了。"当时我没有特别在意，也就没有问她妹妹的名字，后来便忘记了。现在回想起来，可能那就是千代美。她今年突然来东京，准是又出了什么事，在父母身边呆不下去了。在我东想西想时，千代美已经收拾完屋子，又煮好了牛奶。快到上班时间了。

我坐在火盆边喝着牛奶，千代美又开始烤她姐姐吃剩下的面包。

"我不要面包，要吃你自己吃。"

"嗯，不吃？"

仍是平时的神态。她往自己的牛奶里放了一匙糖。

"不知中午姐姐回不回来？"

"她说中午在那里吃，可能没有时间回来。"

"我也想早点出去。"

"田村老师说什么了吗？没问问他？"

"他说，如果大众剧团不行，下个月就带我到新宿的什么馆去。"

"是吗？"

我拿起帽子，想约她一道出门，也想吻她一下再走，可又不好意思动手。我刚站起来，突然往前打了个趔趄，无意中一下抓住了蹲在火盆边的千代美的肩膀。她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动作弄得差点倒下去，我急忙拉住了她。

看来她完全以为我是故意的，也就顺势偎依在我身上，

说：

“姐夫，这可是秘密，可不许对任何人讲。”

“还用说吗？傻瓜。”我用力抱着她、吻她，然后对她说：

“下午一点半我在中国餐馆，来吧，嗯？别忘了，一点半。”

那家中国餐馆开在松竹剧团斜对面胡同内的拐角处，是剧团的人常去的地方。我想，即使大家看到我把千代美领到这里来，也比把她领到别处去要显得自然些。我和花枝在剧团的工作地点不在一起，工作内容也不一样，所以有时一天之内连说一句话的机会都没有，只有在演出时才能见面。其实，因为一个在台上，一个在乐池里，所以，与其说是见面不如说是见脚。

三

这天，第一场演出结束时，乐队刚奏完终曲，我就把乐器放在钢琴上，跟着大家一起出了剧团门口。外面是大晴天，街上的行人拥挤不堪。我斜着身子，穿过人流，从公园外的大街来到斜对面的胡同。这时，千代美已按时来到餐馆门口正等着我。

千代美的化妆倒还象个合格的舞女，但头发还是短垂发，戴着一顶红色的无沿帽，穿的是粉红色毛衣和绿色裙子。这身打扮，怎么看也和少女没有两样，所以，一点也不用担心会招来异样的目光。

说来也巧，平时常来的艺人们在这一天一个也没有来，全是

带着孩子的顾客。我拉着千代美的手和她并肩坐到一张桌子旁边，点了炒面、煎鸡蛋和下米饭的鲜咸菜，便抽起烟来。

“姐夫，我可以抽烟了吗？”说着，就从我放在桌子上的香烟盒里抽出一支烟来。

“你什么时候学会的？”

“火车上，刚抽时头发昏，真难受。”

“喝酒也一样哩。快别抽，又要头昏的。”

“嗯，喝酒也会头昏？”

“恋爱也一样哩，不是么，小千代？”

我低声说，用肩碰了碰她，故意盯着她的眼睛。可她一点也没有害羞的样子，胖胖的脸上露出酒窝，说：

“那种事，去问姐姐吧，当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才不问她呢，她和我又不是第一次。”

“说谎。”

“千代美，你和谁……”

“不知道。”

这时，我惊讶地发现她眼里含满了泪水，便急忙安慰她说：

“对不起，姐夫是和你说着玩的。”

“让二位久等了。”堂倌端来了我们要的饭菜。

也许是因为在外人面前，所以她没有哭出来。等我在煎蛋上浇好酱油，她拿起筷子吃了两、三口后，叫了我一声：

“姐夫。”

“干什么？”

“要是我们的事被发觉了，会把我赶走的。”

“别担心，不会被发觉的。”

“……”

“要出了什么事，我们一起逃走。行了，别说了，现在用不着担心这些。”

我正想转移话题，这时，看到坐在邻桌的二个事务员打扮的女人都在不时对着竖镜打量自己的头发，看样子是刚从西式理发店出来。

“小千代，你去烫个发怎么样？一定好看。”

“田村老师也这么说哩。可还没问姐姐。”她显得很高兴。

“那就去，今天就去。”

也不知是什么时候从哪里学来的，她做着舞台动作，把手放在胸前，扭动着身子说：

“姐姐去的地方，我知道。”

谈着谈着，不知不觉就要到第二场演出的时间了。我站起身准备算帐，这才想起钱包里还装着为她保管的钱。

“还给你，十五圆。”

“现在还不用呢。”

“不是要去理发店吗？得花五圆钱啦。”

我们一起穿过大街，来到松竹剧团前时，我说：

“好，快去吧。”

等她走后，我又穿过人群，拐向剧团所在的小街。这条小街有四、五家剧场、电影院，真可谓是剧团新街；还有七、八间打靶店，店前摆满了给中靶者的奖品；街上还夹着一些剧团的人常常出入的煮杂烩菜的饮食店；其他还有一些利用地震棚做的寄车

店。因为这里行人不多，所以，制作大型道具的职员们在背景摆在地上涂颜料。从剧团开着的窗户可以看见演员、舞女换戏装的情形。有的戴着假发伸出头和站在街上的人大声说话。天热的时候，有的裸着上身探出窗外，引来一群围观者，以至警察常常跑来干涉。现在正是樱花凋谢时节，葫芦池的紫藤花已经开始开放。剧团门口十分热闹，我也站在那里和伙伴们谈了一会儿话。

"大山，大山。"

从上面转来妻子花井花枝的喊声。她一身剧中古时龙骑兵的习惯打扮，把头伸出窗外，风吹动着头盔上的羽毛。

"刚才田村老师来找你哩。"

"嗨，吃中午饭了吗？"心中有鬼，就会问出这些废话来。

"序幕就要开始啦。"舞台监督从门口伸出头来通知在外面的人要开幕了。舞蹈教师田村留下话说，他在台球场，要我去找他。第二场的演出一完，我就去把他从台球场叫了出来。看他那表情，象是出了什么事。看来不是站着谈一会儿就能完的样子，我们便进了一家咖啡店。田村是歌舞剧在公园流行时颇有名气的舞蹈家，现在约四十岁。退出舞台后，有时也去市内的舞场。他和第二号富翁的西洋舞蹈家一起，四、五年前开始在二、三个公园剧团任舞蹈教师，在自己家里也办有舞蹈训练班。

田村一反过去多话的常态，只是一个劲地抽着香烟。喝了一大半咖啡后，他才吞吞吐吐地说：

"嗯，那个，我还没有对任何人说，我妻子都不知道，那个，是小千代的事……"

“承蒙您多关照，总之，刚开始，工钱的事嘛……”我想他是要和我商量让千代美上舞台演出的事。

“这我知道，”他又继续抽起烟来，“山村君，其实，嗯，出了件叫人为难的事。”

“什么，是千代美她……”

“我想花枝也未必知道，……那孩子，嗯，有坏毛病。”

“坏毛病……”我还是不明白他的话意。

“青年女娃娃里常有，无论什么地方的剧团里，都肯定会有的。”

他这一说，我才明白过来。

“偷东西，是真的吗？”

花枝和我所在的大众话剧团里，听说就在一、二周前，舞女屋里丢了钱包。也不知是谁的丢了，里面有多少钱，是谁偷的。以后似乎也没有人再提起过。可会不会就是昨晚上千代美托我替她保管的那三张五圆券呢？如果是，那么她又是什么时候去的剧团呢？她一次也没去过呀。我两肘撑在桌子上，心里感到十分忧虑。

“虽然不是当场发现的，但很可能是她。有个日大的学生来我家练习，说想请我帮他买曲谱，交给我二十圆钱。我清楚地记得把钱放在钢琴上的三本书上面了。那天除了那个学生和千代美二人来过外，其他没有任何人来过，我妻子和佣人都不在家。那个学生先走，后来只剩下小千代一个人，这就不得不令人怀疑了。小千代回去后，我打算把钱收捡好，却不见了。我想会不会放在衣袋里了，没有，找遍了家里所有可能放钱的地方，都没有。嗯，我想在没有当场发现之前，这事最好就你和我两人知

道，不告诉她姐姐为好，我也不告诉我妻子。因为一旦告诉了女人，有些本来很好解决的事也会弄糟的。"

"对，对，确实如此。"

"真可惜，性情好，表情也丰富。要说线条，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能有那样子，真没有可指责的地方。山村君，你说是吧？过二、三年，真可成一块好料子。那孩子不可能只跳一辈子群舞。只是无论如何也得把她那坏毛病改掉。"

昨晚我为她保管了十五圆钱，她现在拿了其中的五圆正在西式理发店烫发。这一切，我都不好意思说出来。

在剧团门口和田村分手后，我钻进舞台下的乐池里。最后一幕的演奏刚结束，我也顾不得饥饿，顾不得花枝，径直往合羽桥街的公寓跑去。

要是花枝回来了，事情就不好办，所以，我三步并着两步地登上公寓的楼梯。打开房门一看，千代美正在明亮的灯光下坐在她姐姐的穿衣镜前化妆。原来的短垂发变成了鬈发，前额上垂着鬈发的脸蛋和下午分手时的她简直判若两人。

"姐夫，滑稽吗？"

笑眯眯的一副娇态。她那可爱之中带有的几分娇柔和那既有处女的可爱又有成熟女性的魅力，证明刚才田村的夸奖决不是奉承话。我一下从背后紧紧地搂住她，感到她是刚从澡塘回来。具有弹性的肉体的柔软和温暖，真使人不敢相信和摸到二十五、六岁的花枝那瘦型身体时的感觉会有如此大的差别。

不知道花枝什么时候回来，为了把从田村那里听来的事告诉千代美，我拉着她的手说：

"来一下，有话对你说。"

“什么事，姐夫？”

“叫你来你就来呐，趁姐姐不在家……”

现在也不能带她出去，于是就拉着她的手爬到了房顶的晒台上。

晚春的夜晚，在低沉、阴暗的天空下，是房顶和灯光的海洋。遥远的上野山上闪动着稀稀落落的灯光。街上訇訇的响声中夹杂着留声机放出的流行歌曲的歌声。借着大街上商店闪烁着的霓虹灯光，我打量着四周，已过十点，所以，果然一个人也没有。晒台上有个竹凉台，我们走过去，我坐在上面，让千代美坐在我的膝盖上。我紧紧地抱着她，不断地吻她，看着她的脸。被闪烁的霓虹灯光映成淡红、浅蓝色的少女的脸，显得更加可爱、高雅和美丽。

这么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怎么会偷人家的东西呢？在偷东西时，恐怕连她自己也不清楚当时的心情。想到这里，我觉得她太可怜太可怜了。我把脸紧贴在她横躺在我怀里的脸上，强忍着就要淌下的泪水，什么也说不出来。这时，只听到从小巷里传来留声机的歌声。

若是朦胧的梦，也许会消失，

可思恋的爱情之火，又怎会熄灭。

爱情之火啊，是扑不灭的，

求求您，请别把我忘却，别把我忘却。

“姐夫，下去吧，姐姐该回来了。”

为了防止以后再出这种事，我本打算把从田村那里听来的关于二十圆钱的事告诉她，并且想对她说，如果需要钱，只要对我说，再多也给，哪怕是工钱的全部，只是不能再干那种事。可我

又担心她会因此而怕我，疏远我。因此，心想还是佯装不知，暗中注意的好。然而要万无一失地留意她，就必须分秒不离地守在她身边，但这又是绝对办不到的。时间长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败露。这一天的到来是肯定的。一想象到千代美被警察逮捕的情景，就想放声大哭一场。就如要生离死别似的，我用力紧紧地抱住她。

"姐夫，真疼。"

她对我此时的心情毫无觉察，用力挣脱我的手臂，狼狈地往下面跑去。

四

前面已说过，浅草公园里的各个剧团通常是十五天更换一次节目，其中也有十天更换一次的。据说，公园外的国际剧场建成后也要上演小歌舞剧。金龙馆、常盘座剧场的剧团里，常有二、三十名想以研究生名义当舞女的少女，尽管工钱只有十五、六圆，她们也不嫌少。当时是小歌舞剧的全盛时期，所以，有的舞蹈教师看到千代美的身材，便前来和花枝或我商量要她。我想，反正也不能长期象现在这样下去，花枝要千代美叫田村老师给一个肯定的答覆，她本人也等得不耐烦，总希望能尽快上舞台演出。

雇用我们的剧团名叫"大众"剧团，十天更换一次节目。从更换节目的前一天晚上开始，田村每天晚上都来，等当天演出结束后，就教大家练习下一次的新节目，直到深夜十二点。这种练

习一般要进行三个晚上。练习时，只留下一名弹钢琴的，演奏其他乐器的乐师到舞台彩排之前都没事可做，所以，这三天晚上，在花枝回家之前，我就可以和千代美毫无顾忌地戏闹到十二点过。

我想，如果千代美和姐姐在同一个剧团里工作，一旦她那坏毛病被发觉，成为大家议论的话题，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呢？姐姐给丢了脸，肯定会辞去大众剧团的工作到别的剧团去，妹妹被送回家乡或被从我们的公寓里赶出去。无论结局如何，我都不想让千代美离开我的身边，希望和她生活在一个屋子里。

第二天，幕间休息时，田村来了。他说，想来想去，觉得还是让千代美和她姐姐在同一个剧团里工作为好。因为就是把她送到别的剧团里去，出了事也同样丢姐姐的脸，结果都是一样的。各个剧团的艺人之间，随时互相都有联系，俗话说，恶事传千里，马上就会众人皆知。如果担心这一点，那就只好不让她到剧团而送到市中心的舞场去，这样在经济上还合算些 但是，如果要改变到剧团跳舞这一既定办法，就必须对花枝说明改变的原因。

昨天我就想把实情明白地告诉花枝，但又怕会因此而姐妹俩分开不住在一起，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想到这里，不觉叹了口气。田村见我这副样子，似乎也很为难，他说：

“由你我二人看管她。在本剧团，就是出了什么事，我们还可以设法敷衍过去，说不定比预想的还容易些。对你妹妹的事，我也不能袖手旁观。”

后来我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可当时我们两人都是不知内情心不烦。他认为我对千代美的关心纯粹是出于兄妹情义，我也把他看做是一个非假情假义助人为乐的好人。于是，我们决定白天

由田村对千代美作特别指导训练，从后天的舞台彩排开始，让她登台演出。

五月份已过了一半，相扑比赛就要决定胜负，街道的每个拐弯处都被听电台转播的人挤得水泄不通。

每天上下班、吃饭、演出和呆在舞女屋，千代美都和姐姐在一起，所以，我想她即使想犯那毛病也不可能有机会。随着时间的过去，我总算松了一口气。可是有一天我突然听到一件使人大为吃惊的事。那天，姐妹俩要和同屋的二、三个伙伴利用闭幕时间到法院前面的西餐馆去，我一个人回公寓去取忘在家里的乐谱。我取了乐谱下楼时，看到一个梳着日本发式风骚女人和管理公寓的妇人站在门口小声谈着什么。无意中停下脚步，一听，原来是那女人丢了戒指。她说从澡堂回来，把戒指放在镜台上，去房顶收晒的衣物回来就不见了。我急忙回到剧团来到舞女屋，她们都出去了。只有两三个人留在屋里，一个在睡午觉，两个在织毛线。我想搜妹妹的手提包，可她带出去了，只好作罢。等她们回来又都该参加演出，我也必须回到乐队去。

当天深夜里，看她们都睡熟了，我偷偷地检查了妹妹的东西。果然，在她手提包里的红色钱包内有一颗很象是那女人丢的戒指。那是一颗镶着小珍珠的白金戒指。再三考虑后，到天快亮时，我走出屋子，来到走廊里，拾起一张扔在地上的纸片，把戒指包在里面，趁没有人注意时，悄悄放在了管理人房间的窗台上。上班时，我偷空在千代美耳边低声地说：

“有件事要悄悄告诉你，上班后找个时间，可别告诉别人。”

闭幕后有空闲时间时，剧团的男男女女一个不剩地全都到小

巷里去乘凉。年轻人中有的在学摔跤、拳击闹着玩，其余的人围着他们起哄打闹。我趁这个机会向站在那里的千代美递了个眼色，然后故意朝人多的大街上走去。

“小千代，你钱包里的戒指，姐夫拿了。”

“嗯。”

她并不显得特别吃惊，边走边看电影广告牌。

“可不能背地里拿别人的东西。你的事，姐夫全都知道。”

千代美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

“田村老师的钱的事，我也知道哩。可不能干那种事，嗯？”

我们来到松竹剧团旁边，这里行人不多，我拿出两、三天前领来还没动过的工资袋说：

“这个，给你，好吗？以后需要什么尽管对姐夫说，姐夫给你想办法。”

她只是老老实实地一个劲地点着头。我想把捏在手里的三张十圆券给她，可她不伸手接，想塞在她衣服口袋里，她又没穿外衣，衬衣上也没有可装的地方，在人来人往的街上，实在无法，我只好说：

“回去后给你放在手提包里。”

戒指的事和田村的钱那件事一样，就这么过去了。也不知我放在管理人房间窗台上的戒指后来怎么样了。后来才听说，那风骚女人、戒指的主人是旅馆负责人的私娼，不久迁到别处去了。

五

不久，到了入梅季节，接着就是日头当空的炎热天气。对于干我们这种行道的人来说，最难熬的就是热天。那乐师们膝盖碰膝盖坐在一起的乐池，别说是夏天，就是冬天也不是一个呆着舒服的地方。也许在观众看来，似乎是只要把乐器弄响就行。可实际上，在冬天，从舞台袭来的冷空气会使脚趾冻得失去知觉。然而，这比起夏天的苦处来还算是好的。夏天，室内充满了热气，加上没有通风的地方，舞女们疾速旋转扬起的尘埃扑满整个淌着汗水的面孔，可不是一般人所能忍受得了的。

舞女们也许绝对不会轻松，但每当换场、变换人数时，还可以稍微休息一会儿。可是，十多名乐师却要挤在如臭水沟的洞穴一样的乐池里，有的长节目要一动不动地连续演奏近两个钟头。待闭幕时，已精疲力竭，出来时脑子里嗡嗡地连别人说的话都听不见。回到公寓后，三人同睡在一间狭窄的小屋子里，闷热的晚上，更是无法安睡。我们三人谁也顾不得好看不好看，也不管难为情不难为情，全是赤身裸体的，这样一直要坚持到刮秋风的时节。

七月初，在观音堂举行鬼灯市〔2〕的一天晚上，花枝姐妹俩被伙伴们邀约去观赏灯市。我因为要记新剧目的乐谱，闭幕后便立即回到家里，一丝不挂地正想去淋个澡，这时，千代美提着风铃一个人回来了。

“你姐姐呢？”

她说开始在一起，后来在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里走散了，所

以只好一个人走了回来。和平时从剧团回来时一样，她边说边把身上穿的一件一件地脱下来挂在墙上，一直到只剩下一条裤叉。然后又跷起二郎腿坐在窗台上。

我把风铃吊在窗檐上，在她身旁坐下，双手抱着她的身子。她害羞似地默默看着我，好象有什么话要说。

自从天热以来，我们就比较疏远了。可这天晚上，花枝不在家。为了避免被外面的人看见，我先把灯关掉，然后才把她抱到席子上。似乎她也想这样，就偎倚在我的胸脯上。突然，她抬起头来说：

“姐夫，我，感到有点异常哩，好象有孩子了。”

六

过了两、三天，一个开始练习新节目的晚上，因为是一般练习，所以没有我的事。演奏一结束马上就回到了家。但热得难受，就去洗了个澡。出澡堂后，手里拿着布帕子，在大街上慢悠悠地逛着。我是想好好地考虑一下对千代美怀孕的处置。走着走着，不觉又转到了六区的剧团街。

观众散去后的六区突然变得微暗、寂静起来，和大街的夜晚不同，这里有它特有的情趣。我从学生时代开始带着好奇的心情拉小提琴以来，就喜欢在演出结束后到剧团街散步。因为这颇具有吉原大引后的那种风情，还因为能使人自然而然地回想起过去的恋情而产生一种悲痛的心情。

剧场内那演出时比白昼还明亮的灯光全都熄灭了，只有锁着

的剧场大门口和留在装饰着电影剧照的橱窗里的昏暗灯光象皮影似地照射着来排练的男男女女。有的时候，许多职工在电影院高高的屋檐上搭着梯子更换大幅招牌画。冬天，他们在路中央烧起篝火，那火光一闪一闪地照出站在黑暗中观看的人们的面孔。夏天，一对一对穿着衬衫的演员和舞女们趁排练的空闲时间，找个凉爽地方谈情说爱。从小巷那边传来各剧团排练歌声和钢琴声，起着为这情景作伴奏的作用。想到练习完回家时花枝第一次领我到她租的房间里过夜那天晚上的情形，自那以后已转眼过去了五年。今天，又预想着因她妹妹怀孕而必然导至的同居生活可能引起的波澜以及会产生的各种后果。

突然，有个人走来站在我的面前。

“大山君，在这里碰到你，正好。有件事想和你商量。”

原来是舞蹈教师田村。

“她又偷什么了吗？”

“边走边谈吧。其实，干出了一件实在对不起的事。”

“她又干什么了？真叫人操心。”

我心里只想到千代美又犯老毛病了。

“实在为难哩。嗯，请你别发火。只求能得到你侠义心肠的宽恕。”

“到底怎么啦？”

“嗯，是这样，千代美怀孕了。那男的，哎，真是白活了几十岁，就是我啊。”

我的心真象被狐狸抓住了似的，这太意外了，实在是无言以对。

田村把我领上架在池子上的八孔桥，靠在栏杆上：

"她来我家练习的时候，终于，哎，我这算什么啊。也许你会认为我是个干坏事的家伙，你就宽恕了我吧。如果这事被花枝知道，她又去告诉我妻子，可能我就在这块地方呆不下去了。说起来都不好意思，我现在的生活是靠老婆支撑着的，她家是金泽的富翁。要是闹离婚，那我就会被从那个家里撵出来而不得不自立。并且，现在我又不能上舞台了。所以，那个，真不好意思开口，你能替我当罪，说千代美的孩子是你的吗？求求你了。她们总是姐妹情份，只要向花枝陪礼道歉，她也就会算了。行吗？当然，虽然小千代还可以上一、二个月舞台，但她怀孕期间的生活费都由我负担。当然，这完全是我自作主张的想法，你看能这么办吗？嗯？行吗？就帮我一把吧，嗯？能商量吗？"

"千代美同意这么办吗？"

"其实，昨晚和她谈过了，她说只要姐夫同意就行。"

我的脑子里乱糟糟的，映在池水里的灯火就象要把这一带烧起来似的，喷水的声音听起来就象是锯子在锯东西。田村还不知道我和千代美的关系，正如对我隐瞒她和田村的事一样，千代美也没有把和我的关系告诉田村。因此，千代美肚子里的孩子不管是男是女，在生下来之前，就无法判断是谁的。

不知为什么，这时，我心里产生一种连自己都无法表达的激动。我希望千代美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总觉得是我的，也必须是我的。到时看花枝的态度如何，就是和她断然分离也无所谓，然后带着千代美去过新的生活。

我默默地看着映在水中的灯光，田村以为我把一切都答应下来了。

"真不知该怎么感谢你对我的友情。我还得去教她们练两三

段。怎么样，我们一起……”

说着，他先动身走在前面，经过池边，拐进漆黑的小巷，来到大众剧团的门口。四、五个歌手和舞女穿着衬裙一样的练习服一会儿站一会儿蹲地在乘凉。舞台后面搬背景进出的太平门虚掩着，从门口射出舞台的灯光、传出歌声和乐声，听得见田村老师的弟子、舞蹈教师松田正在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地给舞蹈合拍。借着暗淡的灯光、我挨个地凑到在外面乘凉的人旁边，看花枝姐妹俩在不在里面，结果一个也不在，看样子正在舞台上。

七

等她们俩练习回来后，我决定当晚立即把关于孩子的事告诉花枝。但一看她那一无所知、因练习和炎热而疲惫不堪的样子，又不忍心开口，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两天，三天，时间越久，越是难以启齿。但是，姐妹俩每天都要一起进澡堂，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事不可能不被花枝发觉。

不知不觉过了盆兰节，马上就要到秋天了。一天，到傍晚点灯时分，突然雷电交加，下起倾盆大雨来。剧演完时，我打算冒雨回家，可到外面一看，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万里无云的晴空中挂着明月，凉风吹扫着松竹剧团前的大街，使人感到冷飕飕的。我想，今晚可以好好地睡一觉了。一进屋，就把我们和千代美的卧具从壁橱里拉出来铺好，倒头就睡。不一会儿，姐妹俩一起回来了。

“有点冷吧，今晚可以睡个好觉啦。”

我主动打招呼，可谁也不理我。要是平时，她们一进屋就喋喋不休地讲起舞台或剧团里的传闻，或是接着谈论路上提起的话题。可今天两人都象陌生人似的，各自只管默默地脱衣服。看情形，再看她们的脸色，我心里想，事情到底发生了。我闭着眼，假装睡着了。千代美背朝我睡着，花枝打开窗户，脸向着窗外，象是在检查晒的东西是否已经干了。过了一会儿，突然发出抽泣声。我起身抚摸着她的肩，说：

“别感冒了，你这是怎么啦？”

“怎么啦，你得了吧。”

她轻轻地想把我的手推开。

“花枝，都是我不好。来，坐下，有话对你说。”

我拉着她的手，让她坐在卧具上。千代美把薄棉衣拉得高高地，脸都给盖住了。

“您，您和千代美在一起吧。反正没有我您就好了。”

“看你说些什么呀。原谅我吧，嗯？花枝。”

“我这一辈子也只是个只配跳群舞的女人，被您抛弃也是理所当然的啦。千代美将来是有希望的，就请您今后多关照她吧。”

“尽说些毫无道理的蠢话……”

“您和千代美在一起不是很好吗？我即使是一个人也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一个女人，不管干什么，也不会过不下去。我，是不会老呆在这里的。”

“真拿你没办法。千代美，你，还不快给姐姐道歉。”

“姐姐，对不起，”

千代美翻身起来同时两手撑地，还没说完就又胡乱地钻进了薄棉睡衣里。

我和花枝只好相对而视。我没有什么可辩解的，也说不出安慰她的话来。花枝也不能老是没完没了地说气话。她到底是个天生的老实女人，对任何事都从不固执己见争个高低。然而，她也并不是个性情忧郁的人，情绪好时还带头调皮打闹。在剧团里，每当舞女们之间发生争执时，她总是充当调解的角色。所以，不管是妹妹或我，只要一个劲地给她陪礼道歉，她也就不好再怎么样。我抱着她，她把头靠在我躺着的胸口上，只是抽抽嗒嗒不停地哭泣。我半蹲半坐地伸手关好窗户，然后闭着眼象哄孩子睡觉似地抚摸着她的背。

外面的风似乎刮得比较大，上次千代美买回来的风铃不停地发出摇动的声音。花枝一动不动装做睡着了，但直到天亮，不断滴着的泪水还在打湿着我的胸膛。

记得花枝和我一起生活是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她二十一岁的时候。当时，她工作的剧团在池子对面的××剧场。后来因为闹分裂，其中的一部分组成了现在的大众剧团。在这之前，我离开了浅草而来往于市中心各个舞场。就组织大众剧团的事，认识我的乐师们来劝我，于是我又回到了浅草剧场。第一次见到花枝是在一个舞台彩排的晚上。那天深夜十二点时，剧团的头头请我们吃清汤荞麦面或面条。当面店的人把食物送到观众席时，舞台上的人都争先恐后地跑下舞台，有的端着碗站在乐队周围就吃起来。

我偶然一回头，花枝就站在身后。我说喜欢吃荞麦面，花枝说她更喜欢吃面条。我们打开盖子看后，相互交换了各自手中端

着的大碗。这就是我们亲密关系的开始。从那以后，我们常常抽幕间休息时间去喝咖啡之类的东西。在每十天一次的通宵排练中，我们两人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后来，经常躲在立着的舞台背景之间、或者是舞台下堆放着的作布置用的竹席后面幽会。

在这之前，我曾有一个在舞场跳舞的女人，但她有个富有的丈夫，到她那里去过夜必须事先约好。有时还不得不在半夜东逃西躲。正当我急于找一个没麻烦的女人时，花枝不是为我补衣服就是给我织毛衣，对我十分体贴，我就迫不及待地和她在一起了。最初一、两年，想到自己在乐队拉小提琴是为了自己心爱的人跳舞，更激起了我炽烈的艺术热情。每天上班回家还有三顿饭，两人都总是在一起。回家时一起走在隅田公园里，也不知一起划过多少次小船。到现在已过去五年，花枝已二十六，我也年过三十岁了。

因此，她口头上说象原来那样一个人也无所谓，但实际上并不是能轻易下得了决心的。我们三人都觉得难为情，故意以一种旁若路人似地态度过着日子。后来还是花枝先开口，她说，我们俩在一起过了五年都没有孩子，所以，想把妹妹的孩子抱来抚养。

我揣摸着她的心思，不由对女人的那种容易灰心和软弱的性格产生了一种同情心，同时，内心涌出一种男子汉难能可贵的感情，就是决心今后再也不让花枝担心了。千代美的身子一天不同一天，以至不知情的人也容易看出来。她在一段时间里因心脏不好没有上舞台。我们居住的合羽桥街的附近是公园艺人们的窝，同一幢公寓里就住有三、四个同行。所以，千代美的事自然就成了澡堂、国营市场等场所的谈论话题。看来千代美也确实有些难

为情，白天不出门，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扫除、织东西、做饭，象女佣人一样地过着日子。不觉过了十月和十一月的酉日庙会，再过一段时间街上就该热闹起来，到那时，到处都是表示年终大拍卖的灯和旗子。

千代美的身子显得越来越笨重，上下楼都感到困难。舞蹈教师按原来的约定，每个月暗地里送来三十圆钱。我和花枝商量，决定送千代美到孕妇所去。当时，寺内商店的羽子板市〔3〕已过，孕妇所的接生婆说，千代美已怀孕八个月左右了。

八

按惯例，浅草公园里的剧团一般都是十二月三十日停演一天，在这天排练两三个来年正月上演的新节目，三十一日开始新的一年的演出。因为新年头三天，祭日、星期天、十五、十六日要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十点连续演出四、五场，大家太累，根本没有排练新节目的时间。这一个月，除了要增加工资外，剧团每天还要发给每人一个装有两、三圆钱的叫做“场满包”的袋子，一般勤杂工也不例外。

除夕这天，演出比平时结束得早，天黑后一会儿就完了。每年的这一天，我和花枝都是先回公寓，然后出去买过新年头三天的东西。公园内外的商店、饮食店全是一派通宵营业的景象。十二点到二、三点钟时，大街、公园里挤得几乎无法行走。这些人中，有年初第一次去参拜神社、惠方诣〔4〕的，有刚从神社回来，手里拿着表示得福免灾的茧球、咒符的。

平时，花枝都穿西服，可是每年的除夕这一天，就喜欢穿上袖子老长老长的和服在街上行走。每到除夕的前一天就更换那明知披上披肩后就根本看不见的和服内衣的领子。她用脚后跟踩着和服的下摆，一面整理一面穿，这对她们这种职业的人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所以并不需让人等多久。她穿上外套，系着和服腰带，站在穿衣镜前照镜子。这时，象突然想起来似地说：

"嗨，您去叫一下小千代嘛。"

"现在去叫？还要准备，已经很晚啦。"

"可是，怪可怜的。又是她来东京后的第一个除夕。虽然在孕妇所比在医院里要强些。"看来，事情过后，她在内心深处还是疼爱妹妹的。特别是把千代美送到孕妇所以来，在演出回家后，花枝怕妹妹寂寞，经常打电话把她叫回家来。千代美也时而在舞后我们不在家时来打扫屋子、洗衣服。我真担心她在我们不在家时来，连她姐姐的东西也会丢失。幸好到现在为止，似乎还没出什么事。

"那，我这就去打电话吧。"

我看看花枝的脸色，刚要到走廊，正好千代美上楼来了。

"正想打电话约你一起去买东西呢。"

花枝叫她重新化妆，并把自己的旧外套和披肩借给她，以便遮住那非同平常的身子。然后三人一起，先去参拜了观音。在寺内商店里买的东西，我们三个人的六只手几乎都拿不了。我们本想在梅园吃糯糕豆汤，但店内坐满了人，就经过传法院的后门，进了平时演员们常去休息名叫森永的西餐馆。

不知为什么，这一年的这天晚上的情形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至今忘不了。在熙攘的人群中，花枝爱怜地注意着时时保护

着笨重的身子的妹妹，千代美乖乖地听姐姐的话，这些使我感到我似乎成了一家之主。同时，也使我觉得就要结束我那自成为六区小提琴手以来度过的十年放荡无羁的生涯。这似乎是悲，又似乎是一种期望。总之，可以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沉痛感。之所以产生这种心情，也许是因为这时正从弁天山传来的钟声使自己意识到已年过三十又二了；也许是因为今年的除夕比往年暖和，以至可以不戴手套和围围巾；也可能是因为早上下雨中午放晴后升起的薄雾所罩着的朦胧月亮使人感觉不到这是除夕之夜。

我们三人来到结帐台前面的包厢，正好有一家带着孩子的顾客吃完饭起身要走，我们马上进去坐了下来。后进来的人就很难找到空位，以至有的在桌子间转两圈后只好走了出去。花枝叫来小女招待，说要对面包厢里的客人吃的那种菜。我无意看了看对方，原来是一个艺妓打扮的岛田女人和一个喝着啤酒、五十开外的老头。不料，他一看到我，就打起招呼来：

"大山，明天又该开始忙啦。啊，恭喜恭喜。"

"您总是那么健康。"

"哪里哪里，您是知道的，这要不是女儿就好啦。哈哈哈……"

他笑着，一口气喝干了那女人给他倒的啤酒。

这老头是个剧作家。是我从电影院转到歌舞剧团时认识的。他既写武打剧本也写歌舞剧本。但那时是个没有固定住所的单身汉。当他喝醉酒时，得意地对大家说，二十岁时和某饭馆的女招待生了个女儿，长大后当了向嶋的艺妓。后来父女俩相遇，便以父女相称住在一起，过着不愁吃穿的隐居生活。还说，只要孔子提倡的孝道还存在，哪怕不拜观音菩萨也不要紧。这常成为人们

的笑料。想起来，给他倒啤酒的女人很可能真是他说的那个女儿。这两三年来，在公园的任何剧团都没见过他的影子。

“老师，我还以为您把浅草给忘了呢。”

“学着芭蕉的样子，周游各地，逍遥了一圈，还是东京好啊。东京又要数浅草第一，这可是个身有三贯不求人，威风三次不愁吃的地方啊。”

店里越来越挤，总觉得随时都会被人赶起来似的。我们和老头先后走出餐馆，在演出街的十字路口分了手。我目送盘着发的岛田艺妓消失在人群中，突然产生一种奇妙的心情。原来自己从不在意的这两个以父女关系相处的人，不正预示着千代美和我今后的命运吗？雾散了，我们走在渐渐明亮起来的月光下。我不时转过头去从侧面看千代美的脸。

九

一直到十五、十六日的探亲节后，六区才不再那么拥挤，显得清静了些。在这之前，我们每天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十点连续演出五、六场，个个都累得精疲力竭。一段时间里，几乎把千代美和其他所有事都忘记了。当早晚上下班所经过的街道又恢复到平常的情景时，才想起千代美已连续两、三天没来过了。花枝提议想在明天抽空去看看。刚好在那天早上，我们正在喝牛奶时，孕妇所打来电话，说千代美在早上二时几分比预产期提前半个月分娩了，大人和小孩都平安，生的是女孩。在听到这个消息的同时，我脑子里不由自主地又想起除夕夜晚碰到的那位好久不见的

××老师。

无论看到任何人刚生下的婴儿，我都会产生一种近于恐怖的不快感，所以尽量避而不见。更何况这次就如将要打开谜底一样，马上就要判断出千代美生的孩子是我的还是田村的，所以就更增加了一层恐怖感。演出完回家后，我说有点感冒就躺下睡了，没有去孕妇所。深夜十二点，花枝回来说：

“和千代美长得一模一样。”

我的胸口就象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连正眼看一看花枝的勇气都没有。

“说是要我这个当姨的快点给取个名字，还说区公所就在附近，要我去给她申报户口也行。你说该怎么办啦？”

花枝和我同居五年，算起来今年已是第六个年头，还没有入户籍。我们决定同时办理入户和孩子的出生户口，考虑到在接生婆面前的体面问题，决定我去申报户口。

我们俩躺着商量给孩子取名字。千代美来东京的那天在下雪，为了纪念这一天，想给她取名为雪子；孩子是正月出生的，又想叫松子。考虑的结果，决定叫雪子。距那之后将近一个月，千代美恢复健康抱着婴儿回到了公寓。当时，单凭孩子的长相，还不能判断她的父亲到底是谁。然而眼前更重要的是千代美是否仍旧和以前一样留在大众剧团跳舞的问题。

“千代美，这以后你打算怎么办呢？”

当花枝向妹妹提起这事时，一个更意外的问题使我们大吃一惊。就是千代美说讨厌当舞女，不想再干了。

“那就在家休息一段时间吧。”

“我，想去当艺妓。”

“艺妓？”我和花枝都吃惊地看着她，一时说不出话来。

“上舞台需要排练什么的，确实烦人。可是当艺妓还得学三弦……。”

“说是只跳舞也行哩。”

千代美在孕妇所期间，和一个从大森来的怀孕的艺妓很要好，从她的话中可以知道，千代美就是受了大森艺妓的劝诱，才讨厌当舞女的。

花枝原来是饭店的招待，后来当了舞女，所以对社会上的事当然也知道一些，至于艺妓的内情就不一定都了解。

我打算去拜访一次除夕晚上碰到的那位剧作家，听听他的意见。但因不知道他的地址，所以没能见面。反正要等千代美完全恢复健康以后再说，这事就拖了下去。千代美把照料孩子的事交给姐姐，我看她那样子，很容易变得懒惰，心想，当艺妓倒无关紧要，可以后还能长住在这公寓里吗？

一天晚上，花枝因为要排练，演出完后留在剧团，我一个人先回家。等千代美把孩子哄睡后，我们拿出放在食品柜里的糕点，喝着茶。我若无其事地问她：

“小千代，你知道艺妓是干什么的吗？”

“叫到家里去给酌酒罢。”

“是吗？那是舞台上也有的，谁都知道。那之后还有舞台上不能干的事哩，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大致也知道。”

“知道？是吗。在孕妇所时，连那种事也问过了？”

“不问也知道。那个艺妓不是肚子里有了小孩么？”

“那是因为她有丈夫吧？”

“丈夫？可不只一个。来看她的男人就有两、三个哩。”

无论是在性格还是在体质上，千代美和花枝都完全不同，所以，她的职业和生活也许就当然应该不同。我想，这时正好可以证实这之前没说出口的她和田村的关系，于是我又转弯抹角地说：

“是吗，来好几个男的？可不见得都是那种关系吧？”

“不过，是不是看那样子大概就可以知道。”

“也是啊。你倒比我聪明，比如你和田村的事，我在听说之前就没有觉察出来。”

“谁说的？”她睁大了眼睛。

“他自己呀。关于孩子的事，你那么对他说，他感到为难，就向我坦白了。”

“原来是这样。”

“可别生气，田村和我，谁在先？现在我都想知道。”

“那种事……忘了。”

“要是我就不会忘，自己做的事可不会忘哩，全都记得。那是闷热得睡不着觉的一个晚上，第二天我和你开玩笑闹着玩时你不是还生气哭了么？”

她半挡住自己的大眼睛，向我递送着秋波，突然抽去烤火的手把我的手抓住，含情脉脉地说：

“姐夫，想和您好好地玩玩嘛。嗯，姐夫？我真受不了啦。”

那声音，那紧紧偎倚着我的神态，已不是这之前那孩子似的千代美了。连想到她偷东西的癖病，使我不由感到在这少女的体内潜藏着一种社会上称为淫妇、妖精之类的东西。

这太可怕了。但又想到，如果今晚上就这么过去，那说不定她在明天或什么时候就又会去勾引田村。只是为了防止这一点，我尽管觉得对不起花枝，还是趁她不在，又和千代美发生了那种关系。

十

舞台彩排时，我和花枝都只有在天亮时才能回家，所以，在一个彩排的晚上，花枝向千代美交代好牛奶等有关照料孩子的事后就出门了。

排练结束后，七、八个家住同一个方向的男女不约而同地走在一起，谈着话从演出街来到大街上。农历二十日的下弦月远远地挂在从合羽桥通向入谷的笔直的小路尽头。路灯还亮着，一排排房屋下还是一片漆黑，但回头看走过的六区那边，天空已呈现出微红色，曙光映在电影院、剧场的一侧，鲜明地勾画出建筑物的轮廓，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夜晚和拂晓的交替。

女人们都想早点回去睡觉，没有人去注意街道的情景。而我每当看到这些平时看惯了的街道所发生的变化，就不由得想起这些年来自己所经历过的事情，沉浸在充满柔情的哀愁之中。这种伤感又使我产生特别留恋过去的心绪。因此，在舞台彩排后回家的路上，和同一剧团的艺人们这样一起谈着话，走在这比深夜还寂静的黎明的街道上，总感到新奇如初。这时，我不仅想到花枝、千代美和我之间的关系，还总喜欢带着戏剧性色彩去想象和我一起走着的这些人的身世。多么愚蠢的空想，多么卑俗，多么

平凡的伤感。然而正是这种平凡的伤感，才能在这十多年的岁月里，沐浴着舞台的尘埃，一日不停地演奏着爵士音乐。

这时，街道两旁的路灯已经全部熄灭，可以看见拐过田原街转弯处而去的电车，曙光早已照射着六区建筑物的屋顶，刚才还处在黑暗之中的合羽桥道路在朝阳下伸向远方。但是，街上还没有卖牛奶和卖报纸的，也没有行人。停在路边的出租汽车里，有的司机还在睡觉。

这里有一家主要是汽车司机光顾的通宵营业的饭店，我说今天的早餐就在这家饭店吃点蚬汤或炒紫菜饭，可花枝心上总是惦记着孩子，所以我们就在小巷的拐弯处和大家道别回公寓去。

回家一看，只有婴儿香甜地睡在被窝里，却不见千代美的影子。花枝备好早餐，在气炉子上烤好一片吃剩的果酱面包，开始吃起来，可千代美都还没有回来。这天是新节目开演的第一天，下午上班，我们把闹钟拨到十一点半就睡了。千代美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到十一点半都还没有回来。她不在家，就不能把婴儿放在家里，我们想是否寄放在管理人阿姨处，但还是不放心。最后，花枝把孩子裹在薄棉睡衣里，我拿着奶瓶，往剧团走去。

舞女间的门一年四季都敞开着，就是冬天也不例外。我们刚进门，就有人嚷起来：

"呀，奶娃娃，真好玩。"

屋子里排列着化妆台，全团三十多个舞女，几乎都站起来欢迎我们。不用说，她们都知道这孩子不是花枝而是去年在这个剧团呆过一段时间的花枝的妹妹生的。看来，只是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当看到我拿着奶瓶一起来到这里时，她们就表现出一副不用问就证实了自己的猜想的样子，有的说牛奶已经凉了，给放

在镜台下的烤手炉上热。我本想先看大家见到孩子时会说象谁，然后再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去听她们的背地议论。从大家现在的这种情形看来，我的企图落空了。

也许社会就是这样的吧，大家只对那些尚不清楚的事情感兴趣，才这呀那地去议论，品评。无论什么事，一旦水落石出，也就那么一回事，人们也就不再去过问它。特别是对浅草公园的舞女们来说，和她们自己的身世比起来，就更没有兴趣去议论孩子的父母呀长相之类的事。也许是因为在她们出生的街道，住的附近，常有丈夫和带来的女儿、养父和养女、公公和儿媳之间的事。所以，对我和千代美之间的事就更不以为奇。浅草公园的舞女们大多数是大杂院里长大的，家里没有余力供她们上女子学校。如果她们不上舞台，其中的大多数就得去当女工、女招待、保姆、汽车售票员，用挣来的工钱去补贴家里的生活。因此，她们对照料孩子的事都很内行。在花枝出场的时候，手空的舞女一边化妆一边给孩子喂奶，把刚脱下还带有热气的衣服挂好。有的还睡在孩子身旁，看着孩子的小脸蛋，轻轻地哼着摇篮曲。看得出，她们是多么希望有孩子，或者是自己没有孩子能对别人的孩子表示自己的亲昵也如愿了。浅草公园里，无论哪个剧团都有几个两代人在剧团里生剧团里长的艺人。我想，将来，由千代美生、花枝养大的雪子不也是如此吗？

十一

那天夜里，我们演出归来，仍不见千代美的身影。她说过想

当艺妓，我想眼下不会回来。但也不能就此不管，所以，当天晚上，花枝到孕妇所去打听千代美提到过的那个从大森来的艺妓的住址。结果，说是当时没有从大森来的女人，可能是弄错了，说不定是现在在牛道的那个人。花枝打听到了那人的电话号码，我打电话一问，对方回答说，在孕妇所认识一个舞女，但一次也没有来过。千代美就这样失踪了。

过了四、五天，千代美寄来一封信。果然是通过在孕妇所时认识的从牛道来的那个艺妓的介绍，现在在平井街的一个艺妓家里。信上还说，想送钱给我们，希望到那里去取。

为了了解情况，我和花枝商量后，等当晚的演出完后，我就坐上出租汽车，按门牌号数，找到了她们的住处。迎接我的女主人五十开外，看起来比想象的好得多。她说，牛道的那个女人就是千代美在孕妇所认识的那个女孩子。关于千代美当艺妓一事，需要父母的同意书，并委托我们办理这一手续。说只要办好手续，就可以保证付给二千圆预支费。当时千代美也在场，我说，关于父母同意一事，必须和花枝商量，现在还不能答复，最好千代美亲自回去一下。这时，先后回来两个艺妓，都穿着花俏的裸肩露胸的服装，和要上舞台一样。一个脱下露肩的衣服换成平时穿的西式服，另一个则脱下衣服光着身子到电话机旁打电话。刚才还静得没有人似的屋子，突然变得比舞女间还妖艳起来。我准回去，说：

“今晚我就对你姐姐说，可是，仙台方面的事，你要是不来一趟……”

不知女主人是怎么考虑的，她对千代美说：

“这就一起去一下吧。还是早些好哩。”然后对我说：“那

就这么办吧，现在天色还不太晚……”

因为有的事不好当着女主人的面讲，我说：

“那，就这么办吧。”

“在百忙中，实在劳您费心了。”

我穿好鞋走出格子门，千代美穿着红鞋绊的漆木屐，在平时穿的平布衣服上披上借来的日本外套，从厨房门跑上来紧紧靠着我说：

“是坐公共汽车还是乘省线去呀？”

“第一次来，我也弄不清楚。这里还真热闹哩。”

也许是晚上十一点过了吧，街上行人来来往往，有给艺妓拿三弦琴的，有剧团的小角色，有艺妓。在这条小街上，到处是供和艺妓游玩的场所，反而比向屿、浅草还显得热闹。

“乘省线的话，要在藏前下车转乘市营电车吧？”

“坐公共汽车也要换车哩，因为是去龟井户的。”

那是四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商店密布的大街上，还满是赶夜市的人们。我们不知不觉来到一座桥附近，桥下是黑洞洞的河流。看得见几对倚在栏杆上低语的男女。这给人一种有突然来到了隅田公园的感觉。

几天不见的恋情和这意外妖艳的夜景，使我不禁伸出手来搂住千代美系着和服腰带的腰，她也故意顺势一下倒在我的怀里。

“小千代，那么，你是打算决心呆在那里罗？”

“嗯，因为即使在姐姐那里也没办法。”

“你，艺妓的生活……在那里，一切都了解啦？那也不要紧么？”

千代美没有回答，在倚着栏杆的男女附近边走边哼着歌：

“多么幸福，夜已深，睡觉吧。”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感到一种无法形容的悲伤。

“这以后，想见都无法见啦。”

“比在姐姐那里还自由些哩，可以随心所欲。”

“那也倒是，不过……”。

“姐夫，今晚住一晚上回去好吗？我们还没有真正好好地在一起过呢。”

“当了艺妓，还是不容易相见啦。”

“所以，今晚在一起不好吗，怕姐姐？”

“那倒不是。要是死不了这条心就苦啦。”

说着，我把手往她的衣袖里伸去。她一把抓住我的手，往胸前拉：

“行吗，就这样吧？”她又把我的手按在柔软而暖和的胸脯上。

“嗨，你知道有什么地方吗？”

“姐夫不知道？”她稍微想了一下，“言问桥倒有一家旅馆。”

“和田村一起去过？”

“他算什么？”

“那和谁？”

“学生呐。在锅烙店里相好的。上舞台后还见了两、三次哩。”

我感到这女人的秘密和井一样深不可测。她见我一言不发，就说：

“我，的确很坏，可有什么办法呢。我，不知为什么，总是

无法拒绝嘛。嗯，姐夫，你也坏，那时你太傲了嘛。”那语气，与其说是客气，不如说是对我过份的单纯感到可悲。

我们坐出租汽车来到言问桥，进了艺妓街一家旅馆。我们被领进一间小屋子，千代美以一种熟悉的神态打量着挂在墙上的画框和窗外的景色，就如回到自己住惯了的出租房间一样。我还没有关好窗户，她就急不可待地解下腰带，连外套和裹在身上的衣服一起脱下来甩在椅子上。台上的灯光透过衬裙，全身看得清清楚楚。她似乎连我解领带和脱上衣的工夫都等不及，迫不及待地有节奏地踩着发响的地板，两手叉腰，一副芭蕾舞姿式。我站着刚抱住她，她马上挺起那跳探戈似的上身，仰着一下倒在了床上。两人的胸和胸紧紧贴在一起，手和手就如钟表里的齿轮牢牢地扣在一起……。

十二

我想好在外过夜的理由，早上八点钟前回到了公寓。意外的是，花枝对我说的话竟毫不怀疑，信以为真。我说，千代美出去了，艺妓家的主人也因看戏很晚才回来。在交谈中，省线的车也收了班，所以，只好在那里住了一宵，并且把千代美的所有问题都商量好了才回来的。

那天中午过后，按头晚上的约定，千代美来到公寓，把花枝从剧团叫回来，求她给办理父母的同意书。然后做出就要回去的样子。其实，她是到昨晚上的那个旅馆去等我。演出结束后，我又来到这里，玩到十二点过才回去。

五、六天后，我和花枝代替父母在预付款的证书上盖了保证人的印和办理了各种手续。不久，千代美把二千圆现金（百圆卷二十张）存在我这里。其中，一千圆寄给在仙台的父母，五百圆作为雪子的养育费，剩下的存放在我和花枝这里。

自那一个月之后，千代美改名为千代春，正式公开应约到客人家。在这之前，应约是秘密的，所以，我还去见了她两三次。但自从公开身份后，她就忙起来，加上我又要瞒着花枝，因此，因不能久等而常常失望地回家来。虽然我并不死心，却也渐渐地和她疏远了。

不觉到了夏天，爆发了支那事变，剧团里也有三、四个人应征入伍，舞台上全是演的军事剧目和唱军歌。剧团街的中央搭起彩门之类的东西，用以进行国民精神总动员。〔5〕然 而，不知为什么，社会上却显得越来越景气，即使在炎热的日子里，六区的剧场每天都是从早到晚座无虚席。据说，艺妓 街 更 是 生意兴隆。所以，我想，今后就更难和千代美见面，终于死了这条心。

那一年，到了秋天都还很热。我实在讨厌再去演奏。为千代美存在储蓄所里的一千圆钱不时诱惑着人心，正好花枝说想休息两、三天，明知不能这么做，我们还是取出了妹妹的钱，把孩子寄放在那家孕妇所，二人一起到了热海。玩上了瘾，回来后更加厌恶工作。花枝也到了二十七岁，在舞女中是大姐，老跳群舞心里总不是滋味，她说想到别处去。我俩都不愿再继续呆在六区的公园里了。

一天，千代美寄来一封信，还打来电话，说一个办军需品赚了钱的客人为她还清了预支的二千圆钱，并把她作为偏房迁到了冈崎。不久，她梳着大圆发髻，一身盛装到公寓来玩，还请我们

两人吃了一顿松喜牛肉。并且很气派地说："如果需要钱用，随时来电话说一声就行。"我心里明白，千代美的成功是她天生服侍客人的性格和品行所决定的必然结果，所以，并不感到特别惊讶。可是，花枝却不可能知道其内情，所以惊叹不已，对她羡慕之至，也就更加讨厌舞台生活。这时，正好接近新年，一想到来春的排练和演出的劳累，就再也无法忍耐下去。

我们决定工作到年底的二十八日，暂时辞去大众剧团的工作。开年后就离开住厌了的合羽桥公寓，租下石滨第二丁里弄里的房子，挂起教授音乐的招牌。那房子本来是一个同事住着的，因为他突然要迁到大阪去，就把房子原封未动地让给了我们。我们把二楼租给演员住，用以补贴房租费。如果这还不够，再打算求妹妹资助。

多亏在公园里呆了十多年，招牌一挂出，就有刚进乐团的年轻乐师来练习，还有十二、三个学生和职工来学习。另外，为了举行欢送出征士兵的集会，计划组织少年乐队，我被聘为教师。除教小提琴外，还教大鼓、钢琴、手风琴等，凡是我会的，什么都教。花枝也根据对方的要求，教舞蹈、军歌和流行歌曲等。所以，还不至于为生活发愁。

十三

后来发生的事太多，所以就不一一赘述，下面只简单地谈谈结局吧。

又过了一年，开年后就是昭和十五年（一九四〇年。那是紫

来越来越紧张的年代。千代美离开了为她赎身的丈夫，又回到原来的平井街重新做了艺妓。在这之后不久，雪子害感冒转成脑膜炎死在医院里。当时千代美随客人远出在外不在家，我们只好把孩子安埋在附近的寺庙。

孩子的死，更促使了我们二人下决心离开浅草这个地方。

我本是出生在京城外的××寺庙里，哥哥是这个寺庙的住持。一天，在雷门外偶然遇到他，听他的劝说，去了我出生的久别的寺庙。庙里设有幼儿园，哥哥和一对夫妇任幼儿园的教师。那位教师的妻子是弹钢琴的，但在一个月前去世了，现正愁没有人弹钢琴。田园的和平景象、古寺的幽静使我感到特别激动，我一心只想静养这被浅草的尘埃弄得精疲力竭的身子，便决定劝说花枝一起搬到这里来。

二年后，那位教师去了别处，我接替了他。同时，我还去附近的军需工厂教军歌。因此，征集令发出后，也没有去当普通工人，总算平安无事地生活着。不然，当时那种对田园风光产生的激动也只能是一瞬间的冲动，很可能不会在这野草丛生的地方长期呆下去。

当孩子们放学离去后，我常常独自一人悄然坐在教室里的椅子上，凝视着十七、八岁学生时代学会的莫扎特的乐谱，回想着过去消磨在小提琴里的前半生，怀旧和悔恨的泪水伴我到黄昏。

从正殿传来的哥哥敲打的木鱼声、院子里花枝在井旁洗东西的水声、伴着麻雀、乌鸦的叫声，这就是为我的沉思作伴奏的交响曲，就是信仰、家庭和自然组成的和谐的旋律。

千代美现在还时常从平井街来信，要我们给她送些蔬菜和大米去。

注释：

〔1〕 炸弹三勇士　指上海事变时，昭和七年（1932年——译者注）二月二十二日进攻庙行镇时，抱着炸弹冲向敌阵打开冲锋道路的江下、北川、作江三人。

〔2〕 鬼灯市　所谓浅草观音四万六千日的六月九日、十日举行的祭礼活动。

〔3〕 羽子板市　浅草公园在年末举行的庆祝活动之一。就是在寺内商店摆满板羽球拍进行买卖的活动。

〔4〕 惠方诣　指正月里参拜位于当年吉祥方位的神社。

〔5〕 国民精神总动员　日中战争时，第一次近卫内阁进行的一场协助战争的思想教化运动。口号是：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忍持久。



谢延庄　译

濹东绮谈





一

我几乎从未看过活动相片〔1〕。

根据我的模糊回忆，大约在明治三十年（1896）左右，到神田锦町的一家出租会堂——锦辉馆〔2〕看过一次这种玩意儿。那是一部描写旧金山市街情景的片子。“活动相片”这个字眼，大约就是从那时开始出现的。现在，过了四十多年，“活动相片”一词已经陈腐过时而为别的名称所取代。不过，第一次听到的东西说起来总要顺口一些。所以，这里我仍然沿用过去的旧称。

震灾〔3〕之后，有一天，一位青年作家来我家玩，要我别落后于时代，硬把我拖到赤坂溜池的活动相片馆去看了一次。据说那是一部当时深得好评的片子。我一看，原来是根据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改编而成的。所以我当时就对他说，象这类东西，就不必看活动相片了，看原著还更有意思些。

但是，活动相片这玩意儿，今天已经成为不分男女老幼，人人喜闻乐见的东西，并已成为平时谈论的话题。所以，我也想接触一点有关的知识，以便了解人们平时究竟谈些什么。这样，每次路过活动相片馆门口时，我都记住要尽量看看那里的画片广告和写有片名的挂牌。看了广告，即使不看片子也能想象出剧情的梗概，领会得到最受欢迎的是哪个场面。

活动相片广告最集中的地方是浅草公园。来到这里，纵可以一目了然地览各种画片广告，还可以比较和对照各种表现手法的巧拙精粗。我每去一次下谷、浅草，总忘不了要步入公园，沿着水池曳杖漫游。

这是一个晚风凉意初起的黄昏，我在园中循序看完各家放映馆门前的广告以后，离开公园来到千束町。从这里往右是言问桥，往左则是入谷町。我一边走一边考虑究竟往哪儿去好，这时，突然从旁边闪出一个四十岁上下、身着旧西装的男子，他对着我说：

"老爷，给您介绍一个好吗？"

"不、谢谢你，"我一边说，一边加快了脚步。可是他从后面追了上来：

"难得的好机会呀！猎奇式的享受呢，老爷。"

"我不要，我要去吉原。"

不知道该叫他"皮条客"呢，还是该叫他"男鸨子"，反正这是一个怪里怪气的荐客。为了甩掉他，我竟信口胡诌说要去吉原。这样，反而使我那毫无目的的漫游有了方向。走着走着，我突然想起一家熟悉的旧书店就座落在土堤下面的小胡同里。

这是一条昏暗的小巷，巷口是小水沟和下水道的汇合处。一

出胡同，便是花柳街口的日本堤桥。整条胡同都依傍着水沟，一边临水、一边是街。对岸石堤上有一长排房舍，全部都背朝着水沟。街面上，在住家的房舍中，间杂着一些铺面较宽的店铺。这是几家批发店，分别销售着瓦管、铺地陶片、涂墙河泥和木料。愈往前走河沟愈窄，岸边的房舍也愈来愈破烂寒酸。到了晚上，只有跨沟的正法寺桥、山谷桥、地方桥、洗发桥等处有几盏桥灯勉强照着路面。水沟尽头，渡桥没有了，过往行人也绝迹了。在这一带，晚上入更以后，恐怕只有一家旧书店和一家兼卖香烟的山货店还在掌灯。

我不知道那家旧书店的店名，但店里摆的东西我大都了解。要是能在那里找到一点创刊初期的《文艺俱乐部》〔4〕，或是过期的《大和新闻》〔5〕的评谈附刊什么的，那就称得上是意外的收获了。但是，我专门绕道去那家书店，倒并不是为了寻找古本书报，而是为了去欣赏店主的人品，去领略勾栏青楼后街的情调。

店主是一位小个子老头儿，头发剃得精光，年纪至少有六十开外。从他的容貌、举止、言谈到和服的穿着方式，无一不保留着东京商贩居民区地道的风俗习惯。在我看来，这比珍奇的书刊更值得尊重和留恋。震灾以前，我去逛戏院或书场的后台时，还可以碰见一、两个这种土生土长的江户老人〔6〕。如音羽歌舞伎院的后台帮工阿留老爷子，高嶋歌舞伎院的佣人市藏大爹等等。然而现在他们都已经过世了。

我每次推开这家书店的玻璃门，总是看见那位店主盘腿稳坐在屋子中间的槅扇旁读东西。他面朝店门，弯躬的脊背微微倾斜，一副老花眼镜滑落到鼻尖上。我来的时间大都固定在晚间七、八

点钟，而每次看到他时，他都是这种姿势。听见开门声，他并不抬起身子，只把头轻轻转过来："啊，欢迎，欢迎。"然后摘下眼镜，欠起身来，拿起一个坐垫，呼呼地拍去尘土，欠着身子给我送过来。然后才恭敬地同我寒暄。他的言谈和举止，同样都保持着固定的格式。

"能让您见爱的东西，还是一样也没有。啊，对了，来了一点《芳谭杂志》。不过，没有收全。"

"是刊登为永春水〔7〕作品的杂志吧。"

"是的，创刊号也订在一起，可以给您看看。噫，放哪儿去啦？"说着，他从墙边一大叠旧书中抽出五、六册合订本来，双手叭叭地打去灰尘，递了过来。我接过书看了一下说：

"申报日期写的是明治十二年。读这种明代的杂志，使人觉得生命都延长了。要是你有《鲁文珍报》的全部合订本，我还想要。"

"偶尔送来一、两期，都是零零星星的。老爷，《花月新志》您手边有了吗？"

"已经有了。"

玻璃门吱溜一声开了。我和店主不约而同地回头一看，进来的也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秃头、清瘦、打扮寒碜，手提一个油污的条花布包袱。他把包袱往柜上的旧书堆上一放，说道：

"公共汽车太可怕啦。今天差一点把命送掉。"

"说什么又方便又便宜，还安全可靠，哪有这回事。不过你呀，没受伤吧？"

"没事儿。不过护身符〔8〕挤破了，多亏了它。公共汽车正往前开，和一辆出租汽车撞上了。现在想起来都感到后怕。我今

天到鸠谷市场去了一趟，买到一点稀奇的东西，古色古香的，挺不错。眼下暂时还卖不出去，不过这玩意儿只要看上一眼，你就会爱上烟花情调的。”

秃老头儿解开包袱，拿出几件女人衣服。有碎花单面的和服，还有镶接式的贴身内衣。碎花料子是深灰底色的绉绸，内衣袖子上的花鸟印染倒有几分别致，不过几件东西都说不上是古董珍品，大概是明治维新前后的东西。

不过，我想到手边有一些古迹风俗画，用这种衣料来作裱糊材料倒很合适；近来流行手提文卷箱，用这种衣料来裱糊内壁，或是做几个绘图小说的书套子，也许会别有一番风味。我一时心血来潮，在同店主结算书款的时候，顺便把那件镶接式的女式长内衣也买了下来。秃头店主把《芳谭杂志》的合订本连同衣服一并打了一个纸包，我抱在怀里走出店来。

我准备搭乘沿日本堤开行的公共汽车，于是便在烟花街口的车站上等了一会儿。但是不断前来揽座的出租汽车使我感到厌烦。于是我又拐进了来时走过的小巷口，尽量找那些既没有电车又没有出租汽车的昏暗小胡同走。不一会儿，就走出了巷口，从丛林中，透出言问桥上的路灯来。我早听说河边公园不太平，所以不敢靠近河边。园内小径、路灯通明，路边牵着一圈铁链子。我俯身在铁链上坐了下来。

我在来路上买了一些面包和罐头，打在包袱皮里。我本想把这些东西连同旧杂志、旧衣服一起打成一包。但是包袱皮太小；而且硬软不同的东西合在一起，也实在不好包。后来我想，把罐头单独装在大衣口袋里，其它的东西打成一包就好提了。于是我在草地上摊开包袱，一件件地调整着摆放的位置。突然，身

后的树丛里一声断喝："喂，你在干什么？"紧接着，"哨啷"一声，军刀响处，窜出一名警察。他长舒猿臂，摁住我的肩头。

我没答话，慢慢把包袱皮重新系好，站起身来。警察似乎等得不耐烦了，从后面捅了一下我的胳膊说："走，到那边去！"

走出公园小路，到了言问桥头。警察带着我走到大街对面的派出所，把我交给一名值班警察，然后又急匆匆地赶往别处去了。

派出所的警察就站在门口对我进行盘问：

"这么晚了，从哪儿来呀？"

"从那边来。"

"那边是哪儿？"

"水沟那边。"

"水沟又是哪儿？"

"真土山脚，叫山谷堀的那条小河。"

"叫什么名字？"

"大江匡"。听我一讲，警察便掏出记事本来。我便又补充说："匡字就是半边口字，里边再写个王字，也就是论语上说的'一匡天下'那个匡。"

警察瞪了我一眼，似乎在说"住嘴。"然后伸过手来，猛地一下扯开我的大衣钮扣，翻开里子看了看，嘴里说道：

"唔，没打号码呢。"接着又想去翻我的上装里子。

"大蛤蟆？哪儿有什么大蛤蟆呀？"我放下包袱，把上装和背心钮扣全部解掉，敞开让他看。

"家住哪儿？"

"麻布区御箪笥町一丁目六番地。"

"什么职业？"

"什么也没干。"

"是无业人口么？年龄多大？"

"己卯年生。"

"问你多大岁数！"

"己卯年就是明治十二年嘛。"说到这儿，我本来不想再往下说了，但是我怕招来麻烦，便又补充说道："今年五十八了。"

"还年轻得很哩！"

"嘻、嘻、嘻嘻。"

"叫名字什么来着？"

"刚才讲过，大江匡。"

"家里几口人？"

"三口。"我回答说。其实，我是单身一人。但是，凭过去的经验，我知道要是讲了实话，更会遭到怀疑。所以我回答说三口人。

"三口人，那就是说除了你太太以外还有一个人罗。"

那位警察的理解，正合我的心意。

"老婆和阿婆。"

"你太太多大年纪？"

这一下把我问住了。可是我突然想起四、五年前和我保持过一段关系的那个女人来。于是我回答说："三十一岁，明治三十九年七月十四日生。生庚丙午……"

我想，要是他进一步问名字的话，那就把我写的一篇小说里那个女人的名字说出来。不过警察没再追问，而是伸手在大衣和西服口袋上摁着问道：

“这是什么？”

“烟嘴和眼镜。”

“唔，这个呢？”

“罐头。”

“这，是钱包吧。拿出来看看。”

“装着钱呢。”

“装了多少？”

“这……至少有二、三十元吧。”

警察把钱包掏了出来。不过没打开数，而是把它放到摆电话机的桌子上。

“你那包袱里是什么？打开看看。”

包袱打开了。纸包里面的面包和旧杂志都没啥。可是当那件女人长内衣的一只花梢袖子刚一露出来的时候，警察的态度和语调一下子变了：

“嘿，还有稀奇东西呢！”

“啊、哈哈哈哈。”我笑了起来。

“这是女人穿的嘛。”警察伸出两根指头拈起那件内衣，透着灯光照了照，又转过脸来瞪着我问：

“哪儿弄来的？”

“旧衣店弄来的。”

“怎么弄来的？”

“花钱买来的。”

“在哪儿？”

“吉原花街口。”

“多少钱买的？”

“三元零七十文。”

警察把内衣往桌上一扔，接着一声不吭地盯着我的脸。我心想，莫不是要把我带到警察署去蹲号子吧。开初和他逗着玩的那种勇气一下子没有了。于是我也静静地观察着对方。那位警察终于一声不吭地拿起我的钱包，打开查看起来。我记不起什么时候把自己那张已经折破了的火灾保险临时证明书，以及有一次取来用过的户籍摘抄本、印鉴证明和图章一起装在钱包里没有拿出来。警察把这些东西取出来，慢慢地一张张摊开来看。然后又取过图章就着灯光端详那上面的篆刻文字。他折腾了好半天，这期间我一直站在门口望着街道。

街道在派出所前分成了两岔。一条通往南千住，另一条通往白髯桥，和浅草公园背后那条贯通言问桥的大街相交。所以这一带地方，到了晚上，仍然是车水马龙、行人众多。可是不知道是何原因，我在这里接受盘查，却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好奇和止步。对面街角上的一家衬衣店里，有一个老板娘模样的女人和一个小伙计。尽管他们不时地也往这边瞧瞧，但却若无其事地收拾着店堂。

“喂，好啦，你把它收起来吧。”

“也不是什么有用的东西……”我低声嘟哝着收起钱包，照原来的样子系好包袱，又问了一声：

“还有什么事吗？”

“没有了。”

“您辛苦啦。”我掏出威斯敏〔9〕金嘴烟卷，划火柴点着以后，大模大样地朝派出所门里喷着烟雾。心想，让你也闻点香味儿吧。接着信步朝言问桥方向走去。我后来猜想，那天晚上要是

没有户籍抄本和印鉴证明，恐怕一定要送去蹲号子了。那件旧衣服毕竟招惹人眼目，差点让我吃了个大苦头。

二

我打好腹稿，准备写篇小说，题名《失踪》。我相信写成之后，它在我的作品中，将是一篇不错的佳品。对此，我是有几分把握的。

小说里的主人公叫种田顺平，五十多岁，是一所私立中学的英语教师。

种田通过恋爱而结合的原配妻子去世三、四年后，又续弦后妻光子。

光子原是某政界名人所雇的使女，专门侍候夫人。后被老爷糟踏，怀孕在身。东家遂命管事远藤处理善后。讲好的条件是：如光子平安分娩，则在二十年内每月给予抚养费五十元，但小儿的户籍归属，东家一概不管。此外，如光子另行出嫁，则给予一笔可观的陪嫁费。

光子被带到管事远藤家中，生下一男孩。产后刚满六十天，又经远藤作媒嫁与中学英语教师种田顺平为继室。当时光子年方十九，种田已满三十。

种田自从死去结发爱妻之后，靠微薄薪水度日，对生活已感绝望。眼看青春年华即将流逝殆尽，遂心灰意冷、穷愁潦倒，一蹶不振。后经旧友远藤劝说，对光子母子的钱财突然动心，便决定再婚续弦。当时孩儿刚刚降世，户籍手续尚未办理。于是远藤

便把母子两人的户口一同转到种田名下。这样，要是事后翻开户籍册来看，就会使人觉得，种田夫妇婚前就暗中保持了某种关系，由于生了孩子，不得已才办理了结婚入籍手续。

两年以后，生一女孩，接着又生一男孩。

大儿名叫为年，表面上是种田的长子，实则是光子与他人所生。到他成年之时，多年来一直从生父那里得到的教育费即告中断。这一方面是由于当初约定的期限已满，另一方面是因其生父已于上年病故，其夫人也相继去世的缘故。

随着长女芳子与次子为秋的逐渐长大，生活费用也年年递增。种田不得不四处奔波，往返于两、三所夜校兼课。

长子为年，正就学于某私立大学，即将作为体育选手出国。其妹芳子，正当女子高中毕业之际，成了一名活动相片女星。

继室光子在新婚之际，生得眉清目秀、俊美娇艳。后来发了福，变成一位脑满肠肥的胖大婶。她热衷于日莲宗〔10〕教会事务，被选为宗教团体的委员之一。

种田的家，有时是拜佛香客的聚会厅，有时又变成女演员的娱乐场，有时又是运动员的训练棚，闹嚷嚷、乱哄哄，吓得老鼠都不敢出来了。

种田本来就是一个怯弱腼腆、不喜交往的人。随着年事的增高，更难忍受家里的喧嚣。老婆孩子所喜欢的，都是种田所讨厌的。对于老婆孩子的事，种田尽量不管不问，听之任之，作为一个懦弱的父亲，他也只有采取这种冷眼旁观的态度了。

五十一岁那年的春天，种田被辞掉了教师职务。领到退职金的那天，他没再回家，找地方躲了起来。

在这之前，种田曾因一次偶然机会，与家里过去的使女澄子

在电车上邂逅相遇。当他得知澄子在浅草驹形町某酒吧当女招待以后，曾去找她喝过一两次酒。

就在得到退职金的当天晚上，种田第一次来到女招待澄子所租的公寓房间，向她讲明一切原委，并要求留宿一夜……

下面该怎么来结束这个故事，我还没有拿定主意。

家属请求警方寻找。警察逮捕种田加以训戒。人过中年，开始浪荡，正如自古以来的谚语所说"后半晌的雨，晴不了；后半生的浪荡，停不了"，种田的下场，可以毫不费力地安排成悲惨的结果。

对于种田不断堕落的道路以及他在各个阶段的思想情感，我正从各个方面进行思考。被警察逮捕以后，押解途中的心情，被送还给妻子儿女时的难堪和羞愧，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会是一种什么感受呢？当我在山谷堀的小巷里买了一件女人的旧衣服回家时，路上被警察抓住，并被带到街边的派出所，接受严格的盘查。这种体验，用来描写种田的心理，是最好不过的了。

我写小说时，最感兴趣的是选择背景场所并加以详细描述。我甚至不止一次地犯过错误，那就是背景描写的分量过重，远远超过了对人物性格的描写。

我想描写一下，东京市内某些古迹名胜，在震灾以后是如何改变旧貌而建成新区的。所以我决定把种田先生的隐藏地点安排在市内的深川地区，或是浅草地区的偏僻地方，再不就安排在东京旧郡〔11〕的某个陋巷里。

过去经常外出散步，我自信对砂町、龟井户、山松川、市岛町一带地方比较熟悉。可是到了动笔的时候，却突然感到自己的

观察还很不够。过去（明治三十五、六年之际），我曾以深川洲崎烟花街〔12〕的娼妓为主题写过一本小说。当时，有个朋友读了这篇小说，他对我说："在写洲崎花街生活的同时，不写八、九月份的暴风雨和海啸，就太不真实了。您这位作者先生经常涉脚的甲子楼上的钟塔，恐怕也不止刮倒一、两次吧。"要细腻地描写背景，必须同时注意季节和气候。例如拉弗卡蒂·哈田〔13〕的名著《契塔》或《尤玛》就是如此。

六月下旬的一个黄昏，虽然梅雨季节还没过去，但当时正值昼长夜短之际，而且整个白天晴空万里，所以晚饭以后，仍然余晖满天。我放下饭碗，立即动身出门，准备往千住或龟井户一带去散散步。我先坐电车到了雷门，刚好赶上一辆车身上写着开往寺岛玉井的公共汽车开了过来。

汽车驶过吾妻桥，沿着宽阔的公路向左拐去，又跨过源森桥一直前行，经过秋叶神社，再往前行驶一会儿，在铁路道口处停了下来。道口两边的栅栏外停了好几辆卡车和出租汽车，正在等着一辆货车缓缓通过。道边行人甚少，只有一些穷人家的孩子，三五成群地玩着。我下了公共汽车，前面就是十字路口，我发现前方横贯而过的就是从白髯桥通往龟井户的宽阔大道。每条道路两旁，呈现的都是同样景色：片片空地、杂草丛生，排排房舍、墙低檐矮，令人难于辨清方向。同时也使我产生一种彷徨迷惘之感，不知该何去何从。

我想，要是把种田先生弃家遁世的藏身之所，安排在这一带的某个背街胡同的话，那么，这里临近玉井繁华闹市，可以更好地表现故事结尾处的情趣。想到这里，便又朝前走了百来公尺，然后拐进旁边的一条小巷。这条巷子十分狭窄，两辆自行车迎面

会车，要是车把上挂有东西，就无法对错而过。每走五、六步，就拐一个弯，两边排列着一幢幢出租房舍，并且都带有清爽别致的便门。偶尔有一、两个身着西式服装的男女从巷中走过，看来是下班回家的人。有时可以看见项圈上带有许可证的狗在巷中遛达，它的身上也颇为干净。再往前走不多远，便来到东武铁道玉井车站了。

铁道两侧，有几幢宽大的别墅，园庭树木葱笼繁茂。从吾妻桥到这里，一路上都不曾看到这番景象。看来这几幢别墅的庭院已经很久没有修整了。萝藤蔓草爬上了竹丛的顶梢，压得竹干弯腰屈背。沟边的荆蓬篱笆上，开着朵朵葫芦花。这一切，都显出一种诗情画意，使我不由得留连止步。

过去，我常听东京人讲，“看见白鬚祠，便到寺岛村”。这时，总会联想起第五代菊五郎[14]在寺岛村的别墅来。今天偶然在这里发现一幢菊五郎别墅式的庭院，对这一去不返的昔日风流雅致，一种怀念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沿铁路有一片宽旷的草地，一直延伸到铁桥的堤坝下面。草地上插着牌子，写明是典卖地。这一带是去年才撤销的京成电气铁路的旧址。在一段东倒西歪的石级上面，被废弃的玉井车站已淹没在荒草蔓藤之中。远远望去，使人产生一种城堡遗址的联想。

我拨开繁蒿茂草，登上堤坝极目四望，刚才走过的道路和空地以及新建的市街，一览无余地尽收眼底。堤坝对面，是一片望不到边的铁皮屋顶的低矮房舍，混乱交错，杂沓纷纭。一家澡塘的烟囱顶上，悬挂着半轮上弦黄昏月。另一边的天际，还留有一层薄薄的晚霞余辉，不过，皎皎月光，已映出一派朦胧夜色来

了。铁皮屋顶的房舍中间，开始亮起了霓虹灯光，同时也传出了收音机的声响。

我坐在石头上，一直到周围一片昏暗，才动身下堤。这时，堤下家家户户窗口已经亮起了灯。从二楼的窗口，可以一眼看清屋里的杂乱情景。我循着杂草丛中人们踩出的脚迹，慢慢摸下堤来。忽然，我意外地发现，我已来到一条热闹的胡同前，这条胡同正斜着穿过玉井的闹市区。这里商店混乱拥挤，胡同小巷纵横交错，各个巷口都分别挂有路牌，上面写着“此巷可以通行”、“安全通路”、“京成汽车站由此去”，或“少女街”，“繁华大街”等等字样。

我在那里遛达了很久，后来在一个邮筒旁边的巷口停了下来。这里有一家香烟店，我掏出一张五元钞票买了一些香烟。正当我等着找钱的时候，突然有人大叫：“要下雨啦！”我一看，只见一个穿白色套褂的男子，一边喊一边向对面的蒟蒻豆腐杂烩店奔去。他跑到店口，掀开门帘钻了进去。紧接着，一些系着围腰的妇女和过路行人都纷纷奔跑起来，刹时间，四下大乱起来。转眼功夫，狂风就平地而起，刮得檐口苇帘喀嚓嚓直往下掉，纸屑垃圾在地面上呼呼翻滚，象是鬼魂乱窜一样。接着，一道闪电划破夜空，一阵闷雷响过之后，大颗大颗的雨点噼噼啪啪地打了下来。黄昏还是碧空万里的晴天，一瞬间就风云突变了。

多年来我养成了一种习惯：不拿雨伞不出门。尽管这天碧空如洗，但毕竟正值梅雨季节，当然得带上雨伞和包袱皮。所以，我不惊不慌，慢慢撑开雨伞，一面抬头看天，一面顾盼街景，迈步走了起来。刚走没两步，身后突然传来叫声：“老爷，借个光，搭伴儿走几步吧”，接着，一个女人伸着雪白的脖子钻到伞底

下来。她头梳"溃岛田"式发髻〔15〕，髻上垂着长长的银线。她的头上散发出浓烈的发油香味，这说明她刚梳过妆。这时我才想起，刚才我曾路过一家玻璃门户洞开的妇女美容店。

女郎刚梳过的发髻上的银线，被狂风暴雨吹打得纷乱飘零，看了令人感到可怜。于是我把伞递了过去说道："你打吧，我穿的是西装，不要紧。"

其实，我是因为在这店铺林立的通明灯火下，和一个女郎并肩共伞，感到有些惶恐不安之故。

"那，行吗？不远，就在前面。"女郎一手接过雨伞，一手提起浴衣的下摆，尽量卷得高高的。

三

倏尔又是一道闪电，然后是轰隆隆霹雳盖顶而下。女郎"啊"的一声，下意识地一把抓住了我的手。我本来准备让她走前面，我在后面保持一、两步的距离。但是，她抓住我的手说"你，快点儿呀，"语调中已经透出亲昵的味道来了。

"好啦，你头里走吧，我跟着。"

我们进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巷。每到一个转弯的地方，女郎都要回头朝我看看，以免我迷失道路。不久，我们跨过一座架在水沟上的小桥，来到一家屋檐挂满遮阳苇帘的门口站住了。

"哎呀，看你。成落汤鸡啦！"女郎说着收起雨伞，先不管自己，伸出手来为我拂去外衣上的水珠。

"这儿就是你的家吗？"

“你靠近一点，我给你揩揩。”

“我穿的西服，算了吧。”

“给你揩一揩嘛，我还得谢你呢。”

“怎么个谢法呀？”

“所以，我才请你进去坐坐。”

雷声已经渐渐远去，但是雨却下得比刚才更加猛烈，恰似飞沙走石在敲击屋顶一般。站在檐前的苇帘下面，飞溅的水珠向我猛扑，使我顾不得说三道四，便迈腿跨进屋里。

屋当中的粗糙槅扇上装有一道小拉门，门口挂着条式门帘，每根飘带下端，各拴有一个小铃铛。我坐在门框上脱去鞋子，女郎用抹布揩了揩脚，连卷起来的衣服下摆也没放就打开了起坐间的电灯。

“再没别的人了，进来吧。”

“就你一个人？”

“嗯，昨天以前是两个人，那个人换主儿走了。”

“你是老板？”

“不，老板住在别处。不是有个叫玉井馆的曲艺场吗？老板的家就在那个后院里。他每天晚上十二点要来查帐。”

女郎把我带到火盆边坐下，然后开始张罗给我沏茶。“这可够自在的。”我望着跪在地板上泡茶的女郎说道。

女郎大概有二十四、五岁，颇有几分姿色。鼻梁高高、脸盘圆圆。虽因常施脂粉而使皮肤稍失光泽，但刚梳就的溃岛田式云鬓发际，尚无秃脱的迹象。一双大大的黑眼仁儿炯炯有神，两唇和牙龈也很有血色。看来她的健康状况，并未受到多大的损坏。

“这一带用的是井水还是自来水？”喝茶之前，我漫不经心

地问了一句。要是她说用的是井水，我就准备只装个喝茶的样子，应付一下就算了。

我对于伤寒之类的传染病，比花柳病还更害怕。因我的精神早就先于躯体而成了废人。象花柳病这种发病缓慢的疾病，我这老朽之躯，已经不需要那么介意了。

“你要洗脸吗？自来水就在那边。”

“唔，回头再说吧。”

“先把外衣脱了吧，淋得太湿啦！”

“雨下得可真大呀！”

“我最怕闪电，打雷还不怎么可怕。你看，连洗澡也没法去了。时间还早，你先坐会儿，我去洗个脸，收拾一下。”

女郎取出卫生纸，歪着嘴擦去鬓角上的油脂，然后在槅扇外面的墙边洗起脸来。透过条带式门帘，可以清楚地看见她那赤裸的身体和前屈的姿势。她身上的皮肤比脸上要白净得多。从乳房的形状看来，似乎还没生过孩子。

“哎，往这儿一坐，我真象是个当家人啦，又有五斗橱，又有茶具柜……”

“你自己打开找找吧，我记得里边有甘薯呢。”

“你可不简单呀，火盆收拾得怪干净的嘛。”

“每天早上至少要打扫一次。我操持家务还是有一手的。”

“住很久了吗？”

“才一年多一点。”

“看样子你不是从外地来的吧。过去你当过艺妓吗？”

门帘内响起了换水的声音，女郎再没回答。不知道是没听见我的问话，还是装作没听见。她仍然光着上身，坐在梳妆台前，

拿起长柄梳子，把两鬓的耳发往上理了理，然后从两肩开始，往上扑起粉来。

“一年以前，你是在哪个座儿里发的财呀？这该不是什么秘密吧？”

“唔，……不过没在东京。”

“在东京附近吧？”

“不，远着呢……”

“那就是满洲……”

“在宇都宫。和服也都是那时候的东西。喏，这些够多了吧。”说着，她站起身来，从衣竿上取下一件底襟带花的单和服来穿上，又用一根红底格子花腰带衬条，在前面系个大结子。在我看来，她这身装束，再配上那蓬松的“溃岛田”发髻上挂的银线，简直就象明治年代的娼妓。女郎一边整理衣襟，一边在我身边坐了下来，然后从矮脚桌上抓起一支蝙蝠牌香烟，点着了火递给我说：

“讨个吉利，您赏点喜钱吧。”

对这一带的玩乐规矩，我还是略知一、二。于是我问：

“茶钱五十文，是吧？”

“是的，这是老规矩了！”她笑着张开了手。其实，她那只递给我烟的手就一直没缩回去。

“那我就待一个钟头吧。”

“对不起，可真是的。”

“那你给我什么呀？”说着，我一把抓住她的手，在她耳边悄悄说了一句。

“讨厌！”她瞪了我一眼，接着在我肩上擂了一拳说：“你

真坏！”

读过为永春江小说的人大概都知道，作者在讲述故事时，总爱穿插进一些为自己辩解的话。例如，他在描写一个初恋的姑娘大胆地投入情人怀抱时的情景后，就要补充写道，读者切不可单凭姑娘在这种场合下的态度和言语，就断定她是一位放荡的女人。例如他还写过，一个深闺少女一旦吐露芳情，其娇媚风艳的程度，有时甚至连艺妓也望尘莫及；有时，一个深谙花柳之道的艺妓，当她偶然和青梅竹马的旧知邂逅相遇时，这位花街老手也会象少女一样惶惑不安。写到这里，作者又会补充说："凡此种种，都是精于此道的人们众所周知的事，并非作者观察不周，务请读者阅读时以此为念。"

我也仿效春江先生，在此略加赘语。当我在路旁初遇此女时，她对我的态度过于亲昵。读者也许会对此感到奇怪。然而，这不过是对实际情况原原本本的描述而已，未作任何润色，也无任何别的用意。或许有人见我以雷雨交加作为事件的引子，会取笑说，这又是作者的老一套笔法。但是，我却不愿意因为害怕别人取笑而故意更改事实。那天晚上，由黄昏之雨引起的这段情节，简直同传统的戏剧编排场面一模一样。对此，我反而觉得很有意思。其实，我正是因为想把这段真实故事记录下来才提笔写这篇作品的。

据说，这条花柳街的女郎总共有七、八百人。其中，发髻梳成"岛田"式或圆髻式的，大约只占十分之一。而大多数人的打扮都是日本女招待的装束或身穿流行于舞女中的西式服装。我躲雨那家的女郎的打扮则属于少数守旧习俗较浓的一类。不知为什

么，我总觉得它正适合于我这陈腐的笔调，所以不忍心败坏这种真实的描写。

雨还在下。

我刚进屋的时候，风雨声大得连说话都难以听清。但是现在，穿门而过的风声息了，雷声也停了，只剩下敲打着铅皮屋顶的雨声和檐水的滴落声了。胡同里的人语声和脚步声也早已静了下来。这时，突然传来一阵女人的尖叫：

“哎呀，了不得啦，阿纪呀！泥鳅都窜进屋来啦。”接着，响起了一阵木屐声。

女郎忽地站起来，从帘缝中间向门外瞧了瞧，说道：

“我这儿还不要紧，要是水沟满了，水就要漫到这儿来。”

“雨快停了吧。”

“傍晚下雨，晴起来也干不了事。所以你就多待一会儿吧，我现在要吃点饭。”

女郎从茶具柜里取出一个盛满黄萝卜咸菜的小碟子和一个盛茶泡饭的小碗。接着又拿出一只小铝锅，揭开盖子闻了闻，然后把它架在火盆上。我一看，原来是煮红薯。

“我忘了，我还有好东西呢。”这时我想起在京桥换车时，买的那些紫菜来，于是我就取出来递给她。

“给你太太买的吧？”

“我是单身汉。吃的东西都得自己买。”

“那你大概在公寓里和某个女人一起住吧。嘻嘻！嘻嘻！”

“要那样的话，我现在还能在这儿逛么？不管是打雷还是下雨我都得回去！”

“那也是。”女郎露出几分相信的神色来。她揭开锅盖，见锅里的红薯已经热了，便对我说：“一块儿吃好吗？”

“我吃过了。”

“那么，你转过脸去吧。”

“饭都是你自己做吗？”

“中餐和晚上打间的饭是老板家里送来的。”

“你给我换碗茶吧，水不热了。”

“啊，对不起。喂，边聊天边吃饭有意思吗？”

“一个人吃饭，又没有菜，那才无聊哩。”

“是呀！唉，你一个人，怪可怜的。”

“你也想象得到吧。”

“我给你找一个好的吧。”

女郎大约吃了两碗茶泡饭。接着以欢快的动作叮叮当当地在碗里把筷子一涮，又急急忙忙把餐具收进茶具柜里。她边干活儿边蠕动着下巴，把打嗝儿冒上来的黄萝卜咸菜又咽进肚里。

这时，门外有人过路，还传来“喂，来玩吧，来玩吧”的招呼声。

“看来雨停了，我以后再来吧。”

“可一定要来哟，白天我也在。”

女郎见我穿起外衣，便马上转到我身后，为我整理起衣领来。无意中，她的手多次触到了我的脸颊。接着，她又叮嘱一句：“可一定呀！”

“你这个地方叫什么呀？”

“我这就给你名片。”

在我穿鞋子的时候，女郎从小窗户下面的一堆东西中间，找

出一张切成三弦拨子形状的名片来给了我，上面印着："寺岛丁七丁目六十一番地（二部）安藤政家——雪子。"

"再见。"

"你慢走。"

四

小说《失踪》的一个章节。

种田顺平站在吾妻桥靠中段的地方。他倚着桥栏杆，不时抬头看看松屋百货楼上的大钟，一心注意着迎面来的行人。原来他正在等候女招待澄子店堂关门，下班绕道来这里同他会面。

桥上只有出租汽车通过，电车和公共汽车都已经收班了。由于两、三天前突然暴热，桥上还有穿着衬衫乘凉的人。偶尔还有几个下班回家的女招待夹着包袱匆匆路过。种田今天晚上准备到澄子住的公寓去，然后再决定今后的去向。至于他到那里以后，澄子怎么办，他对此根本没考虑过，而且也没时间去考虑。因为他心里只有气愤和懊恼，气恼他二十年来为老婆孩子作出的牺牲。

"让你等久啦，"澄子快步来到种田跟前，她比平常要来得早些，"我平时总是从驹形桥过河的，今天和兼子一道出来，她是个多嘴多舌的人。"

"电车好象收班了。"

"走路也不过三站路，到前面去叫一辆出租汽车吧。"

"你那儿要有空房间就好了。"

"要是没有，今晚就在我那儿住吧。"

"行吗？不要紧吗？"

"那有啥？"

"过去不是报上登过捉奸的消息吗？说是在公寓里当场抓住一对……"

"那要看是啥地方了。没问题，我那个地方，自由得很！我的隔壁就住着一个女招待，到她那儿去的人，还不止一、两个呢。"

桥还没过完，就有一辆揽客出租汽车，答应三十文钱送他们到秋叶神社前面。

"全变啦。电车开到哪儿呀？"

"向嶋的终点站就在秋叶神社前面。要是坐公共汽车，可以一直到玉井。"

"玉井——就在这边么？"

"你去过？"

"去玩过一次，五、六年以前。"

"可热闹哩！每天晚上都有夜市，广场上还要演杂技、魔术……"

"是吗？"

一路上种田不断眺望公路两旁的景物。汽车很快开到了秋叶神社前面。澄子一边开车门，一边对司机说：

"好啦，就到这儿。"她给了车钱，对种田说："从这儿拐弯吧，那边有警察。"

他俩沿着神社的石砌围墙拐过去，走到一条胡同的尽头。胡同那边，花柳街的灯火连绵不断。回头一看。在一块黑暗空地的

一角出现了一盏灯笼，上面写着“吾妻公寓”的字样。灯光下面，是一幢方形水泥房舍的前门。澄子曳开拉门，脱下草鞋，放进标有房间号码的鞋柜。种田也学着她的样子要把鞋子往里放，澄子忙说：

“拿上楼去，这儿太打眼了。”说着，把自己的拖鞋给他穿上，然后提起他的木屐鞋上楼去了。

没想到，这幢西洋楼房的内部设施却是日本式的。柱子很细，楼梯一踩就咯吱咯吱直响。上二楼一看，走廊的拐角处有一间厨房。一个披着短发，只穿着一件内衣的妇女，正在用金属水壶烧水。

“晚上好。”澄子低声招呼了一句，便走向右边倒数第二间屋，掏出钥匙，打开了房门。

这是一间六铺席宽的房间。席面肮脏污秽。屋里一边是壁橱，另一边靠墙角摆了一张五斗柜，旁边墙上挂了一些浴衣、薄纱睡衣之类的东西。澄子打开窗户说：“这儿凉快。”接着便在挂着衬裙、布袜子的窗边放了个坐垫。

“你的独身生活真痛快。结婚，真是干蠢事。”

“可家里老是催我回去。不过，现在已经不可能了。”

“我要是早点醒悟过来就好啦。现在已经晚了。”种田说着，从晾着衬裙的窗口望着天空。忽然他好象想起了什么，“有没有空房间？你去问问吧。”

澄子装出要泡茶的样子，提起水壶出去了。在走廊上她和一个妇女谈了一会儿，马上回来说：

“听说对面顶头的一间是空的，不过管房子的大婶今天晚上好象不在。”

“那么，今天晚上是没法借宿啦。”

“要是你不介意的话，可以在这儿住一两个晚上。”

“我倒没啥，可你怎么办？”种田睁大眼睛问。

“我？就睡这儿呀！或者到隔壁妹子那儿去也可以，要是她的相好不来的话。”

“你这儿呢？没有人来吗？”

“嗯，今天晚上没有。所以你别担心。不过，我要故意留你过夜也不好吧。”

种田脸上露出一丝难以名状的苦笑，他沉默了。

“你有个贤慧的太太，又有个标致的小姐……”

“算啦，那些事……亡羊补牢为时不晚。今后我还是要走新路。”

“你是要分居？”

“唔，分居。不如说是分手。”

“不过，恐怕办不到吧。太难啦。”

“所以我正在想办法呀，哪怕动武也行。现在先忍一忍。时间长了总可以找到借口去和她们闹。澄子，既然找不着空房间，那我也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我想今天晚上就暂时找个地方凑合着过。我们到玉井去逛街吧。”

“先生，我也有话要对你讲呢。有些事儿我想来想去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今晚上我们别睡了，就聊天好吗？”

“是呀，这阵子天也亮得早啦。”

“有一天晚上到横滨去兜风，回来的路上天就亮了。”

“你的身世我才听了个头儿，你到我家去干活以前，也是很苦的吧。以后你又去当女招待，你还没有讲完呢。”

“一个晚上可能讲不完吧。”

“那也是……哈哈哈哈。”

沉默了一阵后，从二楼的一间屋里，传来了说话声，厨房里又响起了水声。看来澄子的确准备谈个通宵，她只把腰带解下来，整整齐齐地叠好，再把布袜子放在上面，一并收进了壁橱。然后她重新揩抹了一下矮腿桌，开始沏茶。

“我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先生，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嘛，我觉得还是因为你留恋城市生活。是不是？”

“那当然也是一个原因。不过，更重要的是，我对我父亲的买卖太反感了。”

“什么买卖？”

“好象叫‘头领’又象叫‘绿林好汉’，反正是暴力团伙……”说到这儿，澄子的声音低了下来。

五

梅雨结束，进入三伏盛夏。可能由于左邻右舍门窗全部洞开之故，其他季节从未有过的嘈杂声，一下子都变得刺耳起来。在这些噪音中最使人难以忍受的，莫过于一层板壁之隔的邻居那架收音机了。

本来，我是想等到黄昏凉爽一点的时候，在灯下伏案读书或写作的。然而，正是从这时候开始，那震耳欲聋的尖厉声却一下子爆发了出来，一直响到晚上九点钟。在这些连续不断的喧嚣声中，最令人头疼的，就是那些操九州腔的政治述评浪花节〔16〕

和那些夹杂着西洋乐曲的、象小学生念台词似的朗诵。单放收音机，似乎还嫌不够，有些人家还不分昼夜地开起留声机大放特放流行歌曲。为了躲避收音机的吵闹，每年一到夏天，我都是草草地吃点晚饭，有时甚至晚饭都在外面吃，六点一到，便立即走出家门。收音机的声响，倒并不是出来以后就听不到了，街上的人家或商店里传出的收音机的声音更大。不过它和电气列车、汽车的声音混在一起，听起来已经变成了城市里一般的噪音。和独坐书斋的时候相比，在街上走的时候，噪音反而不太引人注意，所以心情也要轻松得多。

梅雨一过，收音机便吵了起来，小说《失踪》的草稿，被迫停笔已经十多天了。这样放一段时间以后，写作灵感也似乎消失殆尽。

今年夏天，也同去年和前年一样，每天太阳还未落山就从家里出来。不过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要去的地方和可逛的地方。神代帚叶〔17〕老先生在世之时，每晚必到银座去纳凉，一回比一回兴趣浓厚。而今其人业已去世，街头夜色，我也深感厌倦。加之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使我不敢轻易再去银座了。原来有一个洋车夫，听说震灾以前，常出入于新桥某艺妓之家，现在成了一个相貌狰狞、衣着褴褛的无赖汉。乍一看，真象是个杀人行凶犯。他时常在尾张町一带游荡，遇到从前见过面的客人从那儿路过，便缠着无理取闹、勒索钱财。

第一次，我在黑泽商店的拐角处周济了他五十文银毫子，这反而开了个恶劣的先例。以后有一次我不给他，他就高声叫骂。我害怕招来一大群看热闹的人，只好又给了他五十文。看来被这家伙敲竹杠的人可能还不只我一个。有天晚上，我哄着他，带

他到了十字路口的派出所，结果发现他同那儿的岗警早就混熟了。警察显出一副怕麻烦的样子，根本不理睬我，有一天我在出云町——确切地说，是在出云町七町目，看见他在派出所和警察又说又笑。对这家伙的来历警察可能比我们这些人还更清楚些。

于是，我决定把散步的方向改到隅田河以东，逛到家住沟边的阿雪姑娘那儿去憩脚。

在同一条路上接连往返四、五天以后，对从麻布地区出发的长途散步，渐渐地也就不觉得辛苦了。在京桥和雷门换车，也已经习惯。甚至不需要怎么考虑，身体就会自然而然地发出动作，因而心情也比较舒坦起来。同时我还摸清了，乘客拥挤的时间和线路是按不同的日子而有所变化的。所以我就有意避开高峰，绕点弯路。这样一来，反而还可以用路上的时间来静静地读点书了。

从大正九年前后戴老光眼镜开始，我就完全不在电气列车里看书了。而自从雷门和家门之间每天的长途往返开始之后，我又决定在车上读书了。但是，我又从来不想摸新出的书报杂志，所以第一天出门时，我顺手取了一本依田学海〔18〕的墨水二十四景记〔19〕带着上路了。因为我觉得书中儒林先辈的文章，对于眼前景色，颇能增添几分情趣。其中有段文字是：

> 长堤蜿蜒，经三围祠略成弯状。至长命寺，忽成樱树最多之所。宽永〔20〕年间，德川大猷公〔21〕放鹰于此。遇腹痛，饮寺井水而愈。曰，是长命水也。因名其井，并及寺号。后有芭蕉居士〔22〕赏雪佳句，脍炙人口。呜呼，公绝代豪杰，其名震世，宜矣。居士不过一布衣，同传于后。盖人在所树立如何耳。

我每隔两天，就必须在散步途中购买食品，同时，也顺便给那位女郎买一点礼物。尽管我去她那儿，还只有四、五次，但我的礼品却收到了双倍的效果。

我不仅平时买的老是罐头食品，而且穿的也是掉了纽扣的衬衫和外衣。女郎见到这些，也就终于断定我是一个住公寓的单身汉了。既然是单身汉，每天晚上去她那里玩玩，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这样一来，她也就不会想到我是因为被收音机吵得在家里待不下去而来的，不会想到我是既不看戏，又不看活动相片，苦于没处消磨时间和没处可去才到她这里来的。对于这些，我没作任何解释，只是让它自然形成一种印象。然而，由于这里是一种特殊的地方，所以有一次我漫不经心地问她，是否怀疑我的钱来路不正。但是女郎的态度表明，对于金钱，她们是来者不拒，别的一概不管。她说：

"在我们这种地方，化钱的人可大方了。有的客人，一住就是整整一个月。"

"哦？"我感到吃惊："不报告警察行吗？听说在吉原〔23〕，马上就会有人报告警察。"

"这儿有的人家，也可能会那么干。"

"那位长期住在这儿的客人是什么人？是小偷？"

"是绸缎庄的。后来，被店里老板带走啦。"

"那就是携款外逃了？"

"兴许是吧！"

"对我，你就别在这个问题上担心了。"我解释说。可是女郎显出毫不在意的样子，也没再问什么。

但是，后来我了解到，关于我的职业，女郎似乎早就凭自已的猜测作出了判断。

在她二楼那间屋子的榻扇上，乱七八糟地贴了一些四开纸大小的风俗美人画的复制品。其中有歌麻吕〔24〕的渔鲍图、丰信〔25〕的入浴美女图等。有些画，我曾经在《此花》杂志〔26〕的插图中见过。还有一张是北斋〔27〕三卷集画册中的和合仙子图。不过，男象巳经去掉，只留有一个女象。于是，我把书的内容向她作了详细介绍。后来又有一次，当阿雪陪着客人上楼时，我在楼下一间屋里往笔记本上写一些东西，被她偷眼瞧见了。看来她巳经肯定我是一个地下黑出版商了。这次我来时，她突然要我带一本那种书给她。

她要的书，我家里还有一些，那是二、三十年前收集的。于是我一下子带去了三、四本。这样，她便不动声色地判断出了我的职业。不仅如此，我在她这儿化的“黑钱”来自何方，看来她也了如指掌了。于是，女郎的态度更加坦率，简直不把我当外人看待了。

这些居于社会底层的女流妇人，在遇见遁世逃亡的男儿时，不嫌不恐，总是以亲密爱怜之心相待。这类事情，想来不必列举更多实例予以论证详述了。鸭川〔28〕的艺妓救助幕府追捕的志士；毛店的女侍，不惜向闯关逃亡的赌徒馈赠川资；托斯卡〔29〕为逃亡贫士供食；三千岁〔30〕向无赖汉奉献纯真的爱情等等，都是如此。

这里，我感到担心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但愿不要在这条小巷附近或者东武电车里遇上作家或新闻记者。至于其他人，则无论在什么地方遇见，甚者被其跟踪，我都无所谓。因为从年轻的

时候起，我就被正人君子们看成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了。亲友的孩子，早就不沾我家的边。所以现在也没有什么可顾忌的了。只有一种人是令我望而生畏的，他们就是那些舞文弄墨之士。十多年前，当银座大街上开始频频出现酒吧的时候，我曾去那儿买醉一饮。这件事引来了所有报纸对我的笔墨讨伐。昭和四年(1929年——译者）的四月号《文艺春秋》杂志，攻击我是一个"不宜生存于世"的人。该杂志的文章中甚至使用了"诱拐处女"之类的字眼。看来，他们大概欲将我打成违法犯罪之徒而后快吧。这些人要是打听到我在晚上潜渡墨水东游一事，那就更不知会干出什么事来了。这实在使人生畏。

每天晚上，无论是在上下电车时，还是在进入这条花柳街以后，无论是在夜市热闹的前街，还是在僻巷小径，只要路上人多，就得时刻留意，提防着前后左右的人。我的这种心情，用来描写小说《失踪》中的主人公种田顺平逃遁隐藏时的处境，倒是一种恰如其份的切身体验。

六

前面已经说过，我每天悄悄访问的沟边那户人家，住在寺岛町七丁目六十多号地区。这一住宅区位于这个繁华区偏西北的一角，位置不太引人注意。要把这一带当成新吉原的话，那么这里只相当于新吉原京町一丁目那条靠西河岸的街尽头处的偏僻地方。有关这一带繁华地区的改革变迁，过去尽管只是道听途说，但我们仍然想冒昧地介绍一些情况。

大正七年（1918）前后，开始扩建马路，浅草观音寺后堂一带被占用缩小。自古设店于此、栉比鳞次的射箭场、铭酒屋〔31〕等店家，奉命纷纷迁往现在还通京成公共汽车的大正路两侧。接着又有一批批店家，从传法寺的两旁和江川游艺馆后院一带被赶到这里来。大正路街道两边，几乎全是铭酒屋了。过路行人，白天也被牵袖夺帽〔32〕，难于通行。后来，警署的管制日趋严厉，这些店家才纷纷从大街迁入僻街小巷。在浅草公园旧址，从凌云阁后面到公园北边千束町巷一带的店家，虽然想尽各种办法留在了原地，但后来终因大正十二年（1923）的震灾而倒闭，并一下子全部逃到了大正路这边来。东京城市改建以后，有些店家，组成了名为“西见番”的艺人联营社而不再操旧业了，但这一带的繁华盛况却愈加兴旺，终于发展成为今天这种半永久性的闹市。最初通往市内的交通要道，只有经过白髯桥的那一条。所以直到去年京成电气列车停运以前，京成车站附近一直都是最热闹的地方。

到了昭和五年（1930）的春天举行城市复兴庆典时，从吾妻桥至寺岛町的直通公路就已经修成了。市内电车已通到秋叶神社前面。市营公共汽车的运行线路则拉得更远，已在寺岛町七丁目边上设立了停车场。与此同时，东武铁道公司在闹市区的西南边设立了玉井站。晚上十二点以前，只需化六文钱就可以从雷门坐车到这里来。市街的面貌，也有了彻底的改变。过去最难寻找的僻街陋巷，现在成了交通便利的区域。相反，以前的繁华地带，现在却成了边远地区。不过，银行、邮局、澡堂、曲艺场、活动相片馆、玉井稻荷神社之类的设施，都还象过去一样，仍然留在大正路上。新开辟的俚俗大街（又称改正大街）上只有出租汽车的拥挤杂沓和晚间夜市的热闹喧嚣，这里既没有警察派出所，也没

有公共厕所。就是这种偏僻的新开市井，也难免随着时势而产生盛衰荣悴之变，更何况人生一世了。

无意中，我对沟边人家——阿雪姑娘的家产生了好感，它使我回忆起这一带在大正开拓时期的盛世情景。这户人家的位置，和我这个旧世的遗孽之间，似乎有着某种不解之缘。要到这户人家，先要从大正路转进一条小巷，再经过挂着肮脏神幡的伏见稻荷神社，然后又沿着水沟往前走才能达到。所以大街上的收音机，留声机的声响，已淹没在白相客〔33〕的脚步声中，听不太清楚了。在这盛夏之夜，这里对我这个要逃避收音机的噪声的人来说，恐怕是再好不过的避身之地了。

原来，听说在这个花花世界里，有的联营社订了一条规矩，从下午四点姑娘往窗口一坐的时候开始，就禁止播放留声机或收音机，也不准弹三弦。萧萧雨泣之夜，更深人静，在“喂，来玩吧”的唤声逐渐消失以后，这户人家的屋里屋外，蚊群便雷鸣而起，充分体现出了偏街陋巷的荒凉情调。这非但不同于现代昭和年间小街的情调，而且倒有一种从鹤屋南北〔34〕的狂言中所感受到的昔日社会的清寂之味。

阿雪的头发总是梳成“岛田”式或圆髻式。她的模样和那肮脏的水沟及蚊群的轰鸣，这一切都强烈地刺激着我的感官，在我眼前重新唤起了三、四十年前的幻景。可能的话，我倒真想对这位给我带来虚无飘渺幻景的人，坦率地表示谢意。阿雪真是一位无声的艺术家，她能唤起人们对昔日的回忆。她那巧妙的艺术魅力，不仅超过了表演鹤屋南北狂言的优伶，也胜过了说唱兰蝶〔35〕的鹤贺〔36〕派师傅。

每当我在黄昏的电灯光下，在不绝于耳的沟边蚊群的嗡嗡声中，定睛注视着阿雪那手扶甑子盛饭的姿势，以及她呼噜呼噜地往嘴里扒拉茶泡饭的神态时，我的眼前便会清楚地浮现出年轻时和我亲昵相共的那些女郎栩栩如生的倩影和她们的住屋的景象来。不仅如此，有时甚至连我朋友的女郎也会出现在眼前。现在，人们称男性为“他”，称女性为“她”，把男女两人的幽居叫作“欢乐窝”。而在当时，这些新名词儿都还没出现。当时对相好的女郎既不称“你”，也不称“您”，只叫一声“喂”就行了。也有的丈夫管妻子叫“他妈”，妻子管丈夫叫“他爹”。

直到今天，只要你东渡隅田川去听一听，那沟边蚊群的嗡嗡声，和三十年前相比，并没有任何不同，它们是在吟诵这三十年未变的僻街陋巷的凄清之景，然而，东京的语言，和十年前相比，仔细想来，却实在大不相同了。

有一天晚上，我在阿雪家的茶室里，看见屋里挂着蚊帐，突然想起我过去作的几首俳句来：

夏日到，且把陋室早清扫，四壁蚊帐高吊。

空室里，已觉炎炎似火烤；哪再堪，棉布蚊帐密密罩。如炙如燎，难忍难熬。

沟际人家静悄悄，秋日斜阳满照。

幽居静坐把扇摇，团扇摇破，残暑难消。

九月到，蚊帐千疮百孔君莫笑，聊取绳系带扎，补个牢靠。

且喜蚊去暑消，看垃圾篓中，三五飞鸣在逃。

墙上残蚊点点，雨迹道道。放眼数数看有多少。

暮秋到，气爽天高。且把蚊帐换美酒醉逍遥。

这几首俳句，有一半是为我的亡友哑哑先生而作的。当时他同一位姑娘相爱，可是却遭到父母反对，于是他同这位姑娘一起，悄悄住在深川长庆寺后面的大杂院里。当我偶尔去拜访他的时候，吟成了这几首俳句。那大约是明治四十三、四年的事了。

那天晚上我去的时候，阿雪一边从蚊帐里爬出来，一边告诉我说，她刚才突然牙疼，就离开窗边进去躺下了。当时也没个坐处，她便和我并排坐在门框上说：

"今天你比哪天都来得晚。过去你从没有叫我等过这么久呀！"

自从女郎断定我害怕别人知道自己的职业以后，她的语言和态度一下子就超过了亲昵的范围，甚至可以说有些放荡了。

"哎，对不起。你是虫牙吗？"

"突然疼起来的。疼得我都要晕倒啦。肿起来了吧？"说着，她把脸侧过来让我看。"我说，你帮我看着屋子，我现在去看看牙科大夫"。

"在附近不远吗？"

"就在检查所(37)的这边。"

"就是官办市场那边吧。"

"我看你呀，四处游荡，哪儿都知道。你这朝三暮四的。"

"哎哟别打！打死了，我以后怎么升官发财呢？"

"好了，拜托啦。如果要等很久，我就马上回来。"

"那不就成了曲儿里唱的'我等伊人蚊帐外'啦。唉，没法子。"

我也开始用她那种随随便便的语气同她讲起话来。这并不是因为我要隐瞒自己的身分，而是因为我无论在何时何地，无论同

谁打交道，都习惯尽量使用和对方相同的语言。这就好比是去到外国就要用外语一样。要是对方说“俺老家”，那么，我也就用“俺”来代替“我”。和现代人交往的时候，学口语还容易，而一旦用书信交往，则颇感困难。特别是给妇女写回信时更是如此。口头交谈时，可以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学着对方把“我”说成“俺”，把“可是”说成“可”，还可以模仿对方，在每个词后都加个“性”字，比如“必然性”，“重要性”等等。但是，如果把这些东西写成文字，就会使人产生反感了。在过去那些令人怀念而又一去不复返的年代里，有一年夏季，我趁伏天翻晒书籍，翻出来一封旧信。那是在向屿小梅里〔38〕给人当外室的一个柳桥妓院的妓女写的。在当时的年代，写信必须使用文言敬语，所以当时的妇女在展纸提笔时，即使不通文墨，也似乎会不由自主地冒出一些“之乎者也”“奉、赐、拜、禀”之类的话来。这些，我不怕读者耻笑，把这封信抄录于后：

径启者：

尔来久疏问候，不胜惶惑之至。尚能谅之，则幸甚矣。愚下则因迄今居室甚狭，乃于近日迁居，信封所书，即欲奉告之新址也。汗颜相求，殊感愧然。盖因欲得面谒，并有屑事相告。再拜再恳，务祈于尊便之机，莅临寒舍一晤。谨此函达，书不尽意。早日目睹尊颜，则当倾腹相禀也。

〇〇 顿首

竹屋渡口之下有一浴室，名曰都汤。询之其侧莱店

即知我处。近日天气甚佳，如无不便，拟邀哑哑先生一道，三人共游堀切。故希于午全光临。尊意如何，虽欲聆教，然未敢劳尊专赐大札也。

信中，把“易居”写成了“迁居”，把“午前”写成了“午全”，这是出自东京街巷俚语发音的错误。竹屋渡口，现在同枕桥渡口一样，都已不复存在了。正是，当年足迹何处寻，空留遗憾吊青春。

七

阿雪出去以后，我独自一人坐在一半下垂的旧蚊帐边上，一边驱赶蚊子，一边注意着火盆里的炭火和烧水壶。这一带地方有个习惯，无论多么酷热的晚上，只要有客人上楼，打个手势，楼下就要送茶上去。所以每家每户的火盆和烧水壶都是昼夜不停的。

“喂，喂，”有人小声叫着敲了敲窗户。

我估计多半是熟悉的客人来了，想看看情况再决定走还是不走。这时，外面的男子从窗口伸进手来，拔去插销，推门走了进来。他身着浅色浴衣，腰束宽幅布带，五十岁上下，土头土脑的圆脸，满嘴胡须，手里拿着一个包袱。看他的打扮和相貌，我立即断定他可能是阿雪的老板。于是，不等对方开口便说：

“刚才我在门外碰见阿雪姑娘，她说有点不舒服要去看医生。”

看来他已经知道了这件事，看见我在这里，也毫不感到奇怪。他说：“兴许快回来了，您等着她吧”。接着，他解开包

袱，拿出一个小铝锅，放进茶具柜。看他送来了夜宵小菜，我相信他肯定是老板无疑了。

“阿雪姑娘从没个闲工夫，很不错呢。”我觉得自己，应该讲点恭维话来代替打招呼才对。

“什么？啊，实在是……”老板讲了一句不明不白的话。看来他也不知道该回答什么才好。接着，他只顾去照看火盆和水壶，连坐在对面的我也不看一眼。他大概是想尽量避免和我交谈，所以才把脸转向旁边的火盆。于是我也就不再讲话了。

一般说来，当家人和游客见面，双方都是很尴尬的。勾栏院、女郎茶座、艺妓楼的情况也是如此。因为他们要是交谈起来，就会以女郎为中心，产生一些令人难堪的摩擦。为了尽量避免这种事，交谈就没有任何必要了。

以往阿雪总要在店口点上蚊香，看来今天晚上她还没有点。蚊群满屋轰轰乱窜，不光螫脸，甚至还往嘴里钻。连这位在本地住惯了的老板，也终于忍不住了。他伸手去扭了一下槅扇旁边电风扇的旋钮，但风扇没有转，看样子是坏了。他又打开火盆架下的抽斗，终于找出一些破碎的蚊香来。这时，我们两人都象得救似的互相看了一眼。我趁机对他说：

“今年到处的蚊子都很凶。天气热得特别厉害。”

“是吗？这一带的土地，本来是填起来的，也没好好打个地坪。”老板也勉勉强强地开口了。

“不过，街道倒是修好了，好歹总方便些了吧。”

“但是另一方面，各种各样的规定却严格起来了。”

“是啊。两三年以前从这儿路过，帽子还经常被抢跑呢。”

“那些事呀，我们住这儿的人也伤透了脑筋。有事你也过不

去。给姑娘们讲了，可你能一个一个地去守着她们么？没法子，就实行罚款。发现到店外去拉客的，罚款四十二元。另外，向公园一带放出荐客，也算是违反规定。”

“也要罚款吗？”

“唔。”

“那罚多少呢？”

我正想转弯抹角地打听当地的风情时，外面有个男子叫了声“安藤家的！”，接着，从窗口塞进来一张纸片又走了。几乎同时，阿雪回来了。她抓起纸片放在了火盆架上。我偷眼一看，原来是一张关于搜捕强盗罪犯的油印通报。

阿雪对这种纸片连瞟都没瞟一眼便转脸对老板说："干爹，说是这颗牙明天非拔不可了。”她张开嘴让老板看了看。

“那今天晚上，吃的东西就不要了吧。”老板说着，想要站起身来。我连忙故意当着他的面掏出钱来递给阿雪，抢先一个人上了二楼。

二楼上，一间三铺席宽有窗户的屋里，摆了一张矮腿桌，再过去就只有六铺席和四铺席半两间屋子了。看起来这个小住宅本来是一套房子，后来把它隔成前后两套了。楼下只有一间茶室，既没厨房也没后门。二楼上，从楼梯口一直到四铺席半那间房子，所有墙壁都只是一块糊纸的薄板。所以，后面邻居的响动和说话声，都听得一清二楚。我经常把耳朵贴在板壁上偷听，独自发笑。

“你又在那儿……不热吗？”上楼来的阿雪立刻走进带窗户的三铺席房间，掀开褪色的印花窗帘说："到这儿来吧，这儿的风可凉快了。呀，又闪电了。”

“比刚才要凉快点了，这风是不错。”

窗下的人家，被遮阳席子挡得看不见了。但是在水沟对面一排房舍的二楼上，可以清楚地看见窗口所坐女郎的脸庞和来来往往的人影，这小巷一带的景色，也可以尽收眼底。屋顶上方的夜空，铅灰色的云层沉沉低垂，看不见一颗星星。外面大街上的霓虹灯光，把半边天空都染成了淡红色。所有这一切，更增添了这炎暑之夜的闷热气氛。阿雪取了一个座垫放在窗台上，然后抬身坐在上面，仰头看了一会儿天空。“喂，我说，”她突然抓住我的手：“要是我把帐还清了，你肯不肯娶我？”

“象我这样的人，哪儿成呀？”

“你是说你没资格当丈夫？”

“要是养活不了老婆，那就没资格啦。”

阿雪没再说什么，她跟着巷口传来的小提琴声轻轻哼起歌来。我漫不经心地朝她脸上一望，她象有意躲避似的猛地站起身来，用手抓住窗框，把半截身子伸出了窗外。

“要是我再年轻十岁的话……”说着，我坐到矮腿桌前，点燃了烟卷。

“你，到底多大了？”阿雪回头问我。

我抬头朝她脸上一望，又象平时一样，她的脸上绽出了一个酒窝。于是，我心里的石头一下子落了地：

“马上就六十了。”

“大爹有六十了吗？还满健壮的嘛！”

阿雪一个劲儿地瞧着我的脸说：“我看你还不到四十呢，可能三十七、八吧。”

“我是父亲的外室生的，准确的岁数不太清楚。”

“比四十岁还要嫩面些。从头发上看不出有这么大年纪呢。”

“要是四十岁，那就该明治三十一年吧。”

“你看我多大了？”

“看起来二十一、二，最多二十四吧。”

“你，嘴太甜啦，可不行。我二十六了。”

“阿雪，你说过，你在宇都宫卖过艺，是吧。”

“是的。”

“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呢？你对这儿的事很了解嘛。”

“我在东京住过一阵子。”

“是因为有事需要花钱吗？”

“也不尽然……丈夫又生病死了，而且，还有点……”

“没习惯以前有点害怕吧？卖艺也有不同的卖法呢。”

“也不是。我来以前就弄清楚了。光卖艺可不划算，借的债老也还不清。而且……既然跳进了火坑，就干脆选个来钱的路子更划算。”

“你这么会盘算，可了不起。是你一个人想出来的？”

“是我在卖艺的时候，认识一个茶座的同行姐姐，她就在这一带赚钱，是她告诉我的。”

“那也不简单呀。等年限一满，你就独自经营，尽量多攒几个。”

“那还得看我的年纪是不是还适合干这种买卖。以后又怎样呢？谁知道。你说呢？”

说着，她定定地瞧着我的脸，使我再一次感到心绪不宁。尽管我认为事情未必就象她说的那样，但我却感到嘴里象塞了个东西，不知该说什么才好。所以这回轮到我想扭脸窗外、抬头望天

了。

被大街上的霓虹灯映红的天空边际，早已是闪电阵阵。这时，突然，又闪起了一道刺眼的强光，不过都听不见雷声。刚才的凉风，一下子停了。黄昏的暑气似乎又卷土重来了。

“看样子要下雨了。”

“喂，我说，我从美容店回来……已经三个月了吧——，”她把“吧”稍稍拖长了。

在我听来，她的这个“三个月了吧——，”里包含着无限的深情，令人追忆起遥远的往事。要是她干脆说“已经三个月”，或者“三个月了呀”，听起来，恐怕就不会那么意味深长了。她把“吧”字的声音拉长，听起来似乎就不单是一种感叹，里面似乎隐藏着一种要我回答的暗示。这样一来，我甚至连“对”都说不出来，只好用眼神作了回答。

阿雪每天晚上都要接待不计其数的来客。一个这样的女人，是什么原因才使她牢记着同我第一次见面的日子呢？对我这样一个人，似乎不值得这样做。应当说，留恋初会的日子，是因为当时发生的事在心里留下了欢乐的回忆。但是，对我这样的老人，尽管这一带的女郎认为我只有四十来岁，但我却连作梦也没想过，她们会对自己产生什么好感或引起她们的迷恋。

前面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讲过，我之所以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到这儿来，是有多种理由的。创作《失踪》的实地观察、逃避收音机的噪音，对银座丸内首都中枢大街的厌恶等都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另外还有些别的原因，但没有那一条是因为我想到这儿来和女郎对坐共语的。我不过是把阿雪的屋子当成我晚间散步的休息场所罢了。当然，我也曾信口开河地向她撒过谎。虽然我并不是

有意想欺骗她，但是对她的第一次误会，我没有加以纠正，相反我却乘兴作出一些举动，讲出一些话来加深了她的误会，隐瞒了自己的身分。至少在这一点上，我恐怕是不能推卸责任的吧。

不仅是在东京，就是在西洋，我除了花街柳巷之外，对于其他各界，可以说都是一无所知。其缘由来历，我不想赘述，而且也无必要。设若有某位好奇之士，欲知我这一人物为何许人也，则只需读一读我中年前后所著对话《日方过午》、随笔《妾宅》以及小说《未尽之梦》等拙文，或许就能将思过半矣。话虽如此，然文笔拙劣、言辞累赘，若全篇通读，想必费神劳心。这里姑将《未尽之梦》中的一节摘录如下：

"他之所以有精神十年如一日地出入于花柳界，乃因他深知花柳界为下流黑暗场所之故。因此，要是世人把放荡者作为忠臣孝子而加以赞诵的话，那么，他宁肯把自己的宅第拱手送人，也不愿听那些赞扬之声。他对合法妻女的虚荣心，对光天化日下的欺诈行为满怀义愤。这种义愤化成他唯一的力量，使他投入社会的另一方——素以下流和黑暗而闻名的一方。就是说，与其在号称洁白的墙壁上看到各种肮脏的污点，倒不如在一块掷弃的破布片上发现残存的美丽刺绣，更使他感到高兴。正如正义的宫殿往往会落上鼠雀粪便一样，在堕落的深渊里也可以大量采集到瑰丽的人情之花和芬芳的泪水之果。"

读了这段文章的人，恐怕至少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会对生活

在臭水沟边和蚊阵声中的那些女郎，既不怎么害怕，也不嫌其丑恶，反而在接触她们之前就怀有一种亲切之感。

我觉得，要同这些女郎建立感情（或者至少使她们不会对我敬而远之），最好还是把我的真实身份隐瞒起来为好。要是她们知道了我的真实身分，那我就太难堪了。我是为了尽量不让她们产生错觉，不让她们以为我是在玩弄取乐，是在拿她们的薄命生涯当儿戏欣赏，才不得不这样做的。

过去已经有过先例，说我不应该来这种地方。有天晚上，在改正路尽头的市营公共汽车停车场旁边，我曾被巡警叫住盘问。由于我不喜欢自我标榜，说自己是文学家或搞写作的，加上我更讨厌别人这样看待我。所以对警察的询问，我照例回答说是无业游民。警察脱下我的外衣，检查我的随身物品，他发现了我口袋里的印鉴、印鉴证明和户籍抄本。这是我用来防备夜间外出遇上警察盘查而装在身上的。另外，我钱包里还装了三、四百元现金，那是准备第二天早上支付木工和花工的工资以及付旧书店的书款的。警察看来吃惊不小，立刻称我为富贵人。他说："这里不是你这样的富贵人来的地方。快回去吧，出了差错可不好。要来也先回去再说。"他见我还在磨蹭，便招手拦住一辆出租汽车，并特意为我打开车门。

我不得已上了汽车，从改正路沿着环形公路兜了一圈。也就是在这迷魂阵似的蛛网小弄地带的外围绕了一周，然后在伏见稻荷神社胡同口附近下了车。这件事发生以后，我就买了张地图来研究路线，深夜尽量不走警察派出所前面通过。

刚才，阿雪以一种深情的语调提起了初次相逢那天的事，我一时无言以对。心想，姑且以香烟的云雾来掩饰一下自己的面

孔。于是，便又掏出烟卷来。阿雪那双又大又亮的黑色眼睛，直盯盯地注视着我，说道：

“你呀，真太象啦。那天晚上我一看见你的背影，简直就差点叫出来……”

“哦？陌生之人相貌同，这是常有的事嘛。”我大松一口气，心想，这就好了。但是，我尽量不流露出来，继续说道：

“我象谁呀？象你死去的丈夫？”

“不，我刚刚开始卖艺时候的一个人……那时候我真是宁死也要跟着他呢。”

“热得发狂的时候，谁都会那样的……”

“你呢？你大概不会吧？”

“我很冷，是吧？不过，人不可貌相，可别隔着门缝瞧人呀。”

阿雪什么也不说，只是一个劲儿地笑，半边脸上绽出酒窝。这酒窝儿深深的，极其自然地出现在下唇微翘的嘴角右边，使阿雪的脸蛋儿，总是象孩子似的天真无邪。然而，唯独今天晚上的酒窝，却总象是勉强作出来似的，有一种难以言状的凄清之感。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我问她：

“牙又疼了吗？”

“不，刚才打了一针，已经没事了。”

讲到这儿，又没话可说了。幸好这时有位熟悉的游客敲响了店门。阿雪立刻站了起来，从窗口探出半截身子，从围板缝里往下张望着说道：

“是阿竹呀，快上来吧。”

她跑出去以后，我随即也下了楼，先在厕所里躲了一会，等

客人上楼以后，便轻手轻脚地走了出来。

八

眼看就要倾盆而下的黄昏雨又去得无踪无影了。我是害怕烧有长明火盆的茶室里的闷热和蚊群的围攻才暂时跑到外面来的。看来回家又早了一些，于是我便沿着水沟走出了小巷。这里也架有一座木板桥，原来我已来到前面的横街了。道路两侧排满了庙会商人的摊棚，使本来连汽车都过不去的街面更加狭窄。熙攘的人群，互相推挤着往前走。板桥的右边是一个十字路口，紧挨拐角处有一家马肉店。路口对面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曹洞宗东清寺”，石碑旁边是玉井稻荷神社的木华表和一间公共电话亭。我想起阿雪曾经给我讲过，这个神社的庙会是每月的初二和二十两天。逢会日子的晚上，只有大街上热闹，小巷里面却很少有游客进去。所以勾栏女郎都把这两天称为“稻荷霉神”。这个神社我还从未去参拜过，于是，我便跟着人流往社祠走去。

前面我还忘了交代一件事：自我习惯每天晚上进出这个闹市以后，便决定模仿这一带逛夜市游客的习俗，出门时，把服装临时改变一下。这并不怎么费事：把翻领条纹白衬衫领口的纽扣解开，不打领结；西服上装提在手上；不带帽子；把头发扒拉得七零八乱，表示没梳过头；裤子尽量换成屁股和膝盖都磨破了的旧东西；不穿鞋，只穿一双后跟磨平了的旧木屐；香烟只抽蝙蝠牌……等等、等等，这一切都很容易办到。就是说，我把在书房里或接待客人时穿的衣服脱掉，换上打扫庭院或搞岁末大扫除的衣

服，再从女仆那儿借双木屐穿上就行了。

穿上旧裤子，登上旧木屐，再找一条旧布帕在脑袋上缠一个粗野庸俗的头箍，这样你就可以南到砂町、北从千住到葛西町随意蹓达，而不必担心过路行人会回过头来打量你了。这种打扮就象一个本地居民外出买东西一样。无论是小巷或是横街，你都可以放心大胆地任意进出了。正象川柳歌中唱的“不求振作少忧愁，要乘风凉上二楼”一样，这一身萎靡不振的打扮，最适合于东京目前这种气候特别炎热的季节。打扮成这副和朦胧小车〔39〕司机一模一样的姿态以后，无论是在马路上还是电车里，任何地方都可以随地吐痰，随便乱扔烟蒂、火柴棍、纸屑和香蕉皮。只要看见公园，就可以往长椅上或草地上一躺，仰八大叉地睡觉。无论是鼾声大作或者是哼唱小调，都随你的便。所以，这种打扮，不光适合于东京的气候，而且和整个东京的建筑设施也很协调。有了这身打扮，就可以同这座复兴城市的居民保持完全相同的心情了。

年轻姑娘只穿一件称之为“爱帕帕”〔40〕的贴身衣服在街上乱走。关于这种奇风怪习，友人佐藤慵斋君的文集中已有所评论，这里我不再争着发表意见。

因为我是赤脚靸着一双还没穿惯的旧木屐，所以我总是小心翼翼地走路，留神不要踢着什么或是被人踏伤了脚。我这样慢慢穿过人群，走到对面小巷尽头的稻荷神社作了参拜。这里也是夜市摊棚接连不断。在社祠旁边一块较宽的空地上，花木商贩摆满了一排排的盆花，有蔷薇、百合、夏菊等等，构成一个四季群芳的花坛。在空地角上，挂了一长溜姓名牌，简直象一道板壁，上面写着东清寺修建资金的捐献者。从这一点来看，这所寺庙大概

不是曾经被火烧毁，就是象玉井稻荷神社一样，是从别的地方迁到这儿来的。

我买了一盆常红石竹花，从另一条小巷穿出去，又回到刚才来的大正路上。再往前走几步，就有一个警察派出所。今天晚上我穿的服装同这一带的人一模一样，况且手里还拿了一盆花，所以我觉得大概不要紧。但转念一想，最好还是回避一下为好。于是又转回身来，从酒店和水果店那边的街角拐进了另一条街。

在这条街的商店后面，就是那迷魂阵式的蛛网小弄地带了，这一带被称为第一部。走到街的尽头，路边突然现出一条水沟。看来这条沟就是贯通第二部，并从阿雪家门口流过的那条沟。在这里，它流过一家门帘上写着“中岛汤”的澡堂，然后便消失在划定青楼区外面一片漆黑的大杂院房舍中间。看起来这条水沟比过去的吉原花街外面那条铁浆沟还更加肮脏。不过，当初在寺岛町还是桑竹田园时，这条臭沟恐怕也是“小溪清流可见底，水草花间落蜻蜓”吧。想到这里，我不禁一反老人常态，阵阵伤感涌上心头，我感到自己有些难以自持了。庙会的摊市没有摆进这条街来。一家中华饭馆的屋顶，“九州亭”三个大字的霓虹灯耀眼生辉。一来到它的前面，改正路上往来的汽车灯光就照了过来；留声机的音响也喧然而起。

手里的盆花相当重，我没有再往改正路去，而是从九州亭路口向右拐。这是一条最热闹又最狭窄的街道。它的右边是迷宫蛛网小弄地带的第一部和第二部，左边是第三部的一个分区，分别隐藏在店铺的背后。繁华的街面上有绸缎庄、西式女装店、西餐馆，还有一个立式邮筒。那天阿雪从美容店回家，遇上黄昏雨钻到我的伞下来，就正是在这个邮筒前面。

刚才阿雪半开玩笑地向我微吐一缕情丝，使我深感不安。这种感觉，似乎现在都还萦萦于怀……我对阿雪的经历，几乎毫无所知。尽管她自己说是曾在某处卖艺，但看来她既不懂长歌〔41〕，也不懂清元〔42〕，所以我觉得不太可靠。尽管我没有任何根据，但从她给我的第一印象中，我觉得她象是出自吉原或洲崎一带某一上乘的青楼之家。这一印象，大概更符合她的实际。

她的口音，倒没有半点地方腔调。不过，她的面容秀美，全身皮肤细腻，这证明她不是东京人，也不是东京附近的人。我看倒象是从远方来东京的男女所生。她性格开朗乐观，对自己目前的逆境，并没显出什么忧伤之感。我倒是觉得她既富有活力、又具备才智，使她能够充分利用来自目前逆境的经验，设法为自己筹划一个安身之计。对于我信口开河胡诌乱讲的事，她也原原本本地听信不疑。从这点来看，对于男女之情，她的确还没有慌乱到不可收拾的程度。单凭我的这些直感，我觉得阿雪这类姑娘比银座或上野一带大型酒吧里接客多年的女招待更加老实，更加纯朴。可以说在她们身上还保留了许许多多真诚的东西。

在把银座一带的女招待同勾栏窗前的女郎作了一番比较以后，我出乎意外地感到，后者更加可爱，更能与之共语人情。我还把两边的沿街情景作了对比。结果发现，后者这边，并不去炫耀那种浅薄的外观之美，也无华而不实、表里不一之态。所以给人的不快感，远比前者为少。尽管双方的路边都是摊棚林立，但在后者这边，并无醉汉三、五成群、结队而行的现象。前者那边屡见不鲜的鲜血淋淋的斗殴，在这边也几乎看不到。而且，只有银座街上，才看得见那些西装笔挺，可又凶神恶煞、不三不四的中年汉子。我们总是挥舞手杖、哼着曲子，盛气凌人，耀武扬威地

边走边骂过路姑娘。然而，一旦当你脚靸旧木屐、身穿破长裤来到这远离市中区的地方，无论多么混杂拥挤的晚上，比起穿过银座后街来说，既无危险之虑，也少有频频让道之苦。

有着立式邮筒的这条繁华小街，到了绸缎庄附近，也就算是火树银花的绝顶之地了。再往前走，就逐渐冷清下来。只有米店、菜店、鱼糕店等店铺特别显眼。最后，我终于来到竖着木料的木材商店附近。这是多次走惯了的地方，因而我的脚步便不由自主地迈向自行车寄放处和五金店之间的那条胡同口。

在这条胡同里一眼就看得见伏见稻荷神社那肮脏的神幡。不过那些白相客大概没注意到这一点，所以同别的巷口相比，这里进出的人要少得多。我正好求之不得，所以经常悄悄从这条巷口进去。这里一边是沟际藤蔓满架的葡萄，另一边是街面人家后院枝叶繁茂的无花果。我一边顾盼着这些和周围环境很不协调的景色，一边慢慢上前去偷偷窥视阿雪的窗口。

阿雪家的二楼，窗帘上映有人影，看来里面还有客人。楼下的窗户则是打开的。街上的收音机刚才似乎已经停止了喧闹。于是我便把在庙会上买的盆花，悄悄从窗口放了进去，转身走向白髯桥，来结束今晚的散步。去浅草的京成公共汽车从身后开了过来，但是我不太清楚车站的地点，便一边寻找一边继续朝前走去。没走多久，便望见前面闪出桥头的灯光了。

我在今年夏初起稿动笔的那篇小说《失踪》，直到现在还没写成。想到今晚阿雪说的"已经三个月了吧——"那句话，我记起动笔日期还在那天以前。草稿已经写到：种田顺平有天晚上由于公寓房间太热，便带着同宿的女招待澄子到了白髯桥上，一边乘

凉一边商量今后的事。于是我没有绕堤而过，而是直接走上桥去，倚身于桥栏杆上。

按照《失踪》的最初布局，我本来准备写成：时年二十有四的女招待澄子与五十一岁的种田两人，轻而易举地实现了云雨巫山之游。但在写作进程之中，开始感到有些不自然了。当时恰逢炎暑盛夏，于是就搁笔中断下来。

然而现在，当我倚身于桥栏杆上，一边聆听下游公园中传出的集体舞音乐声和唱歌声，一边回忆着刚才阿雪倚身在二楼窗口上说“已经三个月了吧——”这句话时的语调和姿态。这时，我改变了当时的看法。我觉得澄子和种田的春风之度，绝无任何不自然之处。作者已经安排妥贴的故事梗概，没有必要加以更改。中途改变原来的方案，说不定反而会带来不良后果。

我从雷门雇了出租汽车回到家里，照例洗脸、梳头，然后立即在砚台旁边的香炉里把香焚上，接着拿出停笔多日的草稿，重新读着最后一节：

“那边，看见了吧，是什么地方？是工厂吗？”

“大概是瓦斯公司吧。听说那一带从前风景可好啦。我从小说上读到过。”

“走一走好吗？天还不太晚嘛。”

“一过桥就有个警察派出所！”

“哦？那就向后转吧。真象作贼似的不敢见人。”

“喂、小……小声点。”

“……”

“谁能担保就没人听见……”

"是呀。不过，躲着人过日子，我还是第一次。这种心情简直是难以言喻，难以忘怀啊！

"不是有支歌叫《超脱凡尘》吗……隐居深山。"

"阿澄，从昨天晚上起，我觉得好象一下子年轻了许多。仿佛只是昨天一个晚上，就给生活增添了不少的意义似的。"

"人靠的就是精神。一悲观就糟啦。"

"那倒是。不过无论如何，我都不年轻了。恐怕你很快就会把我扔掉吧。"

"又来啦。我说过了嘛，叫你别考虑那些事儿。就说我吧，不是也马上就三十了吗？而且，花的绿的都见过，香的甜的也都尝过了。今后想靠劳动来挣点正经钱。"

"这么说，你真的打算要开蒟蒻豆腐杂烩店啦？"

"明天早上阿照要来，准备先把定金给她。所以你的钱暂时先留着别花好吗？就象昨天晚上给你讲的那样办没错。"

"不过，这样一来……"

"别'不过'啦，就这么办好。只要你有存款，就甭发愁今后的事啦。我是想把我手头的钱全都拿出来，一次付清，把一切都买下来，包括权利在内。总之，要干的话，还是这个办法划算。"

"阿照这个人靠得住吗？不管怎么说，这可是银钱的事啊。"

"没问题，那姑娘是个财主呢。反正，她的后台是

玉井的一位大户老爷。”

“什么样的老爷？”

“在玉井开了好几家青楼，还有不少房产。都七十了，可劲头儿还大得很哩。他经常到我们酒吧来。”

“嚯！”

“他还对我说，要干的话，与其开个蒟蒻豆腐杂烩店，不如干脆开一家他那种楼。阿照问他房子和姑娘的事，他都答应给我介绍好的。不过，当时我单枪匹马的，又没个可以商量的人，我自己一个人也干不了。所以我才想，还是找个一个人干得下来的行当好些，譬如开个蒟蒻豆腐杂烩店或饮食亭什么的。”

“喔，所以你才找到那块地方？”

“阿照还在帮她母亲放印子钱呢。”

“真是个实干家呀！”

“人挺精，不过骗人的事还是不会干的。”

…………

九

虽然九月已经过去一半，可是残暑不但没消，反而似乎比八月间热得更厉害了。几天以来，只有偶尔吹过的阵风扑打苇帘时，才送来一点夏去秋至的气息。就是这种风，也几乎是一到黄昏，便戛然而止。到了晚上，就象关西城市一样，愈到深夜，愈

是闷热。

近来，我又要写稿，又要翻晒藏书，感到分外忙碌，有三天未出去了。

趁立秋时节的烈日翻晒藏书和在初冬无风的下午焚烧院内落叶，这是我过独居生活中最感快乐的两件事。晒书可以有机会看一下长久束之高阁的书籍，想一下当初熟读时候的情况，体会一下时势和情趣的变迁。焚烧落叶之乐在于，它能使人暂时忘却身在市井之中。

立秋晒书，总算结束。这一天，晚饭刚毕，我仍同往常一样，身穿破长裤，脚靸旧木屐出门。到门口一看，门柱上的电灯已经亮了。原来，尽管每天黄昏照常闷热无风，但不知不觉中，白天已经令人吃惊地变短了。

虽然只有三天没出门，但是不知为什么，一到外面，我就产生了一种急于想去久别之地的心情。我恨不得把路上的时间也缩短一些，忙忙地从京桥下了电车，乘上地铁火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这个人，尽管自小游乐、放荡成性，可是象今天这样急不可待地去找一个女人，可以说是三十年来从未有过的事。从雷门坐上出租汽车前行不久，便看见那熟悉的巷口、熟悉的伏见稻荷神社了。猛一留神，只见原来那些肮脏的供奉神幡，已被四、五条新的所替换。红的不见了，全换成了白色的。熟悉的水沟边上，无花果和葡萄藤架都还是原来的样子。但是它们的枝叶，已经稍逊于原来的蔚茂葱绿了。它告诉人们，尽管是酷暑炎炎，尽管是一条被世人遗弃的小巷，金秋却照样不知不觉地一天天深了起来。

在那熟悉的窗口，现出了阿雪的面孔。今天晚上她的发式变

了，没有梳我熟悉的“溃岛田”，而是梳成了“银杏卷”〔43〕，并系上了发带。这种发髻大概叫“牡丹髻”吧，远远望去，我对她的朱颜骤改感到有些奇怪。我刚到窗前，阿雪便急不可待似的马上打开房门，兴奋地叫了一声“你来啦”。接着又马上放低声音说：“可把人急死啦，你总算来了，这下好啦。”

我一下子没闹清她说的是什么事，便连木屐也没脱，一屁股坐到门阶上。

“报上都登出来啦。不过好象又不太对头。所以我估计兴许不是你。但还是担心得不行。”

“是吗？”我总算听出点眉目来了。于是我立刻放低声音说：“我不会去干那种蠢事。我一直都是很小心的。”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在一起的时候，啥事也没有；可是该来的时候不来，就感到说不出的孤单。”

“不过，你阿雪姑娘不是也照样每天忙乎着吗。”

“这大热的天，再忙又能忙到哪里去呢？”

“今年可也真是，热得就没有完了。”我刚讲到这儿，阿雪轻轻叫了一声“别动！”说着伸出手掌把我额头上的一只蚊子摁死了。

这屋里的蚊子，看来比过去更多了。螫人的嘴刺也象是变粗变硬了。阿雪用卫生纸把我额上和她手上的血揩下来给我看，说：“你看，好多血呀。”然后把纸揉成一团。

“要是蚊子没有了，今年也就快完了吧。”

“唔，记得去年大鸟神会〔44〕的时候，好象都还有蚊子呢。”

“还是象吉原坝？”〔45〕我刚一问，马上意识到如今时代已经

不同了，便改口说："这一带的人也去吉原后街吗？"

"去的。"

正在这时，外面传来叮鸣叮鸣的铃声。阿雪听见，便站起来走到窗口：

"阿兼，你发什么呆呀，这儿嘛！给来两碗冰镇江米团儿……另外，顺便买点蚊香来，乖孩子。"

说完，她就坐在窗口。窗外路过的白相客同她逗闹，她也逗闹几句。同时，偶尔也回过头来，透过中间槅扇和我交谈几句。卖冷饮的汉子说了声"劳您久等了"，便把阿雪要的东西送了上来。

"喂，我说，一点江米团儿你该可以吃吧？今天我请客。"

"你真还记得呀，那种事……"

"记得，记得！我可是真心实意的吧？所以你也别三心二意啦。"

"你认为我不来这儿的时候，是上别家去了，是吗？哎，真拿你没法子。"

"男人大都是那样。"

"小心江米团卡住喉咙。吃东西的时候我们还是亲热一些吧。"

"讨厌。"阿雪故意用勺子在堆得高高的冰块上嚓嚓嚓嚓地敲打了一阵。

一个白相客从窗口往里面张望着叫道："唷，阿姐，真甜哩！"

"给你一个，把嘴张开！"

"有砒霜吧！我的命可值钱呀。"

“臭话，看你一个子儿也没有，还值钱呢。”

“呵！嘴厉害哩，这臭婊子。”白相客找句下台话转身要走，可这边也毫不示弱地骂道：

“哼，臭瘪三！”

“哈哈哈。”后面又过来一个白相客，听了大笑着走了过去。

阿雪每吃一勺冰，都要把脸转向窗外，心不在焉，而又富有节奏地叫着：“来吧，先生，来玩吧！”当有人在窗口停下来张望时，她便又娇声娇气地说：“客人一位，楼上请！刚开张呢，请吧，喂！”有时，根据不同的人，她又会一本正经地说：“好的，没关系。请进来看看，要是不合您的意再回去也可以。”和对方聊一阵之后，即使对方仍然不肯进来，转身走了，阿雪也不会表现出不高兴的样子。她又会重新想起手里的碗勺，从已经融化的冰水里捞出剩下的江米团儿呼呼地吃着，或掏出烟来咝咝地吸着。

前面我写阿雪性格的时候，曾经说过她是一个快活的女郎，也说过她对自己的处境并不感到忧愁。这一点无非是我通过观察而作出的一种推想。这推想是我坐在茶室的一角，尽量不出声地摇着破团扇驱赶蚊子，透过门帘缝隙，对阿雪坐在店口的那种姿态进行观察而作出来的。这种推想也许十分肤浅，不能说明她的性格。

但是，有些事情可以证明我的观察不会有错。在窗外的行人和窗内的阿雪之间，有一条纽带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并使他们相互融洽。我觉得阿雪是个快活女郎，她不太为自己的处境发愁，如果说我的这个推断有错的话，那么，这种错误正是那种融洽气氛

造成的。窗外是大众，是社会，窗内是个人，这两者之间，看不出有任何互不相容的东西。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阿雪还年轻，还没有丧失人类社会普遍的感情；是因为当她坐在窗前的时候，她降低了自己的身价，而在她的内心深处却保持着另一神秘而不宣的人格；而那些从窗外经过的人，一经步入这条小巷，他就揭去了假面具，再也无法自负自夸了。

我从年轻时候起就开始出入花街柳巷，至今不以为非。有时，受制于某种情况，也曾按女郎们的希望将其娶纳入室，令其把箕执帚。然而这些皆以失败告终。盖因她们一旦事过境迁，自以为其身并非微贱之体时，则一变而为不堪教海的懒妇，抑或成为难以驾驭的泼妇之故。

阿雪不知从何时起萌发了想依靠我的力量来改变其处境的念头，就是说，她想当一名懒妇或泼妇。要使阿雪在后半生既不成为懒妇，又不成为泼妇，而是真正成为幸福家庭的一员，则决非我这个屡遭失败的人所能做到的。这必须是前途远大，来日方长的人才行。但是现在，纵然把这一点向阿雪说明，她也决不会理解。阿雪只见到我双重人格中的一面。我要把她还没看到的另一面暴露出来，并让她认识其想法的错误，也并非难事。这一点我很清楚。我所以到现在仍然踌躇不定，是因为我有于心不忍的地方。这不是我想遁身自保，而是因为我担心，阿雪一旦觉察到她的误解，必将极端失望，极端悲痛。

阿雪象艺术女神缪斯一样，在我这颗厌倦的心里，突然唤起了对逝去的岁月的依稀眷恋之情。要是没有阿雪的心依恋于我——至少要不是我有这种感觉的话，那么，那篇在我桌上放置已久的小说草稿，肯定已被我撕碎扔掉了。阿雪是一位神奇的鼓动

家，她激励着一个被当今社会所遗弃的老作家，去完成看来是他这一生最后一篇作品的草稿。每当我见到她时，都想向她表示我衷心的谢意。这说明，我实际上是欺骗了这位缺乏处世经验的女郎。我不仅亵渎了她的肉体，而且玩弄了她的一片真情。我真心诚意地想请求她宽恕我的不赦之罪，并为自己碍于某种情况不能这样做而感到伤心。

那天晚上阿雪在窗口讲的话，使我已经很沉重的心情更加沉重了，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再见面。现在马上就分手，也许还不至于给阿雪的心灵上带来太大的悲痛和失望。阿雪还没有能够把她的本来姓名和身世告诉我，还没找着机会向我倾诉一切。今天晚上大概就是悄悄地向她告别的最后时机。要是过了今天，那就势必会出现难于消除的悲痛情景。我的这种心情，伴着夜近初更更是莫名其妙地强烈了起来。

我坐立不安，心绪不宁。这时，突然急风骤起，从前街刮进小巷，左冲右撞一阵之后，从小窗窜进屋里，掀动了帘带上的小铃，发出叮玲玲的声音。这阵铃声，更加深了我心头的不安。这铃声不同于棂条窗外路过的荞面小贩的铃声，除了在这个洞天别地的地方外，恐怕再也听不见这种铃声了。最近，从夏末到初秋，每天晚上都是酷暑连绵，我没有注意过风动铃响的事。所以这阵铃声，才使我深深感到，萧瑟秋风、更久夜长的季节终于临近了。也可能是心理作用吧，我觉得连过路行人的脚步声，也显得有些零落清冷，那边窗前女郎的喷嚏声也听得清清楚楚。

阿雪从窗边站起身来，走进茶室。她一面点火抽烟，一面想起什么似的说道：

“我说，明天你早点来好吗？”

“你说的早点，是指黄昏时候吧？”

“还要早。明天是星期二，是检查日期〔46〕。十一点检查结束，一块儿去浅草好吗？四点以前就可以回来。”

我想，去一趟也好，这样可以不露声色地敬她一杯告别酒。然而，我怕被新闻记者或作家瞧见又会遭到笔墨讨伐。于是我说：

“去公园有点不方便，你是不是要买点什么东西？”

“想买块表，可是马上又该穿夹衣啦。”

“一直都在说热，说着说着马上就要到秋分了。夹衣要花多少钱？你是坐店堂穿的吗？”

“是的。恐怕至少要三十块钱吧。”

“这么一点钱，我这儿带着呢。你一个人去定作一件吧。”说着，我掏出钱包。

“哎呀，你……实在是……”

“你怀疑它的来路吗？放心好啦！”

阿雪那一双眸子，由于感到意外而瞪得老大。我定定地瞧着她，以便把她的容颜牢记心上。同时，我从钱包里掏出钞票，放在矮腿桌上。

阿雪正想说什么，门口传来了敲门声和老板的说话声。于是她把话咽了回去，拿起钞票塞进和服的衬带夹缝里。我也随即站起身来，和进门的老板擦肩而过，走出室外。

刚走到伏见稻荷神社前面，劲风陡然扑面而来。这里和小巷深处不同，风从前街直灌过来，一下子就刮乱了我的头发。平时我外出时，总是戴惯帽子的。所以刚才劲风猛扑过来的时候，我下意识地举起了手。一摸，才发觉没戴帽子，不由得苦笑起来。

神社前面供奉神幡的竹竿，快要被风刮断了。巷口一家蒟蒻豆腐杂烩摊棚的门帘、同竿上的神幡一样被刮得飘摇翻滚，眼看就要被风撕下来卷走了。沟角处的无花果和葡萄，躲在破屋的阴影里，发出瑟缩的声音，叶片似乎已经干枯了。来到前街，猛一抬头，只见万里长空，银河清清，星光森冷，令人产生难以言状的凄凉之感。偏巧这时，又一阵疾风掠过，送来了电气列车的轰响和汽笛的沙哑鸣叫，更加深了这种凄清的感觉。平时我取道白髯桥回家时，总是在隅田町邮局附近、或向岛剧场的活动相片馆附近随便选个巷口拐进去，然后顺着僻巷中间的曲折小道东寻西找，最后从白髯神社的后面出来。从八月末到九月初，经常是骤然一阵黄昏雨，过后又是天朗气清、万里碧空、明月高挂，照得道路明光透亮，使人想起昔日景色。这时，我多半是不由自主地信步走去，一直走到言问冈一带。但是，今天晚上是既无明月，又无碧空，强劲的河风穿街过巷，不觉带来阵阵寒意。于是，我便直奔地藏坂车站。一到站前，我赶忙紧缩在候车处的板壁和地藏神像的夹缝中躲避寒风。

十

本打算从那天晚上起就不再去了。尽管我已经把做夹衣的钱留在了那里，可是过了四、五天，却不由自主地想再去看看。不知阿雪怎么样了。虽然我十分清楚，她仍然象过去一样，坐在窗前，可我仍然急不可耐地想再去一趟。哪怕悄悄地看她一眼，偷偷地不让她发觉，瞅瞅她的容貌，看看她的身姿也行。我想，去

那一带逛一圈回来，也就差不多是邻居放完收音机的时候了吧。这样，我就把责任推给收音机，再一次渡过墨田川往东去了。

为了改变一下面容，进入小巷之前我买了一顶遮阳便帽戴上。然后等来了五、六个白相客，我便躲在他们身后，隔着水沟悄悄张望阿雪家的窗口。阿雪仍然一如既往，坐在窗前。只是她头上，新梳的发髻又改回原来的"溃岛田"式了。再一看，她房间右边那扇窗户，过去一直是紧闭着的，可今天晚上却亮着灯光。一个梳圆髻的女人的脑袋，在灯下来回晃动。原来又新添了一位待客姐儿——这是这一带的称呼。远远望去看不太真切，不过同阿雪相比，这个女人似乎年岁要大些、容貌也要差些。接着，我混在人群里，拐进了另一条胡同。

也许是因为当天晚上又同往日一样，太阳一落，立刻树静风止，开始闷热起来的缘故吧，来胡同的人同夏日的晚上一样拥挤。每个拐角处，都必须侧着身子才能通过。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使我无法忍受。于是我便找到出口，来到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沿着没摆夜摊的人行道向前走。我打算就这样直接回家，便来到七丁目车站一边等车，一边擦着额上的汗水。这里离停车场只有一两百公尺，不一会儿，就有市营公汽公司的一辆空车，象专门接我似的开过来停在站边。我站在人行道上正想跨出一步登上汽车，可猛然间，不知道为什么，一种依恋之情油然而起。于是我又沿着人行道向前蹓达起来。又走了一会儿，来到六丁目车站。一家酒店前面的拐角处有一个立式邮筒。车站上有五、六个人在等车。在这里，我同样没有上车，白白地让三、四辆客车开了过去，我的两眼只是茫然若失地眺望着白杨成行的前街和巷口拐角处宽宽的空地。

从夏天到秋天，这块空地一直都热闹非凡，先是马戏班，后是猴戏班，接着又是鬼戏班，接连不断地在这儿搭棚演出，每天晚上大放留声机，直到前不久才结束。现在它又不知不觉地恢复了老样子：只有遍地的水洼在四周昏暗的灯光下闪闪发光。我想，无论如何还是去跟阿雪告个别，就说自己要去旅行了。今后反正不再去了，这样做比起一下子断绝来往，对阿雪今后的心情影响可能要小一些。要是可能的话，我还想把事情的真相坦率地告诉她。就是说，尽管事前没向她说明，还是希望她能理解：由于我没有适当的散步地方，可以串门的人也都早已死去；高雅笙歌的娱乐场所，现在也成了音乐家、舞蹈家的争名斗誉之地，再也不是老年人品茗围坐、谈古论今之处了；所以，我才由于偶然的机会，在这小巷迷宫的一角，偷闲半日，聊度残生；这种动机，对她尽管有诸多不便，但今后要是偶尔来此一游时，还得请她乐于接待，等等。

我重新进入小巷，来到阿雪窗前。

“啊，快请进来。”阿雪的语调和姿态表明，她心里已经想到我该来了。不过她没有象往常那样先把我带进楼下的茶室，而是直接引我上楼。我也看出了一点眉目，便问：

“老板在这儿？”

“嗯，太太也一块儿……”

“另外还新来的有人吧？”

“做饭的老妈也来了。”

“呵，一下子热闹起来啦！”

“一个人住一阵子以后，人一多起来就嫌吵了。”忽然，她象想起什么似地说“上一次得感谢你啦。”

“弄到好衣服没有？”

“嗯，大概明天可以做好。我还买了一条衬带呢。这一条已经旧成这副样子了。回头我下楼去拿来给你看。”

阿雪下楼端茶上来后，便在窗边坐了下来，不着边际地谈了一阵，可老板夫妇还没要回去的迹象。不一会儿，装在楼梯口的铃铛响了起来，这是通知有熟客来了。

屋里的情况，和过去阿雪一个人在的时候大不相同，已经不宜久待下去了。老板在这儿，似乎使阿雪也有些顾虑。所以，我想讲的事也没有讲成，没坐上半个钟头，我就起身出来了。

又过了四、五天，已经接近秋分，天气骤然变了。有时一阵南风推来一堆乌云，横空低扫，大雨倾盆而下，雨滴猛若飞石。转眼功夫又戛然而止。有时却又彻夜绵雨不停。我院中的一株雁来红花，已被连根冲倒。一棵胡枝子，花朵叶片全被打掉。已经结果的秋海棠，再也看不到那大片大片的叶子，红色的茎干已经淡然失色，令人看着心痛。只有那苟延残喘的寒蝉和蟋蟀，趁着雨停的间隙，发出几声悲叹，为这落叶遍地、枯枝狼藉的雨后庭院的惨景吟唱哀歌。年年岁岁，在秋风秋雨袭击之后，目睹庭院惨景，我都会想起《红楼梦》中题为《秋窗风雨夕》的那首古诗来：

秋花惨淡秋草黄，
耿耿秋灯秋夜长。
已觉秋窗秋不尽，
那堪风雨助秋凉！
助秋风雨来何速！

惊破秋窗秋梦绿。

…………

虽然我明知自己没有能耐，可是每年我都要冥思苦想，企图把这首诗翻译成日语。

在风雨飘摇中送走了秋分。等到天气完全晴朗，九月已经所剩无几。接着，一年一度的中秋赏月之夜到来了。

头天晚上直到夜深才看见月亮。而今天的秋之夜，天刚黑就明月当空、月光如水了。

就在这天晚上，我得知阿雪生病住院了。因为是请来的那位老妈从窗口告诉我的，所以我没弄清楚她患的是什么病。

到了十月，寒潮来得比往年更早。不是吗，记得还是中秋那天晚上，我路过玉井稻荷神社前街的一家商店，就见那里已经挂出广告，上面写着："时令已秋凉、槅扇换纸张，购纸请从速，奉送好糊浆。"在这个季节，已经不能再打着赤脚、靸着旧木屐、光着脑袋作夜间散步了。邻居家的收音机，也由于窗板紧闭，遮住了音响而使我不再感到太大的苦恼。因此，我晚上也就可以待在家里和灯火相依为伴了。

《濹东趣谈》写到这里似乎应该就此搁笔。但是，如果想把它安排成一个古典小说式的结尾，那么最好再添一节，写一写半年或一年以后，我偶然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和已经从良的阿雪不期而遇。此外，如果想要给这次邂逅相逢再增加一点伤感情调，那么，就可以安排一个场面，让我和阿雪分别坐在对开而过的汽车或火车上，我们两人虽然相互见了面，但却不能交谈。要

是安排在“枫叶荻花秋瑟瑟”〔47〕的利根川上，让我们两人分乘渡船擦肩而过，则可能别具情趣。

我和阿雪之间，始终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和住址，我们不过是在濹东的一个陋巷、在蚊群如雷的沟边小屋里亲热了一阵子而已。我们两人，也就是一朝分手别、终身再难逢的关系罢了。可以说是一场轻率的恋爱游戏，从一开始就没有指望要再次相逢。所以，要是把这种离情别绪写得过头，那反而成了夸张之谈。如果将其草草一带而过，又会有一种欲尽其情情难尽的遗憾之感。彼埃尔·洛蒂〔48〕的名著《菊子夫人》的最后一段，对这种情趣描写得淋漓尽至，具有一种催人暗自垂泪之力。所以，即使我在《濹东趣谈》这篇东西上再添加一点小说式的色彩，那也只是空学洛蒂的手法而不到家而已，或许反而招致别人讥笑。

我早就作过一些没有根据的预测，估计阿雪是不会永远坐在沟际小屋里干那种极其廉价的卖笑生涯的。我在年轻的时候，曾从一位通晓冶游之道的老人那里听到过一些情况。照他的说法，当你遇见一个称心如意的姑娘，当你还在盘算如何下手，以免别人占为已有的时候，这位姑娘可能真的就会否则生病死去，否则突然委身于一个坏男人而远走他乡。一种无缘无故的心病，往往就会奇怪地同现实巧合起来。

阿雪所具备的姿色和才智，是当地其他女郎所难于伦比的，就好比是独立鸡群的鹤。然而，如今已非昔日，即使生病，大概也不至于死去，同时也不可能会因碍于情理而委身于一个并不相爱的人吧……

我曾同阿雪一道，倚身于二楼窗口，眺望那拥挤杂沓、连接成片的肮脏屋顶、眺望那风雨欲来郁闷低沉的夜空上闪映出的夜

市灯光。我们两人互相握着汗水微渗的手，云里雾里地窃窃交谈。正在这时，突然一道闪电掠过，照亮了她侧面的脸颊。此情此景，如今犹历历在目，记忆难泯。我从二十岁左右开始，即沉醉于风流桃色游戏之中。未料时至暮年，竟然还一心想作这种痴人说梦之谈。命运之作弄于人，亦太甚矣。草稿后面，尚有空白数行。笔兴所至，且不管诗耶文耶，不伦不类，权书于后，以聊慰今夜之哀愁也。

秋蚊獗，叮我嶙嶙三寸额。卿卿舒玉掌，摁出殷殷血。

怀中掏素纸，为我揩净皱纹褶，纸团随手庭中撇。

恰有雁来红花，玉立亭亭、孤身孑孑。

哪堪寒露夜夜、晨霜冽冽。难保不等黄昏风拂面、命先绝。

从来好花多恶运，何时倒毙谁能测？

纵然是，强打精神施粉黛，如锦叶片也失色。痛切切。

香枝头，病入沉疴一粉蝶。羽断臂折、撞撞跌跌。

疑为花儿复甦重开放，却是行将凋落枝头叶。

一心想，借寓伴伊成好梦，只恨良宵不可得。皆因是晚秋已至韶光老，庭前黄昏光阴迫。

告别卿卿身先死，雁来红花话永诀。

是何心，惜花依依情难舍？是何人，伴花双双长共穴。

丙子十月三十日脱稿

作后赘言

我写了一篇向岛寺岛町的勾栏青楼见闻记，将它命名为《濹东趣谈》。

“濹”这个字，是林述斋〔49〕胡乱造出来的，表示墨田川的意思。在他的诗集里，有题为《濹上渔谣》的诗。那是文化年代（1804～1818——译者）的事了。

幕府瓦解之时，成岛柳北〔50〕从下谷和泉桥街的钦赐府第搬出，到向岛须崎村的别墅安家。以后，在其诗文中曾多处使用“濹”字。于是“濹”字就在文人墨士中广泛使用起来。柳北死后，这个字也就不知不觉地成了生僻字了。

记得物徂徕〔51〕好象曾把“墨田川”写作澄江〔52〕。在天明年间〔53〕也有些诗人把“墨田堤”写成“葛坡”。明治初期，诗文极为流行之时，小野湖山〔54〕认为“向岛”两字不够风雅，于是按其发音想出了“梦香洲”三个字。但这个名称没过多久就被人们忘却。现今向岛的花柳街尚有一情侣客店叫“梦香庄”的，是否有意继承小野湖山的风流雅兴，尚未得其详。

从寺岛町五丁目直到六、七丁目的青楼地带，是在白鬚桥以东四、五条街的地方，也就是在墨田堤的东北。要是把它叫做“濹土”又觉得远了一些。因此我才决定把它叫做“濹东”。《濹东绮谈》在最初脱稿时，是直接按地名题为《玉井杂抄》的。略有所思后，遂采用与当代生活关系稍远的“濹”字，特意令其具有风雅之态。

自从十余年前井上哑哑君逝世以及去春神代帚叶翁的噩耗传来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可以就小说的命题征求意见并与之推心置腹交谈的人了。要是帚叶翁还在人世，《濹东绮谈》一经脱稿，我定会立刻直奔千駄木町帚叶翁的寓所去拜访他，求他一阅。要说其中缘由，那是因为帚叶翁比我这种人更早通晓那一带迷宫小巷的情况，并且乐于以此告人。老翁在与友人聚会，偶尔谈及那里的事时，总是首先从旁人那里借来钢笔，然后把蝙蝠牌烟盒里的烟卷取出来，在烟盒的背面画出从市中区到那个小巷迷宫的路线图，顺便还标出胡同的出入口，胡同分岔以后通向哪里，又在哪里会合等等，清楚得真是瞭如指掌。

在那些日子里，我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在银座尾张町的十字路口和老翁见面。老翁并不在酒吧或茶馆里等人，而是要在等的人来了以后需要交谈时，才在某个饮食店里入座。在这之前，他总是站在大街的一角，算着时间，等待要来的人。有时即便他估计错了，白白浪费了时间，他也既不生气、也不发愁。因为老翁伫立街头不光是为了等待约会的人，更重要的是，他喜欢利用这个时间来观望街上的景象。老翁生前曾多次给我看过他的一个记事本，那上面专门有某年某月某日这样的栏目。我看他在每一个栏目下面都记有从几点到几点过路的妇女大约有多少人，其中穿西式服装的多少人，绅士模样的人带着女招待式的女郎路过的有多少；乞丐有多少；串街卖艺女郎有多少，等等。这些都是他站在街角或某个酒吧门前的树下等人的时候用铅笔记下来的。

今年秋暑甚酷之时，有天晚上，我正在玉井稻荷神社前面一条胡同里走路的时候，从一家象是蒟蒻豆腐杂烩店的门帘下面出来一位沿街卖艺的姑娘。她手里抱着三弦，看上去十七、八岁，

模样还挺俊俏。一见到我她就亲热地叫我叔叔。她说："叔叔，这地方你也来玩吗？"

开始，我简直想不起她是谁。女郎开口一笑，露出她那略向外翘的犬齿来。我这才猛然想起，四、五年前，在银座后街，我同帚叶翁一起，曾经和这位姑娘谈过话。老翁从银座回他驹入的家时，经常都要在尾张町的十字街口或银座三丁目的松屋百货大楼前面等末班电车。这时，他便同车站上站着的卖花人、算命人、卖艺人交谈。就是上了车后，只要对方不拒绝，他也还要继续交谈。所以，这位沿街卖艺姑娘他早就认识了。

当我在银座后街偶尔见到这位姑娘的时候，她穿的还是肩上带绉褶的儿童服装。手里拿的还不是三弦，而是四块竹响板。头梳双桃式发髻，穿一件罩黑色领缘的长袖和服，里面是红色衬领。束着红色腰带，连黑漆木屐上的鞋带也是红色的。从装束打扮看，她不是净瑠璃的女弟子，就是偏僻小巷某青楼的雏妓。她那修长的脸上，现出一副老成的样子，细细的脖子、瘦瘦的肩膀、苗条的身材，这些都是上述人物中常见的典型体态。恐怕无须再问，她的身世和性格，看来也是属于同一类型的吧。

"你都长成个姑娘啦。打扮也完全是个艺人了嘛。"

"嘻嘻。嘻嘻！这身打扮有些不得体吧？"姑娘说着，把一只透珑镂花银簪在岛田式发髻的根部重新插好。

"哪能会不得体呢，你不是银座出来的吗？"

"可我，已经不去那儿了。"

"这边要好些吧？"

"这边也罢。那边也罢，哪儿都不会有啥好事。不过，银座那边每天一到没有生意的时候，就没法走路回家啦。唉，没法子

才……"

"在银座那阵子，你每天是回柳岛吧？"

"唔，不过现在搬到包租地〔55〕那边去了。"

"你现在饿不饿？"

"不饿，天刚刚才黑嘛。"

过去在银座的时候，我曾帮她付过电车费。所以这天晚上，我也给了她五十文茶钱便告辞走了。一个月后，我在路边又遇见过她一次。以后，晚间霜露渐寒，我到这一带市街散步就更为稀少了。不过，据说这一带市街最繁华，兴旺的季节，正是在晚风刺骨的时候。这样看来，那位姑娘恐怕现在仍然每天晚上往来于夜半更深的街头吧。

自从我和帚叶翁深夜在银座街头第一次见到那位姑娘，到今年在寺岛町的路旁又同她不期而遇为止，前后算来，已过去五个春秋了。五年来，一位雏妓式的姑娘，已经脱掉肩上带绉褶的儿童服装，双桃式发髻变成了系发带的"岛田髻"。然而，我们对这些变化的看法，却未必能够解释时势的变化。手打四块响板、说唱经文小曲的小姑娘，长成了手弹三弦琴丝、演唱流行歌曲的艺姐儿，这是自然界的进化。它同孑孓变成蚊子、蚕变成蛹、蛹变成蛾一样。论述马克思主义的人，奉行起朱子学说来，这就不属于自然的进化，而是向另一事物的变化了。原来的东西没有了，后来的东西出现了。好比是寄生蟹的壳里，长的不是螃蟹，而是别的生物一样。

在这之前的头一年，也就是昭和五、六年，我们东京的庶民百姓听到了满洲原野起风云〔56〕的消息。就在这一年秋天，我听

说在招魂社〔57〕院内的银杏树上，发生了连续三天的麻雀大会战。最后一天的早上，我还同麴町的女郎们一起去看过。再头一年的夏天，人们传说，在赤坂见附近的一条壕沟里，有一只大蛤蟆在夜里更深人静之时，爬出来放声痛哭。有家报纸登出广告说："有人能捕获蛤蟆者，赠予赏金三百元。"这样一来，在雨天的晚上，去那里的人反而比晴天更多。不过，始终没听说有谁得到赏金。后来，这一类传说也就不知不觉地烟消云散了。

看麻雀大会战的那一年临近年终的时候，有一天下午，我在葛西村的海边走迷了路。直到太阳下山以后，我才根据灯光找到船堀桥来。又换乘了两三次电车，我才从洲崎的市营电车终点站来到日本桥的十字街口。方才电车通过深川街道时，那里一片黑暗。而现在，一下车就是白木屋百货公司。眼前灯火通明，临近年终的市街，杂沓拥挤，收音机里军歌高奏，到处乱成一团。今天下午，我在人迹罕到、遍地枯苇的海边游荡了半天。到晚上忽然见到这里的情景，一下子便产生一种奇特的印象。还有，当我在白木屋百货公司门口等候换车的时候，看见店头橱窗的背景，被画成黄色的荒野，到处燃着熊熊篝火。背景前面站的模特儿是身穿皮衣的士兵。这种橱窗装饰，又使我瞠目结舌。我马上回头去看街上那些拥来挤去的人群，却见他们并无任何异样之处，仍然同往年岁末时一个样。看来没有任何人故意停下脚步去张望橱窗里那些野营士兵的模特儿。

第二年四月前后，在银座街上出现了另一种情景：街上栽起了一排排柳树苗，两边人行道上点起了一盏盏朱红骨架方灯，中间用一串串纸花连接起来。整个银座就象是农村社戏舞台上蹩脚的布景一样。当我看到这些朱红骨架的方灯和赤坂溜池牛肉馆那漆

成朱红色的栏杆时，我才知道都市里人们的情趣已经变得多么低下。方灯柳树会的第二个月，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霞关起义〔58〕当天晚上，我恰好正在银座街上走，亲眼看到了报导这一事件的号外。其中数《读卖新闻》的号外最早，其次是《朝日新闻》。时间也很凑巧，当天正逢星期天。黄昏时，银座人山人海，纷纷围在电线杆前，观看贴在上面的号外。然而，大家不仅脸上未露任何特殊表情，而且也无任何人对此发表半句议论。只有一个摊贩商人，拿起他的玩具手枪，上紧发条，不断地向外乱射水珠。

就是从那时开始，帚叶翁头戴旧帽、脚穿日光出产的木屐，每天晚上出现在尾张町三越前面街头。现在回想起来，也就是从那一年（昭和七年）夏天一直到第二年，是银座地区的大街小巷酒吧最盛行、最淫乱的时期。它在银座的前街后巷、到处孳生蔓延。每家酒吧，都派出两三名女招待站在门口，招唤过往行人。后街低级酒吧亭的女郎，也都是两人一伙地来到前街，看准散步行人，或牵扯衣袖、或挤眉弄眼。也有些妖里妖气的女人，站在商店前面假装观看橱窗，见有单身男人路过，便搭讪着靠上来，要跟着一起去喝茶。也正是从那一年起，百货商店除了售货员以外，开始同时雇请大批女郎，让她们穿上海水游泳衣，赤条条地抛身露体于众目睽睽之下。在银座后面的街角巷口，到处都有一些小姑娘在卖一种叫作“悠悠小车”的玩具。当我看见那些年轻女郎，按照老板的命令，或在店里、或在街上公开让人们观赏自己的容貌或身姿而不知其耻，甚至还有人表露出得意之情时，我不禁想到，这不是公娼妓院门口的“招客姐儿”又复活了么？同时我觉得我又懂得了一个事实，这就是无论世道怎么变，驱使女人的一定之规是不会变的。

也正是在那一年（昭和七年）的冬天，有一条新闻在报上喧嚣一时，说是月岛小学一女教师，每天晚上到银座一丁目后街一家叫作“爱之子”的酒吧去，在那里以女招待之名行卖淫之道，同时还进行枕边偷盗，结果被人抓住。

我同帚叶翁开始结交，大约是在大正十年。在这之前我每次去旧书市场都要见到他，这样，两人不知不觉讲起话来了。不过后来见面都只是在旧书店里，谈话也都限于有关古书的事。昭和七年夏天，在银座街上和他不期而遇的时候，我感到是在意外的地方碰见了意外的人。当天晚上也只是站着谈了一阵就告别了。

从昭和二、三年起直到那次见面，我有很久根本不去银座了。但是，由于失眠症的加重，和要买一些便于自炊的食品，再加上要逃避邻居收音机的噪声等原因，我又开始去银座了。不过，我害怕报纸和杂志的笔墨伐挞，所以只走后街，而且还要不断地躲人耳目。一见到有头发散乱的男子，手提公文皮包，怀抱杂志报纸迎面走来，我就马上拐进小胡同，或躲进电线杆的阴影里。

帚叶翁总是穿双白布袜子和日光出的木屐。一看这身打扮就知道他不是现代人。所以，关于我害怕现代文人的原因，无须说明他也能充分理解。这位老翁也知道我不去前街酒吧的理由。正因为了解我，所以有天晚上老翁把我领到西银座后街的一家茶馆。这茶馆名叫“万茶亭”，当时店里几乎没有客人。老翁告诉我，目前就把这里作为会合地点。

我在炎暑季节，无论多么口渴，冷饮一概不喝。万不得已才喝一点加冰的淡水，但也尽量避免。无论夏季还是冬季，我照例

只喝热茶或热咖啡。冰淇淋之类的东西，从我回国到现在从没进过口。所以，要是说在逛银座的人中有谁还没吃过银座的冰淇淋的话，那大概只有我一个人了。帚叶翁把我领到万茶亭来，也是这个原因。

到了夏天，银座的酒吧几乎没有一家卖热茶和热咖啡的，甚至有的西餐馆也不卖热咖啡。红茶和咖啡的滋味，有一半是在于它的芳香。一旦用冰加以冷却，则香味全部消失。而现在的东京人却相反，非喝冷却以后失掉香味的东西不可。象我这种有着旧癖的人，对此只能视为奇风。这种奇风，在大正初年还没有蔓延到一般的人中间去。

红茶和咖啡都是洋人带来的东西。直到今天，洋人也还是不喝冰镇红茶和冰镇咖啡。由此看来，红茶和咖啡的特性显然宜于热饮。如今按照日本的习惯将其冷却，这就破坏了它本来的特性这好比是在翻译外国小说和戏剧的时候，把其中的外国地名和人名也改成日本名字一样。对于那些无缘无故地损害事物本性的现象，我一贯都感到十分遗憾。我觉得外国文学就要作为外国的东西来欣赏。同样，把外国的饮料或食品任意按日本方式来加工，我也是不喜欢的。

听说，万茶亭这家茶馆是一个九州人开的。他曾在南美殖民地干活多年，为了卖咖啡，他才开了这爿茶馆。所以，这儿夏天也卖热咖啡。可是这家店主，已经同帚叶翁一起相继去世，那爿茶馆如今也已关闭而不复存在了。

我同帚叶翁一起去万茶亭的时候，因为店内炎热，苍蝇又多，便总是坐在店外街边树下的椅子上，一直待到深夜十二点茶馆熄灯为止。因为我知道回家躺在铺上也睡不着。所以，就是过

了十二点，只要有地方可去，只要有人约我去，我都不会推辞。万茶亭附近有许多低级酒吧亭，隔壁的一家名叫“莱茵戈特”，对面几家分别叫“维纳斯”、“斯卡尔”和“敖德萨”。帚叶翁和我面对面坐在万茶亭外街边树下的时候，他总是不断数着从这些酒吧进出的人数，然后记在小本子上。有时他还走到出租汽车司机或串街艺人面前去聊上一阵。谈够了，写够了，他又遛到前街去买买东西，或到小胡同里去逛一圈。回来以后就把他的见闻向我报告。譬如刚才在哪条胡同看到有些阿飞在认哥儿们啦，在对面河边被一个妖里妖气的女人扯着袖子勾引啦，或者是过去某酒家的女招待，现在当了哪家的女掌柜啦等等。在寺岛町一条巷口招呼我的那位串街卖艺姑娘，无疑也是在这里的街边树下第一次见到的。

帚叶翁告诉我，在我没来银座这短短两三年间，银座的市街已经完全变了。大概的情况是：震灾以前开在前街的商店，现在只有少数仍在原处操着旧业，其余的已经全由从关西或九州来的人经营。难怪在后街上到处都挂满河豚酱汤、关西菜馆等招牌。胡同里摆摊设点的也愈来愈多。各处的饮食店生意都很兴隆。这说明，外地来东京的人多了起来，在街上吃饭的人增加了。外地人不懂东京的习惯。他们起初在车站的饭馆或百货楼的食堂看到一些情况，便把这些当成是东京的习惯。所以有很多人走到挂着豆汤粘糕招牌的店里去买中华荞面、到荞面店去买油炸鱼虾，买不到还觉得诧异。这样一来，饮食店只好在玻璃橱窗里摆上食物的样品，并标上价格。听说这也是从大阪学来的。

每天街灯初亮，留声机响声乍起的时候，便有一批批酒气熏天的男人，三个一帮、五个一伙、互相攀肩搭臂、扶背搂腰，在

银座的大街小巷晃悠游荡。这也是昭和初年开始新出现的景象。震灾以后开始频频出现酒吧那阵子，还没见过这种事。这种毫无顾忌、极不雅观的行为，我不清楚其起因何在。不过，要是追溯先例庆应义塾大学袭击银座之事则不能忽视。第一次发生在昭和二年，庆应义大的学生和庆大出身的体面人，看完棒球回来，便成群结队地袭击了银座大街。他们乘着酒兴践踏破坏夜市摊棚的商品，冲进酒吧捣毁家具器皿和房舍，甚至还同赶来制止的警察发生冲突。这种暴行，以后每年都要发生两次，一直继续到现在。我还没听说过有哪位学生的父兄，对其子弟的行为感到义愤而令其退学的。看来整个社会对这些学生的暴行是不以为非的。在明治和大正之交，我也曾在庆应义大补缺执教。幸好很快便辞职了。当时，有一位主办人对我讲，要我尽力办好三田文学，和稻门争个高下〔59〕。他的愚劣之谈，实在使我皱眉。原来他们把文学艺术拿来同棒球等量齐观了。

我生来有个癖性，不愿拉派结党、假其威以谋事。对此，我甚至感到恐惧而退避三舍。治国之事，又当别论，我且不管。我见到的是一些游学于艺林之士，往往结社立党、顺我者扬之，逆我者抑之。凡此种种，使我既感其恐，又觉其卑。兹举一例观之。昔日曾有《文艺春秋》之辈，其本派作品，未能在筑地小剧场〔60〕上演，因而怀恨在心。于是，他们便指责小山内薰对戏剧文学的解释有误。

鸿雁行空之际，总是列队以求保护自己；但黄鹂飞出幽谷迁居乔木之时，则既不成群，也不结队。然而，难逃猎人枪火的，却正是鸿雁。可以说，结社未必就是自保之道。

以女郎卖春而论，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团结而求安全；

另一种是虽则悄然孤影，但却并不感到悲伤。众多的女招待，以银座大街灯火辉煌的酒吧为城廓，组成所谓《红组》或《白组》的团体来赚取顾客的小费；而独立经营的街头野鸡，则是夹着包袱，有时还带着雨伞，混在夜市的人群之中，悄悄牵扯行人的衣袖。从表面看来，这两者的差异颇大，而一旦被警察追逐，其自身所遭的危难，却并无任何不同。

今年（昭和十一年）秋，一天我去寺岛町的途中，在浅草桥边碰见街上人山人海，路边筑起了人墙。原来是看花电车[61]的。我回过神来一看手里的车票，发觉比平时要大一些，上面还印有“市立电车二十五周年”的字样。无论有点什么事，东京街上总要开出一列列的花电车。五年前的秋天，我已经习惯每天和帚叶翁在西银座万茶亭坐到深夜。大概是秋分过去几天的一个晚上，茶房来告诉我们，说是刚才有花电车从银座开过。后来又有些看了花电车的人回来说，那天晚上的花电车，是为了庆祝原属东京府的各城镇并入东京市区而搞的。我还听说在这之前，秋暑还没消退的时候，在日比谷公园还举行过名为“东京大联欢”的开放性集体舞会。这也是去看过的人回来告诉我的。

照公开的说法，“东京大联欢”是为了庆祝将郡属地区划归市区管辖、东京市范围扩大而举行的。但其真正的内幕是，举行跳舞会只不过是为日比谷路口那家百货楼作广告而已。因为听说不在他那里购买统一的跳舞浴衣，就得不到入场券。不管怎么说，迄今为止，东京市内还从未准许过青年男女在公园里跳舞。就连外地农村的盆舞，也曾在明治末年被县知事下令禁止。而东京，还是远在江户时代才准许过跳盆舞。而且也只限于从农村来东京帮工的人，在靠近山边他们自己的住宅区内举行。东京一般的市

民并没有跳盆舞的习惯，中元节只忙于祭祖活动而已。

我听说，震灾以前，帝国饭店曾经每天晚上举行舞会。结果有的爱国志士挥舞着日本刀冲了进去，后来就没再举行了。所以这次在日比谷公园举行开放性“东京大联欢”的时候，我心里曾期待过会场里发生一点骚乱事件。结果却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联欢舞蹈整整开放了一个星期才结束。

“真是出乎意料呀。”我望着帚叶翁说。老翁绽开他那胡须疏疏的嘴唇微微一笑：

“大概是因为联欢集体舞和交际舞不一样吧。”

“不过，都是男男女女混杂在一起跳舞，有什么不一样呀？”

“这一点倒没啥不一样。可是联欢集体舞的男男女女都没穿西式服装，而是穿的浴衣，所以就不碍事啦。没把肉体露出来，大概还是可以的吧。”

“是吗？不过，要说露肉体的话，穿浴衣不是还更危险么？女的穿西式服装，胸部虽然露在外面，但是腰部以下倒还不要紧。而穿上浴衣，却正好相反嘛！”

“哎呀，照您这样光讲道理，可就没法子啦。震灾的时候，一个夜警团的男人看见一个穿洋装的妇女路过，便上前盘问。听说妇女的言语冒犯了那位夜警团员，于是便把妇女的衣服扒掉。有人说是搜了身，有人又说没搜身，一时闹得乌烟瘴气。夜警团的男子穿的也是洋装，可他却说妇女穿洋装冒犯了他，这又合道理吗？

“照这样说来，震灾那阵子，妇女穿洋装还是希罕事吧。而现在呢，看看这儿的过往行人，妇女中有一半都穿起洋装来了。酒

吧、泰戈〔62〕里的女招待，从两三年以前起，夏天大都穿洋装了。”

“在一个军阀独裁政治的世道，妇女的洋装会怎么样呢？”

“从跳舞都可以穿浴衣这种做法来看，那时候也许再不会流行洋装了。不过，据我看来，现在的妇女是不会因为废除洋装就能学会穿日本服装的。一旦崩溃了的东西，就难于再恢复了。戏剧也好、大众文艺也好都是这样。甚至连写文章也是这样。你一旦把它随便毁掉，想恢复也恢复不起来了。”

“虽说是言文一致的作品，唯独森鸥外先生的东西倒是可以朗诵的。”帚叶翁说着，摘下眼镜，瞑闭双目，念起了《伊泽兰轩传》〔63〕的最后一段：“我忧无学识，不愁无常识，天下富于常识者，已达人多为患的程度。”

我们谈着谈着，没发觉早已更深夜阑，服部精工表行的钟楼上，传来敲打十二点的钟声，使人听起来耳目为之一新。

喜欢考证的帚叶翁、听见钟声后告诉我，震灾以前，位于八官町的小林钟表行的钟声，在明治初期，曾被誉为新桥八景之一。而我这时想起的，则是明治四十四、五年的时候，我每天晚上坐在娼家的二楼，一边聆听这座大钟的声音，一边等待女郎归来的情景。我同帚叶翁还经常谈论三木爱花所著小说《艺人小辞典》一类书籍。

每天晚上一到这个时候，万茶亭前面的马路上总是出租汽车云集。他们是来招揽女招待或醉客坐车回家的。那附近的酒家，我现在还记得名字的有：万茶亭对面的“敖德萨”、“斯卡尔”、“维纳斯”；这边并排的“红风车”、“银拖鞋”、“莱茵戈特”等等。此外，在万茶亭和居民区之间的小巷里还有几

家，名字叫“留宾”、“三姊妹”、“西拉穆伦”等等。这几家恐怕现在还在。

服部精工表行的钟声一响，这些酒家和酒吧的门灯便都一齐熄灭，马路上一下子昏暗起来。这时云集的出租汽车互相拥挤，载上客人也开不动，只是一个劲儿地鸣着喇叭，司机的相互叫骂声也开始了。正在这时，警察赶了过来。说时迟、那时快，所有的车辆，全都跑得无影无踪。但是过不多久，这一带又恢复了老样子，四周弥漫着汽油味。

帚叶翁这时总是走出小巷，从后街来到尾张町的十字路口，和成群结队等候末班电车的女招待一起站在路边。一见到熟识的人，他也不管对方愿意不愿意，就大声地搭起话来。这些女招待中，坐哪一路电车的人最多，去哪些僻街陋巷的人最多，对这些情况，老翁凭着每天晚上的见闻，了解得清清楚楚。有很多时候，他带着自夸的神情谈得入迷，连末班电车也赶掉了。不过就是在这种场合，老翁也毫不惊慌，甚至反而以庆幸的语调对我说：“散散步好吗？我送您到前面”。

我想起这位老翁的不幸生涯，觉得他的生活态度，正跟他眼见末班电车从面前开走，而毫无惊慌之色的情况一模一样。老翁从老家的师范学校毕业，中年来到东京，先后在海军省文书科、庆应义塾图书馆、一诚堂书店编辑部等处任职。但都在职不久。晚年专事写作，但此道亦多以失败告终。但老人对此并未表露悲观之情，而是利用其生活闲暇，观察震灾以后的市井风俗以求自乐。同老翁交往的人，见他那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都以为他在老家拥有资产。然而，昭和十年春天，当老人骤然去世时，人们才知道他家除了古书，盔甲和盆景之外，并无一文积蓄。

这年，银座大街正修地下铁道。每晚夜市一过，便是刺耳的声响接连不断，褴褛的工人来来往往。我同老翁散步到尾张町的拐角处，便马上转进后街，从那里顺势往芝口方向而去。渡过土桥或难波桥，钻进国铁的架空桥下，只见昏暗的桥洞壁上贴着各种纸片，上面写着一些咄咄逼人的标语，如“立即释放血盟团！”〔64〕等等。桥洞下经常都躺有乞丐。穿出桥洞，只见人行道边排着一长溜摊棚，招牌上写着“营养之王”，方形水槽里养着鳗鱼，原来都是卖钓鱼钩的。这种摊棚一直延伸到樱田本乡町十字路口附近。摊棚市上聚集了许多回家的酒吧女招待和附近的男游客。

拐进后街，车站剪票口对面有一条小巷，巷内两边全是寿司店和小吃店。其中有一家门帘上写着“烤鸡金兵卫”，店家女掌柜是我认识的人。原来二十多年以前，我在宗十郎町一名艺妓家里居住的时候，女掌柜是我对面一家青楼的名妓。金兵卫店铺开张，大概是那年的春天，以后一年年兴旺起来，现在已经铺面翻新，认不出来了。

这条巷里，直到震灾以后，还到处都是女郎茶座和艺妓青楼。不过，自从银座大街流行起酒吧以后，这里的店家大多改成饮食店了。招徕的对象是半夜以后乘坐国营电车的人以及从酒吧回家的男女，到凌晨两点都还灯火通明。店家以寿司店居多，所以也有人称它为寿司胡同。

我眼望着东京人这种夜过三更犹自吃喝游乐的情景，心里不由思考起来：这种新的习俗究竟起自何时？

除了吉原花街一带以外，在震灾以前，整个东京城里，时过半夜还未熄灯的饮食店只有荞面馆。

对于我的问题，帚叶翁的回答是，使现代人尝到深夜吃喝甜头的原因有二：一是国营电车的运行时间延长到凌晨一点过；二是市内行驶标价一元的出租汽车降价到五十文，后来竟降到三十文了。老翁说着，照例取下眼镜，眨着一双细眼说："看到这种情景，恐怕一部分维护道德的人要喟然长叹了。我不喝酒，又讨厌荤腥的东西，怎么都可以。不过，如果想要矫正目前这种习俗，最好是让交通不那么方便，恢复到明治时代的样子。要不，也可以把半夜过后的出租汽车价格大大提高。可是，出租汽车目前却是愈到夜深愈便宜，连白天一半的价格都不到。"

"可是，如今社会上的事情，可不能用过去那些道德来衡量了。暗杀也好、奸淫也好、要是把这一切都看成是精力旺盛的一种表现，也就不必为之皱眉了。所谓精力旺盛，也就是实现欲望的热情饱满。体育活动的流行，交际舞的流行，旅行登山的流行，赛马和赌博的流行等等，都是一种欲望高涨的现象。这种现象有着现代所独具的特征——一种自尊和自信的心情。就是说，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比别人高明，自己相信这一点，而且还向别人显示这一点。这就是愿自己优越于别人的欲望。我们这些在明治时代长大的人则没有这种心情。即使有，也是很少的。这就是大正时代长大的现代人和我们之间的不同之处。"

我们站在路旁，耳边汽车喇叭轰鸣，使我们无法长谈。正在这时，有三、四个女招待，伴随着顾客模样的男人走进对面的寿司店。我和老翁看见，便掀开门帘跟了进去。在这小巷深处的寿司店里，可以直接观察一下现代人在各种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场合是如何拚命争强斗胜的。

这一伙人一见店内客人拥挤，眼睛立即滴溜乱转，四处扫视。

一发现空座位，马上推开人群冲了过去。点菜的时候也是大喊大叫，拍桌子、敲手杖，要侍者先伺候他们。有的人甚至连这也等不得，站起来向厨房张望，直接向厨师吩咐。星期天去游山观景，为了抢占火车里的座位，不惜把小女孩推下站台的，也是这一类人。在战场上，最能立战功的，也是他们。即使坐在乘客很少的电气列车里，他们也象五马分尸似的大叉两腿成个八字靠在座位上，尽量多占一些地盘。

干任何事都需要经过训练。他们这些人和我们当初步行上学不同，从上小学开始，他们就得到了充分的训练：搭乘拥挤的电车、争先恐后地跳上跳下；进出于拥挤的百货店和活动相片馆、呼前拥后地上下楼梯。为了扬名，能主动代表全年级学生，向当时的大臣或显官递交信件而毫无恐惧。他们自己认为，儿童天真烂漫，干什么都可以，干什么也不会受到责备。这样的儿童长大以后，就一心想比别人先得学位，一心想比别人先谋得职业，一心想比别人先发财致富。这种努力，就是他们全部的生活内容，除此以外，再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了。

出租汽车司机也是现代人中间的一员。所以，当末班电车已经收班，我必须坐出租汽车回家的时候，便不能不感到一些捉摸不定的恐怖。这时，我只好找那些看来老实，不抱有现代优越感的司机。这种司机才不会去逞能斗胜，无缘无故地追逐和超越前面的车辆。要是不注意这一点，那么，也许我的名字就会在第二天的报上作为车祸的牺牲者刊登出来。

窗外传来的讲话声和扫地声，使我比平时醒得更早。我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掀开枕边的窗幔。旭日的光辉、透过檐前那棵柯

树的茂密枝叶照射进来。篱笆旁边的一棵柿子树上，还残留着一些果实。被阳光一照，更增添了一层鲜红的色彩。说话声和扫地声，是邻家和我家的两个女佣人发出的，她们在隔着篱笆讲话，并各自打扫着院里的落叶。干枯树叶的簌簌声听起来所以比平时更响，是因为她们把两边院子里的落叶都集中起来了的缘故。

每年一到冬天，当我早上醒来的时候，都能听见同样的打扫落叶声音。这时，我就会想起馆柳湾〔65〕的诗句："老愁如叶扫不尽，簌簌声中又送秋。"这天早上，我又在心里默诵着这些诗句，穿着睡衣起来倚在窗边张望。这时只见崖边一棵朴树的黄叶大部分已经凋落。枝头站着一只百劳，发出凄厉的鸣叫。庭院的一角，正开着一株橐吾。它那黄色的花瓣上，停了一只红蜻蜓。远处，还有无数红蜻蜓，鼓动着透明的翅膀、高高飞翔。

进入十一月以后，天气总是阴沉沉的。然而，两三天前的一场风雨过后，终于晴空万里了。东坡诗中有"一年好景君须记"一句，现在正是到了这种小阳春的好景季节。几天以前，偶尔还听得见一两声细若游丝的虫叫，现在也完全绝迹了。耳边的一切声响，好象都同昨天的不同。今年的秋天，可说是消逝得无影无踪了。这时，想想那难眠的伏暑之夜的梦境，想想那风清月明的夜色，都觉得恰似遥远过去的事情一样。正是，年年景物年年见，年年景物仍依然，依然景物年年对，昔日感怀更缠绵。恰似鲜花凋谢、恰似树叶零落，与我相亲的人们，也一一相继逝去。我也自知，步其后尘之日，已为时不远。趁今日天高气爽，不妨前去他们墓地，作一番扫墓之行。他们的坟墓，想必和我的庭院一样，已经完全被落叶淹埋了。

昭和十一年丙子十一月脱稿

注释：

〔1〕 活动相片：motion picture的译名。日本最初于明治二十九年(1895）六月在歌舞伎剧场公开放映。据称此名系由福地樱痴所命，但无据可考。后来于大正六年（1917）左右开始使用“电影”一词，昭和五、六年（1930～1931）以后，逐渐固定下来——原注。

〔2〕 锦辉馆：明治三十年（1896）三月开业的日本第一家活动相片专用放映馆——原注。

〔3〕 震灾：指1923年9月日本关东大地震——译者注。

〔4〕 文艺俱乐部：博文馆发行的文艺杂志。明治二十八年（1894）一月创刊至昭和八年（1933）停刊。刚创刊时，砚友社的色彩浓厚，其编辑方针也采取了相应的纯文学立场。明治末年以后，开始大量刊登通俗读物。荷风年轻时，也曾为该刊写过《小夜千鸟》等稿——原注。

〔5〕 大和新闻：明治十九年（1885）创刊，森野采菊创办。该报采取平民性、通俗性的办报方针，读者颇多——原注。

〔6〕 江户老人：日本东京在明治维新以前称江户——译者注。

〔7〕 为永春江：文化十年～明治二十二年（1814～1888），江户后期至明治初期的言情小说作者，言情小说鼻祖为永春水的门徒——原注。

〔8〕 护身符：日本人从寺庙神社请来的神符，带在身边，说是为了保佑平安——译者注。

〔9〕 威斯敏：Westminster，英国高级香烟名，从抽这样高级的香烟这一点，可以看出大江匡这个人物反世俗的贵族情调——原注。

〔10〕 日莲宗：日本佛教的一个宗派。——译者注。

〔11〕 东京旧郡：指根据明治十一年（1877）七月颁布的“东京府编制

法”划作郡的那一带地区——原注。

〔12〕 洲崎烟花街：相当于现在东京江东区东阳一丁目一带地区。明治十九年（1885）填海造地，次年根津烟花街迁移至此。明治二十一年（1887）修成。与吉原花街共同作为两个公娼地带而繁华兴旺——原注。

〔13〕 拉弗卡蒂·哈因（Lafcadio Hearn 1850～1904）：英国文学研究家、小说家、随笔家。生于希腊，后入日本籍，改名小泉八云。明治二十三年（1889）来日，先后执教于松江中学、第五高级中学、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同时撰写出《心》、《怪谈》等等介绍日本的优秀文章。来日本以前，他曾从美国到法属西印度群岛，对那里的热带风土人情十分迷恋，并写过许多优美动人的故事。《契塔》和《尤玛》便是那时的作品，并因此而蜚声文坛——原注。

〔14〕 第五代菊五郎：尾上菊五郎，日本歌舞伎名家，堂名为“音羽屋”。第五代（1844～1903）擅长新戏，于1867年继承艺名——译者注。

〔15〕 溃岛田式发髻：战前日本未婚妇女的发式之一，属于“岛田”式发髻中的一种，即把长发前后折叠，压低后系在头顶而成的发髻——译者注。

〔16〕 浪花节：以三弦为伴奏的一种日本民间说唱节目。类似于我国的鼓词——译者注。

〔17〕 神代帚叶：明治十六年～昭和十年（1882～1935），原名种亮，书刊研究家。岛根县人，岛根县师范学校毕业。为研究明治文学，特别是研究明治书刊的先驱者。有人称之为“考证之神”——原注。

〔18〕 依田学海：天保四年～明治二十四年（1833～1890）。汉学家、戏剧评论家、剧作家。原名百川，生于江户（佐仓藩士）。明治初期入官界，明治十八年（1884）辞官以后从事戏剧改良运动和著述。《墨水二十四景记》上下集，于明治十五年（1881）五月出版——原注。

〔19〕 墨水二十四景记："墨水"指经东京市区流入东京湾的隅田川。隅田川古来又称墨田川，故有"墨水"之异称。在日语中，"隅田"同"墨田"发音相同——译者注。

〔20〕 宽永：日本江户初期明正天皇年号（1629～1642）——译者注。

〔21〕 德川大猷公：指日本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1623～1651）——译者注。

〔22〕 芭蕉居士：即松尾芭蕉（1644～1694）。日本江户时期著名诗人——译者注。

〔23〕 吉原：过去日本江户有名的公娼妓馆地区——译者注。

〔24〕 歌麻吕：即喜多川歌麻吕（1753～1806），为日本江户后期有名风俗画家——译者注。

〔25〕 丰信：即石川丰信（1711～1785），日本江户时代有名的风俗画师，俗称七兵卫——译者注。

〔26〕 《此花》杂志：全名《此花草子》，刊登插图短篇小说，共出版五册，发行于明治二十六年（1892）五月～九月——原注。

〔27〕 北斋：全名葛饰北斋（1760～1849）日本江户后期名画家。善画戏装人物、美女及风景画——译者注。

〔28〕 鸭川：横贯日本京都市区的河名。鸭川岸边，为日本江户时代的高级妓院集中区——译者注。

〔29〕 托斯卡：法国剧作家萨杜所著五幕悲剧《托斯卡》的女主人公。剧中描写罗马歌女托斯卡与一画家的恋爱悲剧。她越狱以后，又掩护画家的朋友——原注。

〔30〕 三千岁：默阿弥剧作《疑是霓裳上野花》（1880年）的女主人公。此剧描写吉原妓女三千岁对堕落公子片冈直次郎（通称直侍）倾注深刻情爱的情景。特别是当直侍罪行败露逃亡之前，在入谷宿舍和养病的三千岁依依惜别这一段。净瑠璃清元（日本曲艺流派——译者）以《幽会春雪解》（通称《三千岁》）为题名演唱，极享盛名

——原注。

〔31〕 射箭场、铭酒屋：射箭场是日本江户时代开始的一种营业性的游戏场。设弓箭靶场、年轻女郎、供游客娱乐，收取费用。但同时又设私娼卖淫，招徕游客。铭酒屋是日本明治时代发展起来的一种外部卖酒，内设私娼的酒店——译者注。

〔32〕 被牵袖夺帽：过去在日本某些城市的娼妓集中地带，妓女往往在街上硬拉顾客。或牵住行人衣袖邀请，或乘行人不注意夺走其帽子，以引诱行人追来——译者注。

〔33〕 白相客：这里指在妓院街白看而不化钱的人——译者注。

〔34〕 鹤屋南北：第四代南北（1755～1829）为江户后期具有代表性的歌舞伎狂言作者。由于其作品具有新奇怪特的情趣和刺激色情的风格而曾风靡一时。除了怪谈狂言之外，他还创立了描写城市下层阶级生活的“写实歌舞伎狂言”的体裁，如《东海道四谷怪谈》、《谜带一寸德兵卫》等——原注。

〔35〕 兰蝶：净瑠璃新内节的古典曲牌之一，原名《若木仇名草》——原注。

〔36〕 鹤贺：指鹤贺若狭掾以后的说唱净瑠璃新内节的艺师名——原注。

〔37〕 检查所：指检查娼妓性病的卫生所——原注。

〔38〕 向屿小梅里：地名，在今东京墨田区向岛二、三丁目一带。江户时期那一带有不少的大名和豪商的宅第，和向岛共为幽静的别墅区——原注。

〔39〕 朦胧小车：专干可疑勾当和违法行为的出租汽车——原注。

〔40〕 爱帕帕：也叫轻便裙，即妇女夏天穿的连衣裙。来自关西俗语——原注。

〔41〕 长歌：日本的一种古典舞台演唱，以三弦、笛子伴奏，常与“歌舞伎”舞蹈配合演出——译者注。

〔42〕 清元：日本民间曲艺“净瑠璃”中的一个流派，曲调清婉，富于民

众性。（参看注30、35、36）——译者注。

〔43〕 银杏卷：日本江户到明治时期年轻妇女的发型之一。即将长发在头的后部分开，左右各盘成一个半圆形，状似两片银杏叶并在一起——译者注。

〔44〕 大鸟神会：东京浅草神社每年十一月酉日举行的庙会——译者注。

〔45〕 吉原坝：吉原是过去日本东京妓院集中地区（参看注23），从江户时代逐渐形成，后几经变迁。直到战后才由日本政府明令取缔。早期的吉原，四周水草丛生，蚊虫甚多。"吉原"二字，最初即来源于"芦苇坝"一词的谐音——译者注。

〔46〕 检查日期：这里指规定给娼妓作性病检查的日期。在玉井地区规定的检查日期是：第一部地区为星期一、第二部地区为星期二、第三部地区为星期三——原注。

〔47〕 枫叶荻花秋瑟瑟：白居易《琵琶行》中的一句。形容枫叶变红、荻苇开出白色花穗，秋风萧索的景象——原注。

〔48〕 彼埃尔·洛蒂：Pierre Loti（1850～1925），法国小说家、海军上校。在航行世界各地的过程中，写出许多具有各地风土人情的作品，在文学界独树一帜。如《菊子夫人》、《秋天的日本》等等即是。永井荷风喜爱其文学情趣，特撰《彼埃尔·洛蒂与日本风景》一文（明治44年）来表明其对于洛蒂的倾慕。《菊子夫人》（Madame Chrysantheme 1887）这篇小说是洛蒂叙述他在长崎停泊期间同日本女郎菊子的交往情景——原注。

〔49〕 林述斋：明和五年～天保十二年（1768～1841），江户后期的儒学家，名衡，生于美浓岩村藩主之家，但受松平定信之命继林氏后嗣，重振官学（朱子学派）权威，成为林氏中兴之祖——原注。

〔50〕 成岛柳北：1837～1884，日本江户至明治期间的学者和官员。名温，又名弘，精通朱子之学。曾作过德川加定及德川家茂两将军的讲学侍官、骑兵总监和外事总监。1971年漫游欧美各国。后任《朝

野新闻》社社长，以轻盈洒脱的笔调写出许多著作发表。主编《柳桥新志》、《花月新志》等刊物——译者注。

〔51〕 物徂徕：即荻生徂徕（1666～1728），江户中期的儒学家，名双松，生于江户。提倡古文词藻。其学说对于贯穿整个德川幕府诸侯体制的政治思想影响甚大——原注。

〔52〕 把"墨田川写作"澄江"：日语中的"墨"字同"澄"字发音相同，而且"澄"字具有"清澈"之意。改名者大概认为这比"墨田"两字更为优美风雅之故。后面的"向岛"二字写作"梦香洲"也取的是"向"字发音同"梦香"两字相同的谐音。（参看注19）至于把"墨田堤"写成"葛坡"，则大概是因为墨田川地区古来称为"葛饰"，取其第一个汉字而构成"葛坡"之名的——译者注。

〔53〕 天明年间：天明为日本光格天皇的年号（1781～1789）——译者注。

〔54〕 小野胡山：文化十一年～明治四十三年（1814～1910）。幕府后期至明治前期的汉诗诗人。近江人，本姓横山——原注。

〔55〕 包租地：指现在的墨田区向岛四丁目以及押上二丁目一带地区——原注。

〔56〕 满洲原野起风云：这里指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军占领我国沈阳及随之而来的侵占我国东北全境的事件——译者注。

〔57〕 招魂社：日本政府支持下建立的一种神社。社内供奉着明治维新以来"为国死难的人"的灵位（包括侵略战争中的死亡官兵）。1939年，各地方的招魂社改名为"护国神社"，东京的招魂社则叫"靖国神社"——译者注。

〔58〕 霞关起义：这里指1932年5月15日日本一批海军青年军官和陆军军官学校学生，袭击日本首相府，杀死日本首相犬养毅的事件——译者注。

〔59〕 办好三田文学，和稻门争个高下：这里的"三田"指庆应义塾大

学，"稻门"指早稻田大学——译者注。

〔60〕 筑地小剧场：为日本第一家专门公演现代剧的剧场，位于东京银座以东。由小山内薰、土方与志共同创办于1924年。1930年解散——译者注。

〔61〕 花电车：过去日本在节日或喜庆纪念日，有时把电气列车用鲜花和彩灯装饰起来运行，这种车叫作花电车——译者注。

〔62〕 泰戈：指现在中央区银座五丁目的酒吧。荷风从大正十五年八月起是那里的常客——原注。

〔63〕 伊泽兰轩传：森鸥外为江户后期的儒者伊泽兰轩写的传记小说——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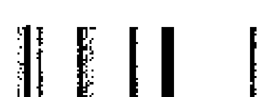
〔64〕 血盟团：根据国家主义者井上日召的"一人杀一个"的政治主张而建立起来的政治团体。其目标是要搞"国家革新"。昭和七年二月，刺杀前藏相井上准之助；三月，刺杀三井财团最高领导人团琢磨。这样，其内部暗杀计划暴露，有十二人被捕。人称之为血盟团事件。紧接着发生了"5.15事件"，导致了军部法西斯主义的开始——原注。

〔65〕 馆柳湾：江户后期汉诗人（1762～1844）。新泻人，名机。曾在幕府直辖代官手下充当一名小吏而到各地任职。辞官以后隐居于目白台。以诗人而名噪一时。曾有"东有柳湾，西有竹田"之说。著作有《柳湾渔唱》、《林园月令》等。荷风对柳湾甚为倾慕，在其所著《罕斋漫笔》（1925年）中有柳湾传记——原注



林少华 译

隅田川





一

今年的盂兰盆会这天，俳句家松风庵梦月仍未探望在今户教唱常盘津〔1〕的胞妹，为此，他每天都耿耿于怀。但烈日如火，难以出门，他只好等待黄昏来临。傍晚，他在竹篱上爬满牵牛花的厨房里用冷水冲完身子后，便赤身裸体地喝起晚酒。当他总算离开饭桌时，家家户户蚊烟缭绕，夏天的黄昏随之过去，夜幕已经降临。透过窗帘，从摆着盘花的窗外街道上热闹地传来脚穿拖鞋的卖唱艺人、哼唱人的说话声。萝月在老婆婆的提醒下走出家门，打算马上就去今户，但那边的凉台上有人一打招呼，他便又坐了下来。每天晚上他都毫无例外地同这些兴致勃勃的吹牛家漫无边际地说个没完没了。

早晚变凉后还未舒服几天，天便陡然短了起来。牵牛花的花朵日见萎缩，夕阳象燃烧的火焰一样射进狭窄的屋内。一到这时节，聒噪不止的蝉声格外刺耳，令人焦躁不安。八月已经过了一

半。那从房后玉米地里吹过的风声，在夜间听来，往往使人误以为天在下雨，梦月在年轻时生活放荡，弄坏了身体，一到季节变换时关节就作痛。因此，他总是比其他人先知立秋。一进秋季，他便无端地觉得心慌意乱起来。

梦月突然着起急来，当初八的夕月还挂在白昼未尽、晚霞争辉的天空中时，他离开位于小梅瓦街的住宅，朝今户快步走去。

从拖船大街沿着壕沟向左一拐，是一条弯曲得只有本地人才能搞清去向的小路。这条小路绕过三围稻荷神社的侧面，一直通向河堤〔2〕。小路两旁，在填平园田后出现的空地上，有的地方排列着新建的尚未住人的出租房屋；有的地方既有庭院花匠住宅，也有富有乡间风情的茅屋。在这些人家的竹篱空隙之间，甚至可以看见在一轮夕月下面用冷水冲洗身子的女人身影。梦月虽说上了年纪，但本性未移，他佯装什么也没看见便悄然止步。那些人多半都是对此不以为然的已婚妇女，梦月似乎有些扫兴，随即迈起快步。每当他看见出卖土地或出租房屋的招牌时，便不知不觉地在心中盘算起来，也想袖手发一笔大财。可是，当他在沿着农田行进的途中望见随处盛开、妩媚动人的莲花，听到青青稻叶在晚风吹拂下飒飒作响的时候，总不愧为俳句家，便不再考虑钱财，转而想起散在记忆之中的古人诗句，深感其妙。

爬上河堤，叶樱的阴影已经有些朦胧，隔水可以看人家的灯火。随着阵阵吹来的河风，樱树的病叶萧萧落下。梦月一路走来，片刻未停，热得叹了口气，用扇子扇着敞开的前胸。他瞥见一家茶馆尚未关门，便急忙赶了过去。“老板娘，来杯冷酒！”说罢弯腰坐下。正面看去，待乳山一览无余，隅田川里，鼓满晚风

的帆船往来不息。河面上，随着黄昏的来临，海鸥双翅的颜色更加洁白显眼。面对这番景致，尽管不是时候，俳句家仍心血来潮，很想喝上一杯：更哪堪，杯中无酒，静坐赏樱花。

茶馆的老板娘把冷酒倒进凸底厚边的杯子，端了过来，梦月接过一口饮干，然后乘上渡船。当船来到河中心，冷酒随着船的摇动，渐渐冲上头来，刚刚辉映在樱叶上的月光显得十分清凉。平稳光滑的满潮河水流得那样无拘无束，怡然自得，竟至使人想起流行歌曲中的"尔去何方"来，俳句家闭上眼睛，哼起了小调。

到河对岸后，梦月突然想起自己还两手空空，便找到附近的点心铺，买了礼物，然后过了今户桥，径直向前走去。他自以为步履平稳，实际上已经摇晃的颇为厉害了。

除几家散在的卖今户陶器的小店聊可反映此地的特点外，其余全是任何郊区都司空见惯的那种挤满低矮房屋的小巷。在门灯昏暗的屋檐下或甬路傍，聊天乘凉的人们身上的浴衣看起来格外发白。周围大体上是安静的，可以听见近邻家里的狗叫和婴儿的哭声。今户八幡那郁郁葱葱的树木耸立在银河横亘的星空中。梦月到了地方，在一排门灯之中认出了以勘亭书法〔3〕书写的常盘津文字丰字样的妹妹家的门灯。家门前的街道上，有两、三个人站在那里倾听屋里传出的学唱"净琉璃"的声音。

不时地发出可怕声响的老鼠跑过的天棚下面，悬着一盏灯罩发黑，点有六分粗细灯芯的煤油灯。灯光若明若暗地照着铺有六张席的客厅：到处用宝丹广告和都报〔4〕新年副刊上的美人画等补糊破洞的隔扇，已经旧成米黄色的木箱，有着漏雨痕迹的墙壁。在带有破旧苇门的檐廊外面，房檐的风铃在黑暗中寂寞地发出声响，秋虫静静地叫着。师傅疲惫地背靠壁龛坐着。壁龛上摆

着从庙会买来的花盆，挂有不动尊王画像。她把三弦抱在腿上，一边不时地用槲树拨子搔一下前额的流海，一边哼哼呀呀地时唱时弹。一张茶几上面放着唱本，对面坐着一个三十来岁商人模样的男人。他随着师傅用男中音唱道。“却说那是何事，哥哥哟，至今已同妹妹爱得如漆如胶……”，以及“小稻丰兵卫”〔5〕私奔途中的段落。

梦月靠近檐廊坐下，等待习唱的结束。由于冷酒尚未完全醒过来，便一边慢慢摇动扇子，一边在口中情不自禁地同习唱的男子一起哼唱。他时而无所顾忌地大打其嗝，之后又轻松自在地左右摇摆着身子，若无其事地望着丰的脸。丰大概已过四十，在影影绰绰的吊灯光下，那枯瘦矮小的身体显得更加苍老。当梦月突然想想她曾是阔气的当铺家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时，他越过凄楚、孤寂这种现实的感慨，只是特别感到不可思议。当时，他自己也正当青春年少，一表人材，得到女人的青睐，生活放荡不羁，终于被父母驱赶出来，同家中断绝了关系。到了现在，对当时的事情无论如何都只能认为是一场梦，而并非是事实。无论是用算盘打自己脑袋的父亲，还是哭劝自己的忠实的老佣人，或是被允许使用同一字号开业的半的丈夫，这些人或怒或喜或哭或笑，只管幸勤劳作，不知疲倦，但现在他们都一个个死去了。如今看来，归根结蒂，这些人都是无足轻重的人。在自己和半还在世之时，那些人总算还可以留在两人的记忆里，而在两人死掉以后，一切都将化为乌有，雾散云消……。

“哥哥，说实的，这两、三天我本想前去打扰呢。”丰突然提起话来。

习唱的男子在练习好“小稻丰兵卫”之后，又重复了两、三遍

"妻八郎兵卫"的开头，便回去了。梦月正襟危坐，用扇子轻轻敲打膝盖。

"说实话，"丰重复同样的话头接着说，"听说驹入寺院由于市区规划要被处理。这样一来，死去的父亲的坟墓就要迁到谷中或染井寺。四、五天前从寺院来过一个杂役。因此我想去商量一下看怎么办。"

"的确，"梦月点头说，"这种事情是不能放任不管的。已经有多少年了，父亲死去……"

梦月歪头思索着，而丰却一五一十地说了起来，什么染井墓地多少钱一坪〔6〕呀，什么寺院是怎么提醒的呀，等等。并说，自己是个女人家，相比之下，这类事，还是想请作为男子汉的梦月一手办理。

梦月本来是小石川街一家名叫相模屋当铺的继承人，但由于被父亲赶了出来，结果成了年轻隐士。顽固的父亲去逝后，娶妹妹丰为妻的当铺工头便一心一意地继续经营起相模屋的买卖来。然而，维新以后，由于时势的变迁，家运日趋不济，加上遭到火灾，当铺就此关门大吉。一味吃喝嫖赌的梦月只好以写俳句为生。丰在后来连遭与丈夫死别等不幸，幸亏有以往因之成名的游艺，便靠当教唱常盘津的师傅度日。丰有一个十八岁的儿子。沦落的母亲在这个世界上的乐趣，只是希望看到独生子长吉出人头地，仅此而已。丰根据商人不知何时破产的经验，心想，即便省吃俭用，将来也一定要将自己的儿子送入大学，使其成为一个象样的挣工资的人。

梦月喝干已经放凉了的茶，问道：

"长吉怎么样了？"

丰于是似乎深为得意地说：

“现在学校放暑假，我想不能叫他东游西逛，送他到本乡读夜校去了。”

“那么很晚才回来吧？”

“嗯。总是在十点以后，虽说有电车，但路远着哩。”

“和我们不同，如今的年轻人真不简单，”俳句家停了一下，继续说，“都上起中学来了。我没有孩子，对现在学校的事一无所知。上大学要花很多钱吧？”

“来年毕业后报考。在上大学之前，还有一所……大学。”尽管丰心里急得想一口气把一切都说完，但到底是个不明时势的女人家，不一会便支吾起来了。

“要花一笔相当可观的钱吧！”

“嗯，不是个小数目。因为，你看，学费每月一元，书费每次考试两、三元都不够。还有，无论夏天还是冬天都穿西服吧，光是袜子，一年就要穿两双哩。”

丰兴奋起来，大概是为了把自己的苦衷更加有力地表达出来，加重语气说着。而梦月这时却似乎觉得，与其那样勉为其难，倒不如不上什么大学，而即便这样，也会有同长吉的身份更相应的出息人的途径。但这话不宜说出口，梦月便想转个话题。这时想起来了，自然是长吉青梅竹马的朋友——一个名叫系的煎饼铺的女儿的事情。那时，每当梦月到丰家里时，都一次不落地领着外甥长吉和系去看奥山或佐竹的杂技。

“长吉十八了，那姑娘已经出落成漂亮的大姑娘了吧！还来学唱吗？”

“不到家里来了。每天都去这前面的杵屋君那里。听说很快

就要去葭街了〔7〕……”丰若有所思地停了下来。

“去葭街吗?好家伙!从小就是一个说话有些大人味儿的姑娘。今晚能来玩就好了，是吧?丰。”

俳句家突然精神起来，但丰啪嗒一声敲了下长烟袋管，说道：

“和以往不一样，长吉现在正是学习的时候……”

“哈哈哈，你是说我搞错了吗?不错，在这方面可千万马虎不得。”

“真的，哥哥，”丰伸长了脖子说，“也许是我看得不对，说真的，长吉的情况非常叫人担心。”

“所以，这事不能不管。”

梦月轻轻地攥起拳头，敲了敲膝盖。丰只是一味地为长吉和系的关系感到担心。这是因为，系在去学唱一种配三弦唱的曲子之后回来时，如果没事，每天早上也准来看望一番。而长吉象等待她似的，在那一时间里决不肯离开窗旁一步。不仅如此，有一次系因病卧床休息了十多天，长吉就呆然若失，那样子，即使外人看了都觉得好笑。丰一口气接过说了这许多。

当隔壁房间的钟刚打九点时，方格门哗啦一声打了开来。根据开门方式，丰立刻知道是长吉回来了，便爽然停住口，一面朝那边望一面说道：

“今天很早啊，长吉!”

“老师病了，提前一小时放学。”

“小梅舅舅来了。”

没有听见长吉的答话。隔壁传来了扔书包的声响，接着，长吉那张显得温顺而怯懦的白脸从隔扇间露了出来。

二

带有酷暑余威的夕阳比盛夏还要炽烈地燃烧在广阔的河面一带，尤其刺眼地辉映在大学船库那涂着雪白油漆的板壁上面。然而不消片刻，如同灯光消失一般，四周全部昏暗下来，变成了一片濛濛灰色，只有在满涨的晚潮上面滑行的货船船帆显得格外洁白。又不一会，初秋的黄昏便象落幕一样很快变成了夜色，使得流水发出令人目弦的闪闪光亮，并将渡船上的人影清楚地染成黑色，象水墨画一样。从岸边望去，那长长横队在堤上的一片叶樱树林变得一片漆黑，令人生畏。那一时似乎饶有趣味地继续行驶的货船，不知何时，已经一艘接一艘全部消失在河流的上方。唯有钓鱼归来的小船象树叶一样点点飘浮，展现在眼前的隅田川再次变得广阔舒展而又静谧单调起来。在河流上方的遥远天际矗立着表示夏日余痕的云峰，纤细的闪电持续地时隐时现。

长吉刚才便开始发呆，时而靠在今户桥的栏杆上，时而从岸边石墙俯视码头的栈桥，一直观望着河流那从夕阳西斜到日落黄昏，从日落黄昏到夜幕降临的景色。这是因为，他同系约定在今晚天黑尽后在今户桥上相会。但是，由于恰逢星期日而无法以去夜校作为借口，便在吃完晚饭后，趁太阳尚未落山时便一晃儿溜出家门。一度急急赶往码头的人流现在几乎中断，将在桥下过夜的货船的灯火在倒映着庆养寺高大树木的山谷河中流动着，显得十分美丽。三弦的声音从门口长着柳树的新建二层楼里传出，座落在水边的矮小房舍的细格门前面，开始有赤身裸体的已婚男子出来

乘凉。长吉心想该是系来的时候了，便专心地眺望着桥头。

最先走过桥来的人是个身穿黑色僧衣的和尚，接着过来一个卷起衣襟、身穿裤衩、脚穿橡胶靴子的包工头模样的汉子。之后不久，一个提着旱伞和小包袱的衣着寒伧的妇人穿着一双薄底木履，毫不顾望地踢着沙石大步扬长而去。之后任凭再怎么等下去，桥上也无人过来了。无奈，长吉只好把疲劳的眼睛移往河流方向。河面上下比刚长更加光亮，有点骇人的云峰也已消失得全无踪影。这时，长吉发现一轮微微发红的偌大月亮正在从长命寺附近的堤上树林中向上升起，那大概是旧历七月的满月。整个天空光朗得如同一面明镜，使得遮掩光亮的堤岸和树木愈加幽暗。星星呢，唯一看得见的只是启明星，其余的全被皎洁的月华一把抹尽。空中蜿蜒的长条云，浑身透明，映满银光。随着一轮满月离开树林，只见那沾满河边夜露的瓦房脊，被水打湿的木桩，涨潮时冲到石墙脚下的藻类，以及船舷、竹竿等，无一不争先恐后沐浴着月光，映出一派清辉。长吉很快发现自己的身影在桥板上被清楚地显示出来。两个嘴里哼着法界小调〔8〕的过路男女，说了声“嘿，你看，好月亮，”稍沉了一会儿，然后在拐过岸边时，不无讽刺意味地唱道：

“小书生身倚桥栏……”

一直唱到挤满低矮房屋地方的前面，大概觉得再唱也无钱可赚，没等唱完便急步向吉原堤方向走去。

长吉除了经常幽会的恋人所体验到的各种担心和因久等不来而产生的焦躁心情以外，还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悲哀。系与自己的未来……，与其说是未来，莫如说今晚过后的明天将怎么办。系今晚来，为的是商量以前曾提到的去葭街艺妓院一事，约定在

去的途中两人再摆谈摆谈。系终于要当艺妓了，那样的话，自己便不能象以往那样同她相会，而且，一切都将万事皆休了。他由衷地感到，系去往自己一无所知的极其遥远的国度而不再回来了。他不会忘记今晚的月亮。他痛切地认为这样的月亮将不复再见了。各种记忆象闪电一样掠过他的脑际：最初在去地方小学读书时两人每天每日一起玩耍、吵架；之后不久被大家把两人同打一把伞的情形画在附近的板墙或仓库壁上，受到了哄笑；在小梅舅父的带领下去看奥山的杂技，或用麦麸子喂池里的鲤鱼。

有一年，在举行三社祭典时，系到舞台上跳了个道成寺。系的舞跳得很好，即使在每年趁落潮时捕鱼的船上，系也跳得非常出色。在放学归途中，两人天天都在待乳山的寺院里会齐，从人所不知的山谷小路走往吉野田园……，啊，系为什么要当艺妓呢？他想劝阻她，不许她当艺妓。长吉曾下决心无论如何也要阻拦她，但他立即想起，对于系，自己到底并不具备那种威力。但感到一种虚幻的绝望，死了那颗心，系虽然比自己小两岁，今年十六，但近来他总是觉得系好象是位比自己年长很多的姐姐。不，系一开始就比长吉刚强，还比长吉有胆量。即使在被画出两人同把一把伞的情景而受到大家哄笑时，系也毫不在乎，以坦然自若的神情大声说道："长吉是我的丈夫。"去年第一个提出放学途中在待乳山会齐的是系，先开口说去宫户剧场站着看戏的也是系。对于晚归，反倒是系不担心害怕。有一回晚归，系竟说什么试试看，走到哪算哪，不行就问警察等等。反正一切都象是凭着兴趣来似的。

桥板上传来一阵关东木屐嘎吱作响的声音，系突然快步跑了过来。

“来晚了吧！我不喜欢，妈妈给梳的头发。”系一边理着因跑步而变得格外蓬松的鬓发，一边说，“好笑吗？”

长吉只是瞪圆眼睛注视着系的脸。在这种时候，对于那副与平时并无不同的生气勃勃、兴高彩烈的模样，他毋宁感到有些厌恶。长吉满心想说：去远处的下街〔9〕当艺妓，难道你竟一点也不悲伤吗，但他没有说出口来。系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河水中那流银泻玉般的月光，大步流星地迈开步子说：

“快走啊，今晚我成了财主啦！好到商店去买礼物。”

“明天，一定回来吗！”长吉口吃地开口说道。

“明天要是不回来，后天早晨一定回来嘛。什么平常穿的衣服啦，要带很多东西去的。”

两人穿过狭窄的胡同，以便走过待乳山的山麓，到圣天街那边去。

“为什么不吭声啊？怎么啦？”

“你不是说明后天回来后还要去那里吗，是吧？系从此大概就要成那里的人了，再也不会同我见面了吧！”

“我要时常回来玩的。不过，我也要拼命学艺才行啊！”

虽然话里含有淡淡的愁意，但并不带有足以使长吉感到满足的那种悲哀。过一会儿长吉又突然开口说道：

“为什么要当艺妓呢？”

“还问那事，怎么搞的，长吉！”

系又一次絮絮叨叨地重复了一遍长吉本已十分清楚的前后缘由。系当艺妓一事，长吉在两、三年以前，不，在更早以前就知道了。系的母亲在她当木匠的父亲还在世时，便开始做针线活，以此作为家庭副业。当时有一家主顾，是一位在桥场为人作妾的太

太，她见到系后，便提出无论如何也想要把系收为养女，将来把系培养成为出色的艺妓，事情就是这样引起的。那位太太的娘家是葭街有影响的艺妓之家。但那时系的家境尚不甚困难，而且尤其舍不得让正是逗人喜爱的孩子离开，因此便让她在父母身边尽可能学些技艺。在那以后，系的父亲去世，再加上母亲由于桥场的太太的帮助开了个煎饼铺，于是，不仅由于多次钱财往来的人情方面的关系，而且也是出于双方的好意，便无须任何强迫地、自然而然地把系去葭街的事定了下来。长吉的发问，并不是为了从系口中听取他早已了如指掌的这桩事的来龙去脉，而是希望系的话里再多一些为同自己惜别而感到悲伤的语调，因为她反正非去不可了。长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同系之间，已不知何时在感情上产生了无法沟通的距离，所以更加感到悲哀起来。

系为买礼物走过仁王门，来到商贩街时，这种悲哀愈加不堪忍受了。系突然拉着并排走路的长吉的衣袖说道："长吉君，我也马上就要那样打扮了。是皱纱的吧，一定是，那件短和服……"

长吉随她的声音回头一看，只见身后走来一个梳着岛田式发型的艺妓，与其一同走路的，是一个穿黑色罗纱衣服的很有派头的绅士。啊，一旦系当了艺妓，和她一起拉手走路的，也一定会是这种神气十足的绅士吧。自己不知多少年才能成为那样的绅士。现在自己只不过是个身扎一条布腰带的穷学生。为此，长吉感到不可言喻的难堪。同时，他还认为自己连单纯当系的朋友的资格也没有了。

在快要来到神灯〔10〕一字排开的葭街口时，长吉甚至连认为自己的心情是寂寞还是悲哀的劲头都失去了，只是麻木地、不可思议地朝又窄又暗的巷内，不，朝远处不知通往哪里的弯路望

去。

“那个，一、二、三……，就是第四个煤汽灯那里。是写着松叶屋吧，嗯？就是那家。”系指着一家檐端的灯笼说道。桥场的太太经常带她到这里来，系对那只灯熟悉得很。“那么我这就回去了，都……”长吉只说到这里，又一次停住不动。系轻轻地拉着他的衣袖，献媚似地凑拢了身说：

“明天或后天，回家时一定相见，好吗？一定的，说定了！到我家来，记住！”

“嗯。”

听到回答后，系似乎才放下心来，拖着木屐头也不回地大步走过小巷的脏水沟盖板。木屐那吱吱作响的声音，在长吉听来，似乎也消失得太快了些。不大一会儿，方格门上的门铃叮当叮当响了起来。长吉本想随后走进巷内，但这当儿，不远处的一扇方格门随说话声打了开来，走出一个手擎带有细长弓形柄灯笼的汉子。长吉无端地感到有些胆怯，而且讨厌被别人看见，便一溜烟朝马路那边跑去了。一轮满月已经变得小多了，泻下一片清辉，静静地爬上后街高耸的仓库房顶，升到布满银星的夜空正中。

三

月亮一天比一天出得晚了，其光线也随之渐渐清白起来。人们日益明显地感觉出河风的湿度，身穿单衣已略感寒气袭人。不久，月亮已不在人们上床之前的时间里升起了。不论是早上，还是午后或晚间，天空中总是阴云不开。厚厚的积云相互重叠，不断

行走着。偶尔，从布满云层的天空中也可露出一线深蓝色碧空。于是，气候又闷热得怕人，自然渗出的粘汗把人的皮肤弄得粘糊糊的。然而，在这种时候，又会吹来一阵强弱不一、方向不定的风，雨也下下停停，没完没了。这种风和雨里含有一种特大潜力，使得寺院的树木、河边的苇叶、近郊贫苦人家那密集的板房房脊，发出阵阵春夏绝对听不到的声响。随着日落时间的迅速提前，漫漫长夜便立即无声无息地摆开阵势。八点或九点的钟声简直使周围变得如同夜阑人静一般，要是在夏天，它早就淹没在乘凉人们的木屐声里了。蟋蟀的叫声阵阵频传，灯光的颜色格外鲜明。秋天，啊，秋天！长吉第一次感到秋天确实叫人生厌，痛切地感到寂寞得不堪忍受。

昨天就已经开学。他一大早便把母亲给准备好的饭盒连同书本包在一起走出家门，但在第二天第三天他就已经没有力气步行到学校的所在地——神田街了。在这以前，每年一到长长的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便不由得有心想着教室，盼望着开始上课的那一天。然而现在，那种天真烂漫的心情已经荡然无存了，无聊！即便是学习，难道不也是无聊的吗？学校并不是赐给自己所希望的幸福的地方……。长吉新奇地感到，所谓幸福是一种与己无关的东西。

第四天清早，长吉仍象往常一样在七点之前走出家门，来到观音寺院内，他已筋疲力尽，象路人一样一屁股歪在正殿旁的长凳上坐了下来。不知什么时候清扫的、被朝露打湿的细小砂石上面，没有一片人们扔弃的碎纸。一大清早的寺院里，一反以往吵闹拥挤的情形，显得出奇地宽阔、庄严和寂静。正殿的走廊里，此时仍然坐着好几个似乎在这里过夜起来的形迹可疑的男人，其

中有的家伙竟解开满是污垢的单衣上的三尺腰带，满不在乎地整理起裤衩来。天空低垂，灰蒙蒙的一片阴沉，这是近日来常见的景象。被虫子咬坏的绿叶从周围的树上不断的飘落下来，乌鸦和鸡的叫声，鸽子的振翅声，听起来十分清脆有力。被溢流出来的水浸湿的洗手石卧在人们献纳的随风飘摆的手巾阴影里，使人不由得感到一阵清冷。尽管如此，早晨来参拜的男女们在踏上正殿的台阶之前一一停住洗手。在那些人之中，长吉突然发现一个年轻艺妓口衔桃色手帕，也许怕弄湿单短和服，把雪白的手指长长地伸了出来，竟至露出了手腕。与此同时，他甚至听到紧坐在旁边长凳上的两个学生说："你看，艺妓，真不赖啊！"

那梳着岛田发型，双肩无力下垂的小巧玲珑的身影，那嘴角紧闭的圆脸，那同是十六、七岁的年龄，使得长吉联想起了系，以致在那一瞬间几乎从长凳上一跃而起。系按照在那月光皎洁的夜晚留下的约定，在第三天回来了，以后也象一般葭街人那样时常回来取随身用品，但那时长吉对系那种判若两人的变化感到吃惊。本来只束一条红色薄毛织品腰带的姑娘，其装束突然在一日之间变得同刚才在洗手台看到的那个年轻艺妓一模一样。无名指上甚至已经戴上了戒指。本来无甚必要，却三番五次地从腰带间掏出小镜和纸夹，或涂白粉或撩一下鬓角的散发。让车夫在门外等着，如同肩负什么重任似的，不到一小时便乘车返回。临行前留给长吉的最后一句话，是向"婶婶"，即长吉的母亲问好。另外，还亲切地告诉长吉，以后不知什么时候出来再来找他玩。虽然长吉并非没有听到这种亲切的声音，但在他听来，那已不是以前那种纯真的约会，而只不过是社会油子那种圆滑的寒暄罢了。少女时代的系，作为青梅竹马的恋人的系在这个世界上已不复存

在了。疾驰而去的车子惊起了路旁的睡犬。车身后面四散开来的那种难以言喻的化妆味儿，是那样地令人痛苦、那样凄凉地渗入他的整个身心。

消失在正殿之中的年轻艺妓的身影再次出现在台阶下面，她轻举漫放地踏着挂在赤裸的脚尖的关东木屐向仁王门方向走去。长吉目送着她的背影，突然又再次想起目送那可恨的车子时的瞬间情形。因此他再也无法忍耐，从长凳上站起身来，然后不知不觉地尾随而去。当跟到寺院商贩街的尽头时，年轻艺妓的身影不知往哪边横街一拐，无踪影了。两边的商店正忙着打扫门前、摆设商品。长吉昏头昏脑地朝雷门方向大步走了过去。在长吉看来，他并不是想把年轻艺妓的去向弄个水落石出，而是企图通过跟踪弄清系的下落。他早已把上学丢在脑后，从驹形追到藏前，从藏前追到浅草桥……，之后向葭街方向迈开大步。可是，当长吉来到通电车的一条名叫马食街的大街时，他稍迟疑了一下，不知往哪边横街拐弯才对，但他完全晓得大致的方位。他生在东京，正因如此，他讨厌问路。一想起那是恋人住的街，他就一味莫名其妙地感到胆战心惊，就好象如果把那条街的名字随便泄露给别人，便会被人探去心中的秘密一样。无奈，长吉只好稀里糊涂地一个劲儿向左拐去。于是，他两次走到似乎同样排列着批发商模样的简易商店的河岸。结果，长吉远远望着明治剧院的房脊，不久来到了宽敞的街道。这时，由于远处的街道尽头传来了河运汽船的汽笛声，他才搞清了自己的位置和街道的方位，同时感到极其疲劳。汗水从戴着制帽的额头上，从穿着裙子的腰带四周渗了出来。然而他根本无意休息片刻。长吉终于以更多的心机，更大的疲劳，好不容易才找到曾在月夜里跟系来过的巷口。

早晨的阳光照射在小巷的一侧，所以巷内可以一眼望到尽头。里面并非全是带有细格门的小型房舍，白天看去，也有房脊高得出人意料的仓房。还有带铁丝网的板墙，上面可以见到松树的树枝。还有撒着石灰的便所清扫口，有的地方放着垃圾箱。猫在那边东游西转，行人往来格外频繁。在极其狭窄的脏水沟板的上面，来往行人侧身擦肩而过。人们的说话声随同三弦声一起传来。时而还可以听见洗衣服的水声。不远处，有个身穿红色内裙、卷起衣服底襟的妙龄女佣人用草扎笤帚在脏水沟板上清扫着。还有的人在拼命擦洗细格门的板条。长吉不但在这么多人的眼睛面前感到心虚胆怯，而且第一次返回自我反省的地位：自己在进入巷内之后将怎么办？他想人不知鬼不觉地走过松叶屋门前，透过篱笆空隙看一看系的身影，但周围过于明亮。那样的话，就这样站在巷口，等待系因事外出的机会吧！可是，这样他又感到附近商店门前的人全都盯着自己，最长也站不过五分钟。下一步怎么办？长吉需要重新考虑一下，于是便朝着对面横街径直走去。对面街上，有一个专等待近处小孩光顾的粟饼店的老头儿，他边把捣杵弄得哗啦啦直响边向这边走过来。

长吉顺着道路的走向，从滨街房边逐渐向大河岸边的方向走去。他有点醒悟了：不管怎样盼望机会，而正午间无论如何是不方便的。可是，这时去上学巳经晚了，即使算休息，今天也仅过去半天，而他现在极待解决的是如何找个地方把到午后三点以前的时间消磨掉。母亲本对学校的时间安排了如指掌，因此，无论长吉提前或推迟回家一个小时，便立即担心得啰啰嗦嗦询问起来。当然，长吉想过，自己尽管可以设法轻而易举地敷衍过去，然而却无法忍耐因说谎而造成的良心上的痛苦。在他刚好来到的

河岸上，游泳场的小板房已经被拆掉，有人在树荫下钓鱼，四、五个过路人呆呆地站在一旁观看。因此，长吉感到正中下怀，便也装作看钓鱼的模样靠近旁边站定。但他竟连站立的气力也没有了，便背靠柳树根部的支木蹲了下来。

从刚才开始，天空便已晴得湛蓝，风不断吹来，然而仍带有那种阵阵烫人肌肤的秋日阳光，令人目弦地照耀在整个大河的水面上。因此，那从在道旁一侧伸展的土墙上面伸出来的浓密的树枝荫影，便使人感到分外凉爽。甜酒店的老头儿不知何时已在这片树荫下放下了货担。在对面河岸，由于阳光强烈，住户那比肩接踵的瓦房脊及其周围一带的景致，看上去显得非常脏乱。被风追逐的云朵比工厂那大肆喷吐煤烟的烟囱还要低，静静地浮在地面。从身后贩卖钓具的小店里，响起了时钟打点的声音。已经十一点了，长吉边听边数，这才吃了一惊，自己竟逛了这么长时间，同时也稍稍安下心来：照这样下去，把下午三点以前的时间消磨掉也并非什么难事。长吉看见一个钓鱼人开始吃饭团，便也打开了饭盒。虽然打开了，但又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慌慌张张地左顾右盼一番，看是否有人注意自己。幸好天近中午，宽阔的岸边，行人们已经中断了往来。长吉迅速地连茶带饭一古脑儿吞了下去。钓鱼人个个都象泥塑木雕一般，一声不吭；甜酒店的老头儿打着瞌睡。已近正午的河岸愈加寂静无声，连狗也不来这边走动。于是长吉自己也感到好笑起来：自己为什么会如此难为情呢？为什么如此胆小如鼠呢？

在两国桥和新大桥之间转一圈后，当长吉就要下决心回浅草的当儿，“说不定……”这一念头闪了出来，在其诱惑下，他又一次来到葭街口张望。这时，他首先为往来行人不似午前那么多

而放下心来，小心翼翼地走过松叶屋门前。从外面看去，屋内非常昏暗，没有一点人们的说话声和三弦的音响。然而，对长吉来说，在没有任何人的责备下从恋人所在的门前通过这一举动本身，便几乎是一种破天荒的冒险了。他为自己竟敢做出这种冒险感到心满意足，因此长吉终于不再对这一路的辛苦感到后悔了。

四

这个星期的后几天，长吉好歹把学校的事应付下来。星期一的早上，他乘电车上学，电车刚到上野时，便一溜烟窜下车去。老师布置的代数作业他一道题也没有完成，英语和汉语也没有预习。不仅如此，还因为今天又有在世界上比任何东西都讨厌、比任何东西都可怕的机械体操课。长吉生性不好动，任凭军曹出身的老师如何强制，任凭同学们怎样哄笑，他也根本无法在铁棍上倒悬，或从齐人高的架子上跳下来。在体育游戏方面，不管是哪一项目，长吉都无法同其他同学并驾齐驱。因此，他自然被孤立在一片轻蔑声中，以致往往受到同学的捉弄和欺侮。仅仅在这一点上，学校就足以是相当讨厌、令人痛苦，令人不堪忍受的地方。于是，不管系怎样满怀期望，长吉至今对考高中的事连想都没想过。他耳闻得知，一旦入学，那么作为校规，在头一年时间里必须过那种任人无情打骂的寄宿生活。高中里发生的种种奇闻，早已经使长吉胆战心惊了。平时在绘画和习字上整个年级都无人与之较量的长吉自然不适合搞什么铁拳或柔道之类的，但却特长于其他方面。从孩提时代他就喜欢听母亲早晚吟唱的渡世三

弦，不学自通。至于街上传唱的流行歌曲，只要听上一遍，就不会忘记了。小梅舅父梦月俳句家早就看出他具有可以成为名人的素质，便劝丰把长吉送到桧物街〔11〕或植木店〔12〕一流师家拜师学艺，但丰百般不允。不仅如此，自那以来，还絮絮叨叨地禁止长吉摆弄三弦。

长吉感到，正象梦月舅父说的那样，倘若从那时候开始学三弦，如今无疑已成为能独立演唱的艺人了。那样的话，即便系当艺妓，自己也不至于落到这般可悲的地步。啊，实在是做了一桩无可挽回的事，真是一生的失策！长吉突然怨恨起母亲来。与这种难以相容的怨恨情绪相反，他亲切地想起梦月舅父，似乎他是可以依靠的人。在这以前无意中从母亲或舅父口中屡次听来的关于舅父年轻时尽情寻欢作乐的趣闻，在第一次尝到恋爱痛苦的长吉心里都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他想起来了，且不说别的，所谓"小梅舅母"，以前就是金瓶大黑的花魁，是明治初期解放妓女时投靠小梅舅父的。舅母从小时就非常疼爱自己，然而自己的母亲却显得不太高兴，年中和年末的寒暄也不过只是在情理上应付了事而已，而母亲对此竟不以为然。长吉在这里再次对母亲产生了不满和怨恨。他实在不堪忍受母亲那种对自己的关注，甚至每天晚上她都在注视自己的一举一动。如果这事放在小梅舅母身上的话——小梅舅母在见到系同自己两人时，曾用充满难以言喻的温柔声音说，你俩要永远好好玩——大概就会清楚地觉察出自己的痛苦是什么，并予以同情，而不会劈头盖脑地将自己并不需要的幸福强加于己。长吉不由得将象母亲那样遵守妇道的女人同象小梅舅母那样有过某种经历的女人在心理上作了比较，将学校老师那样的人同梦月舅父那样的人作了比较。

长吉靠在东照宫后边森林中的石头上，接二连三地想起这类事情，直到中午。之后，他从书包里掏出小说专心地读了起来。接着开始考虑应该怎样把母亲的印章偷出来盖在明天交给学校的假条上。

五

一阵连天阴雨过后，一连几日都是万里无云的晴空。然而，一旦天空堆起了积云，便马上刮起了风，吹得路上干燥的砂石狂飞乱舞。于是寒气随风一起日益加剧，家家户户紧闭的门窗悲鸣般“嘎嗒嘎嗒”地摇动起来。为了赶学校七点钟的上课，长吉必须最晚在六点钟起床。这样一来，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时，天色一次比一次暗了起来，最后终于同夜间一样，家里要掌灯才行了。每年初冬，长吉在拂晓看到这种迷离的煤油灯光，便感到无可名状的悲哀和厌倦。母亲为了关照自己的孩子，总是需比长吉起得早些，她穿着难以御寒的单薄睡衣，按时准备好热气腾腾的早饭。长吉虽然感到对不起母亲的一片心意，无奈困倦不堪，本想再烤一下被炉，但被一味盯着时钟的母亲催了起来，于是他满腹牢骚地走上河风刺骨的大街。有时，他对母亲的过分操心而生气，故意解开母亲提醒围紧的围巾，招来感冒给母亲看看。在一去无返的几年前，曾在梦月舅父的带领下去过酉市，一同去的还有系……，每年在寒冷的十二月即将来到时，他都要回忆起那一天的事。

长吉接连追溯了有着同样冬天的今年和去年，去年和前年，

以及再前几年。这样无意中一想，他深刻地体会到，人是怎样地随着成长而失却了幸福。在尚未上学的孩提时代，如果早晨冷，便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个够，而且也没尝到寒气的厉害。在寒风刺骨和阴雨潇潇的日子里，反而饶有趣味地又蹦又跳。啊，那一切在今天是多么令人向往。而如今，一大清早脚踏今户桥上的白霜是那样令人难以忍受。午时一过，待乳山上就经常寒风呼啸，而过早投射在山间老树上的落日余辉看起来是那样地凄然！从此往后，年复一年，自己身上将要承受多少新的痛苦啊！长吉从来没有象今年十二月这样对时间过得如此迅速感到悲哀。观音寺院内已经成立了年市。壁龛上已挂上了砂糖和干松鱼等食品，这是弟子们给母亲送来的年末礼物。学校的期末考试昨天结束，老师对自己那非同小可的劣等成绩所写的鉴定书寄到了母亲手中。

由于做好了精神准备，长吉一开始就低着脑袋，一声不吭地听着母亲训斥。母亲每遇到什么事，总要提起“就咱们母子两人”这种感伤的话来。上午来习艺的小姑娘们回去以后，不到下午三点，那些放学归来的姑娘们是不会来的。现在正是母亲最得闲的时间。没有风，冬天的阳光洒满临街的窗户。这当儿，还没等细格门打开，便传来了女子清脆的话音：“婶婶在家吗？”母亲一惊，尚未起身，拉窗外面又传过话来：“婶婶，是我，很长时间没来问候，道歉来了！”

长吉一阵颤抖，是系。系一边解开漂亮的斜纹哔叽外套一边走了上来。

“哎哟，长吉君也在，学校放假……哎哟，是不？”然后逢场作戏地“嘀嘀”笑着，一边恭恭敬敬地双手扶地行礼，一边说道：“婶婶，身体还好吧。真是，不知怎么最近总难出门，打那

以来一直没来问候……”

系拿出了包在皱纱包袱里边的糕点。长吉如呆似痴地默默打量着系。母亲也象有点摸不着头脑似地说了句受礼的客气话，然后说道：“变得漂亮了，简直认不出来了！”

“太玄乎了吧，谁都这么说呢！”系嫣然一笑，重新系好刚刚解开的紫色皱纱外套，顺手从腰间掏出绯红色天鹅绒烟口袋。“婶婶，我，抽起烟来了，太装模作样了吧？”

这回她高声笑起来。

“往这边靠靠，冷啊。”母亲一边从长形火盆上拿下铁壶斟茶，一边接着说：“什么时候陪客啊？”

“还没有，我一直说要等过了年以后。”

“噢。要是系的话，生意肯定兴隆。一来人长的漂亮，二来技艺底子又好……”

“还不是靠您。”系停了一下接着说，“那里的大姐也很高兴。有的姑娘虽然年龄比我大，做得却很差。”

“因为是在现在这种时候……，”丰象从茶架中拿出糕点盒说，“不巧，什么都没有了……，道了神的名货，也不过稍好一点罢了。”说着，特意用筷子给夹了起来。

“师傅，您好！”随着尖刺单调的喊声，两个结伴同来的小姑娘吵吵闹闹习艺来了。

“婶婶，您过去好了。”

“哪里，不要紧。”丰虽然嘴上这样说着，但人已经开始走向隔壁房间了。

长吉格外难为情，低下了头。而系却显得一如往常，小声说道：

“那封信收到了。”

在隔壁客厅里，两个小姑娘齐声合唱嵯峨室鲜花〔13〕。长吉只是点头，显得坐立不安。系的信是在初一酉时之前寄来的，只是说一时难以出门。长吉立即回信，详细写了分手后的生活情况，然而他终于没能从系那里得到自己一心盼望的回音。

“今晚一块儿去观音寺院逛集市好吗？今晚住下也可以。”

长吉顾忌旁边客厅的母亲，什么也没有回答。系满不在乎地说：

“吃完饭我来接你，”又说道，“婶婶会不会一同去呢？”

“啊。”长吉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

“那个……，”系突然想了起来，“小梅伯伯，不知怎么，醉酒后同拍键子板铺的老头儿吵起来了。那是什么时候来着？把我吓坏了。要是能来就好了。”

系找了个习唱的间隙，向丰打招呼说：“那么，晚上再来，打扰了。”说着快步走了回去。

六

长吉感冒了。由于七草节过后开学时勉强上了一天学，结果无端病倒，整个新年都在床上度过。

今天一早，八幡寺院里就响起了庙会的鼓声。在洒满午后和煦阳光的拉窗上，闪动着小鸟不时掠檐而过的身影，连客厅角落里微暗的佛龛都看得一清二楚。壁龛上的梅花已经开始雕零了。春天甚至欢快地来到了门窗紧闭的房舍之中。

长吉两、三天以前便可以离床走动了。在这暖洋洋的天气里慢慢悠悠地出门散步。他已经痊愈了。现在看来，那场为之痛苦了二十多天的大病，真是意外地幸运，令人高兴。这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无论如何也没有希望通过下个月的学年考试，而如果说是因病所致，那么即便通不过，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在母亲面前辩解。

走着走着，不觉来到了浅草公园的后面。狭窄的道旁有一条深水沟，越过深水沟，在铁栅栏的对面，到处耸立着在冬季里树叶落尽的大树。树下，可以一直看到五区扬弓店那肮脏的后门。他发现，那座落在街道一旁的低矮房舍，稍向深水沟方向倾斜，似乎被谁挤压过。大概是由于这种缘故，这条并不是很拥挤吵闹的街道却总是显得杂乱不堪。左右徘徊、相貌丑陋的人力车夫跟在衣冠楚楚的行人屁股后面纠缠不止，劝其以车代步。一个警察站在石桥旁，长吉便从石桥的左侧步行来到一直可以望到淡岛方向的十字路口。将要通过路口处是宫户剧院，长吉和来往行人一样停住了脚，抬头欣赏起剧院拐角处的广告板来。

象花纹一样写得很粗的剧目木牌紧紧挤在文字中间。以此为中心，左右两侧画着小脸大眼、指头极粗的人，他们身着象披着被褥一般肥大的衣服，用各种夸张的姿势手舞足蹈。遮护着这块巨大广告板的夹顶建筑的屋檐上，五颜六色地装饰着象花车上插的那种纸花。

尽管这是个阳光和煦的好天气，但毕竟刚过立春，仍稍有凉意。长吉想找个躲避冷风的地方。正在这时，他看见了广告板，接着径直走进剧院站票席的狭窄通道。再往里进，立着一张旧梯子。拐弯处有些昏暗，一股难闻的，热烘烘的人体臭味从更黑的

楼梯上端吹了下来。不断招呼演员的声音传到耳边。此刻，一种快感不禁油然而起，长吉深深地感到，这种快感只有城里土生土长的观众才能体会出来。他两、三个跨步便上了楼梯，挤进人群之中。这时，位于倾斜的地板和低矮的屋顶之间的这些观众，就象呆在大轮船的底舱一样。那挂在后面各个角落的无罩煤油灯的光亮被满场观众的济济人头挡住，非常昏暗，场内挤得叫人透不过气来。从铁栏向里望去，剧场的空间除了天棚外显得格外狭窄，舞台也因混浊的有色光柱而显得过余狭小。这时，敲击的梆子声停了，舞台背景是一座不大的诸侯府，天空也被涂得一片漆黑，一点空隙也没有，使观众一看便知道现在是夜晚。长吉根据以往的看戏经验，判断这是“夜间”和“河畔”，于是料想肯定会有厮杀场面出现，出于纯真的好奇心，他伸腰引颈地张望着。果然，传来一阵点鼓声和“吧嗒吧嗒”敲击木板的声音。一个仆役长和一个抱席子的女子从左侧看街人住的小房阴影里争吵着走出来，观众笑了起来。舞台上的人做出寻找失物的模样拾起什么东西，马上变成与刚才完全不同的态度、声音朗朗地念起净琉璃外题梅柳中宵月、在位官员……。观众期待着，交谈声此起彼伏。随着再次轻轻响起的梆子声，一个身穿黑色衣服的男子撕掉一块作为背景立在右边角落的画布，继而身穿武士服装的三个说唱净琉璃的人和两个弹三弦的人，呆板地并排站在舞台上面，随之马上弹起的三弦声，旦脚们齐声说唱起来。长吉对这种音乐颇感兴趣，听熟了。因此，尽管受到场内观众席发出的婴儿哭啼声和观众斥责声的干扰，仍然能够清楚地分辨出说唱的名词和三弦的音谱。

“夜色朦胧，星光两三点，钟响四五声，莫非捕我的追兵

……”

接着又轻轻响起了梆子声，不仅忘我交谈的观众，而且整个剧场全部激动起来。这也难怪：身穿红色衬衣和紫缎肥领服装的妓女，用缠头巾掩住脸，弯腰从花道〔14〕跑了出来。“看不见，前面太高了！”“摘掉帽子！”“混蛋！”有人骂了出来。

“私奔何处去，终将撞身白鱼网；鱼网眼虽密，何如人眼难逃离……”

扮演女子的男演员来到花道尽头，一边回头向后看着，一边朗诵台词，歌声随后响起：

“片刻稍停，上游传来，赏梅归舟唱歌声。悄声复悄声，任夜色昏黑，心中仍不宁。月旁无云，心焦月夜把人等。抽签问卦，我十六夜合该一路顺风。云脚疾驰，欲雨天空竟放晴；抬头望月，月脸人脸正相迎……”

观众又骚动起来。作为天空背景涂得漆黑的画布中央开了一个大洞，里面安着灯，从这里也能够完全看清那云形遮蔽物是用细绳吊起来的。由于月亮过大过亮，诸侯府的围墙看起来远些，相反月亮却显得很近。然而，长吉同其他观众一样，丝毫没有毁坏这一美好的幻想。不仅如此，当他回想起去年夏末为送系去葭街而从约会的今户桥上望到的那轮巨大的满月时，舞台便早已不再是舞台了。

身穿便装，披头散发的男子显得十分愁苦、憔悴，踉踉跄跄地走了出来，在同女子擦肩而过时相视说道：

“是十六夜啊！”

“这不是清心君吗？”

女子靠在男子身上，“真想见你啊！”

观众有的叫到："这两个人！""好家伙，真够劲儿！"有的笑起来，也有的好事人大声说道，"安静点！"

舞台在相爱男女投水的同时开始转换，女子撞在捕捞白鱼的船在夜间撒下的网上而被救了上来。女子再次返回舞台，男子也同样没有死成，爬上了石墙。远处的喧嚣声、对富贵的渴望、生存的快乐、对境遇的绝望、机会与命运、诱惑、杀人，情节波澜起伏，层层推进，终于演完了一幕。"妙哉！"一声尖叫在耳边响起。观众朝出口蜂拥而去。

长吉一到外边就迈开急步。周围虽还明亮，但不见阳光。杂乱得一塌糊涂的千束街上，小店的门帘和幌子迎风乱舞。路过店门时为了看时间，弯腰往里一瞧，这些房檐低矮的人家里竟一团漆黑。长吉因病怕吹晚风，脚步更加快了起来。可是，当他观望从山壑流往今户桥方向的隅田川景致时，竟在那里站了好半天。河面上凄凉地闪着灰色的光，加速冬日黄昏到来的水蒸气隐隐约约地笼罩着对面的河堤。几只海鸥在货船的船帆间往来飞舞。不知为什么，长吉觉得这滚滚流逝的河水是那样地令人悲伤。对面河堤亮起一、两点灯光。枯萎的树木，干燥的石墙，肮脏的瓦房脊，所有映入眼帘的东西无不呈现出苍白冰冷的颜色。因此，走出剧院后一时很难消失的那种对于清心和十六夜华美衣着的记忆，更加象毽子板贴花似的鲜明地浮现出来。长吉对剧中人物羡慕得有些憎恨。他为自已无论怎样羡慕都只能望洋兴叹而感到悲哀。他想不如一死了之，于是他愈发为无人同自己一同去死而感到深深的悲痛。

当他踏上今户桥时，河风象一记耳光似地扑面吹来。他不由得浑身一抖，同时一段他以往记得的净琉璃不知不觉从喉咙深处

流了出来，他为之一惊。

“如今说来，虽已成牢骚……”

这一节唱腔具有特殊的美感，是清元派那种他派无法模仿的曲调。当然，长吉并没有象挺胸伸颈的旦脚唱得那样出色，也没有用那么大的声音。尽管不过是脱口而出，低吟浅唱，但长吉觉得心中难以克制的痛苦已经因此减轻了几分。“现在说来，虽以成牢骚……实在想来……隔河见翠柳一片……”，长吉反复唱着自己想起来的一节中的只言片语，直到打开自家的细格门。

七

翌日下午，长吉又到宫户剧院站着看戏去了。他昨天从两个恋人拉手叹息的华丽舞台上，初次体会到了悲哀那无可名状的美感，他已陶醉在这种美感之中。不仅如此，他还对由发黑的天棚和隔扇合成的二楼剧场那强烈的湿气臭味、密密麻麻的灯光、拥挤不堪的人群所造成的演戏的热闹气氛感到恋恋不舍，几乎到了不去便忍受不了的地步。除了失去系一事以外，长吉还莫名其妙地感到孤寂和凄凉。什么原因，自己也全然不晓。只是感到孤寂，只是觉得凄凉。为了安抚这种孤寂和凄凉，长吉一刻不停地强烈要求某种虚无飘渺的东西。他是多么想把深藏在心里的那无可名状的痛苦倾诉给任何一个能够用温柔的声音回答自己的美貌女子。不仅仅是一个系，甚至大街上擦肩而过的素不相识的女人的形象也出现在长吉的梦境之中。他们忽而变成梳岛田发型的少女，忽而化为梳“银杏返”〔15〕发型的艺妓，忽而换成梳圆髻

的已婚女子。

长吉象第一次那样津津有味地盯着已经是看第二遍的同一出戏。同时，这回他决没有放松观察左右热闹的楼座。世上竟有如此多的女人，为什么偏偏自己遇不到可以安慰自己的对象呢？谁都可以，只要有一个向自己说上一句温柔话语的女人，自己大概便不至于如此苦苦思念系一个人。越是思念系，越是希望得到可以减轻自己痛苦的其他人。这样，恐怕便不会只沉浸在对学校及与其相关的自身前途的绝望情绪之中……。

在站着看戏的混杂的人群中，突然有人捅自己的肩膀。长吉一惊，回头一看，见到一张年轻男子的脸：便帽拉到眼眉处，戴着一副黑色眼镜，从身后更高一阶的地板上伸长脖子向下望看。

"这不是吉君吗？"

尽管这样说了，但由于吉模样大变，长吉好半天没有接上下语。吉是他小学时代的朋友，他父亲在山谷街当理发师，在那个理发店里，这个年轻人以前给自己理过发。这回他脖子上围着绢丝围巾，大岛绸短和服从外套下面露了出来，散发着扑鼻的香水气味。

"长吉君，我当演员啦！"吉凑过脸来在长吉耳边说道。

也是由于处在拥挤的站座观众之中，长吉唯有惊愕而已，一声没吭。一会儿工夫，舞台象昨天那样，又在河畔演起了哑剧。剧中的主人公把偷来的钱揣在怀里，一边向花道奔跑一边扔石子，见此信号，梆子呼的响了一声。幕布移动。"妙哉！"站在观众中又响起了前次的叫声。在人群雪崩般涌向出口时，幕被完全拉上了。锣鼓声不知从舞台深处什么地方响了起来。吉君拉了一下长吉的袖子说：

“长吉君，不回去吗？算了吧，已经看完一幕罗！”

一个身穿演员服装、面目可鄙的男人，手中端着一个用涂有柿核液的粘合纸糊的小盘走过来收下幕的酬金。长吉虽然担心时间，却仍然一步没动地留了下来。

“长吉君，真好，可以坐！”吉坐在人走后空出的亮窗窗台上，象等待长吉来同他齐肩并坐似地再次说道：“我是演员，变了吧？”同时拉出友禅皱绸衬衫的衣袖，装模作样地擦起摘下的金边眼镜来。

“变了，开始时我以为是谁呢！”

“吓了一跳吧，哈哈哈哈。”吉高兴得什么似的，笑着继续说道，“拜托你了，长吉君！请别见怪，就我这样子，也算是演员啦！伊井一剧院的新演员。后天又要去新富街。要是人齐的话，你来看看，好吗？拐到后台，就说叫玉水来。”

“玉水……？”

“噢，就是玉水三郎……”说着，匆忙从怀里摸出一个女人用的钱包，指着小名片说：“你看，玉水三郎。再不是过去的吉了。已经端端正正地写在顺序表上啦。”

“当演员有趣吧？”

“又有趣，又不是滋味……，不过，在女人身上倒没有不随便的，”吉瞥了一眼长吉的脸，接着说：“长吉君，你玩过吗？”

在那一瞬间，长吉似乎觉得回答说“还没有”是男子的耻辱，便没有作声。

“你知道江户街一号的梶田楼吗？今晚一起去。用不着担心，不是我自夸艳史，这里边有个无需担心的缘由。有门路吧？哈哈哈。”吉轻轻地笑着。

长吉突然问道：

“艺妓花钱多吧？”

“长吉君喜欢艺妓？太破费了。”新演员吉似觉意外地看了一下长吉的面孔，说道：“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花钱买女人，那就有点傻气了。我在公园里知道两、三家专供人招妓游乐的饭馆，领去就是了，一切都在我心里呢！”

由于观众三三两两地陆续进来，站票席上一片混乱。前一幕完后留下没走的观众之中，有的人等得不耐烦了，鼓起掌来。每隔一段时间从舞台里边传出的梆子声，现在听起来毕竟响得更凶了。长吉从勉强得以坐下的亮窗窗台站起身来。这时吉自言自语地说道：

“还早呢，长吉君。这叫转场梆子，是通知演员室那边道具已经准备完毕。到开演还早着呢。”

说罢悠然自得地抽起了纸烟。“噢。”长吉一边佩服地应了一声，一边依然站着透过站票席的铁格子向舞台方向张望。从花道到舞台正面的后排池座，一些与长吉同样不晓得转场梆子为何物的观众以为马上就要开演了，纷纷从外边回到自己的座位，座位左右两侧更加拥挤了。由横侧楼座斜射在一边幕布上的夕阳光线，使得在其光线普照的空间飘浮着灰尘和抽烟人喷出的烟圈。不知为什么，长吉对这种夕阳的光线有些感伤，同时看着从外面阵阵吹来的风把幕布掀起层层波纹。幕布上接连写着浅草公园几个艺妓的名字。不久，长吉问道：

“吉君，那里边有你知道的艺妓吗？”

“你可别跟别人说，公园是俺们的势力范围。”吉也许感到一种屈辱，不知是真是假，开始喋喋不休地逐一介绍起幕布上所

写的艺妓的经历、容貌和性格。

梆子"呼呼"敲了两下，响起了开演的歌声和三弦声。随着变得急促起来的梆子韵律，幕布逐渐被拉到一边。站票观众席上早已发出呼喊演员名字的声音。等得不耐烦的观众的吵嚷声一时停了下来，场上增添了一种黎明般的光亮和活气。

八

丰走到了今户桥上，这才知道现在正是春光烂漫的四月阳春时节。一个女人家，只顾忙于家庭生计，面对湛蓝色的晴空、射进窗口的阳光，以及斜对面名叫"宫户川"那家鳝鱼店门前的柳树上鼓出的绿色嫩芽，才好不容易明白了气候的变迁。她来到效横街，这里的地势低洼，再加上肮脏的房脊的遮掩，根本无法看到四周的景致。走过大街，来到桥上。那展现在眼前的四月里的隅田川，使得一年才仅仅外出两、三次的母亲丰吃了一惊，几乎难以相信自己的老眼。在一碧万里的天空下，流水闪闪，堤草青青，上面樱花排排，大学船库上的五色彩旗交相辉映，人们的喊声、枪声从眼前一带响起，上下渡船的赏花人熙熙攘攘。在母亲疲劳的双眼里，这周围光景的色彩过于强烈了。丰下到渡口，但又突然象感到恐慌，她转过身来，向金龙山下背阴处的瓦街急急走去，并且尽可能地寻找着肮脏的人力车、窝囊的车夫，然后战战兢兢地招呼道：

"师傅，到小梅去，可少算一点钱啊！"

丰根本谈不上观赏樱花。她已经不知所措了。自己寄予希望

的独生子长吉不仅考试不及格，而且学校也不想去了，说学习没有意思。丰感到束手无策。现在她除了找哥哥梦月商量外，别无他法了。

第三次讨价后的老车夫，好歹才答应按丰说的车费把她拉到小梅去。在午后的阳光和灰尘之中，吾妻桥上人多得不可胜数，拉着车的老车夫摇晃着车辕，随着几辆载着衣着华丽的赏花青年男女迅速奔跑的车子东撞西摆地向前走去。刚过桥，便把热闹的赏花地带抛在车后，径直向中乡拐去，来到业平桥，这一带虽说是春天，但只有阳光明晃晃照在肮脏的茅房脊上。拖船航道那缓慢的河水逼真地映着春光明媚的蓝天颜色。以往被称为金瓶梅花魁、自由恋爱结婚的梦月妻子，在细格门前往晒板上晒衣服。这里除有几个小孩做陀螺游戏以外，极少有人通过。见到跑来停住的车子和随即下车的丰，嫂子便面向本来就打开的细格门招呼说：

“哎呀，真是稀客！喂，今户的师傅来了！”

屋里边，主人、俳句家梦月面对摆着万年青花盆的檐廊放了张小桌，正在不停地忙着评选按天地人顺序编写的俳句。

梦月摘下戴着的眼镜，离开桌子，挺直身子坐在客厅正中，而妻子瀑和来访的丰这两个年老的同龄女人三番五次地谦让着，絮絮不止地寒暄起来。“长吉身体好吗？”“好，不过正愁他呢！”由于在寒暄中出现了这样的回答，事情便意外迅速地摆到梦月面前。梦月静静地弹了弹烟灰，开口谈论起来：无论任何人，反正在年轻时都不免会感到迷惘。自己也曾有过这样的记忆，在迷惘的时候，父母的意见听起来只不过是愁言罢了。与其从旁严加干涉，怕倒不如放任自流好些。可是，母亲对可怕的将

来充满恐怖情绪的狭窄胸怀，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接受这种放任主义的。系絮絮叨叨说了起来，她很久以前就发现长吉几次为逃学而偷自己的印章伪造假条。她感到这似乎是不幸命运的前兆……，说着说着，连音调也低了下来。

“我曾问他，不愿上学那么打算干什么，你猜怎么着，他说要去当演员，当演员！咳，你看看，哥哥。我一想到长吉的根性竟堕落到这个地步，就痛心得不得了。”

“哦，想当演员。”梦月稍一惊诧，便马上回想起长吉在七八岁时常常把三弦当玩具玩的往事来，“本人如果硬要干的话，也没有办法……难办啊！”

丰说道，虽然自己已经因全家的不幸而沦为游艺师傅了，但如果再叫自己的孩子干这种下贱勾当，那将对不起祖先的牌位。一提到全家衰落破产的过去，生活放荡得被断绝父子关系的梦月便事事感到困惑，以致搔起自己的秃头来。他本想以投身艺人社会不过只出于一种强烈爱好的道理来回击系的偏激思想，但又害怕系再次没完没了地提起“祖先的牌位”，于是俳句家首先打个圆场，为了叫丰安心而开始劝说起来。

“反正由我来劝劝他罢。年轻时越是迷惘，将来反而更好。今晚也好，明天也好，你叫长吉来玩一次。我一定叫他回心转意，你用不着那么担心。世上不管什么事，过于担心是不必要的。”

丰说了声那就多多拜托了，然后谢绝了瀑的挽留，告辞出来。春天的夕阳落在吾妻桥的对面，一片红光，使赏花归来的人群显得更加混乱。在人群之中，她见到一个身着黄钮扣、精神抖擞匆匆赶路的学生。她虽然搞不清是否真是大学生，但一想起自己

多少年来一心为把自已的儿子培养成如此神气十足的大学生，在困苦的生活挣扎，而现在这种如同生命般的希望之光却消失得荡然无存，心头便涌起一股不堪忍受的愁苦和悲哀。尽管已经托付给哥哥了，但仍然放不下心来，这倒不是因为哥哥以往是个生活放荡的人。他想起来了，叫长吉立志这种事到底非人力所及，而必须求助于神力。于是现在她丝毫顾不得商贩街的拥挤，急步向观音堂走去。在祈祷之后，抽了个签。那旧纸片上用木版印着：

第二十六大吉				
灾	祸	时	时	退
名	显	四	方	扬
改	故	重	乘	禄
升	高	福	自	昌

丰看见“大吉”二字，安下心来。但她又想起大吉则易返凶，自己便又在头脑中制造出各种各样的怕人情景，筋疲力尽地回到家中。

九

下午在龟井户龙眼寺书院有俳句集会，梦月便在同上午来访的长吉吃完茶水泡饭后，带着他沿着壕沟向柳岛方向边走边谈。正值中午退潮之时，壕沟露出肮脏的泥底，在四月温暖的阳光照耀下散发着强烈的沟泥臭气。煤烟不知从何处飞来，可以听见一

家工厂的机器轰鸣声。由于路旁人家的住宅的基脚都低于路基，因此，那些与春天的阳光无缘的妇女在昏暗的家里辛勤持家务业的景象，从旁路过时也看得一清二楚。在这种低矮房舍拐角处的板墙上，招收女工的广告同卖药和算卦的广告混贴在一起，触目皆是。可是不久，当这条阴暗的街道蜿蜒爬上稍高一点的坡地时，便猛然大改其观了：一侧出现了妙见寺那涂成红色的围墙，对面是刷洗得令人耳目一新的桥本饭店的墙壁。贫穷的本所区在这里到了尽头，越过架着木板桥的河对面那野草覆盖的河堤，龟井户村的庄稼地和树林在眼前展现出一派美丽的田园风光。梦月停住脚说道：

“我要去的寺院就在对面河边上，可以见到那松树旁边的房脊吧？”

“那么，舅舅，在这我就失陪了。”长吉一把摘下帽子。

“别急，喉咙渴了，喂，长吉，休息一下再走吧！”

他们沿着涂成红色的围墙，走进妙见寺门前一家搭着苇棚的茶馆，梦月先坐了下来。尽管笔直的壕沟底部仍然满是退潮后的污水，但从远处田地那边吹过来的风是那样的清爽宜人。在可以望见天神华表的对面河堤上，柳树的嫩芽光闪闪的，很是好看，麻雀和燕子在后面不远的寺门顶上叫个不停。因此，尽管远近矗立着几根工厂的烟囱，但远离市区那春日午后的闲寂，已足以令人心旷神怡了。梦月观望了一会四周，然后若无其事地盯住长吉的脸说道：

“刚才的事你答应了吧？”

长吉由于刚把茶喝进嘴里，便点了点头，没有答出声来。

“反正你再忍耐一年。只要从现在这个学校毕业的话……，

母亲也一年比一年老了，也许不会总说那些顽固话了。”

长吉只是点着头，漫无目标地眺望着远处。有两、三个搬运工从停在退潮壕沟的土船上不住地往河堤对面的工厂运土。在没有一个行人的这边岸上，出乎意外有两辆人力车突然从天神桥那边跑了过来，在两人休息的寺院门前停下。大概是来扫墓的吧，一个商人妻子模样的妇女牵着一个七、八岁女孩的手走进门内去了。

长吉和梦月舅父在桥上分了手。分手时梦月再次担心似地说道：

“那么……，”沉默了一会又说道，“也许你不愿意，但目前要忍耐一下，孝敬父母是没有恶报的。”

长吉摘下帽子，轻轻点了点头，直接转身朝来的方向跑步走去。与此同时，梦月的身影消失在河流对面那嫩草覆盖的河堤阴影里。梦月想，自己已近六十，在这以前，还没有遇到如此头痛，如此苦恼透顶的事情。妹妹丰的委托不无道理，同时他也不认为长吉想干戏剧这行的愿望有什么不对。他想到，匹夫不可夺其志，人的气质各有不同。不管怎样，强人所难是不好的。这样，梦月只好夹在二者之间，无法对任何一方表示赞同。特别是当他想起自己过去的经历时，即使不问，也对长吉的心事了如指掌。对正当年轻的自己来说，将明媚的春光置之度外，而坐在世代经营、光线昏暗的当铺的店头做工度日是多么痛苦、多么窝囊啊！同俯在幽暗的煤油灯下往流水帐上记载收支款额相比，坐在那明亮的二层楼里读剧本是何等惬意啊！长吉说，自己不愿意当什么留着胡子、受人约束的职员，而想靠自己喜欢的游艺逍遥一生。那也是一生，这也是一生。然而，无奈梦月现在处于说客地

位，只要这种地位不变，他就不能把自己的感想暴露到如此地步。因此，他只好象对待长辈那样，说了一些敷衍的安慰话。

在无论哪里都是一般贫穷的本所区，长吉一步一步从这条街走到那条街。他既不想抄近路径直赶回今户的家中，也不想往哪里绕条弯路玩后再回去。长吉完全绝望了。要想实现自己当演员的主意，只能依赖富有同情心的小梅舅父。他料想舅父一定会予以帮助。然而这种希望完全欺骗了自己。舅父虽然没有象母亲那样正面声称强烈反对，但他以“听起来是天堂，看起来是阎王”这句常言为例，滔滔不绝地讲述了演戏成功的困难，舞台生活的艰辛，以及艺人在社会交际上的烦琐。然后又继续说，要体谅母亲那颗心。这是不用舅舅好意相劝也是一清二楚的。长吉深深感到，人一旦上了年纪，便会把年轻时体会到的那种唯有年轻人才知道的烦闷不安忘得干干净净，从而可以根本无视年轻人的处境加以训戒批评。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到底有着无法相通的鸿沟。

无论走到那里，道路都是同样狭窄，土又黑又湿，象胡同那样弯曲得几乎使人怀疑走到了尽头。生苔的茅房脊、腐烂的墙基、倾斜的立柱、污秽的板墙、晾晒的破衣、尿布、并排的点心铺和山货店等，阴暗潮湿的低矮房舍不规则地向前伸展着，望不到尽头。其间，不时也会看到高大的街门，那无一不是工厂。那瓦房脊高耸的是一座古寺。古寺差不多完全荒废了，隔着残缺的围墙，里面的乱塔场一目了然。几座青苔斑驳的墓石一头栽进岸边几乎坍塌的古池之中。当然，根本看不见什么供花之类。蛙声在正午间便早早响了起来，一束束枯草浸在水里，腐烂了。

长吉突然发现近处一家的门牌上写着中乡竹街的街名，立即想起近来喜读的那本为永春水〔16〕的《梅历》来。啊，那薄命

的恋人们就是住在如此令人不快的街道上吗？其间也有看起来如同小说插图里的竹篱房舍。篱笆底部的竹子已经完全枯干了，根上被虫子蛀得似乎一推就会倒掉。便门处板房脊的上边，一株弱不经风的柳树可怜巴巴地垂着缀有几颗绿色嫩芽的枝条。米八在冬日午后偷偷访问病中的丹次郎所进入的，大概就是这般凄凉的住宅房门吧！长吉感到一股难以形容的恍惚和悲哀，陷入了永无休止的空想，他想任凭甘美温柔然而随即变得冷酷无情的命运之手玩弄自己。正因这种空想展开双翼，那春日的晴空才在他眼里显得比以前更加天朗气清，广阔无垠。一阵卖糖贩子的朝鲜笛声从远方传了过来。这种在意料不到的地方响起的旋律微妙、声音低沉的笛声，引起他无可言传的忧愁。

长吉一时忘记了胸中郁积的对舅父的不满，一时忘记了现实的苦闷……。

十

春末夏至，天上又下起了初秋时节的连天阴雨。从千束街到古原田园一带涨起水来。同往年一样，不足为奇了。梦月听说本所也同样到处涨水，想看一下丰住的今户情形怎样，便在两、三天后，趁外出办事黄昏归来时前来探望。一看，洪水倒平安无事，而他却被更加意外的灾难惊呆了。外甥长吉躺在担架上，现在马上就要被送到本所隔离医院去，闹得不亦乐乎。母亲丰向梦月复述医生的说明：长吉身着今年第一次上身的单衣在千束街附近观看涨水的混乱场面，从傍晚到深夜一直在泥水中转来走去。

因此那天晚上患了感冒，随即变成了肠道伤寒。说完后丰边哭边跟着担架去了。无可奈何的梦月只好留下来看家，等丰回来。

家里在经过区政府办事员用硫磺烟和石灰酸进行消毒后，简直象刚刚扫过棚灰或搬家时一样一片狼藉，再加上家里空无一人，使人感到一片寂静，就象葬礼后的棺木刚被送走一样。似乎怕见世人而在天黑之前便关上的木板套窗"嘎嗒嘎嗒"叫了起来。天气冷了，寒气袭人，寒风不时从厨房门口的破拉窗吹进客厅里，把吊灯昏暗的火苗吹得左右摇晃，几乎熄灭。每当这时，黑色的油烟便熏黑灯罩，被重新摆放得乱七八糟的家具的阴影，在肮脏的床席和下部裱纸已经剥落的墙壁上摇摇晃晃。附近某个人家里开始响起的百万遍念佛的声音突然传进耳朵，听起来令人生悲。梦月形影相吊，无所事事，既百无聊赖，又觉得有些凄然。他想，这种时候不能没酒，便到厨房四处寻找，然而到底是没有男人的家庭，连个酒杯都见不到。他转身返回前窗旁边，稍稍拉开一叶木板套窗向街上望去，在对面亮着门灯的地方，找不到一点类似酒店标记的东西。郊区的街道天刚黑便差不多都关上了门，只有那令人不快的百万遍念佛声反而清晰传来。从河流那边猛烈吹来的风刮得房顶上的电线"呜呜"作响，加之星光显得清冷，因此寒风呼啸的黑夜使人产生了一种冬天突然来临的凄凉之感。

无奈，梦月只好关上木板套窗，重新呆呆地坐在吊灯下。他一支接一支地吸起烟来，同时看着挂钟时针的移动。老鼠不时发出怕人的声音从天棚上跑过。梦月突然想起，说不定会有什么可以看的书，便往箱子、抽屉等处张望、窥视一番。可是，要说书，只找到常盘津唱本和旧历书之类。于是，他一只手提着吊

灯，上到二楼长吉的房间。

桌子堆着好些书。还有一个杉木板做的书箱。梦月从怀里掏出挟在钱包里的眼镜，首先好奇地一本本打开洋式装订的教科书看着。突然，有个东西“啪”一声掉在床席上。什么东西呢？拾起来一看，原来是艺妓打扮的系身着春服的相片。他按原样将其悄悄放回书中，仍旧漫不经心地逐本翻下去。忽然，他意外地发现了一封信，这信似乎没有写完就停笔了，字句随同撕裂的卷纸时断时续，但根据仅可辨认的字，仍可弄清全文的意思。长吉悲情绵绵地写道，自己由于同一度分别的系相互所处的境遇不同，心也将日益疏远开来，难得可贵的青梅竹马之交终将同素不相识的他人无异。即便时有信件来往，无赖感情上无法一致，就此又接着写道，自己曾打定主意去当演员或艺人，但结果未能遂愿。每天徒自羡慕理发匠吉的亲福而心灰意冷地打发着漫无目标的时光，实在无聊。既然自己没有勇气自杀，那么就得一场病来了结自己算了。

梦月不由得被一股无常之感所打动：长吉在水中行走致病是出于故意，已经完全断绝了痊愈的希望。他十分后悔，自己那时为什么言不由衷地说出那种意见，阻碍长吉愿望的实现呢？梦月不由得再一次回想起了自己年轻时因迷恋女人而被赶出家门的往事，他暗暗下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助长吉一臂之力。如果不能使长吉成为演员从而将其同系配成一对的话，那么就将失去自己不惜倾家荡产而在世上滚爬至今的价值，就将有愧于向以通人身诩的松风庵梦月俳句家之名。

老鼠又一次从天棚里跑过，风还没有停止，吊灯的火苗不断摇晃。梦月象在构思艳情小说卷头插图似的，几次在心中并排描绘

出椭圆脸、大眼睛、皮肤白皙的长吉和圆脸、小嘴、柳叶眉的系来，并且在心中呼唤道：无论被怎样的热病缠身，也千万不要死！长吉，放心，有我在！

注释：

〔1〕常盘津：日本江户（现东京）"净琉璃"（一种以三弦伴唱的说唱曲艺）的一个流派。

〔2〕河堤：这里指沿着隅田川的向岛堤，即当时被文人墨客所喜爱的"墨堤"，从日本江户时期到明治时期为观赏樱花的胜地。

〔3〕勘亭书法：日本书法之一，始于江户末期的冈崎屋勘六，号勘亭，故名。

〔4〕都报："东京新闻"的前身之一。

〔5〕小稻丰兵卫：指以小稻和丰兵卫私奔为题材的常盘津《千种野恋之两道》。

〔6〕一坪：日本土地面积单位，约合三十六平方米。

〔7〕去葭街：这里指去当艺妓。葭街为东京中央区日本桥一街名，过去以花柳街闻名。

〔8〕法界小调：日本江户中期在以东京为首的全国各地流行的一种戏曲。

〔9〕下街：指东京下谷、浅草、本所一带。

〔10〕神灯：日本花街柳巷挂的一种灯。

〔11〕桧物街：日本桥桧物街，六世常盘津文字太夫居住之处。

〔12〕植木店：日本桥植木店，长歌（配合三弦、笛子等唱的一种歌）三弦十三世杵屋六左卫门居住之处。

〔13〕嵯峨市鲜花：常盘津《将门》中的一节。

〔14〕花道：日本旧剧由舞台旁侧连接观众席的一条演员上下场的道路（为舞台的一部分）。

〔15〕"银杏返"：日本明治至大正时期流行的一种女子发型，将束于头顶的发一分为二，左右两侧梳成半圆型。

〔16〕为永春水：日本江户时期的作家，以专写艳情小说知名，《春色梅历》为其代表作。

程文新 译

美国的故事



林　间

到美国北部繁华城市芝加哥、纽约观览过的人，如果来到南部的首都华盛顿看看，定会觉得这个城市非常美丽，宛如一座公园。那挺拔而又整齐的枫树深深地遮蔽着每一条街道。另外，到处还可以看到许多黑人，这些都会使你吃惊的。

我在这新大陆也漫游了不少时间了，今秋，我来到了华盛顿。两周多来，我参观了总统府白宫、国会大厦以及各政府机关的办公大楼，市内应看的地方几乎都看过了。我还到很远的波托马克河上游的芒特弗农的山中参拜了华盛顿之墓。此时此刻，我正在华盛顿的郊外寻找着这异国他乡的阑珊秋色。其中，特别使我难以忘怀的就要算马里兰州那牧场的黄昏了。

太阳落坡已经半个多小时了，晚霞的颜色渐渐变淡，只有在天空中飘浮着的几朵白云的边缘上还隐隐约约地看得见一点玫瑰色的影子。野草繁茂的原野上笼罩着一片苍茫的夜雾，遥望地平

线，似乎分辨不清哪是天，哪是地。相反，那对面农家的白墙，那好象是赶牛回舍的三五成群的妇女的白色衣襟，还有那到处可见的挂满黄叶的树梢和那不知名的草花等等，在这晚霞的衬托下，在这朦胧的黄昏里却显得更加突出、更加醒目。我越看越觉得这情景不可思议，越看越觉得它在向自己一步步地靠近。

我把这暮色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它确实诱惑出我心中的一种无法形容的快感。我摘下帽子来向这幻景挥手致意，直到天空完全灰暗下来。

第二天，我还想饱览一次那醉人的傍晚美景，便在夕阳西下时向郊外走去。这天，我想去波托马克河对岸的树林中看看。那里已属于弗吉尼亚州了。市镇尽头的崖下有一座铁桥，桥旁那茂密的树林前面有一幢小木房，这是一个小小的火车站。离这里不远有一个名叫阿林顿的地方，那里有一片公共墓地，还有练兵场、兵营和军营住宅。从这里出发的火车就是开向那边去的。当时在车站候车的大都是穿着褐色制服的美国士兵，也有少数似乎是在军官家当仆人的黑人妇女，还有少数从华盛顿市内购物归来的白人妇女。

一看这些士兵，我心中就感到无比的沉重。他们年轻，体格健壮，在严格的军纪的束缚下，情欲给他们带来了无比的苦闷。那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上不时转动着一双充血的眼睛，使人看了感到可怕，但又觉得可怜。他们三三两两凭靠着铁桥栏杆，等待着列车的到来。有的醉意未醒，东歪西倒；有的吐着烟圈在桥头漫步；也有不少人依依不舍地眺望着对岸的华盛顿城，似乎还在回味着他们下午和情人幽会的情景。

我也和那些士兵一样，依靠在大桥的栏杆上，眺望着四周的

景致。夕阳照在海面上，把天空映得红彤彤的；强烈的光照反射到华盛顿城那边，上游一带的园林显得五颜六色，恰似一幅土耳其织锦；前面那座大理石建造的高达169米多的华盛顿纪念碑，在阳光的反照下，看起来宛如一根红红的火柱；那圆顶的国会大厦、那散在的各官厅的白色建筑物，现在都披上了一层朱红色采。市内各高层饭店的玻窗里都闪烁着各色霓虹灯的光束。啊，这简直是一幅华丽的风景画。不，这就是统帅着西半球大陆的第一首都。

我遥望着夕阳西下的对岸，领受着秋风的抚摸，顿时感到有些茫然。什么人类、人道、国家、政权，什么野心、名望、历史等等，这些抽象的东西就象夏日的乌云开始层层向我压来，不断涌向我的心头。我有一种强烈的尊严感，但自己却悟不出什么道理来，只是捕风捉影地探索着。

我抬起头来环视四周，发现刚才在桥上散步的士兵、在车站候车的男男女女都已乘车离去，现在，新来的乘客开始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

我沿着车路走了大约一、两条街，便毫无目标地走进了树林。许多大大小小的橡树、枫树把路旁点缀得整齐漂亮。美国的枫树大都是树叶还没发黄就被夜露压得离开了树枝，因此，这羊肠小道也全都被落叶覆盖着，以至于难以辨认出路来。然而，橡树正是挂满黄叶的时候，夕阳钻进林间，照在每片黄叶上，就象丝丝金色细雨喷洒在林间一样。夜幕渐渐降临的黄昏是变幻莫测的。这边的树荫已一片昏暗，但那边的林间还显得十分明亮。在阴暗处小鸟似乎已钻进了窝巢，而在光亮的地方群鸟还在叽叽喳喳地鸣叫。偶尔还能听到松鼠的几声尖叫。

我仍然信步于林间，并没有停下脚来注意这些鸟鸣兽吠。突然，我听到前面有一种奇怪的声音。那既不是小鸟的啼鸣，也不象松鼠的叫声，是一个女人的抽泣声。我停步细看，只见前方不远的遍地落叶处有两个人影。一个是穿着褐色制服的士兵，另一个是一位年轻的姑娘。那姑娘好象是黑人和白人的混血后裔，她张开双臂扑在士兵的胸前，在向他祷告。

士兵和姑娘——这使我很容易想象出他们在干什么。

“求您积积德、修修好吧……”姑娘的话在那士兵的胸前回荡。

“你还这么说？”那士兵一边猛吸着香烟一边回答。看样子，他不仅讨厌她，而且还会很快地离开她的。

那姑娘紧紧抓着士兵的手并偎依着他。

“那么，您是说无论如何也要我别再纠缠您了？”

“什么，纠缠我？我完全可以随意断绝我们今后的一切关系。”

看来，士兵说这话时很气愤，而且显得正气凛然。是的，因为他是一个优秀的美国人，而那姑娘只不过是以前的黑奴的女儿罢了。所以，当他听到黑人姑娘说“纠缠”二字时，当然会多少感到有些不快。

那姑娘没再说什么，只是拉着士兵的手一个劲地哭着。士兵看了看她哭丧着的脸，然后若有所思地说：

“你可以回忆一下，玛莎。”

我的确听清了他叫她的名字。

“你可以回想一下，一开始我们不就是非恋爱关系吗？今年春天，我在M上校处当兵时，晚上，我在后院遇上了你……那是

我喝醉了呀……哼哼，那事本来就那样结束了，可是，你又邀我第二天晚上到别处相会，所以我才……”

姑娘哭得更加厉害了。那士兵接着说：

“事到如今，我也许说不出什么象样的理由来，但我可以直言相告，事情既有开始，也一定会有终结的，终结的时间就是现在，这不会有什么变更了……”

对于这场残酷的争吵，我实在不忍再偷听下去了。这时，一束火红的斜阳正强烈地照在我的足下。我担心他们俩会发现我，便毅然离开了那里。

当然，看到这情景，难免勾引起我的眷恋之心，不过，更使我思虑的，还是这个国家长期以来仍未解决的黑人与白人的矛盾问题。为什么黑人总是受白人欺侮呢？是他们的皮肤太黑？是他们长得难看？是他们五十年前曾是奴隶？看来，只要黑人还不是一个政治集团，就难免受人欺侮了。这难道是国家和军队永远存在的必要吗？……

我穿过树林又回到了大桥边。这时，太阳已经完全下山了，刚才那被照得通红通红的天空现在已暗淡下来。对岸，华盛顿城里的高楼的窗户里都亮起了灯光。我凭着桥栏环视着暮色苍茫的华盛顿。和刚才一样，桥上仍有几个等车的士兵在散步，有爽朗的笑声，有刺耳的口哨声。在喧嚣中，我突然发现了刚才使那位同黑人姑娘纠缠的士兵，不知什么时候他来到了我的身旁。他正在和另一位穿军装的朋友谈着话。

“喂，老兄，今天物色到漂亮的姑娘了吗？”他开始问。那位朋友似乎有点消沉地答道：

“别提了，今天简直倒霉透顶了。”

"为什么？赌输了？"

"要是赌输了我还想得开。我又到老地方C街去了，钱包很快就被骗空了。"

"我说你这家伙真笨，为什么找女人非出钱不可？"他吸了口烟，接着说，"怎么样？我看你那么想女人，帮你介绍一个。"

"你替我保密？"

"但有一个条件。"

"如果不花钱，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好。"那士兵点了点头，接着说，"所谓条件倒不是别的，只是那是一个黑姑娘，不过她长得相当不错。"

"没关系，我不在乎黑人白人。"

"哈哈，佩服，真是好样的。我说这位姑娘不是别人，就是我以前服役的M上校家的女佣人。她还有点稚气，但很喜欢男人。要是你再给她些甜言蜜语，她就会马上扑到你的怀里。"

"是吗？不过，太着迷了今后也难办。"

"这我知道。那姑娘很喜欢男人，她是喜欢和男人玩耍。如果你玩够了，厌烦了，你可以给她找个你的代理人，无论谁都行，这样你就可以逃脱了。只要有了你的代理人，那姑娘马上就会迷恋新的男人的，她不会老缠着你。我再说一遍，这姑娘迷恋的是男人，而不是迷恋你或者我，更不是迷恋金钱。说实话，这样的姑娘是很难找的。"

这时，火车嘶叫着从树林中开过来了。

"到车上谈吧。"

"好。"

说着，两人便打着口哨，哼着扬基·杜德尔小调往停车方向

跑去了。

树林与河水在昏暗中渐渐消失了，停泊在桥旁树荫前的小船和钓鱼船里已亮起了灯光，华盛顿城里的灯火和满天的星星交相辉映，放出万道光芒。我在回家的路上走着，似乎又在思考着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但我说不清这究竟是什么问题。

1907年11月

芝加哥二日游

三月十六日是我决定去芝加哥观光的日子。

由于这段时间比往年暖和得多，再加上又连续下了两、三天雨，所以，从去年起就有的积雪全都融化了。虽然天气还很阴沉，但长久冬眠的大街小巷突然苏醒过来，气氛全然不同了。滑动在雪层上的雪橇已换成了大轮马车，驾驭者所穿的那可怕的毛皮外套也换成了轻便的风雪衣。冬天，孩子们都包扎着一张装饰有毛绒缨纱的头巾在冰上滑来滑去，现在他们都已穿上了新鞋行走在被雨雪冲洗得干干净净的水泥路上。别说那些孩子，就连那庭院或果树园里黑黝黝的土壤，那被冰雪覆盖了一个长冬而刚露出嫩芽来的草坪，都是春天的信息，谁看了都会高兴得雀跃起来。

为了赶上午前九点半钟的火车，我慌慌忙忙地整理了个小小的旅行包就往车站跑去，在十字街头我跳上了中央线的列车，直向芝加哥站奔去。

从卡拉马祖市到芝加哥大约有一百英里，列车需要运行整整四个钟头。火车一出卡拉马祖就行驶在起伏不平的树木稀少的丘陵地带，沿着黝黑的枯萎了的苹果园前进。我不只一次地发现，茶色的山丘大地上残留着的点点白斑，在从牧场的小河里溢出来的雪水冲击下，坍塌零乱的栅栏，恰如俄罗斯小说中所描写的那番情景。

一进入印第安纳州，便出现了一些工厂和许多又窄又脏的街道。列车不一会儿便来到了密执安湖畔。湖面和天空都被茫茫的浓雾锁闭了，只见几堆大冰块飘浮在岸边，还能隐隐约约地看见无数只海鸥在湖面上盘旋。这使我联想到我还未曾见过的北极海大概也是这样吧。

不一会儿，列车沿着湖畔进入芝加哥市内，到达伊利诺斯中央线的车站。这时正是下午一点半左右，我顺着站台的路线上了楼，并钻进了候车室一角的小餐馆。

这是内设两种席位的餐馆，一种是便餐席位，和日本的小酒店差不多，自己取上饭菜吃了就走；另一种是放有铺着白布的餐桌和椅子的普通小食店。由于便餐省时间，而且结帐方便，因此，那里总是挤得满满的，其中也有不少打扮得十分漂亮的妇女，真有点令人不可思议。

我用完餐正要下楼去，这才突然想到我对这个城市还一无所知，更不清楚我要寻找的朋友的家是在城东还是在城西。

进出口的石梯下有许多正在等候乘客的马车，我便向一位马车夫招手示意：

“到芝加哥大学要多少钱？”

“两美元。”

我知道这是一段相当远的路程，但他的要价也未免太高了；于是我也顾不上什么面子，重新返回了车站。

我向一位值班的勤务员寻问，他十分亲切地告诉我：出站不远就有一路市内往返电车，乘那路车到55号街站下，这是最便宜不过的了。

我买了十美分的车票进了站，等候着电车的到来。不久，三节车厢的电气列车来了。列车一进站，车门都自动打开了，列车一开动，车门又都自动地关闭好。车里女乘客极少，似乎多数是些经商的男人。为了寻找住在芝加哥大学附近的那位朋友，我便向身旁的一位男乘客请教。他象教孩子似地详细告诉了我之后，又从衣兜里掏出个小本子来，翻开夹在中间的地图向我示意。我按照日本的方式摘下帽子，恭恭敬敬地向他鞠躬道谢。然而，他对我的毕恭毕敬却感到非常吃惊：

"到外国谁都会遇到困难的，请您别那么客气……"

在美国，大概男人之间谈话时谁都不会摘帽的。他接着说：

"实际上我也是外国人，我是荷兰人，不过我在这个国家已经生活过十年多了。您喜欢美国吗？"

"您呢？"我反问。他微笑着说：

"如果要说世界上最好的地方，那当然是自己的家乡。您说对吗？"

目前，他在一个商店里当二掌柜，正当他要给我讲荷兰是如何如何之好时，列车到我应下的车站了。我再次向他致了谢便下车了。

街头的瓦斯灯罩里清楚地写有"55号街"的字样。我要去58号街，再走三条街就到了。美国的街名是以罗马数字顺序排列

的，找起来十分方便，就连我这个初到芝加哥的人也很容易估计到我要找的地方的大致位置。小街也很好找，如果街的右侧是奇数号，那么左侧便是偶数号。绝不象在东京找地方那样艰难。

我放心地慢慢走着。开始，冬云笼罩着天空，好象要把街道层层锁住似的。但不一会儿，天空亮开了，还有丝丝阳光照射下来。冰雪融化后的街道真不好走，大有过沼泽地之势，我只好捡干处走。真倒霉，怎么会遇上这样一个鬼天气！早上穿着这身外套还感到正合适，可现在觉得就象初夏的五月，热得我满身大汗，十分难受。

在几幢三层楼的石建筑的公寓中，我看到了我要寻找的房号。这一带与芝加哥市中心大不一样，街上往来行人很少。街道的一边是一个宽阔的草坪广场。（后来我才听说，这草坪是十多年前举办国际博览会的一个娱乐场地，博览会结束后，就把它作为一个公园了。）草坪公园的对面是一幢幢灰色的芝加哥大学的建筑物。左边矗立着两、三幢象是宾馆的高层建筑。雨刚停，朵朵白云在晴空中飘来飘去，十分惹人注目。我站在我要访问的朋友家的门前，看着那和谐的天空景色，竟然忘记了按门铃。

这时，二楼上突然出现了一位年轻姑娘，她并没有问我什么就快步下楼开了门。

"请问，您是N先生吧？"

看上去，这姑娘只有十七、八岁，小小的个子，金色的头发，上身穿一件宽大的外衣，下着一条藏青色的短裙。她那白净的小圆脸上现出了两个可爱的小酒窝。她露出娇嫩、天真而又直爽的美国少女特有的神色向我说道：

"詹姆斯去公司还没回来。他一直在等待着您的光临。请

进，请进！”

她把我带到了客厅。我略略环顾这房间，里面放有长沙发、安乐椅、桌子、石版画幅，还有一台半新的钢琴。这比我想象中的芝加哥的市民生活要简朴得多，以至使我感到有些吃惊。这家的男主人是当地法院的一名老法官，现在接待我的是主人的独生女儿斯特拉，她是我在密执安州认识的好朋友詹姆斯的未婚妻。

是的，詹姆斯不只一次对我讲起过这位姑娘。詹姆斯把她的照片嵌在怀表的背壳里，从没让她离开过身边，他还多次给我看过。詹姆斯老家在密执安州。不久前他回老家的时候，成了我十分要好的朋友。他毕业于波斯顿电工学校，现在是芝加哥爱迪生电气公司的工程师。还在学生时代，詹姆斯就弹得一手好钢琴，而斯特拉又很喜欢拉小提琴，他们常常晚饭后合奏。不久，他们产生了爱情并订了婚。我还听詹姆斯说过，他们开始从心底发誓相爱的时候，正是他们合奏舒曼之名曲《梦》的一瞬间。所以我便对斯特拉说：

“今晚，我很想听听你们合奏的《梦》。”

那姑娘听了大吃一惊，并立即用那柔嫩的手捂住羞怯的脸，大声叫道：

“《梦》？詹姆斯把这事也告诉你了？”

“是的，他什么都给我讲了。”

“唉，这……哈哈哈哈。”

这位美国少女一点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她那清脆的笑声就象银铃一样响彻我的耳边。她好象被回想的海浪冲打着似的，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突然，她从安乐椅上站起来，急急忙忙地到旁边屋子里拿来

一本影集，一屁股坐在我身旁的凳子上，把影集放在膝盖上翻给我看。

“这是我们的照片，都是星期日照的。”

每逢星期日，他俩就出去玩，在各公园互相拍照，并在照片上注明日期。

斯特拉告诉我这是在杰克逊公园的湖畔照的，那是在密执安大街的石堤边照的，还有不少是在林肯公园的树荫下照的。在她流畅的介绍里，在她那深绿色的眼色中，似乎都显示出一种自信：现在，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之一。

我衷心地祝愿斯特拉幸福。我真羡慕他们，羡慕这些生活在自由国家里的幸福的人们。我很想装扮成一个手捧论语的日本学究和她讨论一番，那样，她就会变成一个下贱的女人，变成一个色情狂。然而，在这自由国家里，除了爱的福音之外，并不存在那些缺乏人情味的说教。

这天的晚餐，我吃得非常愉快，令人难忘。詹姆斯回来了，斯特拉的父亲老法官回来了，加上斯特拉的母亲，大家一起用餐后，应我的邀请，他们俩演奏了《梦》。在朦胧的灯光下，詹姆斯坐在钢琴前面，斯特拉拿出小提琴来，紧紧靠詹姆斯的身边站着。白发苍苍的老母和满头光秃、戴着一副大眼镜的老法官坐在长沙发上。玻窗外悄悄地降着三月的夜雾，但还听得到有人急急忙忙赶路的脚步声。

不一会儿，两人演奏完了。姑娘一放下乐器就迫不及待地扑到了詹姆斯的怀里，深深地吻了他两次。双亲拍手称好，并催促他们再演奏一曲。但姑娘似乎一时难以控制住内心的激动，仍把头紧紧地贴在詹姆斯的胸口。突然她又站起来拿着小提琴，和詹

姆斯一起演奏了一节美国人十分喜爱的爵士音乐。这时，连老法官也高兴得开始用脚打起拍子来。

时钟已打了九点。当时斯特拉家正无空房间，詹姆斯便领我到一家临时借宿处去住。我向全家人道了晚安，就跟詹姆斯出去了。

我很想向詹姆斯说点他们的恋爱是多么的美好之类的话，但那夜空里的朵朵彩云一直吸引着我，我就一直默默地走着。詹姆斯吹着流行歌曲的口哨，我们很快就到了借宿处。

说是临时借宿处，但实际上和斯特拉家几乎没有什么两样，房间数目、建筑形式都相同。这家女主人把我带到了一间这里最高级的正房里。大约五分钟后，詹姆斯回去了。我立即换上睡衣静静地睡了。

关了煤气灯，可以清楚地看到玻窗外的夜色。也许在云层的后面还隐蔽着月亮，所以尽管天空很暗，但总还有些微明，可以看出路旁的树影和远处高楼的黑影来。然而，今天乘车的疲倦却驱散了我的一切思绪，我的心就象沉入大海似的，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3月17日——当我醒来时已经八点钟了。玻窗上缀满了露珠，晨曦照在上面，使它发出一种柔和的光辉。我站在窗前一边穿衣服一边往外看。遍地都是被风雨折断的小树枝，昨晚一定有过暴风雨，但我却一点也不知道。我常听人说，不幸的人连睡觉时也常被恶梦折磨。而我，昨晚就象躺在牧场树荫下的动物一样，第一次在酣睡中忘掉了人生的苦恼，得到一种说不出的安乐和幸福。

听说九时开始早餐，我便按时到餐厅去了。食堂里排着三张

小桌，每张小桌周围可以坐四个人。里面的桌旁已坐有两位中年男宾，看来象商人，他们在浏览着芝加哥报。中间的桌旁坐着一位学生打扮的姑娘，她无聊地等待着早餐的到来。招待员把我带到了这张桌旁。这姑娘见我是外国人，便马上与我攀谈起来，不过，她说的大都是一些客套话——您何时到这里来？您喜欢美国吗？难道你不想家吗？听说日本的茶很好，日本的和服也很不错，我最喜欢听日本的情况，等等。

我很想转变一下话题，这时，一个扎着黑发辫的十四、五岁的姑娘送来了早餐，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我一边拿餐刀一边问：

"您在上大学吗？"

"对。上文科……"姑娘回答得很爽快。

"那么，您一定喜欢小说？"

"是的。很喜欢。"

这姑娘毫不顾忌地回答着。看来，美国并不象日本那样苛刻地禁止女学生看小说。

她一口气列举了很多新出小说的书名，并阐述了她自己对这些小说的看法。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一点儿也没注意美国的小说，所以，对于这位女学生的高论我不甚理解。要说美国的作家，我只知道布莱特·哈特、马克·吐温、亨利·詹姆斯等少许几个。去年年底，纽约的一位朋友曾送给我两三本当代文豪的作品，但都只读了一半就搁下了。我有时也看点杂志，但不知怎么的，在这新大陆的作家中，我始终没有找出象都德、屠格涅夫那样的作家来。也许美国的作家写不出那样忧伤的作品来吧。

早餐很快就结束了。女学生拿上放在餐桌上的一本书，用另一只手抚摸了一下垂在前额上的头发说：

“明天下午学校将在校内的曼德尔礼堂举行春季毕业典礼，请您一定去看看。”

说完，她就走出去了。

她刚出门，门铃就响了。刚才送早餐来的那位姑娘进来告诉我：客人来了。

我走出去一看，原来是詹姆斯。他把一顶礼帽戴在后脑上，随便地向我问了早安，然后说，他要去公司上班，叫我一起去参观一下。我马上接受了他的邀请。我们又从昨天下车的车站乘车到市内去了。

正是芝加哥各界人士到商业中心的公司或商店上班的时候，车里十分拥挤，几乎找不到座位。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到最多的情况，乘客们都用一种渴求的眼光扫视着报纸。就是在小站候车的五分钟、十分钟里，也没有一个不看报的。这是一些多么喜欢报纸的国民啊！也许他们会说，先进国家的人们都要尽早地多知道一些世界上的事情，那怕多知道一件也好。但我想，世界上永远都不会有什么新奇的事情的，总是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件的重复。谈到外交，不外乎是甲乙双方的利害冲突；说到战争，总是强者战胜弱者。银行倒闭、选举的内幕、车祸、强盗、杀人等等，人世间每天几乎都是这些毫无变化的、极其单调的常事。法国的莫泊桑早就对这极其无聊的人生感到十分痛苦，他在《水上日记》中写道：

> 一个人若对反复做令人讨厌的同一件事毫不介意，那么，他是十分幸福的。对无论是今天或明天都驱使着同一动物拉车，在同一苍穹下，在同一地平线前，置身于一成不变的家具的包围之中，以同样的姿势、同样的力气干活而毫无

厌恶之感的人，他也是十分幸福的。自己怀有一种难以忍受的憎恶而又不能看穿世事的一成不变、平淡无奇以及自己的厌倦和劳累的人，也是十分十分幸福的。

美国人就是这样如饥似渴地在寻找着毫无变化的人生中的许多事物，应该说他们是很幸福的。

列车在湖畔奔驰着，车外的景色很象东京的新桥、品川一带的样子。我们很快就到了终点站，大家都匆忙地站了起来。詹姆斯告诉我，这里是班比友伦站，是进入芝加哥繁华的商业区的门户。

从列车上拥挤下来的男女老少摩肩接踵、成群结队地走出站台，跨过结实的石桥散去了。桥对面是汽车穿梭的密执安大街，向西延伸的几条大街的两旁都是二十层以上的两对而立的高层建筑。三月的天空常常是阴沉的，再加上那高楼大厦遮住了太阳的光线，大街上空不时卷起如烟似尘的团团黑雾，就象要把过桥的人影吞掉似的。

我感到有些茫然、恐惧。当我还没来得及问其是非时，我已经意识到自己也加入到这个破坏文明的行列中来了。这正如憨厚的日本农民逛首府东京而为其繁华所惊讶，并以无比赞赏和崇敬的心情回到原来的茅屋一样，也和年轻人随着所见所闻的增多、接触到了时代的思潮而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空想和愚昧差不多。我忘记了移动双脚，愣愣地站在石桥上饱览着这热闹非凡的场面。詹姆斯回过头来向我微笑着说：

“怎么样？”

“啊，真了不起！”

我不知怎样形容是好，只用了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来回答。

詹姆斯指着耸立在密执安大街上的楼对我说：

“那是安勒基斯饭店，旁边那座楼是俄吉托里雅姆剧场，远处安有高塔的那座建筑物是一个大批发公司。”

因为他还有一点时间，便带我到一家名叫马歇尔广场大商店的地方去看看。他告诉我，这是芝加哥最大的商店，连纽约也没有这么大的商店，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世界第一大商店，仅女营业员就有七百多人。

看来，詹姆斯的话是真的，因为凡是到芝加哥来的游客几乎都要来参观一下这个商店。这是一家经营服装、家具、杂货、化妆品、鞋靴等日用品的大百货店。它象一座城堡一样矗立在市内主要街道的交叉路口，十分引人注目。我们穿过人群，乘电梯来到二十层楼附近的一个最高处，身依黄铜栏杆朝下凭眺。

此楼是圆筒式的。从房顶玻窗上折射进来的光线能缓慢地照到最底层。从几十米高处往下看，行走在最底层石板路上的人们，都只不过象大拇指那么大的软节动物在地面上蠕动一样，真是奇观。然而，就是这些看起来很小的蠕动着的人们修起了高耸入云的大厦。我刚才曾诅咒过文明，而现在，我又不得不对人类的智慧感到光荣和自豪。

也许人们会耻笑我见异思迁、知识浅薄，但是，人们的心总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当人们处在炎热的夏时，总难免想起那寒冷的冬天，而在严冬季节又会思念那夏夜的凉爽。福音新教，卢梭的自由，托尔斯泰的和平，总有一个是真理。人们总是和其时代以及自己周围的环境共鸣的。

詹姆斯马上要去上班了。我和他一起乘电梯下到底楼，在商店门口告别后，我就一个人慢慢地向密执安大街的美术馆走去

了。

1906年3月

落　叶

秋天，恐怕没有比美国的树叶更脆弱的东西了。九月的午后还热得叫人难以忍受，人们都在抱怨夏天怎么还不过去，可是，夜露却把橡树、榆树、菩提树，特别是梧桐树等树的叶子压得抬不起头来。尽管这些树叶还保持着夏日的色彩，尽管这时候连一丝儿风也没有，但它们却有气无力地哗哗直往下掉。

我确实感到周围已是一片秋色了。那早晚的凉风沁人心脾，那细雨般的落叶总吸引着我的视线。看到这情景，便常常激起我心中惆怅。我似乎看到那早熟的天才正在无缘无故地毁灭下去。

傍晚，我独自坐在中央公园湖畔的长椅上。星期天那种嘈杂声没有了，又恢复了平日的宁静。美国人是很讲究时间性的。这时，正是每家每户吃晚饭的时候，因此，不但没马车、汽车的喧闹，就连人们的脚步声也听不见了，只有那晚餐后在枝头欢叫的松鼠的声音不时传入耳际。浑浊的天空越来越暗，就象要下雨，也象陷入了恶梦之中，使人感到天昏地暗，仿佛正坠入万丈深渊。公园的池塘大得象湖泊一样，水面上闪烁着铅色涟漪，好象要遮住岸边的一切。朦胧中，只有那昏黄的瓦斯灯开始发出丝丝微光。

周围的榆树枝上的细叶三、四枚，四、五枚凄凉地落下来。我侧耳倾听，好象那落叶是从树叶间滑下来的，所以会发出飒飒的响声。这飒飒声似乎是树叶在互相邀约着走向灭亡的信号。

有的落叶掉在我的帽子上、肩上、膝盖上。虽然没有风，可有的落叶却飘到远处的水面上，又随着流水飘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我两手撑着脸颊，在沉思中忽然想起了魏尔伦的《秋歌》来。

秋天那悲怆的琴声
　　撕碎了我纯洁而寂寞的心；
秋天那哀愁的钟声
　　使我忧伤的脸色发青。
想起那美好的过去
　　我就哀叹，我就哭泣；
是那可恶而又残酷的风
　　给我带来了不幸的命运。
啊，我就象一片落叶
　　飘泊在他乡异境。

这虽不是什么新的人生比喻，可它却深深地印到了我的心里。特别是对于我这个身在他乡异国的游子来说……啊，我不知道看过多少次被埋没在异国他乡的落叶了。

刚来美国的那一年，我曾在太平洋沿岸生活过，次年到了密苏里的原野、密执安湖畔，以后还到过华盛顿，不久，我又第二

次来到纽约。每到一处，我都看到了那里的落叶。

去年，我刚到这个大都市来第一次看到这里的落叶的时候，自己是多么地自命不凡，多么地洋洋得意啊！我很自信地要体察这新大陆的形形色色的社会，饱览这异国的自然风光，所以，从那时起，我就观察起这个当今世界的第二大城市的生活来。每逢星期日，我就到这个湖畔来观察那些散步的热闹场面。

不久，树叶落光了，寒风吹断了许多树枝，大雪把草坪盖得严严实实——艺术界的社交时节来到了。

我要看莎士比亚、莱辛的剧作，也要看易卜生、舒德曼的戏剧，我要到各个剧场去欣赏一下世界上从古至今的各种戏剧。也许我太相信华格纳的理想和威尔第的手法了，认为只要饱览其剧作就可以学到其艺术。我很想成为日本不久的将来就要产生的新歌剧的创始人之一，我总觉得应该这样努力。我聆听着管弦乐，从那典型音乐的纤细美妙之处欣赏到当代的浪漫、自由和热情。我赞美斯特劳斯音乐的不和谐和不拘形式的手法。此外，我还潜入美术馆谈论过罗丹的雕刻和莫奈的绘画。

我的书桌上放了一大堆计划书、目录和报纸剪辑。我专心致志地整理着这些东西的时候，春天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孤苦伶仃的树枝又挂上了花蕾和新芽，人们已经把那沉重的外套换成了轻便的春装。我也和其他人一样，买了春衣、便鞋和礼帽。然而，具有繁华商业的美国在穿着上并不那么讲究。我想显示出我始终没有被美国的实业主义所感化，因此，我绞尽脑汁，尽可能打扮得时髦一些。我试图模仿都德年轻时写《爱之歌》的样子，或者干脆学着拜伦的样子，每天早上都卷卷发，并故意乱七八糟地打上一个大领结。

也许人们会耻笑我愚昧无知，但我自己决不这样认为。我并不愚蠢，也没有发狂。在易卜生去世时，我曾在波斯顿的一家报纸上看到过这样一条消息……据说易卜生从来没有梳过一次他那雪白的头发。他把头发抓得乱蓬蓬的，胸前佩戴着国王赠给他的勋章，对着镜面，他高兴极了。这也许是他意外的一个缺点。

不管这条消息是真是假，也不管那样做是好是坏，每当谈到西洋诗人的时候，都使我高兴得流出泪来，这怎能叫人不效仿呢？我也故意把帽子戴得歪歪的，腋下夹着一本诗集或别的什么，一手拄着樱枝拐杖，在镜前站着看了又看，然后才外出。春天，午后的公园是十分热闹的。我照常围着池塘转了一圈，便来到塑有莎士比亚、司各特、彭斯等名家铜像的宽阔的林荫道旁，面对着铜像坐在长凳上，悠然地抽起香烟来。

不知不觉和煦的阳光已把我照得昏昏然，我仿佛进入了梦乡，甚至感到我已加入了那些不朽的诗圣的行列。当然，我心里自然觉得乐滋滋的，脸上也露出了微笑。我已经觉得自己有点不好意思了，便偷偷地环视了一下周围。整齐地排列在道旁的大树上挂满了美丽的嫩叶，从树叶间望去，可以清楚地看见蓝天白云，万里晴空。路两边那宽阔的草坪，看起来犹如一片绿色的草原，又象蔚蓝的海洋。不知从何处飘来一阵清香，格外令人心旷神怡，格外令人怀念。这一生中，大概此时此刻是我最幸福的时光了。

眼前不时有驭车或骑马的少女掠过，不过她们都只淡淡地瞟我一眼就微笑着走了。每当看到那些娇嫩而又漂亮的姑娘时，不知为什么，心里总会产生一种难言的恋情和幸福感——我用十分漂亮的英文写出了书，那些姑娘们读到我的著作时就会想起我的面

孔，便会来拜访我。我们谈人生，谈诗，甚至谈到了我们各自的秘密。不知什么时候我结了婚，并且在离纽约大约一、两小时火车路程的小岛上，或者在新泽西州的海滨的乡村里建立起了我们自己的家。那是一个小小的涂有油漆的村舍，周围是一片樱花树和苹果园。穿过房后的小树林便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牧场，再远看，就是一望无际的蓝色海洋。或春夏的午后，或秋天的傍晚，或者是冬天的正午，我坐在窗前读书。累了，我就顺便躺在长椅上假寐。这时，旁边的屋子里最好放一点轻松愉快的李斯特的催眠曲。突然，我被妻子的钢琴声惊醒……我这才感觉到一阵凉爽的风吹拂在我的脸上，并发现我自己还躺在长椅上。

就在那样的美梦中，我度过了春天、夏天，现在已是早秋了。看着那洒落的树叶，就等于回想我那失恋的往昔。

树叶不久就会落光的。随之而来的是寒冷的北风和又一场戏剧界、音乐界的盛会。那时，街道各车站的墙上到处都会张贴出各剧场的广告和音乐家们的肖像。不过，那时我还能象去年一样成为一个大胆、粗野和幸福的戏剧观赏者吗？我能否在明年的春天里再次沉醉于那朦胧的美梦中呢？

美梦、醉意、幻想，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我在不断地回味着恋情，做着成功的美梦，但我并不希望实现这些。我只想沉醉于追求那似乎能实现的幻影，沉醉于预想和期望之中。

波德莱尔曾说过：醉，这是唯一的问题。要想不感到沉重的担子压在你的肩上而使你伸不起腰来，你就毫不迟疑地醉。酒、美德、诗，什么都可以。不论你是在宫殿的楼梯上，在山谷里的草坪上，还是你在寂寞的屋子里，当你醒来时，无论是风、波、星，还是鸟、钟，它们都在动、在飞、在转、在说、在歌唱，面

对这一切，你可以问这是什么时候，大概风、波、星、鸟、钟都会回答你的。无论是酒、诗，还是美德，什么都行，总之，你应该醉。如果你不想成为时间的奴隶，你就应该不断地醉……

周围早已夜幕降临，阴森森的树林，漆黑的天，还有那昏暗的水。我仍然坐在长凳上，看着那林间灯光下落叶的影子。

1907年10月

夜　游

我爱都市的夜，我爱那灯火辉煌的闹市。

比起箱根月大湖的波纹来，我更爱银座的傍晚，吉原的夜半。众所周知，就是在那避暑旺季，我也一个人留在了东京的家里。

纽约，这个无处不灯火的新大陆的都市之夜，一直使我高兴得难以形容。啊，纽约真是一座不夜城！这里有在日本不可想象的灯光的魔景。

每到夕阳西下、夜幕降临之时，我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出房门。无论是街巷或是十字路口，无论是剧场、饭店、车站，还是宾馆、舞场，每当我见不到那灯火辉煌的光明世界时，我便会感到无比寂寞，无比忧伤，就象隔绝了人世一样，感到绝望。华丽的灯光已成了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

我本能地、而又是知识性地爱上了那灯光的色彩。那宛如鲜血的赤红，那好似真金的光泽，有时也显示出水晶般的晶莹，其

光辉实在令人感到有一种无比的美妙、无比新奇的幻景。就是美女那湿润的蓝色眼睛，就是那光芒四射的宝石，到底也比不上那灿烂的灯光。

在我幻梦甚多的青春的眼里，灯火，就象地球上人们的欲望，幸福和快乐的影子。它使人感到人又回到了神的世界，人具有一种抗拒自然的能力。它把人从黑暗中解放出来，它把人从长眠中唤醒。难道灯火不就是人造太阳吗？难道灯火不就是嘲笑神灵而夸耀知识的一朵罪恶之花吗？

能得到这灯光就是幸福。被这灯火照得通明的世界简直成了一个魔幻的世界。在这光明的照耀下，淫妇将变成贤妻；淑女将变得更加漂亮，盗贼的面孔也会象救世主一样显得悲壮，放荡儿的模样也会变得象王侯一样高雅、庄严。那些不得不歌颂神之昌明和灵魂的永恒的堕落诗人，在这光明之下也能看出罪恶和黑暗的美。波德莱尔曾写道：

这里有迷人的恶徒之友的傍晚，
它象虎狼一样悄悄地来到你身边。
天空就象屋顶一样遮蔽着光明，
不堪忍耐之徒将变得比禽兽更馋。

昨晚，我也和往常一样，街灯刚亮我就出了门，在游人甚多并荡漾着音乐的地方用过晚餐后，便走进了一个剧场。我并不是为了看戏，而是为了看那光彩夺目的圆形天花板，为了看那宽阔的舞台，为了沉醉于那闪耀在四面八方的楼座的灯光之中。我选择了舞女甚多、以唱低级趣味的流行歌曲为主的喜剧、歌剧院的

剧场。

在这里我消磨了半个夜晚的时光，然后在华尔兹的欢送乐曲声中和观众一齐走出了剧场。寒风飕飕地向我扑来……我常常想起每当我走出剧场时的那一瞬间的情趣。出场时，周围已不象初次进场时那样热闹了，宁静的夜色笼罩着四周。我突然感到好象迷了路，感到茫然、不安。然而，随之而来的又是一种好奇心理。我想毫无目的地走下去。

是的，这深夜里街灯的情趣，这不安、怀疑和好奇之念立即唤起了我一种神秘之感。看见那闭门熄灯的商店前的阴暗处站有人，我便马上想到，那不是盗贼又是什么呢？看见那站在大街小巷的路口的穿着制服而显得格外威严的警察，我就会马上联想到犯罪。那把帽子戴得几乎遮住了眼睛，双手揣在衣兜里的青年，我猜想他一定是赌输了并企图自杀。看见那从黑暗中驶出又驶进黑暗中的马车，我会想到那马车里必有不义之恋。这时，我就象进行不道德的交易一样，心里忐忑不安，久久不能镇定下来。我遥望着对面的宾馆和酒吧间里闪烁着的灯光，我想说，那才是尘世间的极乐园呢。因为那里的灯光把黑夜照得通明，把人们照得聪明伶俐。我看那进进出出的盛气十足的男男女女犹如百花园中放荡的彩蝶；我听那飘扬过来的戏语笑声，就象听到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引人入胜的音乐。

这是一个可怕的“命运攸关”的时候。此刻，我听见了宛如风吹衣襟的响声，我闻到了随着夜雾飘来的化妆品的香味。此刻，那突然出现在街灯下的女人就是这丑恶、罪过和灵魂的化身。此刻，少女马尔古里特家门口出现了恶魔呼唤的天使。她们是通过观察这夜里徘徊不安的小伙子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推算

其命运、洞察其一切的女神。

男人在此听见呼唤声，并看着那女人偎依过来时，眼前又出现了那昔日旧情的先兆，为了满足其宿命的要求，哪怕是付出牺牲的代价，也心甘情愿地和那冷酷的侮辱去握手。

出了剧场，我走到了百老汇。那麦迪逊大街上的二十多层的高楼就象梦幻中耸立着的石柱楼阁一样。不一会儿，我又来到了协和大街，这里枝繁叶茂。不过，更使我感兴趣的还是那枝叶间泻漏下来的灯光。我走近看，树荫后边有一喷泉，在宁静的夜里，那滴水声恰如人的哭泣。我坐在旁边的长凳上看着那喷水池里被滴水打得支离破碎的灯影，又使我沉醉于独自的空想之中了。

这时，不知是谁的脚步声渐渐地向我靠近，接着又听见有人在嘀咕着什么。不一会儿，我又迈开了双脚……啊，不知在什么地方，我被抓住了。我和那夜晚的魔女肩并着肩、手拉着手地向一条陌生的小街走去。

我扫视了一下周围，两边是沾满了灰尘的长屋，古老的红瓦已变得发黑。破旧的门窗里并无灯光，门前那低低的几步石梯上也显得格外昏暗。这时，屋檐下的一阵阵恶臭扑鼻而来。那女人突然站住了，她借助街灯的光亮悄悄地打量了我一下后，便现露了那涂满口红的嘴皮下的雪白的牙齿。她向我微笑着。

我不觉有些发抖。我想甩开她的手逃走，但我没有这个勇气，不，我简直是主动地陷入了这黑暗的热望之中。

真的有点不可思议。为什么我对丑恶那么感兴趣？为什么被禁的果实却更香甜？禁止会增加诱惑，破戒能添进甘甜。你看那河谷的流水，没有岩石，河水是不会翻腾的。同样，没有良心和道德，哪有罪恶的冒险和丑恶的乐趣？

我被乖乖地带进了门，上了楼梯。楼梯上什么也没有铺，走起来就象踏着破冰一样嘎嘎直响，那响声还在屋子里回荡。不知什么地方冒出来一股冰冷的湿气，就象死人的头发一样沾在我的脖子上。我不禁用双手按住了我的胸口。

二楼，三楼，当我们上到五楼的时候，那女人叮当叮当地掏出钥匙来开了门，并把我推进到房间里。

这里虽然也被黑暗笼罩着，但当那女人点上瓦斯灯之后，这里的秘密则暴露无遗了。一把破旧的长椅，一张需要维修的床，一面浑浊的半新半旧的镜子，还有一个积有脏水的厕所。

乱七八糟的家具魔术般地堆满了屋子。看样子，这房间快接近房顶了，天花板显得很低，墙壁也已变黑。屋子里到处摆着换下来的睡衣、内裤和臭袜子，看起来倒很象一个普通家庭的住房。不过，当你看到这情景时，你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乱草铺起来的狗窝，或者认为这是一个积满屎尿的鸟巢。

当我还在巡视这屋子时，女人早已脱下了帽子和外套，只留下了一件又小又短的衬衣。我坐在旁边的长椅上开始抽起烟来。我抄着双手，就象站在大沙漠里窥视着怪象的考古学者一样，默默地打量着她。你看，她把袜子穿过了膝盖，一条腿压在另一条腿上。内衣遮着的胸部显得宽阔、丰满，但她把乳房外露的上半身扭转了过去。赤裸裸的双臂支撑着后脑袋，脸面朝上，并不时吐出烟圈来吹向天花板。这难道不是一座石雕塑像吗？她不畏人，不怕神，她诅咒着世界上的一切美德，她是一个残酷而又勇敢，受侮辱而又具有反抗精神的雕像。她擦有香脂，涂过口红，安上了假眉，还戴有一颗假宝石，她那誓与毁灭的“时刻”战斗到底的样子显示出一种孤城落日的悲壮美。在那沉重的眼帘下有

一种奇怪的目光，既看不出她有睡意，也看不出她象刚醒来的样子，也许我把她那双眼比喻成放射着乌烟瘴气的湖水更为恰当一些。被称为颓废派之父的波德莱尔曾写过这样的诗句：

当我的情欲成群结队地涌向你的时候，
你的眼睛就象渠水一样滋润着我的心！
你驱散了我的疲惫，赶走了我的疾病。

他还写道：

你那双不可思议的眼睛如铁、似金，
也恰似那晶莹的绿色宝石，
我看不出你是悲伤，还是高兴。

难道这女人的眼睛不正是波德莱尔所写的那样吗？

我已不能为小春姑娘可怜，也不能解除那茶花少女马尔古里特的忧愁了。她们是弱者。她们是凋谢在旧习和道德之雨中的一朵小花，在刑罚和惩戒的风暴中凋萎，面向着死亡和毁灭的上空，她们缺乏生出荆棘和长出毒叶来的气魄。

啊，魔女呀，当我把苦恼的额头贴在你那流着冰凉的血、响着如从酒樽底漏出来的酒滴声似的胸膛上时，我没有恋人的情怀，只感到我们就象兄妹一样亲切，有着慈母般的爱。

放荡和死亡是连在一起的锁链。人们一定会嘲笑我是一个恶习不改的蠢货的。昨夜，我又和那娼妇尸重尸地睡了一个晚上。

1908年4月

六月夜梦

从北美开往大西洋彼岸的法国布尔坦尤号客轮正点从哈德孙河口的海港出发了，我这个游子也在这艘轮船上。

纽约那高大的建筑物就象朵朵奇形怪状的彩云挂在七月的天边，布鲁克林大桥就象一条长虹展现在人们的眼前，还有那矗立在水上的自由女神像——一年来，我所熟悉了的这海湾景象渐渐地在海面和天际间消失了。船沿着深绿色的斯汤顿海岸，穿过富克沙滩开始向一望无际的大西洋驶去。

看来，这是我一生中最后观看美国的山山水水了。这一走不知哪年哪月哪日才有重游的机会啊！

我靠在甲板的栏杆上，恋恋不舍地望着那斯汤顿海岸边的树林和村子里的屋顶。我看得十分急切，因为我想到这是最后一次看她了。直到昨天夜里，我还在那海边乘船。今年夏天，我曾在那岛上生活过一个多月。七月里，晌午的酷热把海水烘成一粒粒铅色的水蒸汽洒满天空，遮蔽着大海，看起来似云如霞，把那小小的山岗，把那树林和人家都笼罩得模模糊糊的。

告别，依依不舍，迷恋，啊，还有比这更残酷、更难受的苦闷吗？我是一个意志薄弱者，况且现在又是独自旅行，如果今夜我看见那凄凉的月光静静地照进船舱，也许我会发疯，甚至会跳进那苍茫的大海里去……欲哭时只好哭，悲伤时最好是把自己的悲伤全都倾吐出来。这也算是解闷消遣吧。我拿起了笔，在这大西洋上摇摇晃晃地写了起来。

回想起来，我离开日本已经四年多了，美国已经成了我的第二故乡。在仅有的几件难忘和值得思慕的事情中，特别使我难忘的是昨晚与那少女分别的情景。那是一位十分可爱的姑娘，名叫罗莎琳。

今年初夏，那是果园的苹果花几乎凋谢殆尽的时候。四年里，我要看的美国社会，我想调查的地方都去看完了，现在正等待着国内给我寄赴欧的旅费来。为了避暑，我离开了纽约市中心，来到了伸出海湾的斯汤顿海滨。

凡是在纽约度过了夏天的人都知道斯汤顿这个名字。这岛上有南部和中部海滨，到处都有游泳场、乘凉处和闹市。然而，为了静养，我却选择了一个极其偏僻、而且十分不便的海边的小村庄。这里虽然也属于斯汤顿岛的范围，但除了星期六、星期日有个别钓鱼爱好者光顾之外，其他人恐怕连其地名也不知道。

当时我坐上一艘房顶式的椭圆形大平板船横渡了大海。上岸后又乘了三十分钟的汽车。平时在纽约市内没有看到多少草木，现在突然来到这小岛上，简直象进入了梦境一样，令人感到惊讶。周围的空气散发出阵阵馨香，原野上一片红红绿绿，分外妖娆。谁都知道，美国的田园和大陆的沙漠差不多，景色单调，看起来使人厌倦。而这小岛上的景色全然不同，特别是拂晓，它显得小巧玲珑，变幻莫测，的确令人惊喜不止。以铁路为界，一边是大片小树林、条条小溪的原野，从这里看过去，不远处便是平静的内海；另一边是铺满了杂木林的小山峦，它起伏连绵，伸向远方。这里真有点象日本的逗子、镰仓一带的景致。平地一带开满了黄白相间的野菊花，那是一个宽阔的大牧场，就象一幅美丽的画。那边还有一个可怕的湖沼，里面长满了芦苇、菖蒲和萍蓬

草等水草。

我满怀兴致地饱览着这岛上的美景，不知不觉已过了四、五个小车站，到了我应该下车的地方了。下到木板站台，前面不远便是两幢相对而立的德国人酒店。前面停有海滨旅馆来接客的马车。附近一带挤满了人家，而且还有很多山货店、菜店、肉店、鞋店，也有不少贩卖乡间日用品的小商店。时而可以听到婴儿和孩子们的哭叫声和妇女的咒骂声。再往前走，便是栽着排排枫树的两、三条小街，街的两旁还有一些似乎从来没有人去采伐过的杂木林和开满野花长满野草的小山丘。那后面有一些零乱的木板房。这一带可以听到小鸟的歌唱，还能听到犬吠和鸡鸣的声音，而且那声音还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回响。

我要借宿的房子还在前面很远的海边，顺着这条僻静的小路一直走去，翻过那起伏的小山，再沿着小路往前走，当你看到路旁有座带屋檐的二层楼的房子便是。房前长满了深深的杂草和灌木林，看来就象一堵挡风的墙。房后围着一片橡树。屋檐前有两棵老樱树，它们的枝叶几乎把房檐都快遮完了。屋前的草坪上还有两棵苹果树，树枝不高，可树杆很粗，它那繁茂的枝叶伸展得很宽很宽。

房主是一位五十开外的身材矮小的老人，他有一头红发。他在这小岛上的一家铁路公司工作近二十年了，每天早上乘火车去公司总部上班。作为美国人来说，他是一个少言寡语的老人，但他对人十分热情。通过熟人的帮忙，我们很快签订了借宿合同。当我搬迁来时，他象接待十多年没见过的亲人一样欢迎我。他和他那容貌并不漂亮，而且牙齿显得很龌龊的老伴带我参观了所有的房间，房后的菜园、鸡舍，甚至还把一条名叫斯坡特的狗也向

我作了介绍。老人家向我详述了这个岛屿的地理概况之后，又把我带到了客厅，取出摆设在客厅里的二十多年前买的韦伯斯特大辞典来对我说，如果有不懂的英语单词，最好查查这本辞典。

我住在二楼的一间面向橡树林的房间里。上午就在这里整理我这一年走访芝加哥、华盛顿、圣路易斯等地所搜集的各种图书资料，下午，我就坐在屋檐前的樱花树下乘凉、看书和午休，并且在这里等待着夕阳西下，等待着傍晚的散步。

与老人家共进晚餐后正好是七点半左右。我常常拄着拐杖向通过屋前杂木林的小路走去，翻过小山丘再走向海滨。那是一片潮湿的牧场，依山傍水。但是，这里并没有纽约本州那样激起汹涌波涛的岩石，只有一片长满芦苇的沼泽地，它象一条长长的绿洲，突出在蔚蓝色的海面上。这绿洲的轮廓柔和，线条优美，乍一看，很象一位酣梦于疲劳之中的裸体少女，静静地躺在海滩上。

还好，绿洲的岸边平时并没有狂风恶浪，象内海一样风平浪静。那里停着附近村民的钓鱼船、小游艇和小汽船。看上去，这些涂得雪白的小船就象公园池塘里飘浮着的几只白天鹅。夕阳西下的黄昏，火红的太阳照射在蔚蓝的海面上，再加上那绿洲的衬托，便呈现出一种难以形容的彩色画面。

我简直不想在这小岛上再寻找别的胜地妙景了，我也没有时间这样做。我每天每日都来到这里，不厌其烦地眺望那同一海湾，同一绿洲。不知过了多久，周围渐渐暗了下来，最后，连那雪白的小船、蓝蓝的海水也看不见了。美国的黄昏消失得真快，转眼间就变成了六月的夏夜了……

啊，六月的夏夜，那是多么寓于遐想和梦幻的世界啊！随着天气渐渐炎热起来，周围便出现了一群群的蚊虫，同时也新生了无数只萤火虫。它们象雨点一样飘洒在树林间，飞翔在原野上。晚潮在芦苇根下抽泣，垂柳在夜风中私语，蟋蟀和青蛙的歌声中还夹杂着一种什么鸟声。小草在拼命地，然而又是不声不响地生长着，并发出阵阵清香，渗透到夜晚的空气中去。我这个放浪汉此时此刻真象一个诗人一样，梦见了瑞士的夏天，看见了意大利的春天。然而，我永远也忘不了斯汤顿的夏夜，因为现在我在这沉睡的大海之滨、甜梦的树林之前的野草丛中躺着，仰望着天空中的群息，窃听着大自然的私语，特别是看到那雨点般的萤火虫在夜空中翩翩起舞的样子，我丝毫没感觉到我浪游在这个具有严冬的美国大陆上，而觉得我似乎在颓废派诗人所歌颂的那种“东方之国”的梦乡里，沉醉于一种无限的神秘和恍惚之中……

我迁来这岛上已整整一周了。一个晚上，和前几天一样，在饱览了这黄昏的绿洲之后，我毫无意识地朝回家的小路上漫步走去，来到了小山丘的脚下。

也许是气候的原因吧，这天晚上萤火虫发出的光显得格外的苍绿，天上的星星特别明亮，野草的芳香更加醉人，我也备感这才是个真正的愉快的夏夜。这时我不会想到地球上有严冬、风暴，也没想到人世间会有死亡和失望，我只觉得我的整个身体以及我的灵魂都沉浸在夏夜的快感中……同时，我很想象野兔或狐狸那样在这杂草丛中安乐地睡上一觉。和刚才一样，我拄着拐杖，仰望着那遥远的星空……这时，突然从前面小丘上的一户人家里传来了一个少女的歌声和伴奏的钢琴声……

我不禁侧耳倾听，可那琴声就象滴下的露珠一样渐渐地消失了。歌声也只听到很短的一节。也许唱的是太无聊的曲子吧，演唱者象是在低声地哼吟着。歌声停了，夜，又象刚才那样寂静起来，只能听到青蛙和小虫的叫声。

我呆呆地站在草地上，连那一群一群的蚊虫的叮咬也毫无感觉了。我干脆坐下来，目不转睛地望着那山丘上的人家。

看来无论怎么等也不会听到那歌声了，而且，从树荫中漏出来的那窗前的灯光也一下消失了。突然，那里传来两声狗叫，接着是篱笆小门被推开的嘎嘎响声。

我从幻想中恍然大悟，便快步地越过山丘，沿着那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朝回家的路上走去。突然，我又发现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晃动的小白影……啊，是一个身材矮小的少女的背影。借助夏夜星空的微明和那萤火虫的光亮，我能清楚地看见那少女拿着一把日本式的团扇在赶蚊虫，能看见她那纤细的手指，还能看清她穿着一身雪白的外衣和一双白布鞋。虽然夜空十分暗淡，我的确清楚地辨认得出来。是的，往往在幽暗朦胧中反而能辨别出细微的东西来。

在小径的拐弯处，少女的身影忽然不见了。也许是隐蔽到比她高得多的杂草丛中去了吧，可还能听到她哼 歌 的 声 音。没想到，这就到了我借宿的家门前。

我大吃一惊，只好在她后面不远的地方站住了。那少女在门外半开玩笑地向屋里的人打招呼。这是美国生活中女人十分轻率的一个特点。屋里的女主人也大声地叫她进去。但是，少女并没有进屋里去．她在屋檐下的门栏上坐下了，因为那里长满了忍冬草，挂满了蔓藤，开满了鲜花。

这少女就是那歌手，就是我难忘的罗莎琳。

我简直做梦也没想到女主人会把这少女介绍给我——因为我实在没想到我们能成为一对至诚的朋友。就我这一年的经验而言，我是无论如何也和美国女性谈不到一块儿来的。她们喜欢对极端的艺术和人生观高谈阔论，而我则是一个精神十分健全的人。即使有时在一个新的地方和一个新的女性见面，那也只不过是为了练习一下英语会话和进行人情观察而已，我绝不和她们谈笑取乐。

那天晚上，面对着罗莎琳，面对着这天真的少女，按照一个青年男子的礼节，我照常准备了我最讨厌的汽车和教会等话题。但没想到当我们谈起来时，她第一句话就是："你喜欢歌剧吗？"我们谈到了普契尼的《蝴蝶夫人》，谈到了事隔四、五年又来美演出的《麦鲁巴夫人》，还有今年春天首次来美演奏的斯特劳斯的交响乐等等。我简直就象见到了百年知己一样，感到太意外了，甚至激动得快要流出泪来。

坦白地说，我是喜欢西洋女性的。无论是说英语还是法语，也无论是在西洋的大陆上还是水际，只要和西洋女性一起谈起希腊以来的西洋艺术，我就比什么时候都兴奋。这也许是我当初怎么也没想到我能巧妙地解释美国女性的原因吧。

女主人谈话十分高雅。还有，也许这个国家有这样一个习惯：在年轻人谈话兴致勃勃的时候，即使是母亲、老师也不得妨碍他们，甚至要离席。这时不知鸡舍边有了什么响动，女主人到屋后去了。

不知什么时候我们的话题又转到了生活中流行的结婚等方面

来。我漫不经心地问她：

“罗莎琳作为美国一般女性的一员，恐怕也是典型的单身论者吧？”

她似乎对我把她排列在“一般”美国女性的行列中感到很不满意，并带点戏剧表演性地说：

“我决不是个单身论者。但我想我一定是以单身的形式来结束我这一生。我决不消极，决不象法国寡妇那样成天感到悲伤、忧虑，但我也不会象美国老处女那样心胸狭窄、冷酷无情。我虽然接受的是美国教育，但我父母亲都是纯粹的英国人，我也在英国生活到五岁才来美国的。英国人是微笑着战斗到最后的，因此，即使我这一辈子过的是单身生活，恐怕我将永远是个假小子式的女人。”

在我听来，她的话里似乎有一种英语里特有的强调感，同时还有英国人那种不可动摇的决心。这也许是这夏夜太宁静的缘故吧。我看着她那娇嫩的身子，听着她那深沉而又坚定的语调，我好象觉得她有着和我同样的悲哀。

过了一会儿，她不停地反问我，于是我讲了我的信仰。不过，与其说是信仰、主张、意见，倒不如说是我的梦想或空想——因为我心中除了梦之外什么也没有。

我告诉她，我非常讨厌结婚，害怕结婚，因为我对一切现实都绝望了，现实成了我的大敌。我想恋爱，但我并不希望成功而望它失败，我希望恋爱马上来到又马上失去，这样，我一生就会从恋爱中解放出来。这时我企图要问：“罗莎琳啊，你知道达·芬奇和蒙娜丽莎的故事吗？”

女主人从后边的井里盛来两杯凉水，并坐到了她刚才坐的位

置上。我和罗莎琳不约而同地把话题转到了别的方面来。过了一会儿，罗莎琳找着个机会，一边问时间一边从椅子上站起来。夜，已经十一点了。

男主人被村里的人邀去打扑克还没回来，家中只有我一个人是男的，所以理所当然地应由我把罗莎琳送到她家门口去。我拿着女房东给我点上的小提灯，一手轻轻地扶着罗莎琳的手腕，沿着那草径慢慢地向海边走去……

这不是剧场的舞台而是现实。难道现实生活中真有这样美好的角色吗？我到美国来并不是第一次在星夜里和少女一起走在长满野花的乡间小道上，然而不知为什么，今天晚上就象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一样，心里乱成了一团，胸口怦怦地跳得厉害。也许是夜空下的这个岛屿显得太寂静了吧，也许是暴风雨就要来临，岛上的树叶和小草不断发出凄惨的飒飒声。晴朗的夜空中挂满了闪烁着的星星，青蛙的叫声，还有那不知名的小虫子的叫声在天地间回响，就象在说，现在世界上只有我和罗莎琳才醒着似的。也许我这种意识太过份了，但不知为什么，我的心绪更加紊乱起来，我万分焦急，也许她始终不能理解我的心。提灯那微弱的光亮照着那崎岖的小路，我害怕她在那微光中看见我的脸，我一个劲地仰望着天空中的星星，缓慢地朝前走着。罗莎琳也默默地走着，不过，她比我走得稍快些，她很快就上了坡。不一会儿，我们都登上了山丘，从深深的野草上面望去，隐隐约约地看见了她的家。我们的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天空，在漆黑的内海上有几座闪光的灯塔。在更远的大西洋的延伸部，亮着彻夜长明的探照灯，它把那多险多难的航道照得十分明亮。我们的背后我眼前的坡下，沉睡着村子里的一片黑黝黝的树林。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她梦语似地对我说：

“您不认为这是一个美丽的夜晚吗？我最喜欢那海上的灯光。”

她那温柔的话语，愉快的音韵就象诗一样送进我的耳中。我不知怎样回答是好，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然后一直低着脑袋站在那里。这时，她急忙拉着我的衣袖——小鸟在鸣叫着，就象在对我说：你看，这不是一只知更鸟吗？

是的，那高雅而又细嫩的笛子般的声音一时断了，但又马上叫了起来。我立即想起了罗密欧在幽会中听到的那种夜莺的叫声来。我曾听说美国的夜晚是没有夜莺啼鸣的，但我断定，现在这悠扬的叫声无疑就是诗里歌颂的那种夜莺的啼鸣。

实际上，在美国长大的罗莎琳恐怕也不知道这些鸟的名字，但我俩并无别的话题，只好谈论起夜莺来。我们期望着再听到几声夜莺的啼叫，但似乎它们早已飞到别的地方去了。

罗莎琳的家就在这小山丘下五、六步远的小路的右边。我送她到家门前，在那宽阔的草坪和花园的篱笆外轻轻地握着她的手道了晚安后，便告辞了。

次日凌晨，我醒来时总觉得昨夜的事是一场梦。如果是现实，那简直是诗一般的故事，太美了。奇怪的是，我也虚幻地感到，我这一生中大概再也不可能遇到这样美妙的事了。

午饭时，我并没有问起罗莎琳的事，可女主人总是絮絮叨叨地给我讲个不停。罗莎琳的父亲原是英国的一个商人，他带着一家人来到美国之后，便把罗莎琳送到教会学校寄宿，他自己到了南非的开普敦。在那里挣得一大笔钱财之后，七、八年前他又回

到了美国，而且在现在这个地方修了别墅，过着隐居生活。罗莎琳完全是自己独立生活长大的，兴许正因为如此，她性格倔强，但又十分孤僻，所以至今还未交上一个象样的朋友。无论干什么事，她都不与别人、甚至自己的父母商量，往往自作主张。但她显得并不寂寞和忧伤。

吃过午饭，我照常到樱花树下翻开我刚开始读的马拉美的散文诗集来。我简直看出了神，渐渐地把昨天晚上的事，把这世界上的事，甚至把我自己的一切都忘掉了。我恍恍惚惚地看见，只有那温暖的阳光轻轻地照在长有几团灌木的草坪上。我心里一直想着这美丽的夏天。傍晚，我又该去散步了。我想，只要今晚我又去那片绿洲，就必然路过罗莎琳家门前。

我常常抱着想见而又不敢见的极其矛盾的心情在那草径上走着，但往往当我还没有走到山丘时便能朦胧地听到草丛中罗莎琳那云雀般的声音——喂，我在这儿呢！她好象在说（实际上她明明没说）：今晚她又要到我的房东那里去和女主人聊天。

那天晚上，我们又谈到深夜，而且又和昨晚一样，一只手提着灯送她到家门口，而且，除了那不知名的夜鸟的叫声外，几乎没听到别的任何声音。第三天上午，没想到我又在村里的小路上遇见了她，那时她正去邮局，她撑着一把漂亮的太阳伞，迈着有节奏的步子朝前走着。

这是一个小小的村庄，村里村外只有几条路，由于散步的时间大都是一致的，所以，那之后，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在这村子里的什么地方见一次面。

但是，这村子里突然下了整整两天雨，这两天里我没能见到罗莎琳。我寂寞得实在无聊，只好一个人在灯下侧耳倾听那雨点

敲打着房顶的声音，心里十分难过。当然，在纽约的三年里我的确没有听到过这样清晰的雨点声。睡觉前我打开窗户，仰望夜空，心中暗暗地祈祷：但愿明天是个好天气，我能外出散步。

天气果然如我祷告的那样，第三天就晴朗起来了。在这干旱的夏季，虽然有时下点阵雨，但大都是晴天。特别是晚上，那皎洁的明月迟早都会出来的。真的，这一年中我还是第一次看着那月亮一天天地变圆、变大呢。

不过，现在我倒憎恨起那月光来了。如果没有那月光，无论是那夜鸟的啼鸣还是那小虫的叫声，无论是那树叶的私语还是那野草的芳香，总之，不管这夏夜多么美，恐怕我也不能和罗莎琳接吻的。

以前我就告诉过罗莎琳，不知什么时候我总会离开美国的，也许那时这岛上的树叶还没发黄，甚至还没发红。我也曾对她说过，作为这四年里我留美的纪念，希望她长期给我写信，让我交上一个金发少女的朋友……罗莎琳也笑着对我说，她一定用难读的罗斯福的新式拼写法写信寄给我。就那样，我们从最初起就只不过是为了互相了解，共同愉快地度过一个美好的夏天罢了。

但是，这样美好的夏夜，对于一对男女青年来说，只是一般地度过未免太可惜了。从那天夜里开始，宁静的月光就一直照着我们谈话，不知不觉，我们的灵魂自然地被带到了遥远的梦乡。

我不愿说我是一个意志薄弱者。我早就意识到我永远不会爱上罗莎琳，即使心里爱上了，也是不可能说出口来的。

那是一个十五的夜晚。直到深夜我们都观赏着那皎洁的满月，的确到了留连忘返的地步了。罗莎琳说，在美国，人们都说月亮

表面有一个人的脸，而我却说，在日本，人们说那是站立着的兔子。究竟谁说的正确？我们还就此进行过一番无聊的争论呢。第二天，我意外地过早接到了家里的来信，叫我不必等到秋天了，而且要在两周之内抵达欧洲。我毫不顾忌地把此事扼要地告诉了罗莎琳，而且还邀她到纽约市内去玩一次。

罗莎琳听了后并没有感到惊诧，只是问我是去法国还是去意大利，问我什么时候出发，等等。在客厅她和女房东闲谈时也几乎与平时没有两样。

十点钟后，我又和往夜一样送她回家去。今晚的月亮的确比昨晚的月儿更清澈、更明亮。月光照在她那苗条的身子上，使她显得更加美丽、更加漂亮。我俩在草径上默默地走着，走着。当我们来到那山丘时，我不知为什么，感到全身都被悲伤所侵袭着。我想镇静下来，这时罗莎琳突然象是被一块石头绊着了似的，一下子倒在了我的身上……我被吓惊了，一下子抓住了她的手，她也立即抓住了我，并把脸紧紧地贴在了我的怀里。

半个小时过去了，夜露打湿了我们的衣服，但我们俩仍然紧紧地拥抱着站在那明月下，谁都没有说一句话。实际上，我们谁都无话可说，因为不管我们怎样相爱，我是一个游子，她是一个父母俱在、有家可归的少女，我们不可能永远做着那种幸福的美梦。这些实情是不用说都知道的。如果要说出来，那只能有两种可能：一是我断绝和家里的一切关系，永远在这个国家里过上独立生活；二是罗莎琳离开她的双亲，离开抚育她长大成人的美国。然而，无论我怎样难过，我也是难以将这些说出口的。难道我能说："罗莎琳，为了我们的爱情，你抛弃这世上的一切吧！"

难道是因为我们二人都具有常识的缘故吗？难道美国的周围在悄悄地向我们施加压力吗？难道我们的恋爱还不成熟？不，我深信我们的恋爱并不亚于宁可抛弃生命而忠实于爱情的罗密欧和朱丽叶、鲍罗和弗朗西斯卡。我们都知道在此一别不知何时才能见面，也知道这一瞬间的美梦会给我们带来一生的眼泪，以及我们今后的生存就是为了永远对唱一曲失恋的歌，所以从第二天起，每天下午我们就到村头没有人影的树林里去深深地接吻……

船很快就跨过了大西洋，马上就要到达勒阿弗尔港了。听说有的乘客今天早上已经看到了爱尔兰的山峰。我没有多少时间再写下去了。仅仅一周的时间里，我离她已经很远很远了。

但是，离她越远，她的身影就越是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她有一头西洋女性少有的略略带黑的金发，而且并没有特意梳妆打扮。她常常用她那细嫩的手指尖撩撩垂在前额上的短发，那时你会感到真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情趣。我和她并排站着，她只齐我下颏，作为一个美国女性来说的确是很矮的。然而她长得匀称，而且随时都是高挺着胸膛，所以平时显得很高。她有一对湖水般的深绿色的眼睛。在谈话起劲时，她那细长的脸庞总显得有些神经质；在她平静的时候，有一种说不出的威严倔强和一丝忧郁。总之，她和轮廓鲜明、格外妖艳的南欧美人截然不同，她始终有张锐敏而又充满悲伤的脸，而且在那脸上还蕴藏着一种女性特有的温柔。她，属于人们常见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种的一员。

突然，我听到了甲板上的喧哗声。有人在喊着，原来已经能看到勒阿弗尔港的灯火了，船舱外的走廊上也有人跑来跑去，甲板上的男女老少不约而同地唱起了法国国歌《马赛曲》。啊，我

已经到法国了。

然而，我如何才能控制住我这悲痛的心情呢？我情不自禁地哼起了缪塞合着莫扎特的乐谱写的诗句。

思念吧，
如果命运硬把我和你永远分开。
你要思念我那悲伤的恋情，
你要思念我们惜别时的情怀。
思念吧，
只要我的心还没停止跳动，
它就会永远向你述说我的悲哀。

我吟咏着诗句，心里暗暗地向我第一次见到的法国的山峦表示了我的敬意。我迈着沉重的步伐向甲板上走去。

思念吧，
如果我那破碎了的心，
　　永远被埋在了冰冷的黄泉下。
你一定要去我的坟前，
　　那里会慢慢地开出一朵孤独的花。
我那不会腐烂的灵魂，
　　一定能够来到你的身边，
夜里，它会悄悄地对你说：
　　思念吧，亲爱的，你思念吧！

1908年7月

谢延庄　译

勋　章

剧场戏院，艺馆乐厅，无论哪种演出场地，它的后台总是人来人往，进进出出。有即将登台的艺人，有不登台的后场工作人员。而围着他们转的。还有一大批从外面来后台找钱吃饭的人。这批人的日子，就更没保证了。

我平素爱去浅草公园歌舞剧院。它位于公园六区的一个拐角处。剧院后台有个送饭的老爷子，既不知道他的姓名，也不知道他来自何处。这位饭馆大爷有生之年的最后面影，却是由我给他拍成照片的。

当时，这位老爷子乐得合不拢嘴，一个劲儿地说道："照相这玩意儿呀，俺可还是头一遭哩！"。他一反平时那种板着面孔不啃声的常态，三番五次地唠叨着"多谢啦，多谢啦。"这恐怕是他一生中最后的激动吧。可是，当我把照片洗印出来的时候，老爷子已经不知去向，可能他已经在什么地方死去了。我向后台

的人打听，他们似乎连老爷子这个人，都早已丢到脑后去了。

那天，我为什么会专门提着照像机跑到公园的剧院去呢？那是因为在三轮附近的一个寺庙里，有一些过去的墓碑，我想趁寺庙搬迁以前，把其中一些拍成照片。拍好以后的回家途中，我晃晃悠悠地穿过公园，不知不觉竟来到水池旁边歌舞剧院的后台门口，我就决定进去看看。

一进门就是一道板壁，上面贴着各种通知，例如“本日演出结束以后，开始排练群艺大串演的第二场和第三场”呀等等。沿着板壁过去，紧接着有一座楼梯。它又窄又陡，上面扔满垃圾。上了楼梯，有一小段狭窄的走廊。它的中段有一道破门，连数九寒天也是大敞大开的，这里是舞女们的大房间。走廊的一头，是这个剧团首席名演员的房间，另一头是唱流行歌曲的声乐家的屋子。再上面的第三层，是众多的男演员集体居住的地方，人们管它叫青年部。那里经常传来乒乒乓乓、拳脚交加的斗殴声。不过，我来这个后台，既不去剧团团长室，也不进声乐家的候演厅。我休息的地方只限于那间横七竖八躺满年青舞女的大屋子。

对于舞女房间，警察署曾经有过训示，规定凡是剧团外面的男子，无论有任何要事也不得入内。不过，唯独我却总是大模大样地进进出出，通行无阻。既不需要经过谁的同意，也没有任何人对此加以指责或感到奇怪。这中间当然是有某种缘由的。不过，我没有必要在这儿煞有介事地吹嘘自己，夸耀我同这个剧团的关系，谈论我单独一人获得的豁免权。我第一次来这家剧场后台时、毕竟已是花甲之年。所以，在别人看来，我擅自撞进半裸体女人横躺竖卧的房间，要说会干出什么伤风败俗的事，在体力上也是不相称的。这一点，恐怕是最简单、最明白不过的理由

吧。不，要说我前半生在文坛或剧坛的阅历如何如何，以及由此自然而然所产生的信用又是如何如何等等，这些装腔作势的高调我既不想唱，也不想写。这里，我主要想谈谈这个歌舞剧院的舞女房间的情况，以使那些迄今尚未目睹这一洞天别地的好奇之士了解，这里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这间屋子，乍一看很难说清它究竟有多宽。不过据说，舞女最多的时候，人数曾经超过二十，她们一个挨一个地挤在里面还是住下了。凭这一点，你大概就可以估计出它的面积了。

这间屋子，并不象在一般人家里那样内部呈方形，而是一个有些曲扭的三角形。门扇已经脱落，没法关闭。从门口一直进去，是宽约三尺、长约一丈、铺有地板的过道。其余地方都铺上了草席。草席经常都是破破烂烂的。我涉足这里四、五年的时间，只有一两次看见她们铺上了好的。

平时，这儿经常总有十四、五个舞女。她们在破烂的草席上垫着破烂的坐垫，或坐或卧、或仰、或伏。她们几乎都是赤身露体。只是随便抓点东西（譬如舞台服装、后台便服或是澡堂浴衣）来把腰腿部分遮盖一下而已。无论有谁进来，她们都满不在乎。她们有的三、五人凑在一起玩着骨牌；有的怀抱婴儿、对镜化妆；有的独自专心一意地修整着自己的睫毛；有的在织着毛衣；也有的正兴致勃勃地看着说唱杂志。

没铺草席的那一点木板地上，胡乱地扔满了底破帮裂、带断跟折的舞台鞋履。有银色高跟鞋、女人凉鞋，中间还夹杂一些后台用的草鞋、室内拖鞋，外出穿的毡鞋、高齿木屐等等。这大堆大团的鞋子、横躺竖卧，连走路也没有下脚的地方。废纸屑、花生壳、板栗壳、水果皮、笋壳、烟头等等，各种脏物混杂一起，又

被踩得乱七八糟。看来每天靠一、两个值班舞女是打扫不完的。

再抬眼望去，墙上按照舞女的人数装了一长溜带镜梳妆台。镜子与镜子之间，泥灰已经剥落的墙面上，密密麻麻、重重叠叠地糊涂乱写着乌七八糟的字句。一些男女电影明星的照片，用别针横七竖八地钉在墙上。还有些空香烟盒，也用别针钉在墙上，里面插两三支用秃了的化妆笔。五颜六色的歌舞剧舞台服装，重三叠四地搭拉悬挂，把一扇小小的窗户快遮完了。就是在盛夏季节，屋里的光线也很差。在窗板开着，或窗玻璃打破的时候，从耷拉着的剧装缝隙中间望出去，可以看到水池旁边的树梢和水池对面演出厅的屋顶……。

歌舞剧院的这间舞女房间，大致情况就是如此。就是说，它混杂得不能再混杂，零乱得不能再零乱。可以说乱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乱到了无法形容的程度。简直象废品店盘货，破烂商搬家一样。不过这种混乱状态给人的印象，同收容院或贫民窟的肮脏和混乱完全不同。当你第一眼扫视房间的时候，最引人注目的不是或起或卧的女郎们的脸盘，而是那些五彩缤纷的戏剧服装和女郎们那丰满的胳膊和大腿。要是把它形容一番，可以说别具一种情趣：它好比是一间花店的门口，撒落着扯掉的花瓣和枝叶，干枯蔫萎，又被人们任意践踏得狼籍满地而没有打扫一样。

劣质香水味，头油味、人体的汗味和扑鼻的灰尘混在一起，使人呼吸都感到困难。乐队的蹩脚演奏和喧哗的人语，不断从楼下远处传来。木质楼梯上咯嗒咯嗒的木屐声，上上下下不绝于耳。这些声响，再加上公园一带的城市噪音一起传进屋来，反而使屋里低矮天花板下回荡着的女人尖厉的谈话声、笑声以及鹦鹉学舌式的练歌声变得柔和一些了。只要你习惯下来，倒也并不觉得有

多么刺耳。

在偏僻的烟花柳巷，我经常感到一种淡淡的缠绵哀伤情调。而这里，在这间舞女室的暗淡、杂乱与喧嚣中间，似乎同样可以充分感受到这种气氛。而且，那些来这儿贩卖各种物品、靠后台服务找钱吃饭的商贩们的憔悴姿态和疲惫面容，使这种令人思恋的凄凉情调更加浓厚。

那天，我同平时一样，慢慢登上二楼，看见那里有一个满脸麻子的青年男子。他身着西装，样子象个朝鲜人。这时，他正把一些化妆用品，慢慢地装回一个胀鼓鼓的皮包里去。一些买了东西的女郎，正在向他付钱。他刚站起身来往外走，又进来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妇女，打扮象是某大杂院的一位大嫂。她把手里的包袱摊开。里边是一些男女两用衬衫、毛巾、手绢之类的东西。这都是些夏季用品，说明气候已经逐渐暖和起来。因为从窗口望出去，公园里的树上，嫩芽已经抽出新叶来了。

“您看，都是纯棉的呢。要是按官价买，可是要上税的唷。”

一听说是纯棉，躺着的舞女们嗖地蹦了起来，咿哩哇啦地一齐拥过来围在货物的四周。甚至有一个刚刚卸妆洗完脸的青年部演员，从走廊路过这里，光着膀子便挤进了舞女们的重重包围圈，贱呀贵呀地对商品大声议论。这时，从楼梯口又踉踉跄跄地上来一个老大爷。他身材高大，脸色潮红，手里提着一只沉沉的、肮脏的送饭盒子。

一个舞女正对着窗户光线查看手绢的质地。她一见老大爷，就尖着嗓子发作开了：“大爹，怎么这会儿才来？我肚子都饿瘪啦！”

老爷子没有吭声，仍然显得无精打采。他慢慢地揭开食盒盖子

说道："你要的是什么来着？是莲藕和蒟蒻吧？今天可没有咸菜呀！"说着，取出一个大海碗递了过去。

老人年纪在五十以上，也可能满了六十。他穿一条藏青棉布细腿裤。一件针织衬衫，肮脏邋遢。围裙带子，在背上架了个十字。他那魁梧的身体，把衣服绷得紧紧的，看起来很不合体。他的额头和眼角，已经刻下了深深的皱纹。光秃秃的脑袋上，用一块旧布手帕绕了个缠头。尽管一张圆脸上淌满了油汗，可他并不取下缠头揩一揩。一双规规矩矩的细眼、总是不停地眨动着。

我前面谈到的让我照了相、并乐得合不拢嘴的老爷子，就是这位来此贩送大碗冒尖饭的老伙计。

老爷子每天瞅准时间到后台来让剧团的人订饭，然后又计算着时间拿着提把快要脱落的食盒把饭菜送来。那个食盒脏得象是从来没洗刷打磨过，里边装着大碗大碗的米饭，小碟小碟的家常小菜或咸菜，同时还配备有木筷子。后台的人都说老爷子一年四季几乎从没缺过一天，但是谁也不知道他家住哪里，是否有妻室儿女。舞女们都管他叫"鲛屋大爹"，然而，无论是在这浅草公园六区的游乐市街、或是公园外面的入谷町或千束町的偏街后巷里，都根本没有叫"鲛屋"的包饭馆。一般来讲，不光是这一座歌舞剧院，听说整个这一带所有的娱乐场所，各自都有不同的饭食店承包伙食。他们都拥有相当的权势，象是把头一样，各自垄断着营业权利。不过，这位老爷子还不象拥有这种权利的人。所以，看来他尽管年事已高，却只不过是受雇于某位把头、当伙计送饭度日而已。在这种寒碜的舞台后面，一斗碗米饭配一份小菜，价格应当不会超过二十文钱。

老爷子大概就是依靠其中的少量提成，来维系他的残年余生

吧。

"鲛屋"老爷子把事先预订的大碗饭分别送往二楼和三楼，一一交给舞女们和青年部的演员。送饭过程中又有一些临时补订的，他又回去取些，提着食盒，拖着无力的脚步，踉踉跄跄地送来。等他送齐以后，就连白昼漫长的初夏，也是时近黄昏，游乐街区一带地方，已是华灯初放了。

时间一到，二楼房间里的舞女一阵风似地一拥而出，一个不剩地奔上舞台，在那里跳呀唱呀的。结束以后，又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屋里，象原来一样往镜子前面破烂不堪的草席上一倒，一动不动地等待着当天的最后演出——夜场。这样从头到尾经常都是两、三个钟头。有时我同舞女们一起下楼，躲在舞台后面，从布景的缝隙中窥视，看那些舞女们整齐的舞姿。有时我又同卸妆后的演员一起，到剧院外面后街上成排的打靶店去，站在店口射击一阵，欣赏那些精美的泥人靶子纷纷跌落的景象。玩够以后，再回到二楼的舞女室来。"鲛屋"老爷子这时大概已经提着食盒往返了两、三次，看来今天的全部活儿总算干完了。他把大小碗碟收拾停当，取下耳朵后面夹的半截烟卷，一边点火，一边同一个身着士兵剧装的青年部演员谈着话。

"是吗？大爹也去打过仗么？上哪儿打的呀？"

"刚才不是讲了吗，打日俄大战呀，那就是满洲嘛。"老爷子说着，把秃脑袋上快要滑落的缠头布帕重新系好："唔，过多少年啦？看我这不中用的记性。"

老爷子象是突然想起什么，他长长出了一口气，又开始眨动着那双细眼。痴呆的目光，定定注视着演员的士兵剧装。

"大爹，你多大年纪啦？"

“唔，那还是……兴许是在明治三十七年吧……说起来是老早……老早以前的事啦。”

毕竟象老爷子这种人，平时自然既没机会、也不习惯去冷静地回忆自己的过去。所以当别人问起的时候，当场也就数不清过去的年份了。他喷了一口烟雾又说：

“那阵子呀，俺也是挺帅的哩！”说完，用手掌抹了一把脸上的油汗，就再不吭声了。扮演士兵的男演员，把身子靠在旁边躺着的舞女身上说：

“大爹，你去打仗，得过勋章没有？”

“当然得了。不得个勋章那算啥呀？俺可没吹牛，你看不看？”老爷子讲得很带劲，语调里充满了发自内心的自豪，“我带来给你们看看吧。现在还放在老板家里……”

“大爹，”躺着的舞女，受不住那个男演员的挤靠，用力把他推开说，“带来看看好吗，大爹。你把阿新的剧装穿上，再戴起勋章试试看。”

“有意思，欸欸欸欸！”老爷子连笑声也与众不同。笑过之后，他急忙站起身来，提起装着空碗的食盒，径直走了出去。

这时候，舞女中一些人要求我给她们照相。我便象往常一样，开始照了起来。尽管窗外夜幕已经降临，不过墙上排列着的每一面镜子前面，各有一盏相当明亮的电灯，正适合于照相。

老爷子果真赶来了。他这次没提食盒，是空着手来的。他一屁股坐在刚才坐过的地方，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个陈旧的布包儿来，里面果然是勋章。然而，刚才同他讲话的那个演员已经下楼演出去了。另外一些扮演士兵或军官的人，也正在走廊或楼梯上来来往往、上上下下地忙个不停。原来，舞台上大概正在上演一

出军事戏剧，枪炮轰鸣，军歌阵阵，连硝烟火药味也飘到后台来了。

老爷子拿出来给大家看的，是一枚八级瑞宝勋章〔1〕和一枚从军纪念章。舞女们一下子围了过来，好奇地看着。这时，一个舞女提出，她帮老爷子把勋章缝到剧装军服上去，再由我为老爷子照张相。二十来个舞女一齐鼓掌叫好，大声捧起场来。老爷子被捧得晕头转向，兴奋异常。他终于脱掉围裙，穿上剧装军服，戴上军帽，还挂上一柄道具用的刺刀，站到我的相机镜头前面来了。

老爷子头上淌满黄豆大的汗珠，滴滴嗒嗒地直往下掉。尽管我们两人还从来没讲过一句话，但这时他却三番五次地向我道谢。

我回到家里，当天晚上立刻把底片冲洗出来。显相效果出乎意料地好。然而，我注意一看，却发现勋章的位置放反了。原来它没按一般的规定放在胸部的左边，而是放到右边去了。这大概是由于当时那个舞女，顺手捡起一件别人脱在那里的剧装，把勋章胡乱缝上去而弄错的。要不然，就是老爷子年纪太大，一时糊涂造成的。

没办法，我在加印放大的时候，只好把底片翻过面来放印，使得别人乍看起来，不至发现什么破绽。过了十来天，我带着照片，到了剧院后台。

“今天‘鲛屋大爹’没来吗？”我等了一阵，向一个舞女打听。

“从那次以后，就没来过啦。”

“那么，谁给你们送饭呢？你们也不着急吗？”

“我们吃别家的嘛。着什么急呀！”

谈到这里，再也问不出什么来了。

又过了一周左右，我再到那里去玩。这时，我问起“鲛屋”

老爷子的事，居然整个后台，竟没有一个人说得上来。甚至没有人愿意回忆一下，过去是否有一个老头儿往这个后台送过饭。

我胡乱地猜测：从老爷子的模样来看，他总是脸色潮红，象喝醉了酒一样，满脸经常油汗淋漓，上下楼梯时脚步蹒跚，一定是因脑溢血之类的急病死去了。不过我想，要是他有亲人什么的话，我至少要把特意为他拍的照片送去。当然，这种线索也始终没有找到。

这张照片，我现在都还找得出来。它和各剧场的节目单、流行歌曲以及舞女形象等各种照片和资料一并收藏在一个盒子里。盒子面上我贴的标签是《浅草风俗资料》。

昭和十七年十二月作

释注：

瑞宝勋章：授予文官、武官和民间有功人员的勋章。最高一级，最低八级——原注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舞女
作者＝（日）永井荷风著谢延庄等译
页数＝３９６
ＳＳ号＝１０３３７５７４
出版日期＝１９８８年０３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